

前言

我不知道为何要尝试将灵性体验付诸于文字。语言表达是有局限的，但我想经验的本质就是想要分享和交流吧。我也很幸运。毫无戒心的探索者不得不穿越雷区去寻找真理，而我在旅途中幸存了下来，也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灵性体验本身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罕见，更难以捉摸的是评估它的方法，以及在意识进化的过程中，如何唤醒、维持和发展它。

一个读过我故事的朋友半开玩笑地建议我，是否确定这是真人真事，而不是一部科幻小说。我想人们很容易忘记真理到底有多神奇。即便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我们可能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但更大维度的奇迹和目标可以在我们内心展开。在体验它之前，我无法想象它的神圣，但当体验它的那一刻，我仿佛一直都知道它。如果有人想知道，那么，我所描述的一切都是我经历过的事实，而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这些体验。

我走过的道路坎坷不平，尽管它开始的时候充满希望。我出生在香港，过着一种舒适的英国殖民生活。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当我进入一个室外游泳池波光粼粼的温水中时，所感受到的强烈喜悦。游泳池建在山坡上，露台上可以俯瞰到香港港口五彩缤纷的全景。戴着橡胶面罩和脚蹼，飞溅到闪闪发光、碧绿的水中时，感觉仿佛进入了天堂。

二十年后，光景大异。凌晨三点，我沮丧地站在伦敦市中心尤斯敦火车站附近的一条黑暗的死胡同里，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前英国皇家空军大衣（由于某种原因而这件大衣很时髦）瑟瑟发抖，许多分叉的头发随意地垂向我的腰间。

我在街上寻找睡觉的地方，为了躲避一名警察，我躲进了一条小巷，当时我正喝着掺了毒品的鸡尾酒，身上还带着大麻。他看到了我，手电筒摇曳的灯光预示着他即将过来。我尽我所能地将大麻扔掉，仰望着天空中一直守望着的星星，心想：「宇宙之梦的这个部分有点让人失望。」

我的生活像往常一样起伏不定。就在两三年前，我还以为自己找到了一切的答案。我陶醉在 LSD 的神奇魔力，跨越了人类和自然世界古老分裂的门坎。我已经碰触到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存有，祂以如此无限的耐心等待我们觉醒到神圣的本质。

但 LSD 有着意想不到的缺点。它回答了多少问题，就制造了多少问题，它打开了通往天堂的大门，也开启了地狱之门。它曾许诺过一切，然后就像一个背信弃义的朋友那样食言了；照亮了不可思议的灵性高度，却把我扔进了沟里，让我永远不满足于物质世界所提供的一切。

我曾经以一种壮烈的方式彻底失败了，但我无法后悔。对我来说，哪怕是片刻能接触到这样的奇迹，其价值也胜过几辈子的光阴。然而，这并不值得来世，而且随着我越发意识到这种粗暴的处理对生命精微方面的影响，我的观点开始有了进一步的改变。最后我意识到，只要多一点信心和耐心（好吧，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很多的）真理是会自然而然展现的。我试着过早地打开了生日礼物，并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一些伤害。

同时，回到我在香港的人生初始，一种对水截然不同的的印象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在我第一次接触水几年后。这次我正站在海滩上，看着鲨鱼的鳍掠过我几分钟前才经过的水面。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害怕鲨鱼。这可能是一种风雨将至的前兆，但我依然幸福地对这些一无所知，并乐观地踏上了人生旅程。

当刚开始回溯我曲折的求道之路时，我并无意写我的青春，但没走多远，我就意识到，我正在讲述一条难以捉摸的线索，而这始于我最早期的岁月。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那就是我想专注于体验，而不是思考概念和信仰。而一种回顾性的日记就这样诞生了。

在跌跌撞撞追求圆满，包袱和一切的过程中，我生命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试图遵循这条思路被证明是个一种有趣的自省练习，而重新评估我在旅途中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令人痛心的。我的一些行为现在在我看来似乎惊人的鲁莽和愚蠢。

当然，我可以想象，另一个人的历史并非每个人都喜欢的话题，尽管我已经尽力避免过多的个人细节。我们可以跳过前面的部分，快速转到第六章，也就是我开始认真追寻的那部分人生，这样就不会错过很多的重要内容。

Chapter 1: 无畏之始

我不太记得自己最早期的岁月了。大部分的记忆始于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和家人住在一栋公寓楼，其中一幢傍山而立，一边可以俯瞰跑马地的赛马场，另一边可以看到香港港口。

周围的山坡从四周慢慢消失，细长的树木和灌木、长长的枯草，还有一丛丛的竹林，在炙热的太阳下散发出一种浓郁而甜美的芬芳。这一带非常值得冒险，在一个地方有一块陡峭的岩石面，被称为「死人滑梯」，在另一个地方，有一片开阔的，又长又宽的野草坡，被称为「矮胖坡」。

我们大胆的爬上「滑梯」，既害怕又兴奋，紧贴着炽热而古老的表面，享受着它的粗糙，然后将手臂和双腿伸开，一次又一次的从「矮胖坡」侧面滚下来，直到草地被压得平滑，这时我们就能快速的从上面躺着滑下去。我们还从一条宽阔的排水沟上滑下来，这条排水沟一直延伸到山下，在另一个地方，环绕着山顶的墙外长着一棵树，我们喜欢像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那样攀爬，顺着它粗糙的地面根系爬到下面的山坡上。我们建造小屋，猎杀蛇，在日本人二战期间挖掘的隧道里探险。

我们有中国仆人，他们住在房子里单独专门建造的厢房内，这里对我来说是陌生的领域，蹲式厕所和熏香的神秘气味令人奇怪又兴奋。我深深地依恋着照顾我们的中国女士们，对中国的所有事情感到既着迷又害怕。这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周边都是充满异国情调，具有古老中国文化的景色、声音和气味，却压根也没有真正参与其中。在当地中国人和殖民地的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一条我无

法跨越的巨大的鸿沟，但在我的生活背景中，它的神秘性始终萦绕不去，让人觉得很诱人。

香港的色声味充满了我的童年；远处工地上打桩机没完没了的轰隆声，山谷里的赛马场上传来阵阵混乱的兴奋声，树上到处都是蝉鸣声。街道上熙熙攘攘，充满了喧闹嘈杂的活动、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风景和食物的香味，还有熏香、鱼和香料的气味和下水道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令人陶醉，不时地被中国人葬礼上的嘈杂声，华丽多彩的舞龙表演，以及在中国人的新年时连续不断的爆竹声所打断。下到滨水区，中国人的帆船随意漂浮停靠着，水上人家用随性的幽默互相呼唤，还有远处山坡上的棚户区营地，有时会燃起大火照亮夜空。

我不记得早年的生活有什么特别关于灵性的事情。我对于家里信奉的天主教多少有些敬畏，但并不喜欢。我想，在一个似乎充满了这类事物的世界里，我觉得它是一个更令人担忧和难以理解的机构。有时，我的确感受到一种更深层的神秘感和吸引力，有一两次是在圣诞午夜弥撒时，看到教堂里巨大的耶稣降生的场景，还有一次是在参观一所修道院时。但不知为何，我并没把这些经历和天主教会的日常面貌联系起来。

这些事情属于我内心更深的一部分，我不理解，也很少承认，这些感受和印象意义深远，但与我所生活的世界无关，或者我无法将它们联系起来。它们会以某种深刻而无名的方式打动我，然后像一个记忆模糊的梦一样消逝。

梦的世界本身是另一回事。我常梦到自己可以飞翔，有时逼真得醒来后难以相信这不是真的。我会坐在那盯着自己的手臂，半信半疑如果我使劲拍打它们，我就会升到空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梦，总是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渴望，那就是我

沉浸在清澈平静的湖水里，在那里我不需要呼吸。当然我也会做噩梦，我最不喜欢的梦景是：无论我到哪都有数量惊人的毒蛇等着我。

还有一种奇怪的经历，有时发生在我半醒时，通常是昏昏欲睡，快要入睡时。我感觉我的头和枕头——有时是整个身体——在膨胀和收缩，不断的变得很大，然后缩到很小。这有点吓人，却也出奇地熟悉，仿佛有些事情是我知道却无法记起的。

回首往事，还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那就是我从“毯子”上得到的安慰。那是一种特殊材质做成的特殊的毯子，我忘了是什么，但它有一种“普通”毯子所没有的质感。我吮吸着拇指，双手拿着毯子，从中吸收我认为是“电”的东西，当它流入我体内时，感受一种强烈的满足和成就感。它只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而且只有当毯子「凉」时才有效；过了一会，当它变「热」和「被用完了」，就必须让它冷却并再次充电。这种一种持续时间长得惊人的能力。

每过三、四年，殖民地官员就有好几个月的“长假”，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往返于各个目的地的轮船只上度过的。在我参加的第一次休假中，我们去了澳大利亚又回来了，第二次是回英国。最后一次旅程又回到英国，然后我们在那里定居下来。我喜欢这些远洋航行；我清楚地记得这艘船庄严的航行过程，空气中的咸味，以及夜晚海水冲过舷窗时发出的激动人心的声音。旅途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在我这么小的时候，旅途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

旅程的高潮是轮船停靠在充满异域风情的港口时。令人激动的是，看到陆地在地平线上慢慢地形成一个模糊的黑点，直到一个奇妙的、不熟悉的新景观悄悄出现。港口是无限迷人的地方，到处是船舶发出的低沉的船笛声，以及起重装卸货物时发出的各种丁当声和撞击声；还有形状和大小不一的船只来来往

往的激动人心的景象。喧闹、乐观的当地人会绕着船转来转去，叫喊着、大笑着、叫卖着他们的货物或者潜入水中寻找硬币。上岸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从船上下来走到另一片陆地上，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地兴奋，几乎是不真实的。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停靠在新加坡、檳城、科伦坡、塞得港和热那亚，而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我们绕道非洲，并停靠在开普敦和德班。

我记得船上的生活就像无止尽的假期。一旦我克服了晕船的毛病，每天都是新奇有趣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喜乐。一切都于陆地上的生活不同，从必须不断的跨过水密门坚固的钢阀门坎，到在甲板上充满海水的可折叠游泳池里游泳。我仍然记得当海水从海里被抽上来时的喜悦，突然膨胀的扁平帆布软管把大量的盐水吐到游泳池里，几分钟就填满了。我感觉好像海洋的狂野本质已经转移到了甲板上，让我们陶醉在它的自然本性中。

即使是在餐厅里烤面包的方式也显得特别激动人心(没有面包皮被整齐地切成三角形，堆在小金属架子上，旁边是卷曲的黄油)。我们在甲板上玩绳圈游戏，把又粗又圆的绳圈扔到甲板上的分数标记上(有几个丢到了边上)，或者在晚上和其他孩子一起溜出船舱，在舞厅的化妆舞会上监视我们的父母。当途经苏伊士运河时，我还在船的栏杆外爬来爬去吓唬我的父母。

这艘船日夜前行，引擎低沉而持续的轰鸣声在船的上层建筑回响，让人感到而不是听到，就像一个巨大的生命脉搏。在我们航行的巨大水域面前，这条船显得相形见绌。海洋是一个永恒的伴侣，是一个拥有众多情绪的庞大原始实体。我爱大海，尽管我对它的力量感到敬畏。我还没有大到可以多想自己的感受，但它既使我害怕，又使我着迷。我能感觉到它对人类事务的冷漠，但有时我对它未被驯服的威严感到莫名的欣喜。

我喜欢飞鱼掠过水面的样子，阳光在浪尖上欢快地闪烁，在暴风雨天气里，我被巨大的铅灰色海浪的原始力量所震撼。我清楚地记得，透过被雨水冲刷过的厚厚的平板玻璃窗，看着船头沉重地下沉到地平线以下那么远的地方，似乎再也不可能上升了，在那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次开始缓慢地爬升起来。

我几乎不记得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情景，只记得一些孤立的画面，在农场上捡鸡蛋、路边的死蜥蜴，还有当火车驶进悉尼和伯斯之间的一个车站时，我们在卧铺车厢里醒来，发现人们透过窗户往里张望。我对第一次去英国有更多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香港人所称的“回家”几乎达到了一种神话般的地位，我心怀敬畏地盯着一排排神奇的红色电话亭、不带枪的警察、被炸毁的房屋和七叶树。

我们的第一站是拜访住在苏塞克斯的亲戚，我在那里被引荐了一种神奇的现象——霜降。令人惊讶的是，我不记得自己有多冷，只记得每天早上，我卧室的窗户上都会形成精美的图案，让我兴奋不已。我们住在一家酒店里，“餐厅”是一个单独的、没有暖气的谷仓式结构，我们裹着大衣和围巾去那里用餐，但我最清晰的记忆是漂亮的木制挑高天花板，而不是寒冷。

另一个令人惊奇的新体验是电视机，令我兴奋的并不是它的节目（实在很无聊），而是我在它面前体验到一种无所不在的非凡感受。当然我没有为此命名，只是很清楚自己正在进入一个共享体验的领域，它把我和全国各地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像是在子宫里，成为比我自己更伟大的东西的一部分，赋予我一种奇怪的舒适和满足感。随着我对电视越来越熟悉，这种意识也逐渐消退，但我常常想，这是否是“盒子”的真正吸引力。

肯特郡的其他年长亲戚以他们的老派作风深深迷住了我，他们的「真正的英式」房子充满了有趣的新气味，比如木头腐烂的味道、储存的水果发霉的味道和

旧报纸的味道。我记得在一位年迈的伯祖父颤抖的手中，我看到了一枚半克朗硬币(我听说过，但从未见过)，它慢慢地向我伸出的手掌移动，我怀疑它是否真的能走完全程。他不仅实现了这一备受赞赏的财富转移，而且开始用类似的方式让我妹妹变得富有，并说道：「对女孩子也一视同仁哦！」

我记得躺在从国王十字车站开往苏格兰的快车上时，感觉这是一个完美的幸福时刻。我们在苏格兰待了好几个月，令人惊讶的霜冻奇观被白雪更加无限伟大的启示所取代。我完全被雪惊呆了，我发现它很神奇并从此爱上了它。我第一次对雪的体验一定让我兴奋不已，记得当时完全被它迷住了，它把世界变成了一座安静迷人的花园，充满了纯洁、静谧和美丽。它的质朴可爱真的触动了我的灵魂。

在苏格兰，我逐渐爱上了一种与之相反却同等的原始元素，那就是家里的火。闪烁的火焰使我着迷；它们身上有一种难以思议的美，似乎总是徘徊在认可范围之外。我喜欢壁炉里烧煤时散发出的家常味，以及当它递送舒适的暖气时，发出断断续续的嘶嘶声和劈啪声。最神奇的待遇之一就是，当卧室很冷或者我生病时，我可以在卧室里生火。当我渐渐入睡时，没有什么比看着它投在天花板上的闪烁的影子更好的了。

还有一些关于苏格兰的事情不是那么美好。我去了一所学校，中间有堵高墙隔离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个限制减少了两个团体之间的互动，两者只在休息时间隔着墙互扔石头和相互羞辱，但放学后，这种对立可能会演变成校外的混战。这着实让我觉得很奇怪，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让自己适应这种短暂的新生活，并对这种奇怪的安排感到很奇怪。我也领教了「皮带」——一种扁平坚实的长皮革，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撕成了肮脏的条状。老师把它用在我们伸出的手上，这非常的

疼，还会在手指上留下可怕的、肿胀的白色鞭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弯曲或握着任何东西。

我知道英国之行是暂时的，很高兴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然后启程回香港。在回程的途中，我轻松地回到了船上的生活——这次旅行发生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海上呆八周并绕道非洲。相比回英国，回香港更像是回家。我清楚地记得从舷窗往外看的情景，看着熟悉的景象出现在眼前，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些景象几乎显得不真实。我旧时的生活又涌现回来，让我充满幸福。有一段时间，现实本身变成了梦想的素材，直到今天，我有时候还会梦见自己回到了香港，那里的生活是如此熟悉，洋溢着色彩和异域风情，充满了欢乐。

接下来的几年，大约在我六到十岁时，是我对香港印象最深的时期。我从中断的地方继续，回到了我的老学校和朋友们那里，事情还像往常一样继续。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变得越来越有趣，我们对周边地区的探索变得更勇敢，而且我们的游戏变得更胆大。我们成功地通过一个通风井打通了山腰下的一条大隧道，又惊又喜的探了个究竟。直到我向父母自诩这件事，结果不得不带着一群成年人去了那里，他们很不情愿地把它用砖堵了起来。

台风也令人兴奋。随着风力的增加，我们会尽可能长时间待在外面，并在风雨之后冲出去，在被吹倒的树上建造营地。我记得看到一个坚定的送货员骑着一辆自行车，前面放着一个大篮子，在即将来临的台风中艰难地工作。他停了下来，把自行车靠在山顶的围墙上，准备送些东西，他刚离手，就被一股大风吹得直直地竖在空中，利落地甩到另一边，从八英尺高的地方掉到「矮胖坡」的斜坡顶上。

在我们自己发明的神话中，捕蛇占有很高的地位，但是，由于我们的技术基本上是把烟花扔到山坡上看起来像洞的地方，所以从未发现任何蛇也就不足为奇

了。我们只是会偶尔遇到蛇，其中一只是鲜绿色的，当我蹲在它上面时，它发出愤怒的嘶嘶声，表示它的存在。（在那一刻，我们的角色迅速互换，猎人像火箭一样溜走了）我们发现的最大一条蛇可能已经死了，但是为了确保，我们把一台沉重的压草机推到它上面。我们把它塞进一个大的饼干盒里，然后把它带到学校给自然老师看，当我们挪开盖子时，某种反射作用使它在整个桌子上散开，老师一点也不高兴。在那个环境中，还有其他相当奇特的生物：野猫、巨型蜈蚣、萤火虫，螳螂和大蜻蜓。

我喜欢爆竹，就此来说香港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中国人的鞭炮看起来像小型炸药棒，一种漂亮的红色，上面有细长的，嘶嘶作响的灰色导火线。中国人习惯把导火线绑在一起，形成长长的、密密麻麻的两列或三列爆竹，看起来有点像机关枪的弹药带。他们会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把这些爆竹挂在阳台上，爆炸声震耳欲聋，没完没了。对我来说，让如此多的炸药一次全部爆炸似乎有点浪费，我喜欢把这些强有力的「弹药带」拆开，制造出大量的炸药库，来获得更多的乐趣。盖伊·福克斯之夜（烟火节：十一月五日）轮到外国人来点亮夜空，而一年有两次爆竹夜真是太棒了。即使是十一月五日之后的早晨也令人兴奋，那时我会在校车到来前，和朋友们一起去寻找尚未过期的爆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重阴影仍然笼罩着一切，孩子们玩「战争游戏」是很常见的，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认为只有「真正的战争」才是出路。我们住的那座小山是一个天然的防御阵地，也许我们被死在山坡上的英国和日本士兵的不安的亡灵所感染，或者受到日本人当时在山上筑起的蜂窝状的防御工事的鼓舞。我们当然受到了香港国防军活动的启发，其中包括观看我们的父亲在阅兵式上游行并在家里的汽车后座上发现滚动的 303 步枪子弹。「真正的战争」需要这样的东西，

例如把玻璃薄片插进竹矛的底端，建造可以被敌人点燃的堡垒，以及站在对方的战线互相发射火箭炮。不幸的是，有一次一个火箭炮击中了一辆路过的婴儿车，正巧一场定点战斗正在取得成果，就像真的一样，然后一个极其恼怒的母亲独自击溃了两支队伍。

我对火的热爱一直伴随着我到了香港，并引起了麻烦。当时我们受到启发，轮流在山坡上点火，并且互相挑战，看谁能在把火熄灭前等得时间越久。我不记得那个拿着最多瓶子的傻瓜是谁，只记得大火越来越凶猛地在周围蔓延时的恐慌。大火很快就可怕地失去了控制，于是我们逃跑了。我的父母回到家，发现消防车正在一场大火灾中努力工作，我的不在场证明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我躲在床下大喊「我没干」。

我还经历了一个阶段，就是最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大壁橱里，拿着燃烧的火柴对着油漆看着它泡。这是我很典型的一种能力，能够专注于体验，并对所涉及的风险视而不见。舔冰箱里的制冰盒就属于这类，我的舌头冻在了冰上，甚至都无法求救，但幸运的是，我疯狂的「啊！啊！啊！」的噪音引起了另一个房间的关注，我被巧妙的用温水解救了。

这类事情似乎经常发生。还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我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山上自由地滑下来，当时我在想，如果我放开车把什么也不做，会发生什么事。自行车持续的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抽象思考的心情持续得更久，接下来我知道的是我的脸在沿着路面刮擦。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头到尾获得了某种满足感。

令人惊讶的是，当要永远回到英国时，我不记得有过太多的遗憾。我想，那时我最想念的是英国的美好事物，而且我期盼着再次回到船上。我想，在我看来，从世界的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并不特别困难，我满不在乎地以为自己迟早

会回到香港。这次返航一如既往地精彩，尽管想到鲨鱼潜伏在我下面的海里，会让我有点扫兴。这次旅行时，我长大了，也更独立了；我和其他孩子成了朋友，我们在船上玩得很开心，四处探险。然而，唉，一旦回到英国，我那无忧无虑、周游世界的旧生活就落下了帷幕，一种更艰难、更痛苦的新生活开始了。

第二章 心之所在

一开始，我不知道事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因为忙于在炮火中幸存下来，我被送到了苏塞克斯郡一所绝对偏僻的乡村学校。在这里，我和我的妹妹遇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我们谈论的是「时髦」，或者至少是不同的东西，老师做了一件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他让我们站起来，滔滔不绝地谈论所有在旅行中看到的趣事。

从那以后，大多数不恨我们的孩子一见到我们都恨我们，这标志着三个月没完没了的奚落、下流笑话和冷嘲热讽的开始。那里的孩子(除了少数例外)竭尽全力让我们感到不受欢迎。放学后，他们会跟着我们，骚扰我们，甚至用石头砸我妈妈推着婴儿车里的弟弟。

然而，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和一个香港战斗群的老兵打交道，而我用自制的狼牙棒和铁链把自己武装起来，让他们不敢靠近。(幸运的是，我从未真正尝试使用过。)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份邀请，要去村里的运动场见一大群孩子，因为他们“想要交朋友”。当然，为了荣誉我是赤手空拳去的，当我到那时，他们一如既往地把我锁在谷仓里，并在门外大声讨论我的命运。这种情况显然要让我的丛林作战技巧派上用场，我不仅设法从后门松动的木板逃出谷仓，还逃脱了他们大批人马的紧追不舍，成功到家而没被发现。我对这次成功感到很高兴，并开始觉得自己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下去，这时突然又到了改变的时候。

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决定搬去萨默塞特郡住，然后就去找房子。我们呆在一家旅店里，并最终选定了一座房子，但我并没有和其他家人一起搬进去。相反，我在十岁时被送到了寄宿学校。不知为何，我并没有质疑这个想法，事件以一种

做梦般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发展着，我被父亲抛下车，感到惊讶又困惑，沮丧地攥着那笔数目惊人的十先令。

被独自丢在这个陌生的机构里的孤独感非同一般。我在一种发呆的昏迷状态中徘徊了一会儿后，然后漫无目的地走到附近的商店，用新得到的一部分钱买了一些糖衣杏仁。我清楚地记得，那笔钱对我来说是如此毫无意义，而对于这个可怕的新现实，糖杏仁的补偿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刚开始就像生活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里。第一年，我们宿舍的夜灯是橙色的，而世界上最糟糕的感受就是在半夜醒来，看到那可恶的橙色光芒。这是一种完全荒凉的感觉，好像我被困在另一个星球上。我逐渐习惯了寄宿学校，尽管和许多其他处境相同的孩子们一起共患难，这很有帮助，但我从来都不喜欢它。我有很多朋友，大家都设法尽可能地玩得开心。

期中的假期把我拉出了地狱，推进了天堂。回家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家庭生活被重新发现是一种充满神奇快乐的完美生活。这种完美的幸福因为我们的新房子而锦上添花，实际上它是一栋相当陈旧的大房子，位于一个颇大的花园内，还有一些外屋。当然，回家的幸福感并不总能幸免于家庭生活的日常现实。我有三个妹妹，弟弟是最小的。像其他家庭一样，我们彼此相爱，互相打闹。我们在萨默赛特郡的家经历了十年的风风雨雨，全家人都很怀念。

很快我就被迅速送回了学校，还有可怕的橙色夜灯，生活开始陷入一种长期念家和快乐回家的模式。这些情绪波动可能让我更加内省；它们让我思考快乐的本质，或者也许是不快乐的本质，因为这是我最强烈的情感。

寄宿学校是一个相当没有爱的地方，靠那些寂寞男孩间的友情所维系，由决心让我们成为好天主教徒的黑衣人监督。学校由身穿黑色长袍的“兄弟们”管理，

他们有一副威胁和钢铁般权威的架势，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态度勉强掩饰。当然，还是有些人展现了人性的一面，但是他们必须在体制的限制下工作，而这个体制通过祷告、运动、考试结果和藤条来宣扬救赎。即便是我最喜欢的「兄弟」，也有一次在我调皮时，拿着藤条在教室里到处追我。不过，我最终还是设法让他笑了起来：我把手帕当做眼罩假装像个被处决的受害人，然后他就放了我。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教堂大小的圣殿里，早餐前严格遵守一周两次无休止的弥撒，以及周日早上的「高级（漫无止尽的）弥撒」，随后是下午祈求上帝「赐福（呻吟）」的仪式，这对于让我明白宗教极为无聊是大有帮助的。唯一能松口气的便是轮流假装昏倒，然后得到一位心存感激的助手的帮忙。

离开家让我感到非常不快乐，但只能试着把它藏在心里。我喜欢在学校和操场特定的地方确定自己念家病的不同阶段，并在那儿沉思当时的情绪。第一天回校就感到难以抑制的痛苦，第一周结束时，家里的现实渐渐淡去，让人感到悲伤。接下来的几周则是心不在焉的超然，断断续续会收到一些令人心酸的家信。当光荣的最后一周终于到来时，我会沉浸在「下周这个时候」的想法里，直到难以置信的那一天到来，我会被父亲用车载回天堂。

这种情况难免存在缺陷，在这个世俗的天堂里是有麻烦的。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是幸运的，而且我们一家人在一间如此可爱、杂乱的老房子和庭院里，过着愉快的生活。尽管如此，我还是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部分是困惑、脆弱而孤独的，眺望外面的世界，即使面对家人和朋友，我也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和不解。我记得有一天，回到家没几个小时就卷入了和父母的争吵。当时我感到既惊讶又难过。‘好吧，那不会持续太久；’我闷闷不乐地想，一边回想着“学期末的幸福”消逝的速度。

我对被我称为念家病的那种深沉而痛苦的渴望感到纳闷，因为呆在家里却仍然不快乐，这似乎是一件令人大失所望的事，我开始觉得我想要一些家人无法给与的东西。这种对神秘目标的无名渴望有时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尤其是当我待在家里，感觉相对快乐的时候。回到学校后，这种缺失变成了一种痛苦的创伤，淹没了一切，长达几天甚至几周，然后回到一种听天由命的超然态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世界似乎越发可畏。我和陌生人在一起往往感到不自在，尤其是和老年人，随着渐渐长大，我也更加意识到这点。总的来说，我发现「成年人」非常奇怪：他们看起来笨拙、粗俗、无趣，而且经常有一些奇怪的习惯，这可能看起来令人担忧，甚至有悖常理。他们的体味也很奇怪，香水、香烟、酒精和其他神秘的东西，同时，他们在外面大千世界里的一个重要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同时是乏味、可怕和难以理解的。

我在成人世界里没有野心，事实上，我对它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人们用政治或社会地位来谈论「权力」。对我来说，拥有权力是能够在水上行走或者让死人复活。这不是一种宗教的感觉，而是一种信念，即生活应该充满了魔法和奇迹，它驱使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做白日梦、画画、阅读或写故事上。

我有某种模糊的、未系统地阐述的信念，认为一个完美的、神奇的现实存在于某个地方，而且迟早我一定会偶然发现它。我记得一本学校教科书里有些纯朴的、田园诗般的素描，是关于史前人类围坐在篝火边，或者在河里捕鱼，这把我带进一种纯粹喜悦的强烈遐想中。我真的会因为这些图像在我心中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简单而感到欣喜若狂，而我迷失在这种神奇灵感中的能力，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导致我发展出一种能力来逃避日常生活中更加世俗的事情。例如，在

大约十二岁的时候，观赏电影「时间机器(1959年)」让我着迷到花了整整一周才意识到这不是真的。

我的想象力还有更加军事化的一面，那也许是我在香港「民兵组织」岁月的一个回音。我的消遣方式之一是画很多小人互相打仗，他们都穿着束腰的外衣，长及膝盖的靴子，戴着斗篷和小头盔，还有彩色的制服把他们区分开。不但如此，我还喜欢写戏剧性的冒险故事，讲述的是一群不熟识的男生正在与火灾、洪水、地震和神秘出现的恐龙展开史诗般的斗争。那时我们用的是可以再灌墨水的钢笔，我仍然记得墨水甜金属的强烈味道，总是引发无限创造可能性的激动人心的感觉。

我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努力大多只是被我欣赏，一个有点不幸的例外是我在寄宿学校里的一个天主教的「兄弟」，捡到我的一个关于一场学校暴动的故事，里面每位老师都被俘虏并折磨致死，还附有详细图解。他告诉我，我有一种危险的想象力，言外之意是我的几个受害者，包括他都是上帝的人。当然，他的严厉警告并没有撼动我，我和上帝的人打交道的经验，以及他们那令人厌恶、嗖嗖作响的藤条使我确信，他们配得上我能想到的任何事情。他们有时甚至会打得我们青一块紫一块，尽管这也有它的补偿，因为公共澡堂是展示我们战争创伤的绝佳场所。

我对有趣经历的渴望让我在学校里被志趣相投的人吸引，我们中的一小群人也发展起来，每个人都有荣誉约束，使生活尽可能地精彩。我们密切注意天气情况，寻找合适的有趣的地方，一有机会就着手探索它们。学校坐落在一个郊区的住宅区，离商店、海边、悬崖、长满蕨类植物的山丘和一条河的河口都很近，这给了我们很多的娱乐空间。

我们经历了很多冒险，其中有几个比我们预想的更令人兴奋。其中一次发生在午夜的主教学楼的屋顶上。那是一座古老的大楼，而阁楼是一个空间相连的大迷宫。我们从不同的地方穿过，一度挤过椽子和一个大水箱之间的狭窄缝隙，十分确信我们即将发现一些惊人的东西。然而，终于碰到了死胡同，当我们把唯一的手电筒照在令人失望的端墙的粗糙的砌砖上时，灯光闪了一下，熄灭了。

我记得那一刻纯粹的恐惧，接着，我们试图寻找出路，在一片漆黑中惊慌失措地摸索着前进。我们非常绝望，谈论着要打破我们爬过的木搁栅下面的石膏天花板，这时我意外的交了好运。在漫无目的地爬行时，我摸到了之前挤过的那个水箱。我们从那里设法找到了出路，全身肮脏龌龊，心理中度创伤，治愈了任何进一步在阁楼探险的野心。

相反，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户外活动，在 13 号那个星期五的午夜时分，我们开始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旅行，前往离学校一英里左右的一个教堂墓地找鬼。尽管我们确实注意到了一些相应的神秘感受和怪异的气味，却什么也没发现，但在回校的路上，我们被一名警察拦住了。我们愉快地告诉他，我们正从一个派对上回来。尽管我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群十二三岁左右年轻人，在凌晨两点四处游荡(那是六十年代初)，他却出乎意料地让我们走了。

然而恶作剧的消息还是传到了校长那里，我们被拖到他面前，受到大量地狱般的折磨，而零花钱也在可预见的未来被取消了。不过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因为那是极为有趣的事，还促进了我对灵性问题的研究。我读过很多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关于神秘学的书籍，并花了大量的时间试着记住我的梦境，因为这似乎是在精神领域迈向控制和「唤醒」的第一步。这次的远足似乎与丹尼

斯·惠特利类似，我希望能有更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但随着青春期的意外入侵开始占据中心舞台，这一雄心壮志逐渐被边缘化。

我在这所学校度过的最后一年里，有一件很棒的事，那就是钓鱼被公认为一项官方运动。这种不太可能的进步，让我们可以在周三、周六的下午和周日的大把时间里，带着钓具去河边钓鱼。这条河流入一个相当大的河口和海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租到小摩托船去钓鱼。这是一个合理的负担得起的费用，因为租赁费取决于船上的人数，我们中的一个人会租来每艘船，而其余的人等着在河的上游登上去。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让我交到了第一个女朋友。她碰巧和一个朋友在河岸边，我们坐着几艘小船驶过，互相扔石头，我们都是可爱的孩子，其中一块石头打中了我的头。我像个足球明星一样掩饰自己的受伤，这引起了其中一个女孩的注意，剩下的就是历史了，尽管是短暂的。我明显感觉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要交女朋友，但她不肯接受我的拒绝。结果发现她有许多实用技巧，例如如何在接吻时用鼻子呼吸，事实上，我怀疑她的知识比那要广泛得多，但我注定不会发现，因为命运的介入，我们分开了。

鼓励我们“团伙”的冒险精神发展出更黑暗的一面，因为一些更顽固的人物开始引导我们从事更具破坏性和偷窃性质的活动。有一次，我们不小心在垃圾堆旁边的一个工具棚点火，火势失去了控制，我们不得不逃跑，这让我感到不安和不开心。我们开始闯入无人居住的房产，而不只是去那些被遗弃的房屋探险；开始入店行窃，而不只是在海滩上寻找零碎杂物。当我们之中最鲁莽的人逼着我们从别人的宿舍储物柜里拿钱时，我们终于跌到了谷底。我对此感到很难过，但却没有勇气公开谴责。相反，我后来又爬了回去，返还了我的份额，同时决定与我渐

渐进入的群体保持距离。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及时的决定，我逃脱了一起相当戏剧化的事件的后果，其中包括从校长室偷钱，骑偷来的摩托车，以及从学校开除一名帮派成员。

然而，我参与的活动并没有完全逃过「兄弟们」的注意，并且丑闻的余波已经传到了我父母的耳朵里。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进行一场长期的「反寄宿学校」运动，不停的向父母抱怨离家太远，并不断地给他们写信，倒数着日子，直到学期结束。最终的结果是，在第三学年末，生活又突然改变了，我被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扫地出门，转到了离家更近的另一所学校。

Chapter 3:周末战士

在新学校里，我每周寄宿一次，这是个很大的进步，至少在周五的晚上到周一早上是如此。周日我还是得和父母去教堂，但是现在我能够见到当地的女修道院学生也去了那里。周末的早餐前再也没有弥撒了，相反，每天早上会有个牧师轰隆一声打开宿舍的门，高声喊道「以天父和圣子之名……」，于是我们不得不赶快从床上爬起来，跪在地上祷告，直到他念到「……圣灵，阿门」。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床铺就会倒过来压在我们身上。

学校在乡下，离商店、荒废的房屋和女孩子都很远，而且现在虚构的幻想世界给我的慰藉也不那么令人满意了。我仍然读很多书，写很多东西，事实上，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非常丰富，我感肯定比我所知道的要充足，因为我偶然发现了一些非常露骨的小说。我放弃了精神世界的旅行，反而开始做浪漫的白日梦，并在我的故事中写了一些敢于冒险的女性，她们不介意被不断地从恐龙和外星人手中拯救出来。荷尔蒙开始失控，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尽管如此，也可能正因如此，我开始寻找新的方法让事情变得更有趣。

事实证明，成功从一开始就是相当难以捉摸的。我其实是在更早以前就开始这个过程了，在这方面的第一次实验是尽可能多的喝水；这确实给了我一种奇妙的饱足感，但却不足以弥补后来无休止的尿尿。有一段时间，自己诱发的阵阵大笑似乎也很有希望，我发现那时可以让自己进入一种歇斯底里的快乐，任何对我说的话都显得滑稽可笑，并让我笑得前仰后合。不出所料，这并非普遍地受欢迎，所以不得不抛弃。我现在要比这老练的多，开始是抽干的香蕉皮，当这不起作用

时，就把阿斯匹林溶解在可口可乐里，甚至尝试吃包在纸巾里的鞋油。我第一次重大的成功是在学校化学实验室吸入气体，这使我很满意地感到头晕目眩。

和这些研究活动并行的是，有关性方面的不和谐音符开始显现，而且越发持久和强烈。早在童年时，我曾在一些奇怪的，不常发生的事件中感受过它的触感，那时有一些意外的想法、害怕而又内疚的兴奋感粗鲁地闯入了我的生活，得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消失和忘记，好像从未有过一样。而现在，这些感觉正开始以一种更有规律的方式入侵，与关于同样空想出来的女性的极不可能的性幻想交织在一起。

学校本身就是我逃避现实的一个恼人障碍，于是我开始了一项单独的调查——研究如何生病的方法，这样我就可以待在家里。这包括夜晚站在屋顶的一碗冷水中试图得感冒，到吃肥皂。我不知道在哪里得知吃肥皂会让人发烧，只记得自己念念不忘那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发烧可以保证我不上学。我可以报告，在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还有谁会傻到去尝试这个，不只不起作用，而且接下来的一周，所有的东西尝起来都是肥皂味。

随着年龄的增加，成人世界似乎变得更加令人不安和难以理解。我有时感觉自己被一种混乱的、世俗的梦境包围着，除了我，每个人似乎都安于自己的角色。我看不出其中的任何目的或意义，忙着从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转到另一个，而没有时间去理解这一切。我在家里过得还算快乐，但一想到要被灌输到冷酷无情的成人世界里去，要屈从于世俗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奴役，我就感到沮丧。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令人兴奋的东西正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就是一股音乐、反叛和娱乐的风潮。摇摆的六十年代正到来，并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兴奋感，并随着每张新的热门唱片或电影的发行而增长。在如今比较缺乏想象力的日子里，

饱和的电脑游戏、铺天盖地的卫星电视和永无止尽的音乐频道，很难表达那个时代纯粹的新奇和兴奋。我记得在学校里，当听到藏在外套里的违禁品——收音机传出「旭日之家」的微弱声响时，激动得满身起鸡皮疙瘩、身上的毛发几乎都竖了起来。

至于我想要的是哪个世界并没有任何争议，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自认为的唯一的探索者：整个成年人群都在摄取和吸入有害物质，让生活变得更有兴趣，而且已经这样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得到香烟意味着我不再需要从化学实验室吸入气体来头晕了。有一次我喝了酒，就像搭了十二年之久的云霄飞车一样。

酒精仿佛是一种前来解救我的神奇灵丹，我对它带来的感觉太兴奋了，以致于都没去质疑它的血统。我突然间有了办法，可以随时把生活变成充满乐趣的冒险，任意地释放能量和激情，忘掉成人世界的恐惧和好管闲事的压迫感。它给了我信心，让我成为我感受到的真实自己，让我对神秘的异性少了些难为情，而对于令人振奋的摇滚乐新世界，它似乎是一个理想的配件。

我没有等到离开学校才开始，十六岁的时候，我因为巧妙的（自以为）把威士忌藏在洗发液瓶里偷运进学校而被抓。我两次从这所学校逃走，因为我每周都有一张往返票，所有这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只要往埃克塞特赶几英里路，就能赶上火车。这两件事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不过第二件事也许不那么令人信服。

第一次，是我被发现躺在宿舍的一堆床垫下，许多人在我身上跳上跳下。我感到愤怒的是，像我这样明显无辜的受害者竟然被包括在惩罚之列，要在接下来的周五晚上留校，于是我立刻偷偷溜上了白天的男生巴士。我回家后引起了很大

的震惊和恐慌，第二天早上就被送了回来，但除了校长出人意料的人道主义斥责外，什么都没有发生，也从没在星期五晚上留校过。

第二次，我们一群人在完成英国普通教育考试后，逃到附近一家酒吧喝得烂醉。我们试图在深夜偷溜回学校时被瓮中捉鳖，目光锐利的「教父」突袭了从不同窗户爬进来的醉醺醺的狂欢者。第二天早上，我们被禁足一周，这对我们的打击比听起来要大得多，因为考试已经结束，我们本该在当天离校，比学校其他人提前一周。那天也是运动会，我的父母会在欣赏我的运动能力后，开车送我回家。

放学后被禁足显然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而且只有一件事可做，所以我马上又逃跑了。我搭便车到了镇上，在火车站碰巧遇到了我的大妹和邻居家的女孩。原来她们要坐火车到我的学校去，这样我们家的车才有空间载着我和我的行李回家。回想起来，她们真的去了，这似乎有点奇怪，但我想这或许和可以看到许多男孩穿着运动短裤跑来跑去有关。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我寡不敌众，运动短裤获胜了。我满不情愿地同意和她们一起回到学校，转而寄希望于我的父母能商量一个缓期执行。

这当然没有成真，我在体育活动中投入了最少的力气，以此发泄我的愤怒，迫使我尴尬的父母看着我慢慢地小跑完一百码，而在跳远时总共只跳了约一米。令人惊讶的是，我很享受接下来的一周，尽管我们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纠正后果——我们在那个被认为是最后的校园疯狂之夜纵情狂欢闹出的乱子。

Chapter 4: 爱是唯一

大约在这个时候，真正的女孩开始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她们的承诺和在第一所寄宿学校里与“女友”之间那种奇怪的梦幻般的关系大不相同。那时，她已经策划了大部分的行动，而我还没有足够的年龄来认真对待整个事情。

在此之前，我对异性的注意大多在隔壁家的女孩身上，就是我在火车站遇到和我妹妹在一起的那位。她年纪和我相仿，大约从十、十一岁起，她就常来和我妹妹们玩。我经历了和她有关的所有情感，在不同的时期，她是我的朋友、玩伴、性感女神和浪漫偶像，有时同时是几个。正如最近她使我想起来，她还是个很有风度的人，当我不小心用气枪射穿她的手指时，她告诉父母是被她的仓鼠咬了。

我还记得早年我对她充满了感情，在漫长的夏夜里，我们坐在外面渐暗的灯光下，聊着任何想到的事情。大概在我们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在她的陪伴下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在她家花园的外屋后面搭建了个帐篷，在这个田园诗般的小房子里，我进入了一种类似于在教科书里看到史前人类时所经历的那种状态。我发现自己突然置身于一个神奇的世界，而她变成了一个奇妙的、近乎神圣的存在，有点像是地球母亲的神圣侍女(这是我能做出最贴切的描述)。这出乎意料和令人震惊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但我没有努力去告诉她或任何其他人。这非常特别，似乎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我觉得自己没法和任何人交流，而且确信，如果我尝试的话，别人会嘲笑我的。

我和女孩们的最初几次接触都是相当勉强和做作的，因为觉得这对我的期望和对其他事情的期望一样高，我感到害羞和尴尬，并且不知该如何与她们相处。青春期正处于高潮，生活变得越加令人困惑。我被电影、杂志、歌曲和广告中的

性爱画面和浪漫成所包围，又被天主教对于不洁和罪恶的制约所困扰。然而，没有罪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当然，除了其他所有人似乎都在享受的乐趣外，也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与异性结合的冲动，无论是肉体的还是浪漫的，都太强烈了。

我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幻想在哪结束，现实从哪开始。有时候，我很乐意在不考虑性的情况下度过三十分钟，并试着与这些面带稚气、沉默寡言的小姐们，调和胡乱肆虐的身体冲动和不切实际的浪漫期待。我能看到周围的一切既令人困惑又令人畏惧。直到我遇到一个我真正在乎的女孩子，然后一切都变了，我才意识到策划一段感情是多么的荒谬。

最初的生活很美好。我离开学校去了艺术学院。我骑着我的小摩托和朋友们四处兜风，有时是和一大票人，参加很多派对，喝很多酒。我住在英格兰西部，那里有许多不错的乡村酒吧可以去，还有树木繁茂的小山和海滩适合篝火狂欢。在我的家里也有很多活动，那里可以容纳很多人。我的父母相当随和，有时会有十几辆小摩托和摩托车停在车道上，还有两三个朋友经常在那里过周末。

我们有一个相当大的花园，外带一些室外库房，甚至还有一个游泳池，为了帮忙修建它，家里人放弃了一年的休假。其中一间库房是双位车库，呈L形与另一间小屋相连，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我们在各处挂起网子和彩灯，车库派对比他们的时代早了几十年。

我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深刻的影响了我。我仍然无可救药地害羞和不善应酬，但现在我感到了一些惊人的东西。她让我接触到一些特别的东西，那是一种深刻而又简单的东西，几乎是神圣的。性被降格为一种自然的、不那么必要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更看重的东西，一种无声的陪伴感，一种本能的信任，一种对言语之外的事物的意识。我很久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有多么罕见。我在她身

上看到了一些如此美丽的东西，以至于很难相信看到的是血肉之躯，似乎有一些关于女性形体的神秘徘徊在理解边缘。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飞得有多高，只是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并沐浴在幸福的旭日中。

当然，这种乌托邦式的发展好景不长，果真，地平在线出现了一片云：她父亲不喜欢我，不许她见我。即使在那时这也是非常严厉的，但她的父亲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她还没有到可以随心所欲的年龄。接下来是几个月痛苦的阴谋，以及秘密信件和私会，然而，那个女人把我满溢的杯子的供给关闭了——她甩了我。我不知道她的父亲是多么强烈地反对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强迫她这么做的。这对我无疑是种深深的打击，我无法相信自己如此信任的人会背叛我。

我把对世间美好的所有信任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当然是愚蠢和不公平的。(但话虽如此，我最近遇到她时，仍认为她是个天使！最后她去了澳洲教授哈达瑜伽。)当时，我所感受到的只是地狱般的痛楚。我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早上，我那惊恐万分的妹妹们不得不告诉我，我那不幸的父母是如何努力让我平静下来的，而我尖叫着而且哭得撕心裂肺。

痛苦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喝了大量的苹果酒，沉思着让我想起她的流行歌曲，这真是雪上加霜。生活在继续，我又交了另一个女朋友，主要是由于她的坚持。我惊讶地发现，我对她越冷淡，她似乎就越喜欢我。她是个甜美的女孩，而且变得很喜欢她，但却对任何严肃的事情都不感兴趣。

最后，我再次坠入爱河，但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这一次，我明智地选择了一位在镇上搭顺风车旅行的年轻女士，她赤脚穿着有流苏的牛仔裤。她和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人都不同，非常早熟，喜欢欣赏云彩的形状，对西部农村生活以外的各种事情都很了解。她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喜欢打情骂俏，和我一样

酗酒，并习惯向陌生人乞讨。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她和她的朋友正被一个倒霉的警察追赶，想从他们那里把头盔要回来。

这显然没有机会给一个专横的父亲。我们之间互相强烈吸引，于是在一起了，但这是一段与第一次完全不同的关系。不是一种喜悦和成就感，而是情绪上的混乱和压倒一切的需求。她找了个地方住了下来，并和我认识的那帮朋友一起出去玩，除了通常的派对和泡吧，她还会去更远的地方旅行，比如搭便车，或者和我的一些朋友一起骑摩托车出游。

她继续卖弄风骚并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但我们在晚上却彼此需要。我们一起买醉大叫，两个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干草棚里度过的，我们俩还被警察发现晕倒在爱丁堡的街上。（那个时代是多么不同啊；警察把我们叫醒，帮我们过马路，还安排我们睡在一辆停在院子里过夜的出租车里。他们甚至还请了一位同事早上过来看看我们是否安然无恙。）。

当我的激情伴侣发现她怀孕时，这段关系遇到了麻烦。生活突然变得复杂和混乱起来，雪上加霜的是原来她对婴儿有很深的情结。表面看来解决方案很简单，因为当时公认的惯例是要么结婚，要么收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我那向来特异的另一半决定，她不介意结婚，但却希望孩子能被收养。回头看这似乎相当离奇，在当时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在此之前，我的世界观中根本没有婚姻和孩子，却突然面临着有关这两件事的重大决定。我陷入了一种矛盾情绪的漩涡中，为了摆脱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喝酒。

我的父母对未来的儿媳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是想到第一个孙儿将要消失在孤儿院，他们就吓坏了。我绝望地挣扎着，因为精彩大戏和情感风暴席卷了整个家，

在一种麻木的困惑中，我接受了我们将会结婚，我的父母一开始会照顾孩子，还有一些相当灵活的选择等待着产后的发展。

每个人都相信我那不脸红的新娘在孩子出生后会改变主意，但我不相信他们是对的。事实证明，她对自己的想法非常了解，于是奇怪的安排继续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的父母。平心而论，我不认为这是我妻子的自私或错误的决定。她无法控制自己对婴儿的恐惧。这是有原因的，并且深深地困扰着她，中间有一些悲惨的情节：她试图把孩子带回来照顾，但却发现自己无法应对。我那长期受苦的父母也经历了这些困难的时刻，并且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无私。

戏剧性的事件预示着我们儿子的出生，因为他出生的那天晚上家里被水淹了。当然，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喝得酩酊大醉，并在我妻子住院时，在我们自己的地方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派对。在怀孕的最后几周，朋友们的探望受到了限制，为此弥补了很多失去的时光。然而不幸的是，我并没有抽出时间来处理善后事宜。当我妻子回到家时，屋子里满是齐膝的空酒瓶，她坐在床上处于一种不祥的沉默中，而我正兴奋地清扫着，于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陌生的新阶段开始了。

Chapter 5: 业力戏剧

我们的儿子住在离我们几英里远的地方，整个情形很离奇，这对我有些奇怪的影响，我的妻子也在和自己内心的魔鬼搏斗。不久之后，我们决定搬到牛津去，那是她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我们开着一辆旧面包车到了那里，住在车外，一边找工作，一边找地方住。几天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于是我们搬进了一间顶楼的起居室，位于「神之路」，一个非同寻常的名字。

在岳父母家是我喝得最多的圣诞夜，尽管在很多方面他们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军官军衔家庭，但他们却很热衷于良宵佳节。当我的岳父带着我出门遛狗时，事情开了个好头，他一时兴致勃勃地绕着一根灯柱转了一圈，却判断错误，一头栽进了沟里。接着，我的岳母把火鸡扔进了厨房，立刻被狗立刻扑了上去。她双手和膝盖着地，和狗搏斗着要把火鸡夺回来，彼此用牙齿咬着鸟的一端互相咆哮，此时，任何关于老人很无趣的错觉都消失了。

在这之后，我和我小姨子还有她的新男友出去玩了一晚，结果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们在前草坪上喝醉了打起来。不出所料，这是因为我妻子看上了别人的男朋友引起的，只是后来我才意识到，我袖手旁观他扇我妻子耳光，却在他这样对我小姨子时重重回击了他。故事还没结束，因为隔天我的岳母带头冲锋，让这场冲突蔓延到那个男朋友的家里，就在这条路不远处。

我从好几天的酒精节日的狂欢中醒来，带着这辈子最严重的宿醉。我睁开眼睛，觉得自己病得很厉害，简直无法忍受躺着不动，但当我挣扎着想坐起来时，我的头开始晕眩，我开始昏迷，不得不再次躺下。我能听到旁边的收音机里新闻音量开到最大，却在试着找出它的来源时突然停止了。我环顾房间，看到色彩艳

丽的幽灵般的动物漂浮在空中。这就像被困在地狱里永不超生。事情并没有好转多少，当我终于挣扎着站起来时，我发现自己把血尿进了马桶。这让我戒了整整三周的酒。

我想我之所以没有用酒精杀死自己的原因之一是，我无法负担经常喝烈性酒。我或许是幸运的，因为当时它们的相对成本要高得多。那时一瓶烈性酒的成本可能相当于小工一天的报酬，而目前的成本可能更接近一两个小时。我差点就在牛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不止一次。我曾在酒吧待了一晚后，去了一个印第安朋友的公寓派对，并把几杯混合型的纯烈酒一干而尽。我显然是在站着的时候昏倒了，被人带回家时已经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我在地板上醒来时，我的妻子狂怒地踢我，并大声喊道：“醒醒，你这个混蛋，去工作！”随后，我才知道她有权生气。她整晚都没睡，试图阻止我吸入自己的呕吐物，而很可能因此救了我的命。

还有一件事开始让我的酗酒行为有所平息，那就是大麻，在这个时候它正变得更加普及。它比酒精更让我快乐和满足，还能帮助我平复狂饮的冲动。起初我只是偶尔抽抽，开始我很重视它是因为这是治疗宿醉的好方法。几年后，我越来越频繁地把它和酒精混在一起，直到最后几乎完全戒了酒。

牛津是个奇特的地方，美丽的建筑和神秘的幽暗混合在一起。我们过着一种有点超现实的生活，表现得好像我们的孩子不存在一样，并开始结识一群全新的朋友。事实上，这些都是熟人，称不上朋友，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们遇到的许多人都参与了吸毒，或者至少是玩过时尚的迷幻药，他们似乎在玩着精心设计的游戏，而它们的规则是我所不懂的。

一旦永远被投射的旋转色彩包围和穿着华丽衬衫的新鲜感开始消失，我就对他们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了。我的确在牛津结交了一个毕生的朋友，是我在卖鱼的

时候认识的一个家伙。他和我在鱼店里一样不得其所，抽空走出大学，后来我们都到了伦敦。

考虑到我早期对不寻常经历的兴趣，我想我最初对迷幻场景的反感多少有些令人吃惊。事实上，在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真正地与自己的那部分联系起来，这段不同寻常的婚姻带来的沉重的情感大戏，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不是特别高兴，很多时候都喝得酩酊大醉，听着会让我想起第一任女友的音乐。我也习惯了在喧闹的酒吧和派对上喝酒、谈笑风生、互讲笑话。喝醉后我会安静地坐着，听着怪异的音乐，而摆出各种姿势，交换意味深长的眼神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

我的妻子也是个很有魅力的女孩，我们的一些新朋友在这段婚姻关系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她喜欢所有的关注，对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充满了热情。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在迷迷糊糊地经历了一系列迷幻派对后，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

当这段关系最终触底时，我第一次明显的「灵性」体验发生了。我感到沮丧而郁闷，但不仅仅是关于分手，而是我又被甩了。但也有一些时候，我觉得结束这段关系也许是好事。我仍然依恋着我的妻子，尽管这段关系变得困难，而且我一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信念，那就是关系是永恒的。

我没有感受到第一次失恋的震惊和怀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宿命的凄凉感，一种我对生活的所有希望都从指缝间溜走的感觉。现在看来，那片总是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的神奇土地不过是海市蜃楼，如果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也不想要了。在一阵沮丧中，我出去买了很多阿斯匹林，花了很长时间吞下它们，然后

与世界告别，躺在昏暗的卧室里准备离开。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致命剂量的阿斯匹林可能要几天才能让我丧命。

也许我应该多注意一下我住的那条路的名字。我注意到有个白金小圆盘在天花板附近的空中转动时，刚开始觉得有点奇怪，我好奇地看着它开始向我移动。它长得很快，变成了金黄色，转得越来越远直到充满我的视野。然后，它突然停了下来，我吃惊地看到基督的脸刻在里面，狠狠地瞪着我。这使我从逐渐笼罩于身的倦怠感中清醒过来，不假思索地跳了起来，大口吞下尽可能多的盐水，吐出了许多阿斯匹林。有几天我感觉很难受，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在一条长长的隧道的另一端跟我说话，但我逐渐恢复了正常。

很奇怪的是，我把整件事都抛诸脑后并继续我的生活。多年来我很少考虑这个问题，或对它有任何深度的质疑。我想我只是把它丢进了一堆无法解释的东西里，这些是我不能和任何人谈论的，包括我自己。我的内心有很多混乱的情绪在盘旋，超越了其他一切；在人生的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太多的自省，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在避开围绕着我儿子的情感雷区。我设法避免在这件事上面对任何真正的灵性问题，但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不允许弃船潜逃的事实。我知道必须继续生活下去，但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并没有特别倾向于喜欢它。

我回到西南部的父母家，在一家农场找了份工作，并买了一辆大型摩托车。打好基础后，我又回到了以前的社交场合，开始尽可能多地消耗精力。我在一种永远疲惫、醉酒或宿醉的情况下在乡间四处狂飙，早晨很早起床，卖力的做体力活，尽可能多的花时间去酒吧和聚会。

离开牛津几周后，我开始在胸部左边感到深深的疼痛，并体验到心悸，至少我认为是心悸，经常出现不规则的跳跃。我有时也会对自己的心跳高度敏感，它

似乎很沉重而且不知为何失去了节奏，就像引擎转得太低时在汽车里引起的震动一样。

去看了医生后，并没有任何发现，我被告知心脏没有任何问题。这些症状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年，我又试了好几次医学检测，但总是同样的结果：没有任何问题。我唯一能肯定的是，狂饮之后症状变得更加严重，最后我只是学着忽略它。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我喜欢在农场工作。清晨六点在漆黑的田地里四处游荡，把奶牛圈起来需要一定的毅力，但在早晨的阳光下悠闲地把它们从挤奶的地方赶回来，然后期待着两小时的早餐休息时间，这真是太棒了。我喜欢做重体力活，开着拖拉机围着田地和乡村小路奔驰。农场建在相当高的地方，可以看到起伏的萨默塞特山的一些美景。我喜欢农场生活朴实的现实和工作的自然循环；播撒种子、收割玉米，以及捆扎干草和稻草的感觉真好。

动物是有趣的。我被奶牛的独特个性迷住了，牠们总是以同样的秩序穿过大门。我和猪则有过很多冒险经历，大部分都是生命危险的那种。我不知道猪会这么有攻击性：有一只利落地越过大门，跑到猪圈里朝我扑来，像狗一样狂吠。我只能用干草叉和牠血拼起来，然后大喊救命，直到一个(大块头的)雇工同伴用一根铁路枕木重击了牠的头部。另一只猪把我从牠的小屋旁撞了出来，最精彩的是当我们用拖拉机追一只逃跑的野猪时，牠转身来朝我们冲过来，实际上是用长牙把前面的轮胎刺破了。当我们摒弃了拖拉机，撤退去考虑 B 计划时，牠非常满足地在路上到处跳来跳去。

从很多方面来说，工作都是我生活之余的一种解脱，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喝酒、嗑药或睡觉中度过的。有时，我会在周日的早晨直接从派对上回来去挤牛奶，

穿着花俏或更糟糕的衣服，这可是奶牛所不喜欢的东西，而这为我赢得了一些精准的好踢。

我又有了一个并不真正感兴趣的女朋友，并再次发现，我对她的好感越少，她似乎就越喜欢我。表面上，我努力享受生活，这主要是指像个傻瓜般喝酒，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比如某天晚上我跳进篝火中大喊：「我是地狱火之神！」把牛仔靴都烧化了。（我似乎还记得，在回家的路上跳进了别人的游泳池，到家时浑身湿淋淋的，还曾在「礼拜后的早餐」时显得醉意十足。）

而我内心并不开心，甚至自杀过几次。当我不为「齐柏林飞艇」或者「黑色安息日」（两者皆摇滚乐团）疯狂时，我就会听「李欧纳·柯恩」的歌，并对世界上缺少真爱而郁郁不乐。事实上，我这样做可以同时忽视跟我交往的女孩，以及关于我儿子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情感，这正充分说明了我的自我的愚蠢本质。我在家里过着完全放纵的生活，表现得像个十几岁的孩子，把我的儿子当弟弟一样对待，而我那长期受苦的父母把他抚养成人。回首过往，我内心充满了痛苦、困惑和内疚，以至于几乎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而，有几次发生了些不同的事。一天晚上，酒吧关门后，我去一间公寓里享用了些大麻，几乎立刻就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涌上身体，并在脑袋里炸开。我周围的一切突然变成了仙境。我确信外面的道路上开了个游乐场，有音乐，有灯光，还有天使在天上歌唱。我欣喜若狂，却无法理解为何没有一个人想冲出去享受乐趣。

第二件事发生在深夜的海滩上，当时我们一群人围坐在篝火边，虽没有吸毒，但大家确实已经喝了很多酒。我一直都喜欢盯着火看，但现在被它的美惊呆了，内心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平静与满足感。篝火的场景呈现出一幅艺术杰作的样貌，

宁静的感受深化为一种强烈的、无声的喜悦。我感到无比放松，这一刻一切似乎都是完美的。我试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但却无法做到。我说的任何话都是完全不够的，只会被当作醉话。即便到了隔天也很难去解释，而我也没有真正尝试去解释。我自己也搞不懂，但它和另一种体验一起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种难以捉摸的乌托邦状态，我模糊地把它与酒精和大麻联系在一起。

事情发生了新的转折。一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在一辆警车前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我知道自己的驾照就要吊销了，于是决定搬到伦敦去，在那里更容易逃避，还不需要开车就能找到工作，几周后我就出发了。我认识很多已经搬到伦敦的人，在不同的楼层都有碰到，直到更多来自西南部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出现，我们便共同租了一处公寓。在一两年的时间里，生活就像在家一般舒适。我在牛津街找到了一份派遣员的工作，并和一帮人混在一起，他们通常都去同样的酒吧和派对。

我的女朋友仍然待在西南部，尽管我们见过几次面，但我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这对我来说很合适，因为我不再觉得自己有能力或兴趣谈恋爱。一时间，新的视野和体验，加上伦敦所有东西的不同规模，激发了我一定程度的新奇感。但由于工作单调乏味，又没有摩托车可以飚车，除了读科幻小说和偶尔做加入商船队的白日梦之外，喝酒便渐渐成为我关注的焦点。在日益狂躁的酒精迷蒙中，我变得全神贯注于尝试摆脱一种蔓延的阴郁和绝望感。

酒精带给我的快感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它能让我从陷入的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然而，它很少兑现自己的承诺。最初精力充沛的活力逐渐失势，于是我越喝越多，尝试让它继续下去，但是，持续的饮酒让我陷入了一种强烈的情绪迷雾中，我关注的是想要达到的高度，而不是我实际所处的状态，我通常会在

派对的前半段把酒瓶藏起来，下半场再试着找到它们。我不只想要感觉很好，还想让所有人也都感觉好，于是我跑上跑下，试图成为派对中的活跃分子和灵魂人物，却从未真正注意到真正的高潮时刻从未到来；我从来没有达到过那种总是在喝下一杯酒之后才会出现的完美快乐。

我喝酒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有时可以把几品脱啤酒直接倒进喉咙里而不吞咽，而且常常整个周末都在喝酒，根本不吃东西。我经常在周末过后生病请假，以至于老板提出，如果我能保证周一上班的话就会给我加薪。我认为这方法富有创意，而且在道德上应该遵守，但在某些状态下我却表现出一种乞讨的信念。我的宿醉很厉害，常常持续好几天。我不仅会感到病得很重，而且胸部左边深深的痛楚几乎无法忍受，我的心脏会蹦蹦跳跳，沉重而没有节奏的砰砰声让人无法放松，这种情况经常很严重，以至于我在周一的都晚上无法入睡，于是我开始使用越来越多的大麻来治疗宿醉，并作为一种减少酒精摄入的方法。

我在伦敦认识的大多数人并不真的喜欢吸毒，有时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情；然而，有些朋友开始感兴趣，而在伦敦，随着毒品的广泛使用，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它。我猜想喝酒的场面似乎变得有些沉闷，酒精和大麻的混合重新带来了一种新奇有趣的感觉。这有点像重新发现了酒一样，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玩得很开心，没有我在牛津时记忆中的那种一本正经。

然而，就像酗酒的情况一样，变得飘飘然对我而言比对我的朋友更重要，我开始对那些似乎也有同样倾向的人产生兴趣。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避开吸毒场景本身，因为它给我的是来自牛津的不愉快的联想，以及它的许多使徒古怪的外表。我和「瘾君子」的联系是相当随意的，只是偶尔为了获取大麻才发生。在我们社交圈子外围，我们已经认识了其中的一些人，包括住在附近公寓的一群人。大多

数人看起来都挺好，但我仍对他们有所保留。有个人我们昵称为「斗篷奇才」，因为他到哪都穿着紫色的天鹅绒斗篷。他有个有点不合时宜的理论，认为在过马路时不该因为红绿灯停下来。某天，他突然在附近消失了，也许归因于他的理论有缺陷，也许是由于他在实践中一时失去了信心。。

当一对嬉皮士夫妇来到我们楼下的法国女孩公寓时，我对吸毒现场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未真正遇见过任何自称嬉皮士的人。在六十年代，我们附近一带那些吸毒者因为某种原因被称为「瘾君子」，而我后来认识的人则自称为「怪胎」。) 出乎意料的是，这对夫妇(澳大利亚人和他的法国女友)将成为我长期的朋友。

Chapter 6: 梦寐以求

他们是不寻常的一对 ,但相处起来很有趣 ,我很惊讶自己有多喜欢他们陪伴。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和亲近感 ,而且越是了解他们 ,就越对他们必须说的话感兴趣。

我喜欢的是 ,他们更有兴趣创造一种神奇而适宜的环境 ,而不是物质存在的日常问题。他们重新唤醒了我对生命的神秘感 ,他们对改变意识的毒品(如 LSD)的描述让我越来越着迷。他们参与迷幻药的场合由来已久 ,而且对于这些毒品可能引发的意识状态知道很多 ,所以没花太长的时间就说服了我——一个惊人的警钟在我的生活中响起。

一般来说 ,LSD 会消融或剥掉大部分的外在人格 ,这里通常是我的自我意识所在 ,并暴露出一个更深层 ,更原始的自己 ,令人感到无比的鲜活和清醒。我所有的官能都被放大了很多 :触觉 ,味觉 ,声音和色彩都无比生动 ,情绪大大高涨。我的体验变化极大 ,而且发现自己可以渗透到许多不同的知觉深处 ,包括自己和周边的环境。

从一开始就很有趣 ;对每件事都有全新的认识 ,这是非常新奇的。我可以在思维和情感上玩耍 ,陶醉于新的想法和观点 ,天马行空的幻想 ,以及在最简单的事情里发现孩子气的乐趣或是歇斯底里的娱乐。我记得花了几个小时为我的室友们做了一杯热饮 ,辛辛苦苦地把所有的杯子排成一排 ,然后很努力、很专注地往每个杯子里灌满热水 ,结果发现 ,我也把糖罐填满了 ,因此在接下来的幻游中 ,我只能无助地笑着。

在享受的同时，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更深层次，更沉思的自己，它对那些肤浅的游戏和故作姿态不感兴趣。而我也开始明白，自己并不总是忠诚于这个自己，也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诚实，坦率和真诚。与此同时，我对那些「认真」服用 LSD 的人深感同情。他们告诉我，通过变得更加内省，我可以进入更深层次的体验，而不是玩弄自己心灵表现出来的新奇有趣，而且当我在心理上感到脆弱时，可能会有一些肤浅、令人困惑或可怕的经历。他们证明，在一个平和、安全的环境下，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服用 LSD，的确可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

可以理解的是，没有亲身体会 LSD 的人很难相信，通过使用它可以获得任何真实或深刻的东西。当代的学识认为，这样的体验是由大脑产生的幻觉，而且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而且，跨越主观的界限被认为是在损害客观的判断能力。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因为对于理性的头脑来说，这似乎是完全合理的，但是，面对可以获得的体验的巨大规模面前，这是相当可笑的。

这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效果或强度的问题，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现实本质的不证自明的新视角的识别，其中令人惊讶的一点是，这些体验本质上是集体性的，可以被许多人同时分享。我搞不懂的是，像 LSD 这样的物质怎么能够触发如此强大的心灵活动。最佳的猜测是，它可能模拟了在高能状态下身体自然产生的化学物质，并触发了建立在神经系统内的潜在进程。我当然已经发现，它所引发的许多意识状态，可以以一种更加完整和稳定的形式来实现，而完全不需要靠毒品。

任何试图理解这类事情的科学尝试，都仅限于物理观察和思维分析，而试图从生理过程的角度来理解意识的变化状态，有点像是根据胃里面发生的化学反应来描述大饭店里的一顿饭一样。它无法解决，甚至无法开始想象整个生命活生生

的体验。我当然不喜欢科学决定给迷幻剂贴上「精神药物」的标签。我想，这是试图划分和控制头脑无法理解的一些事情，但它们对我而言永远都会是迷幻剂。

我想很多科学家和(传统上)笃信宗教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因为两者都无法轻易想象，有目的的智慧可能正在宇宙中朝向一个目标在运作，或设想它可能运作的规模。达尔文的进化论最初可能是一种诚实的尝试，试图理解自然界的运作机制，但它已经被操纵来适应各种各样的议程，包括科学本身的推广，现在似乎已经在西方人的思想中僵化，把我们变成有史以来最漫无目的的成功消费者。

对我而言，达尔文的理论，或者至少是关于它的流行说法是，“自行车进入市场是因为它的轮子转来转去”，这就像那些更极端的圣经神创论者的学说一样荒谬。它漏掉了故事的一大部分。科学无法轻易想象一种‘技术’能够产生无限庞大和复杂的物理过程，或者它为何要这样做；而虔诚的教徒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努力工作的上帝，在照顾着他们的亲属，身体疾病和就业前景。双方都可能相信‘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而毒品体验是一种幻觉。这个观点可以理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千真万确，但并不是他们想的那样。两者都没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宇宙已经进化出了用来揭示现实真相的工具，并在他们每次照镜子时回望他们。

LSD 不是一种专门用来触发特殊化学快感的‘特制药物’。根据一个人的态度和能力，这种体验有很多种，从轻浮或令人恐惧，到令人敬畏和深刻。我发现它是探索意识的一个强有力的催化剂，尽管是粗糙的。当心怀尊重服用它时，可以产生令人惊叹的结果，如果不是就会造成混乱。在服用时仍然存在很大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开启对真实存在事物的意识。

毒品体验可能会误导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它们所能触发的高能意识状态无法持续。它们也没有揭示如何永久实现这样的状态。这有点像从一个弹射器

被发射到天空。这种景象可能与大型喷气式飞机上的景象相似，但是无畏的伊卡洛斯却无处可去，几乎没有时间享受飞行，只能希望降落伞能起作用。自然体验和药物诱发的体验之间还存在其他的不同，但是我认为，这些相似点需要在诱惑前被识别。

众所周知，试图和一个理性的观察者来交流意识状态的变化是令人沮丧的。真正的困难是，日常的人类经历与广泛扩展的，对实相的高能水平的视角之间存在难以想象的鸿沟。当我开始自己的意识探索之旅时，几乎没有想到遇到上帝或神圣，尽管毫无疑问我应该如此。我也没有期待碰上惊人的现实维度，它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就像我远远超过了阿米巴虫一样。

宗教把‘天堂’或者‘上帝的国度’描绘成一种为信徒提供的迪斯尼乐园，并且把它降级为死后的神秘事件。这是一个美好而舒服的想法，但与惊人的神圣实相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与进入能创造宇宙的生命力的数据流也相差甚远；并不是说天堂不存在；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觉醒，其程度和规模是人类头脑所无法理解的，这个奇观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灵性体验的影响可能会相当震惊。

当我学着臣服于 LSD 释放出来的能量时，神奇的事情开始发生。我在幻游时可以放松并放下一切，感到奇怪的新能量在全身回荡，并在脑袋里发出听到的震动，而且音量和强度一直在增加。我的身体常常会变得焦躁不安，整个四肢都感到深深的疼痛。这种感觉简直就像是，根深蒂固的紧张和恐惧正在我身上燃烧殆尽；我的意识以及整个认同感开始瓦解和消失，逐渐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种体验单是在感官层面就势不可挡，我的感官充斥着各种微妙的强烈感受，同时自然世界是异乎寻常的，一种丰富而令人陶醉的美丽，色彩和芳香，覆盖着一种静止的，普遍的从容而古老的感觉。我坐在活的地球上，惊讶万分，一千种

新的知觉涌进我的身体。自然世界的崇高完美是一个永恒的谜，是一个徘徊在理解边缘的伟大真理，当我陶醉于这一切的奇妙时，一种宁静的喜悦充满了我。

在另一个层面上，我的思维变得异常流畅和有创造性，就好象我有意识地进入了以前只在梦中经历过的领域。我能天马行空的幻想，记得我非常高兴的看一部好莱坞电影在电视里播放，把一群色彩鲜艳的海盗吐到了房间里，而当我沿着人行道行走时，惊奇的发现停车定时器变成了棕榈树。更深层的是，我可以意想不到的进入到令人惊讶的深刻灵性体验中。

在 LSD 中没有看起来是固定和静止的东西；一切都随着可能性而波动，它的轮廓不断变化，就好像在水下看它一样。这种效果在观察生物时尤其明显，一种有形的生命力似乎从植物、动物或人身上散发出来，往往与他们性格中有些异想天开的视觉修饰叠加在一起。当看到另一个人时，这种超觉充满了各种微妙之处。有点像对肢体语言的敏感度大大增强了，但代价是同样放大的脆弱和不稳定感。我觉得自己很容易暴露在别人面前，不愿与他们进行眼神交流。

然而，这正是新迷幻药朋友们鼓励我做的事情。我必须学会放弃本应形成的‘防御’，以保护自己免受恐惧和不安全感的伤害（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并直面我内心深处的情感痛苦，据说正是这些痛苦造成了这些伤害。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包括看着另一个一起幻游的人的眼睛，并且尽可能的对他们敞开。在这些环节中，我当然意识到自己的个性中有一个防御外壳。我感到尴尬和不舒服，当更深层的情感被触动时，我感到一阵恐慌。

我会产生生动的幻觉，目睹着我同伴的外貌不断的快速变化，正面的或负面的形象不断出现，把对方描绘成任何样子，从邪恶，丑陋或可怕，到善良，安详或美丽至极。有时这会变得非常强烈，在极为痛苦的恐惧和强烈情感之间，这样

视觉的一股洪流不断的在生命中闪现又消逝。双方都分享、投射和接受了这些这些感受和幻觉。大多数时候，障碍会逐渐消失，然后感情会显露出来，这时，我常常看到同伴变得非常年轻，甚至像孩子似的；然后，新的阻碍和更深的焦虑感会浮现，然后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

已经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通常会帮助安抚和哄骗另一个人渐渐从自己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并把他们提升到更高的状态，而我越是放手，那些幻相就变得越深刻有趣。有时会出现动物，还有来自历史上过去时代和地方的人；在这当中，会更多的瞥见一个难以捉摸的内在的自己，还有那些光彩照人的美女和权力的诱人图像，让人想到东方神话的异国风情。

这种心灵探索也可以通过凝视一面镜子来进行反省。我可以看到自己思维投射出来的映像，并完全坦率地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在鬼脸怪相，凶狠的怒视和沮丧萎靡的神情后面，某种令人惊奇的东西开始出现，一种高度焦虑和兴奋感控制了我，视觉在纯粹创造能量的快速序列中闪耀着光和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面对或揭露这个神秘的内在自我时变得更加从容了，而且我越是学着放松和交托我的‘防御’，它的本质就更清晰。我毫不怀疑，我身上带着某种奇妙的东西的种子，一种难以形容的美丽和永恒的起源。

我惊讶地意识到，知识和发现的终极前沿一直都在我内心。只是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知，才使我们无法解开存在的古老谜团；甚至当我第一次瞥见隐藏在所有人内在的神奇之美时，也触发了我一种与生俱来的认识，这终于让我的生活有了意义。

一个永恒的秘密开始自己显现，凭着超越了这个物质创造的起源来说，这是我生命核心里的一种觉醒和记忆。就像这个古老和奇妙的宇宙一样，存在一些更

久远，更古老，更令人敬畏的东西。而关于永恒的神话传说的诱人景象，震惊了我的想象力。我发现自己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包括现在和过去的人，有着共同的古老追求和血缘关系，我也喜欢当时的许多歌曲中对它的引用。“如果你需要它，就相信它，如果你敢，就离开它，”我最喜欢的新乐队之一在苦乐参半的渴望中唱道。“也许以前在回家的时候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过。”

当我服用 LSD 时，必须学习拥有完全的信任和开放的心态，这是一种全新的诚实，我可以向别人袒露我的灵魂，并和他们分享我的一切。百无禁忌，毫无拘束。任何的障碍，不管有多么隐私和尴尬，多么丢脸和愚蠢，都是在相互的爱和同情中分享和化解的。当和一个女孩子分享时，它可以变成性行为并导致做爱，但这不是动物的激情。我们完全是尝试在另一个层面达到什么，就好像我们已经如此亲近，性已经无关紧要了。

身体上的亲密被当做是一种爱和抚慰的表达，是帮助对方消除内心深处的恐惧和自我不足的机会。它是超越情侣关系必不可少的方式；嫉妒和占有被认为是冷酷的。爱主宰一切，一切都必须分享。这不是一件容易习惯的事情，但它确实打破了隔阂，而对那些与我分享这些东西的人，我深感惭愧和感激。

这条蹊径通向越来越奇怪的领域。矛盾的是，我向内心探索的越深，这种体验就变得越有集体性。内在的自性开始通过层层自我瓦解而浮现出来，对周围的一切，尤其是人，有了都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交流可以是非常直接和强烈的。个体和物体之间的空间不再是空的；它弥漫着一种触觉黏性，一种振动场的鲜活意识。它是一种丰富、可感知的气氛，有点像第一次在海滩上抚摸温暖的沙子，太阳和大海，只是更有感觉和深刻。

每个人和每件事之间都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联系，一种像身体接触一样直接而重要的共同理解。这有点像在恋爱中，彼此都坦然相对，而且心心相印是可能的。我真的可以切入他人的肌肤，分享他们的感受，甚至是他们的想法。这可以变得非常有心灵感应，事实上，有时很难分辨彼此。

我逐渐认识到，我并不是一个与世界分离的个体，而是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认知上我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自我意识开始从一种孤立的，好思考的存在，变成一种更完整的，直觉式的存在，它对我的身体和周围的世界更有觉知。我感觉沉浸在一个万物共享的原初意识领域里，从最微小昆虫的原始敏感度，到对丰富而充满活力的动物王国的觉知。

我想自己总把人和动物当成独立的个体，它们产生了各自的感觉和知觉，但发现集体意识似乎对生命过程和所有生物来说都是最基本的，这是一件奇怪和美妙的事情。动物们好像与同类分享这种直觉性的交流，并且跨越了物种的差别，自然界的一切似乎都在一个集体反馈系统或相互依赖中不知不觉地合作，包括下至植物和细菌的所有生命。

也就是说，除了人类以外。我们似乎很不自然地彼此孤立，与周围的世界隔绝，我们的自我就像一头公牛在生态瓷器店里狂奔。我最直接的认识是，实相本身就存在，而我对它的认识仅限于我的神经系统所过滤的经验的程度和品质。换句话说，我对实相的认知取决于我在情感上的感受，思维上的想法以及身体感觉或接触。

LSD 让我明白，这些东西限制而不是定义了我的自我感知，并把我的意识知觉限制在实相现有频谱的一个狭窄带里。在这一点上，我没有细想自我可能在人

类意识进化中扮演的角色。我不知道这是意识在有目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种反复无常的自然行为，还是一种进化的生存机制。

我清楚地认识到，完全脱离了丰富而充满活力的现实的官能是我的头脑。它似乎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于世界之外，像筵席外的流亡汉守望着生活，凝视着它无法品尝或享用的盛宴。它显然有相当多的时间，并通过将自己树立为现实的主要仲裁者，将看到的一切分门别类并为其构造巧妙的智力解释，而削弱了这点。

但我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大脑中的进程；我只是看到思考使我与其他生物共享的丰富的生活乐趣隔绝了多少。我知道到目前为止科学有很多好的方面，其中一个事实就是它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是问题所在，因为，尽管科学承认其认识的局限性，但它顽固地坚持认为，只有可量化的科学过程才是真实的，并拒绝相信那些它无法测量、计算或身体上瞎捣鼓的东西。

我不断变化的视角让我认识到的第一件事是，我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了。突然间，这么复杂而世故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游荡，好像做的是一件再正常普通不过的事情，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我感觉自己仿佛一直沉浸一种活生生的梦境中，从来没有真正醒来去质疑它的真实性或我在其中的角色；梦游一生而对我所处的这个非凡的世界，还有在我存在之前的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很少或根本没有尊重。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我是多么的愚蠢。

当我感到很嗨时，有时能在自我中看到独特的动物特征，生活看起来就像《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里的场景一样滑稽。那些强烈认同自我的人可能看起来粗野好斗、奸诈狡猾、令人害怕或者沉闷而毫无生气，而且通常会对他们惯常的存在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感到不安和怀疑。其他的人看起来更开放，洋溢着生活和欢乐，而我也瞥见了他们转瞬即逝的内在之美。这让世界看起来像是一

个活生生的童话故事，里面的人就像商店橱窗里的灯一样闪闪发亮，有些装饰精美，灯光明亮，有些则更加昏暗或几乎不亮。

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惊奇，这个古老的世界孕育了我的身体和如此丰富的生命，我渴望探索在召唤的意识的神奇领域。生命的奥秘、世界宗教的神话和信条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奇妙的东西，这让我激动不已，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它的探索中。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毒品经历、神秘主义和灵性的所有书籍。

我有很多的 LSD 幻游。有时，我能体验到其他时空的生动画面，有一次漂浮在一个坐在路边的士兵上方，他试图把什么东西固定在靴子上，他感到气氛不对，还有他逃离的灾难性战斗的回声。我常常梦到飞翔，看着美丽而细致的风景在我的下方缓缓经过，如果闭上眼睛，这些影像也会出现在我清醒的脑海中。

夜晚，我在树林中漫步，徜徉在地球上其他时代的古老记忆中；那时的人类似乎已经理解了地球的能量，并能与之和谐共处，而且感到了知识的衰落，并从充满自然世界的生命力中被放逐。我对新体验越开放，就越能意识到始于人类最早期的灵性的漫长历程。我兴奋地发现，很多原始社会都使用迷幻植物来获得灵性上的洞见，就连古代印度鼎鼎有名的《梨俱吠陀》也谈到了神圣的苏摩草的神奇特性。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学校课本上看到史前人类的图片时那种喜悦的颤抖，觉得生活终于回到了正轨。我又做回了自己。

作为一名派遣员，我的工作要求并不高，对我认为的当务之急并没有什么影响。我在工作中的表现实际上有所提高。酗酒和严重宿醉已经是过去事，我对生活的新方向感到兴奋而乐观；偶尔会在工作中守时和关注细节，但毫不费力。我吃着更健康的食物并锻炼身体，常常从牧羊人灌木林走去上班再回来。地下室的

储藏室是我的私人空间，周末的时候，我在那里过着宁静的隐居生活，读很多的书，溜达到牛津街的唱片店逛逛，沉思着上次的幻游并期待着下次的体验。

我对自己在做的事满怀信心，而且(回顾过去)在寻求更深入、更深刻的经验时，我惊人地无所畏惧。在一次幻游时，我的年龄以惊人的速度倒退，像一部倒带的电影一样，把我带回诞生之时，皱缩在子宫里，直到现实的本质完全改变。而且我被抛入一个巨大的、永恒的虚空，我在虚空中航行，像一粒灰尘一样落在一个矗立于无垠之间的，令人敬畏的神祇的大脚上。碰触它的存在就令人充满狂喜，但我又被推开了，穿过虚空回到子宫里，从这里开始‘向前’成长，满怀喜悦的期待着即将来临的生活，在包含整个造物的壮丽赞美诗的先锋中骑行。但从子宫中被驱逐令人惊恐，事情开始变化，此时敲打和冲击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就像在敌国上空对一架飞机进行高射一样，生命之歌开始颤抖。

- 即便是明显的负面体验也会产生惊人的结果。有一次开始幻游时，我发现自己沉浸在一个奇怪的负面世界里，完全缺乏美感或喜乐。这个空间看起来和通常吸食 LSD 后所看到的没什么不同(就像一部缓缓起伏的全息电影)，但是现在一切都显得单调乏味，好像能量从中被吸走了一样。那是一个死气沉沉，没有希望和目的的世界，一切都弥漫着一种彻底绝望的感觉。我觉得自己被困在一种永远的炼狱里，那里什么都未曾发生，但这并没吓到我。我觉得很有意思，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全部看完。但渐渐地开始感到压抑，我觉得已经受够了并开始寻找出路。

我学到对于 LSD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发生任何事都要顺服，所以我只是放开一切。立马，我开始注意到一根点着的蜡烛，它燃得很低，似乎被房间里沉闷，了无生气的氛围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火焰上，我看到尽管它受到压迫，但光还在向上，它的能量不断更新，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完全交托的那

个美妙的迷幻瞬间，一切都流动起来，我的存在融入到一股幸福的能量中，它被吸入到烛焰里。

我穿过烛焰，它变得明亮而清晰，然后被拉到火焰上方，升得越来越高，直到我像一块软木塞一样浮出水面一样跳出了那个负面空间。一股汹涌的感情涌上我的心头，饱含着和我妻子（现在是前妻）和儿子的瓜葛，然后渐渐枯竭，令我感到焕然一新，觉得无比的轻盈和干净。不知为何，我意识到这段经历烧掉了我婚姻中一笔沉重的负面遗产。我感到被解放了，感情在某种程度上还活着，这是长久以来都没有的，我从这次幻游中走出来的感觉非常积极。

有几件事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我看到自己对儿子一直以来多么忽视，因为对他的存在感到内疚和困惑，我只是偶尔回家看看他。另外，随着我的婚姻的情感包袱的消散，我惊讶地发现，我对认识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女孩产生了深深的感情。我知道她喜欢我，但她不具备那种明显的吸引力迎合我天性中最坏的一面，于是我只把她当作一个朋友。回头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自我毁灭，我几乎没有想过别的。

如今我的自我似乎已经被洗干净了，而我惊讶于自己对她的感觉。这没有任何的超尘脱俗，它很简单，似乎引发了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里，并带着泥土精微的芬芳。这不是一场非常浪漫的戏剧，但充满了感情，一切都是为了陪伴和有个人一起笑看人生。

我发现自己有点左右为难，因为她不是化学探索兄弟会的成员。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解释，也看不出她会加入我所走的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什么也没说，等着看未来会发生什么。我的儿子则是另外一回事，我开始更常去看望他，并试图与他建立更好的关系。

我的灵性追求继续加快步伐，在一次幻游时，我不断增长的集体意识突然结晶为与周围的一切合一的状态。时间停止了，空间冻结成一个固体，就像暂停的电影或一个固定的，静态的全息图。

这是非常令人震惊，仿佛我已经碰触到了现实的基石，并以某种方式融入了房间的分子结构。我的意识立刻在这个冻结的画面中扩散开来，并扩展到整个画面，所有个人的视角感都转化为一种整体的整体意识。意识无处不在，遍布一切。我从天花板往下看，从墙壁往里看，从地板往上看；凝固的现实影像被打碎成像素状碎片的万花筒，显示出超越现实的光明世界。熟悉的迷幻环境——不断变化的无常和创造性的丰富——稳定下来了。感知和体验在一种新的敏锐视觉中统一起来，成为一种对新的超越现实的内在认知。

这是一种强大而深刻的体验，是一种将自我融入到整体意识海洋里的极乐，它遍布于存在一切之中，并把时空包裹在自身之中，就像一个永恒遍在的子宫一样。质量，能量和意识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万事万物都是一股难以想象的了不起的太初力量的杰作，分享这个原始意识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现实基础之上。一种全新的视角出现了；伦敦看上去就像玩具城，而虚荣的人类则像一个滑稽而又悲惨的迷失儿童部落，他们固执地无视自己真正的遗产。

这是时空故事的结束，也是永恒故事的开始，而现实却被颠倒了。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浓缩成一个短暂的、跌跌撞撞的进化步骤，人类的命运发展成比物质世界更伟大的东西；物质的坚固性被无限的意识海洋所超越，显示出更为强大的实相领域。时空被缩减成一个朦胧梦幻般的，先前就存在的领域，拍打着永恒的海岸，对灵性的看法则完全颠倒了，物质世界是虚无缥缈的，而神圣是现实的基础。

我被可怕的景象惊呆了，难以理解的事情以不可能的规模发生，其维度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难以想象的领域存在于永恒深处，在无限的时间里耐心地完成一个古老的目标，而对它们本质的每一个新见解，都让我比以前更困惑，更着迷。

我们似乎是永恒和多维的生命，被播种在时空里，但注定要成长得远远超出它。集体意识不是自性的终结，而是觉悟到它的真是本性；是内在的辉煌生命的自由展现其真正潜力。这是在一个充满生机的诗意的土地上行走，在那里，神圣的更伟大的自性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微笑，不同于自我孤独的存在，就像外部世界不同于子宫里的胚胎一样。未出生的孩子可能会想，每个人怎么能站在同一块土地上呼吸同一种空气呢？我意识到，在童年时代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它始于自我意识终结之地，简单、自然而纯真；在别人的陪伴下获得这样的快乐，很难判断一个人的个性从哪结束，另一个人的个性从哪开始。

成为万物的一部分有一种奇妙的自由。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有时非常放松，几乎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毫不费力地生活在一片丰富而明亮的意识海洋里，它认识到人与物质结构之间没有障碍。有一天晚上，我撞上了一片白光的极乐海洋，竟意外的撒了泡尿——于是欣喜若狂的跑上楼，流出一片片清凉的白色火焰，“氛围”变得如此奇妙，以致于老鼠们都跑到房间里来和猫欢快地嬉戏。

生活似乎很完美，我感到仿佛有一股灵体的高潮在流动。世界似乎被包裹在玻璃中，渗透着一种水晶般透明的精华，使一切都在美中闪耀。我过着非常满足的生活，沉浸在对当下此刻的丰富而充分的觉知中。

我不得不嘲笑宗教的错综复杂和神秘莫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让人类如此着迷。秘密的知识和古老的谜语是关于头脑和物质的东西；真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

离奇，而且它一直都盯着我们的脸。我没有想太多。阳光照在我心里，我四处走动，像柴郡猫一样对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微笑。我住的地方气氛很好；香味浓郁，非常轻松，并且充满了爱。空气中充满了生命能量，而蜡烛似乎总是燃烧着巨大而静止的火焰。

Chapter 7: 伊卡洛斯因素

与他人分享这个集体的自我意识是一种极其丰富的体验，它能使神性的无限面向以美丽而迷人的方式显现出来，但要在本能之外的任何层面上理解这一切则是另一回事。「上帝的国度」可能令人极为震惊也同样令人困惑，有时我觉得就像阿米巴虫可能会意识到人类文明一样。

总是缺少一些东西，一个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的答案，或者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什么都说了却什么都没有。我瞥见了天使、提婆、众神和女神，但我实在没有什么智慧。我看到了佛陀和基督，还有在其他时空练习瑜伽、祈祷和冥想的人，但我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信息。例如，我毫不怀疑，耶稣作为一个永恒的原型，展现出几乎难以承受的纯洁、美丽和力量。但是，历史上的耶稣基督究竟是这神性存在的化身，还是一个已经达到了基督意识状态的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每个人都可能存在一种类似基督的意识状态。

我也没有得到这个印象：世界上到处都是知识渊博的嬉皮士，尽管他们肯定知晓很多平常人经验之外的事情。随着我认识了更多吸毒的人，我惊讶地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早期经历中所期望的那样，对求道有如此强烈的渴望和献身精神，有一段时间，我倾向于相信我遇的人比他们实际上更深刻，更有意识。

人们对毒品体验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和解释，取决于他们的人格深度和质素，生命历程、社会根基和教育，以及和他们吸毒（尤其是 LSD）的环境与同伴。按照公认的惯例，这全都是为了「摆脱」，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以获得良好感受，这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从放松开心到体验一种无自我的快感状态。

有很多人只想要玩得开心，却没有想过要面对自己的魔鬼。如果相对只有很少的人能完全敞开给 LSD 带来的真正高峰状态，我并不会惊讶，尽管事实上，摇滚音乐中充满了对它的引用。除此之外，掉下来后很难保持一些更高状态的记忆

（奇怪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重新进入它们时，我会惊叹：‘天啊！我怎么会忘记这点呢？’）

一些人享受感官层面的强烈体验，或是欣赏自然界的丰富多彩。有些人有深刻的洞见却没和别人交流；还有一些在玩游戏，从单纯的乐趣到精心设计的角色扮演和权力游戏。另一些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程度上，经历了这些事情中的一部分或全部。

有一件事让我回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嗅觉与人的性格之间的联系。奇怪的是，这似乎是某种和体味无关的精微表现。当然，它在高能量状态下变得更明显，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也可能是相当可怕的。当人们以某种方式打开自己时，这似乎就会发生，就像一个内在的自己被暴露了，这可能是一种美丽的芬芳，或死水一潭甚至是腐臭。

我有时会经历后者，当人们面对自己一直所隐藏的负面时，实际上，这可以是一个积极和净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愉快消散了，剩下的个性变得芬芳、清新和焕然一新。另一些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并认同他们存在的这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方面。记得某个晚上，我遇到一个女孩，她的速度很快，没多久就在屋子里欢蹦乱跳地唱起歌来，但奇怪的是，她这样做的时候身后还拖着一股令人吃惊的臭味。

有些人完全沉浸在自我里，像坦克一样，毫无顾忌地在迷幻体验的边缘穿行。我最震惊的是一个家伙，在迷幻药开始起作用的时候说：‘好吧，现在我们该谈些什么呢？’然后他宣布不相信发生在 LSD 上的任何事情，因为那只是他的大脑编造出来的。原来他是个小偷，一生的主要抱负就是囤积他从事邪恶活动的收益，直到他能在伦敦西区一家昂贵的酒店住上几周，然后假装有钱。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感到了一种更开放、更有同情心、更简单的生活方式的吸引力，这与那个时代日益增长的性自由密切相关，但没有多少人愿意完全敞开心扉。并不是说‘敞开’对于达到更高的意识状态至关重要。有时，自我会在迷幻药的作用下自行摆脱，但周边若有人对于迷幻体验有更深入的理解，气氛会更平和且让人安心，更有利于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他们通常会引导不太熟练的门徒远离困境，进入更深的领域。

例如，有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正在死去，如果没有理解，这可能是一种可怕的强烈体验，但通常只是自我对失去控制的恐惧，通常与童年的焦虑和情感创伤有关。学会放手并臣服于一个更伟大的自我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启示。了解心灵的防御是多么根深蒂固和强大也是很有用的——自我用来分散注意力的习惯和遁词，以及它会避免面对自己的程度。

迷幻药的开拓者们有许多风险——头脑的多重迷宫，以及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LSD 可能会产生许多其他的干扰。

但是，哇，少数幸运的人遇到了天堂的宝藏！偶尔，我也会遇到一些完全陌生的人，他们明显表现出非常高的意识状态。我记得一个是在“感恩而死”的音乐会上，另一个是在伦敦地铁上。两人都笑得合不拢嘴，旁边的人也都笑得合不拢嘴。不可能再做别的事了。

迷幻药无情地驱使我穿越意识的迷人维度，并揭示了难以置信的灵性实相，但我抓不住它们，而且可能会陷入危险的漩涡和恐惧与困惑的洪流，并经历脆弱、不安全和痛苦。我正在进入未知的领域，有时不确定自己的立场，并怀疑或质疑自己或周围的人。

非凡的、想象不到的潜力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内在，我曾幻想过我们可以企及的惊人高度，但它们被根深蒂固的问题破坏了。有时我们会纠结在彼此的痛苦中，让自己变得不稳定，引发令人恐惧和困惑的体验，同时被迷幻剂释放的能量无情地扫过。一次幻游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旦失去平衡，就会像骑着一匹难驯的野马一样；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控制，只能坚持下去并期待最好的结果。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冒险的一部分，而且一旦发现了集体存在的视角，我的自信和抽离感就会增长，这让我更容易在静观者的状态下度过这些插曲，有点像看电影。

我的许多经历都是美好的，而且我相信它们只会变得更好；于是我怀着愉快的乐观精神继续探索之旅，与我的弟弟和妹妹分享我的冒险经历，他们和我一样热情。他们加入了我的追求，灵性上(如果不是总是在一起的话)，他们的故事在许多方面与我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我以积极的决心处理每一件事，毫不怀疑我正在朝着最终的稳定和幸福的启示努力。

我去拜访了古鲁和各式各样新时代的使徒，但他们大多似乎只是走在一条熟悉的道路上的旅伴。有些古鲁似乎确实拥有灵性力量，但我并不想追随他们。有些甚至有点令人担忧。在拜访了这样一个主人公后，我有了一次壮观的幻游，房间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狮身人面像，墙上排列着火红的象形文字。我当时觉得棒极了，尽管这让和我一起幻游的几个老朋友感到惊愕，他们也分享了这段经历。我后来才意识到，它帮助我进入了一个相当奇怪的埃及死胡同，有好几个月。

没有必要爬到树顶才意识到各种各样的奇迹存在于自我的界限之外，很多人都 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奋力拼搏，在一种人人都能获得的迷幻效果中大放异彩。我在宝瓶座时代的先驱者中偶然发现了化学物质伤亡的谣言，但我轻描淡写地 把它们当作人类大觉醒中不可避免的附带伤害而不予理会。我认为这些事情发 生在那些不知如何使用 LSD，或精神有问题的人身上。不相信有任何坏事会发 生在自己身上。

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发现 LSD 既能打开通往天堂的大门，也能通 往地狱。我猜想第一个暗示是一次短暂的、奇怪的插曲，我在一个和我在一起幻 游的人体内看到了一个非人类的实体。这是一种奇怪的生物，有点像犀牛人。它 是鲜红色的，头上只有一只角，一看到它我就有一种奇怪的认同感。好像我不知 怎么知道这个生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一部分认出它来自严酷和权力的领域。

然而这还不够严厉，而且我什么也没学到，事实上恰恰相反。虽然毫无疑问 是负面的，但它也是一个具有强大魔力的存在，我觉得偶然发现了某种活着的神 秘生物，比之前有感兴趣了。接下来的幻游改变了一切。它的影响令我震惊—— 我想这是高能体验力量的一次不幸示范。它的记忆萦绕我多年，它的形象至今仍 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它完美地开始。我几乎没有意识到酸的作用，很快就感 到棒极了，与自己 and 这个世界保持着深深的平静。我知道自己回到了很早以前的 记忆；感觉自己像个婴儿，皮肤柔软而有皱纹，身体非常放松，像羽毛一样轻盈。

我朝镜子里瞥了一眼，果然，一个极其舒适自得的婴儿回眸了我的目光；然 后图像改变了，一条耀眼美丽的眼镜蛇正向我冲来，它的鳞片闪烁着美丽的颜色， 就像光鲜的宝石。最后一个障碍——一种对世界开放的恐惧——在我心中消失了， 我从自我的茧中解脱出来，陶醉在创造的终极和最珍贵的馈赠中。

矛盾的外膜消失了，神性显露出来。一个神话般的永恒存在在我的内心深处庇护着我，使我远离一个粗野无情的世界，而且，尽管被一个物质时代的无情冷漠所摧残和伤害，但它仍然具有潜力用神圣之歌照亮世界。我触摸到了贪婪梦想之外的财富，触摸到了这个世界的物质战利品之外的无限财富——与神合一的狂喜；超越想象的力量和爱，以及永生的奇迹。

一个纯洁能量的光明入口出现了，闪耀着充满神秘和力量的符号；通过它，我瞥见了奇妙的美丽王国，在那里，光荣的高维度生命用意志的力量在神奇的欢乐中旅行。物质世界变得渺小，我凝视着一个更伟大的现实；这是一棵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古树，蕴含着完美的能量，在永恒中绽放。它的源头在深不可测的神秘中消失了，它遥远的枝干像巨大的高速公路，承载着永恒的创造之歌，具有难以承受的美和力量。我看着基督背负着他的十字架，人们带着盲目、迷信的眼神站在街道两旁，我看到了他释放于世界的力量。然后，在喜悦的照耀下，我从自信走向过度自信，这是致命的。

我的一个老同学不预期地出现了，也许是因为非比寻常的气氛，或是对不寻常体验的渴望，他决定要加入，于是我给了他一些迷幻药。他曾是学校午夜阁楼探险队的一名老手，无疑他受到了这种高度冒险的品味的鼓舞。他离开学校后参军了，现在是某个精锐部队的一员（这支部队神秘地参与了保卫阿曼苏丹国免遭也门武装入侵的任务）。当然，我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只知道他在国外服役，很可能涉及致命武力，而他绝对不是此刻应该与之幻游的人。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当我看着他时，我们之间形成了一条隧道。我周边的视觉模糊了，感到一种联系正在形成。这是我以前经历过的，我对此很放松。

然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情。穿过这条“隧道”的能量搅乱了他内心的某种东西，一个可怕的东西从他的后脑勺冒出来，向我扑来。

它看起来像一只下流的食肉蛞蝓，我本能地觉得它属于某种低级的粗鄙的存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最后我知道，一切都是太初存有的一部分，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可怕的，所以我只是面对它，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股奇异的能量像飓风一样咆哮着穿过我的身体，在半空中击中了这个东西，然后它开始瓦解。尽管如此，它还是不断地靠近，与攻击它的力量作斗争，就像一条邪恶的鲑鱼试图逆流而上。它一到我面前就完全崩溃了，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了它的影响，它是一个肮脏凶狠的生物，对生活充满了仇恨。然后就不见了。

我震惊到了极点，发现自己从原来的高度盘旋而下；感到自己受到了攻击和侵犯，脑子里顿时一片混乱。幻游结束后，我感到麻木和困惑，真的感觉内心灼热，嘴里有一种像灰烬一样的酸味，这种感觉持续了好几天。

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我的自信、乐观和不可思议的快乐都消失了，猛地回到了迷幻药之前的日子。我的感情完全被切断，以至于完全忘记了最近重新发现的感觉。当我记起那个我曾深爱过的女孩时，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我的想象，多年后，当这些情绪出乎意料地涌上心头时，我感到一种痛苦的丧亲之感。

一个拉紧的铁箍夹住了我的下巴和太阳穴；就连味觉和嗅觉也似乎消失了好几周。更糟的是，我再也不能嗨了。LSD 是一种有趣的药物，因为它只有间隔一两周后才真正有效，而且剂量的强度不一定与体验的强度有关。现在，任何剂量的 LSD 都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一辆陷在泥里的汽车，车轮在转动，引擎在加速，却哪也去不了。

流动的、创造性的、视觉的感知水平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但现在它投射出令人担忧的景象：满地打滚的蛇和四处乱窜的蜘蛛；我在镜子里的映像只能唤起痛苦和疯狂的怪诞画面。我的内心显然是害怕和不信任的，脑子喋喋不休地说着没完没了的废话，我感到被困在自己的脑袋里，无法放开和放松，不再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

仿佛我身下的一块地毯被拉开了；过去熟悉的自性消失了，积极肯定被焦虑和怀疑所取代。我不敢相信一次幻游中的一件小事就会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但幻游的时间越长，前景就越暗淡，渐渐地，我开始厌倦了这种长期的拖拉。我感到自己被困在一个遥远的物质世界里，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在难以捉摸的意识、知识和幸福的海洋岸边的世俗世界里苦苦挣扎。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清楚这个可怕的实体是否真实存在，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但偶然发现一首莎士比亚的作品，似乎惊人的贴切：

你是否见过大地的凤凰，

天堂之鸟？

我见过；而且我知道她在哪出没，在哪筑造

她的辣巢；直到，像个轻信傻瓜般，

我将宝物告诉一个信任的朋友，

而他从我这里夺走了她。

不过，我并没有责怪我的朋友，只怪自己的愚蠢。他只是一个在生活中想要冒险和挑战的人，一个为了国家甘冒生命危险的人。事实上，我倾向于认为这段

插曲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他的一些业力;当然，他在经历了人生中相当疯狂和动荡的时期后，终于站稳了脚跟，并安顿下来，建立了一个家。

然而，我打开了自己生命中最微妙、最精微的部分，让它受到自我所能承受的最极端暴力的冲击，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Chapter 8: 残损之翼

事情似乎渐渐在内心平静下来，但我仍然“被锁在”里面；与真我隔绝了，被无法控制的焦虑和紧张所禁锢。

这段时间里我读了很多书，并定期服用 LSD，看看我的心灵便秘是否有所缓解。我和西南部的一些朋友搬进了伦敦北部的一套新公寓，并把卧室的墙壁变成了一幅古埃及壁画，以此来消磨时间，壁画上有象形文字和许多色彩鲜艳的人，在金色的多手太阳下侧着身子走路。我继续在工作，但现在变成了每天的苦差事，周末没什么值得期待的，我的工作似乎与我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越来越不相干。幻游也令人沮丧，而且大多很无聊，头部和颈部的疼痛明显加重，迷幻药的效果极其微弱，但神秘事件仍在继续发生。

一天深夜，我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一边听着亨德尔的《弥赛亚》，一边像往常一样漫无目的地幻游。我在房间里贴了一幅巨大的迷幻效果的耶稣海报，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随着画面的流动和融化，我尝试忘掉自己，但令人沮丧的是，始终没有达到它的流畅设计所暗示的那种融入光和幸福的境界。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到有些肮脏的东西潜藏在我里面。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想把它处理掉。

接着，一只猫走进了房间，我发现自己思考着圣经中耶稣把亡灵放进猪里的故事。我好奇地看着这只猫，有点奇怪的是，我想知道它是否能成为一只合适的猪，让我可以摆脱我身体里的“东西”。那只猫一动不动地站着，我盯着它的眼睛。这就像凝视一个静止的、无底的意识之池，我们目不转睛地对视了似乎很长一段

时间。最后，我觉得试图甩掉这个东西对这只猫不公平，于是中断了眼神交流——我实际上从未考虑过如何进行这样的操作。

第二天早上我在厨房里，刚从幻游中「回到凡间」，这时我的一个室友（她和她的男朋友住在楼下）进来吃早餐。她告诉我昨晚她做了一个噩梦。

「太可怕了，」她说：「我梦见自己是一只猫，而你想把一些邪恶的东西放进我身体里！」

我的迷幻剂教练去摩洛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回来后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试着帮我，我们共同幻游了几次，尽管在某些方面，他们的陪伴让我可以进入高一点的状态，但仍旧无法逃脱被麻木的惯性所束缚的感觉，以及脖子和头部僵硬的紧张感。我无法像以前那样交托或敞开心扉。

有很多关于防御、焦虑和释放原始紧张的讨论，但最终很明显，他们真的没有任何答案，我只能靠自己。不过他们确实表示，这可能有助于暂时“摆脱激烈的竞争”，并让我从西南部的移民区搬走，和其他志趣相投的人交往。

这意味着要离开我的工作和公寓，去学习如何住进在伦敦周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寮屋社区之一。一些来自萨默塞特的室友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使用大麻，并且和我一样对 LSD 感兴趣，但跟多数人一样，他们都比我要实际得多，有一个点是他们不愿超越的。

我的朋友中只有一两个愿意和我一起去探索未知世界，尽管我喜欢所有人，但我知道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真正交流的。一想到要摆脱工作带来的枯燥乏味，我就感到某些重新被点燃的兴奋；而且，尽管这个想法相当令人担忧，但我毫不怀疑，在寮屋与自由的灵魂交往会打破隔阂，并迫使我更自然和开放地对待生活。

这是我能看到的唯一出路，尽管我知道这没那么容易，好几个月我的生活都在惊慌和冒险之间摇摆不定。寮屋居民是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有点像一群精神世界的阿帕奇人，生活在物质社会的边缘地带。他们的人生哲学是要逍遥自在、活得爽快，并避免体制议程带来的贪婪和压力，他们的寮屋似乎漂浮在一个不同于周边繁忙街道的维度，就像令人神魂颠倒的宁静绿洲。

然而，要想获得这样一片平静的绿洲的前景令人怯步，在开始我的新生活之前，我在精神上相当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到底，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的状态，因为在寮屋居民群里，我受到了极大的热情款待。只有一两次没地方睡觉，虽然经常没钱，但却很少挨饿。

如果在巷子里碰到了警察会怎样？结果还好——他看上去是个正派的人。我当时爽得像风筝一样高，感到内心的骚动和痛苦似乎在向他传达。我告诉他因为和女友吵了架而觉得心烦意乱，他对此表现得像个父亲，只是建议我找个更好的地方去。后来我甚至设法回去取回了我的毒品。

最初，我搬去和我的迷幻剂教练住在一起，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寮屋，并留意着其他想要一起寻找新处所的人。我住在伦敦市中心尤斯顿附近，那是一个已经成形的，很大的寮居小区，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新生活。这些人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刚好经过的外国旅行者。他们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生活本身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派对。然而，这是一个我不太能参加的聚会，因为我仍然在与我灾难性的幻游的后遗症斗争。

事情似乎越来越糟，一点也没好转。我感到我的自我好像被一把铁钳牢牢的夹住了，下巴和头部的紧张感越来越严重。有时我服用大剂量的 LSD，却没有什麼效果。内在的神性之美似乎被粉碎了，从镜中窥视我的倒影，露出的是背后

可怕的扭曲图像，恐怖而痛苦。我的感觉只是以最基本的方式在起作用，我自己是谁也不再有什么信心。

我的自发性和乐趣大部分都消失了，时常迷失在沉思中，思考一些对我随口说的话的象征意义，常常分析一些可能的反应，并考虑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我很能走进别人的地盘，一言不发地坐上几个小时。尽管如此，我仍决心将自己从过去生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为这是我能看到的唯一积极的方向。我的大多数同住者并没有真正理解我的问题——至于这点，我自己也不明白他们——但是他们很好心并尽可能地帮我。

不久，消息传来，贝克街附近新开了一个大型的临时寮屋区，我最近认识的许多人都突然来到这里。对我而言，这次不比之前了，因为我和一对同性恋住在一个房间，这总会有些难堪。我到那里后发现了一栋古典外观的大楼，能俯瞰整个摄政公园(Regent's Park)，大门敞开着，里面华丽的木镶板墙壁和宏伟的楼梯间里，有几十个想要住下来的人在里面转来转去。

我首先在主楼里占据了一间房，然后得知我认识的一些人发现了一排连栋的房子，就在主楼后面的辅道上，也属于这栋房产的一部分。每间房子原本都是两房一卫的佣人房，下面是马厩之类的，现在一边是独立的车库，另一边是前门，通往面积相当大的一楼区，第二扇内门位于通往楼上公寓的楼梯脚下。

还剩下最破旧的一套，我决定去尝试一下，跳进了一个与蛮荒西部的简陋小镇差不多的场景，许多邻居都是来自尤思顿的朋友和熟人。随之而来的是喧嚣的春天和夏天。

刚开始，我经历了一场小小的战斗，因为发现一个叫「金钱便士」的流浪汉和我共享楼梯下面的马厩区。（我了解到这些角色经常被冠以不同寻常的名字，

我后来还熟识了三个叫做「混凝土」、「水杯」和「十点新闻」的酒鬼。)「金钱便士」先生一大早就会出现，有时会和一个朋友一起，带着从神秘地方找来的一堆奇怪食材，并津津有味地狼吞虎咽起来。有一天晚上，我记得他们两个人喝光了整整一大箱酸奶。最终，我在外门上加了把新锁，把它涂成明亮的蓝色或红色(忘记是哪种了)才摆脱了他。

放弃工作是个问题，因为我银行里没钱，如果没有理由就放弃工作，失业补助或者社会保障金会被停掉几个月。这时命运插手了，我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家伙，他参与了「神智学社团」。我当时磕了安非他命，感到很嗨，于是和他聊起来。他提到，他的医生认为人们有时需要从激烈的竞争中解脱出来。这似乎太明显是个宇宙巧合了，不容忽视，我很快就安排用他的地址和他的医生预约。

下一步有些棘手，因为我必须出现在医生的诊所，并假装精神崩溃。我并不觉得这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我确实在与某种深深的创伤作斗争，但这似乎仍是一件很疯狂的事。一开始，我在工作时表现得很古怪，四处游荡，对一切都显得茫然困惑。但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通离奇的电话之外，是我的一个妹妹选择在那天打电话给我。为了同事的利益，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怪怪的，同时试图暗示我没有对妹妹生气；在这个过程中完全让她摸不着头脑，但可能大大加深了我想在工作中给她留下的印象。最后，谢天谢地，我熬过了一天，毅然出发去看我的新医生。

一切都很顺利。白天去熟悉角色是有帮助的，但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完全没有必要扮演这个角色。向一位权威人士坦白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混乱是一种奇怪的解脱，而那位医生正是我的火车同伴所承诺的那样。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太乐于助人了。立刻就帮我签了字好让我停止工作。接下来的几周，他讨论了我未来所有的选择。我开始明白，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放弃照顾自己的责任，让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器来接管；事实上，我几乎觉得被人鼓励这么做。最让我惊讶的是，有那么一刻我真想让这一切发生。

我当然非常清楚整个情况对我造成的影响，有一天晚上，我几乎完全崩溃了。我走在一轮令人惊讶的生机勃勃的满月下，它反射在我周围的每个地方，用一种奇怪的，引人注目的冷光沐浴着寂静的街道。我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不知怎么的，不管我朝哪个方向走，月亮似乎就在我的正前方，灿烂的光芒照得我晕头转向。

在我脑海里形成了一个奇怪而强烈的图像，我把看到的日常世界当做一栋呆板的建筑或舞台布景，里面有正式的房间，在这些房间里扮演着固定的社会角色和职责。它们被墙隔开，墙里面有空洞，那里有一个更模糊的存在，人们可以在房间和他们的正式职责之间躲藏和滑动。我觉得自己可以放手，并在墙内自由地流动，而不必担心这个世界，而这是一种怪异的诱惑，让我放弃并任其发生，但那一刻过去了；我只是觉得自己不能放弃对自己的责任。

我也清楚地知道，西方的精神病医学实践对我所挣扎的心灵领域毫无头绪。我的新医生（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宇宙博士”）尊重我的愿望，让我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在我需要的几个月里，以「抑郁症」之由签字让我不去工作。他确实做了几次适当的宇宙尝试来帮忙，我也跟着做了，一个是激素治疗，另一个是催眠，但是，除了知道催眠似乎对我不起作用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Chapter 9: 途中

作为一个寮民的生活本就是一场冒险。我尝试在生活中寻找乐趣，并从街头的混乱生活中获得了一些满足，这迫使我去面对自己的制约，让自己更加自信和自立，至少实际意义上是如此。

有关毒品的一件事就是生活总是颇为紧张。那些寮民是一群粗陋的人，但他们会互相照顾。他们总是渴望「解脱」，相信生活就是爱，但不一定是最深层的。

我对于失业或缺乏安全居所感到既焦虑又兴奋，并对拥有的新自由感到莫大的喜悦。当我晨间回家睡觉时，喜欢嘲笑那些匆匆忙忙走出贝克大街地铁站的上班族，然后在摄政公园里，享受漫长而迷醉的下午。也有不太好的时光，例如不得不面对那些在夜晚踢门的寮民，或是当我们重新连上电源电缆时，我以为被巨大的闪光弄瞎了，尽管这仍然是种乐趣。

我在学习如何再次获得快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摆脱我令人沮丧的再监禁，因为一个孤立的精神牢笼卡在我的脑袋里。然而，现在的体验大不相同了，并失去了内心的光明。没有了丰富而充满活力的爱的流动，迷幻剂的生活变得有点像生活在战区里。我感到自己脆弱和飘忽不定，从不清楚正在发生什么，并与自己内心和周围世界的动荡抗争着。

我竭尽全力想要找回失去的内心世界。我开始练习哈他瑜伽，探访新世纪团体，尝试不同的冥想技巧。如果我足够的迷醉，仍能以一种超然和抽象的方式感知到爱，因为它在现实的基本性质中无处不在，有时我可以感受到生命能量像电磁流一样在体里流动，并和周围的每一处产生共鸣。这种无处不在的集体存在，

在质量和表达上的变化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常量，包含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迷幻景观的动物群和植物群。

有时，我似乎体验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神性，一种是永恒的、无处不在的静观者，以平静超然的态度观看宇宙的戏剧，另一种是内在的、更有激情的存在，具有强大的美和力量，它似乎被困在自我的痛苦和疯狂后面。我觉得这两方面应该结合在一起，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我挣扎着，来来回回追逐着不断从我指间滑落的无穷无尽的神秘，和不断变化的神的形象。

我知道通往神性的大门在于不思考而专注于当下的力量之中。嗯，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做，因为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的《活在当下》(Be Here Now)在当时几乎是必读书目。我吸毒是为了减少思考，并尽可能扩大当下的意识。不同的药物引发了不同的感知和体验，生活就像在朦胧的麻醉雾中神秘的寻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微弱的阳光照射进来，照亮一连串神秘而神奇的土地。

我在寮屋小区的冒险仍在迅速进行。总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其中有些远超出我的预料。一天晚上我用了一些巴比妥类药物，后来决定退出这场没什么价值的幻游，就去睡觉了。接着，我察觉到我正一脸茫然地盯着一团美丽的，舞动着的火焰。我知道这幅景象很重要，但就是想不出那是什么，似乎费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这是场火灾，而且就在我的房间里。

我把蜡烛留在了咖啡桌上的树脂和塑料上面，蜡烛烧下来把桌子点着了。我居然醒了，真是奇迹。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股粘乎乎的浓烟滚滚而来，把一切都遮住了。只有火焰发出暗淡的红光。

我知道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行动，尽管 LSD、巴比妥酸盐和睡眠的组合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把我隔开了。我抓起一条毯子，设法把火扑灭，然后踉踉跄

踉跄地走向我以为是门的地方。我能感到烟像一种油性液体一样涌进我的肺里，而我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出奇的超然。要我设法自救似乎太麻烦了。

我摸了摸一个我认得的东西，意识到我在房间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而不是我以为我在的地方，这里离门有一段距离。我冲过房间，到了我认为应该开门的位置，踉踉跄跄地走了进去，一半人快摔倒，另一半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瘫倒在楼梯底部。我躺在那里不停地咳嗽、喷溅，觉得周围天旋地转。我刚吸了几口气清新的空气，就听到一声可怕的“呼”，知道火又自燃了。

我完全不敢相信，挣扎着爬上楼梯，把整个事情从头再来一遍。当时有个寮友在，我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这时，他在另一个房间里醒了过来，半窒息的样子而且不太高兴。我猛地打开窗户，吐出一大团烟雾，如果不是在半夜，这会招来许多不受欢迎的注意。

一两天后，我在牛津鱼店的老朋友来看我，而我还在咳烟灰。他被吓坏了，很显然，他对最近发生的这件事很关心，觉得我的生活正朝着奇怪的方向在发展。但我对和死亡擦肩而过表现出惊人的淡定。在大量清洁和粉刷之后，房间再次变得适宜居住，我加紧进行自己的日程安排。

对于住寮屋，有些事我享受，其他的则得忍受。我不喜欢我们搭地铁时不付费的不成文的规则：我们应该对收票员熟视无睹，在旅程的每一段都从他们身边走过。确实，我没什么钱，于是把这当做是建立自信的锻炼，但我发现这让人伤脑筋，我并不喜欢这样。

另一件我不喜欢的事就是洗澡。我的寮屋没有热水，所以得去公共浴缸保持卫生。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但发现可以买一张票，然后在一排小隔间里

排队，等他们腾出空间并为我清洗浴缸并装满水。这些浴缸很大，有好几吨热水，但整个过程中有一种有损人格和制度化的气氛，我并不喜欢。

生活继续着，而我经历了一些悠闲的超现实主义的事件场景，我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清醒的，白天多半在睡觉，常常泡在摄政公园晒日光浴。我搭便车国内旅行并去了威尔士，在那里我遇到了新世纪运动的团体，还骑了马。我记得在雷丁音乐节上，「YES」乐团正在演出，我们中有六个人站在磅礴大雨里，脑袋卡在一块大塑料布上观赏灯光秀。另一个画面是，我们一伙人清晨三点绕着摄政公园跑步，全都赤身裸体，速度快得令人晕头转向，这是受到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的冒险小说的启发，练习「力量跑步」。

过去的记忆常常浮现。有时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感觉就像以前一样，还有简单自由的短裤，泥泞的双腿和挂着鼻涕的鼻子。我开始再次体验过去的生活或其他的存在，现在它们变得更主观和更生动了。我曾经是个印度人，以极大的奉献和力量练习瑜伽姿势，享受着对动作的完美掌控，以及我在姿势中所表现的原型动物形态所呈现的力量。

有时我拥有动物或鸟类的个性，有一次，我完全沉浸在狮子的动物本性中，发现自己可以用一种惊人的强大力量咆哮和吼叫，并从我的房间的墙壁上回响到我耳边。我陶醉于它带给我的力量感，但之后却感到一种奇怪的孤寂，好像我迷路了，徘徊在通往荒野和荒凉的小路上。

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我根本不懂的怪事。一次幻游时，一条巨蛇从苏塞克斯海滩篝火周围的阴影中出现，向我逼近。尽管我感到它的强大力量，却没感到恐惧，因为它散发出一种母性的仁慈。我感到它用巨大的钝鼻吻着我的手腕，发出一道电流流经我的身体。诸如此类的事发生了一整晚，我无法真正用语言表达，

但有一刻 ,我觉得自己被包裹在一个蛋里 ,一个像蛇蛋般的软壳 ,已经被撕开了 ,
里面的衬里破烂不堪 ,一片狼藉。

有时我看到奇怪的东西。我也看到了似乎是被损坏的脉轮 ,或能量中心 ,以及反映在我体内的扭曲的神性形象 ,但我无法理解或解决它们所代表的问题。我进入了更深层的存在领域 ,但我的旅行没有地图 ,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或将要去哪。我越来越专注于存在的抽象和集体本质 ,很少意识到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

我常常可以听到 ,集体存有通过我周边人无意识的日常话语来表达自己。如果一个人适应了它 ,谈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群人之间自发的对话常常反映出诙谐的评论 ,和集体心理对于人类觉悟的糟糕水平的幽默的象征性引用。

「集体存有」并非英语里被吹嘘的诙谐妙语。它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它彻底地地了解人类 ,而要成为这种意识的一部分 ,就要分享无数同时发生的联系和关联。每幅图像 ,每种气味 ,每个声音都承载着无意识的意义 ,即使是人们咳嗽或者擤鼻涕的方式 ,都诉说了关于他们的种种。一切都联系在一起 ,一切都编织成一幅揭示了原始恐惧和欲望的织锦 ,并在一出关于目的和意义的古老戏剧中上演。

这种背景下的集体主题无处不在 ,在广告上 ,在商店招牌上 ,在杂志上 ,甚至在广播和电视上。一切事物都起源于无意识 ,并在现实的许多层面上发挥作用。政治角力、自然灾害、人类的希望、梦想和悲剧都是象征性的戏剧 ,表达了人类缓慢、蹒跚地的觉悟之路。

我很难在这种意识和一种偏执的怀疑——每个人都知道我内心深处的秘密之间把握好分寸。我的自我和集体存在之间的界限是不清楚的 ,而且常常似乎很难将我个人的奋斗与人类的集体灵性觉醒之旅分开。

让我感到极度不安的是，我周围的人即使没有读懂我的心思，至少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我的问题，而当我下定决心继续前行时，周围世界的事件和环境却不断取笑我的失败。这一切都令人惊讶地令人困惑，我不得不努力保持幽默感和乐观，因为我试图闯出一条自己的路。

回顾过往，我的坚持不懈似乎是非同凡响的，但是我不记得自己是完全绝望或沮丧的。不如说是我麻木了，我的生活完全在抑郁中度过，通过专注于对神的超然之美的记忆，并以一种冷酷的超然静观我重新获得它的努力，来推动自己度过。我还认为，随着生活质量的恶化，我的感知范围在逐渐缩小，而且我看不搭到自己跌得有多远。事情的确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

我反复尝试挣脱自己的灵性牢笼，试验不同的技巧，并使用不同的毒品组合来专注和强化我的注意力。我学着用一种非特定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不是专注于个别物体或三维空间的深度，而视现实为镜中映照的影像。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知逐渐形成，我可以观察而不做反应，而现实也会回头看我，感知者和被感知者完全相互反射。世界的形象逐渐转变为一种舞动的能量图案，一层表面的闪烁的像素面纱遮掩了无限的意识深度；而随着时间流逝，在一次 LSD 的幻游中，我可以将我的意识深深融入这个存在的结构中，直到我成为周围一切事物的一部分。

如果我做得恰到好处，借助完美的反射，有时便能读懂人们的想法。他们的想法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更深入探究他们的心理，就会了解到他们的思考过程，观察到印象形成想法，想法变成文字。有一次，看到和我谈话的那个家伙的脑袋深处，经过各种艰苦的建设过程后，接下来的三种不同反应，我变得很不耐烦，于是烦躁而愚蠢地替他说了那些话，使他十分困惑。

摇滚乐运动的享乐主义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是 LSD 体验的反映，这种体验认为内在的神性存有非常深的层次上被性的罪疚感所压抑。当然，无法对性行为不装腔作势似乎是人类与自然界分裂的核心。愤怒、侵略和仇恨似乎是长期压抑的性行为在原始层面上造成的痛苦的表现，表现为在愤怒和痛苦发作时爆发的诅咒和咒骂。

如果说迷幻药的传说中把不受约束的性爱作为解决全人类困境的方法，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但这方面的一些东西似乎确实在整个队伍中流传开来。它本身并非真正和性有关，而是释放了自我的紧张和束缚，并解放了整个生命。毋庸置疑，作为一种哲学它有些缺陷，但在当时并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内心深处所遭遇的恐惧、痛苦和紧张可怕的强烈；而惊人的爱与美的宝藏它们在它们身后筑起了堤坝，形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启示，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

我可以肯定地看到，性行为已经以许多毁灭性的方式被扭曲了，几乎没有人能够全身心地享受性体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种圆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性在万物体系中重新获得了它的自然地位，变成只是一种美丽而特别的爱的表达。

我现在的状态并没有很多这种机会。与我的第一批迷幻药朋友相比，这些非法占住者对性的态度更像达尔文主义，有些女孩可能非常具有掠夺性，有时甚至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很难与女性建立联系，除非我感觉到一种灵性层面的联系，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在这段时间里，日常的社交活动对我来说通常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在闲谈时经常感到害羞、内向和结结巴巴。和女性就更糟糕了，因为我对她们周围不清楚的细微差别和内涵感到不确定和困惑，这让我(和她们)很难表现得自然。

然而，对于在某种程度上意识「清醒」的女性，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我可以和她们在不同层面上交流。如果我服用了够多正确的药物，有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跨越自己的“障碍”，并在一个更加充满无条件的爱与慈悲的地方和她们互动。

在一次去西南部的拜访时，这种情况发生得出乎意料的强烈。事情起因于一个住在当地的意大利女孩喜欢一个个来自「阳台」(大家这么称呼我们居住的寮屋)的家伙，当他去了一趟康沃尔的短途旅行，还没有回来，她开始焦急。她想下去看他，但又不愿意自己独自搭车去，于是我自愿去陪她一起去。

我们愉快地，漫无目的地穿越了英格兰西部，沿着搭便车的路线前行，一到那里，我们就在一个朋友家找到了他，一对来访的夫妇也住在这里——一个英国小伙子和一个来自加拉加斯的了不起的年轻女士。她和男友正在度假，暂时离开了一个与城市寮屋截然不同的豪华生活方式的世界，但我们一见面就产生了一种亲密的感觉。

在一次 LSD 幻游时，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种强大的心灵感应体验，我还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灵性深度。出乎意料又如此强烈，我被这种感觉淹没了，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好朋友，也许是来自另一个存在维度。

她可能缺乏我那种有意识的知识或经验，但她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热情，以及对鲜少人能觉察到的对事物的无畏和直觉的把握，正好可以弥补这点。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互动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感到我们彼此内心都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觉醒。我们似乎在彼此的内心深处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一种相互的认可让我们可以像对着自己的镜像一样敞开心扉。

有时，她的头上闪烁着五彩缤纷，有如一盏来自更高世界的灯塔，而我们之间发生着很多事情，旁若无人一般。我能察觉到，一些壮观的场面可能会发生，它有力量横扫面前的一切，但我也对这种情况的后果感到担忧。

在人的层面上一切都是错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大相径庭。她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自己灵性本质的真正深度，尽管她用它的力量来换取孩子般的奢侈和美丽的享受。她习惯了金钱和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物质世界是她的游乐场，而我只是一个没有根的求道者，在不理解的问题上苦苦挣扎。

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她拥有力量达到我的内心深处，唤醒死去已久的一部分，而我很欢迎这些生命迹象，但对此又感到有点不安，想知道我是否会因为更自私的野心而牺牲自己的灵性生命。

我怀疑我可能会在荣耀的火焰中再次打开自己，结果以另一种方式崩溃和燃烧，考虑到我遇到的问题，我不禁要质疑鼓励她这样做是否是个好主意。她也相当有魅力。她的男朋友是个好人，一直都很热情，这也让我更清楚，拥有一个人人都想要的女人是什么感觉。最后一天早上，我们边走边聊了一会儿，我感到一种深深的、令人心酸的疼痛在我心中滋长。

「我这里痛。」她摸着自己的心说。

「我也是。」我回答，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我的身体开始溶入她的身体。

「有些事情将要发生。」她说。

「神的孩子们将要醒来。」我想说。

相反，我告诉她我要回伦敦去。

「我会和你一起去。」她说，我笑着摇摇头。她感到一种冲动，但她并不是当真的，至少现在还不是。

于是，我用告别之吻离开了梦想中的迷幻伴侣，这让我极度痛苦，带着沉重的心上路了。回到伦敦要搭好几天的便车，那天晚上我睡在田野里，但只是凝望了很久我的星星老友。

尽管如此，在康沃尔的这段时间，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在一次幻游中，我和从阳台来的那个家伙走过大厅里一面很大的镜子，我们都朝镜子看了一眼。

他的倒影是一个很好的神情恍惚的流动图像，像像素一样的能量细胞舞动着与万物合一，就像我的一样；但我的内心深处有个东西打开着，从它里面闪出美丽的光辉。有一系列向内延伸的开口，就像走廊上敞开的门，每一个门口都展现出更深层次的壮丽景象。

「我为什么没有那个？」他问道，显然他也看到了。

我感到很尴尬。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只能说我不知道。后来我想到，如果他能看到，那他自己肯定也有同样的潜力，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世界中的另一个谜。

我还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加入了 UFO 兄弟会。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外面的花园里，吸着大麻，仰望着夜空，这时话题转到了飞碟上。像往常一样，我陷入了一种集体意识的恍惚状态，没有过多地参与谈话，而是以一种心不在焉、抽象的方式思考着这个场景。

我对 UFO 感到好奇，并对于人们相信的不同事物感到好奇。我想要实验，却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做，我想应该试着确认我内心深处对 UFO 的信仰。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一个不明飞行物恰好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中出现了，那是一个移动的小型发光球体。我发现这有点令人担忧，不愿相信是我以某种方式让它发生了，听着周围兴奋的评论，感到有些困惑。

然后我意识到,显然,下一步是看看如果我不再相信它会发生什么。我做了,然后它消失了,伴随着惊恐的喊声。所以我似乎有了答案,尽管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或者感到可以在那一刻和大家分享。我只能推测,整个飞碟事件与集体意识和时代神话有关。

我猜想,在其他年代,人们可能会看到过仙女或者烽火战车。内心世界看起来像洋葱一样是分层的;随着每一步向内打开,进入到意识的精微层面,渗透到存在于更基本层次的一切事物中。飞碟和外星人,似乎是思维向外投射的某种高层次的分散注意力,而不是面对内在的神性。

我可以看见,西方科学被限制在关注物质宇宙之外,并在有限的维度平面上感知它,这使得它难以理解一个多维现实的表面现象。

从人类角度来看,创造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宇宙完全说不通,尽管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大自然的奢侈证据。也许一种创造宇宙的力量是如此奇妙的数量级,以致于它不得不是奢侈的——而这个辉煌的宇宙只是它真正潜力的一个模糊的反映。

我很清楚,意识渗透于存在的一切,行星、太阳和星系是多维实相的物质层面,其中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与我们周围的一切一样。以某种非凡的方式,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似乎是独一无二的,无论科学告诉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有多么微不足道。夜空的奇观被光与能量更难以置信的维度所超越,而人类的大脑无法想象极其复杂的戏法来旋转物质的幻觉。

早期的思想家在推理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在直觉上是正确的,因为一切都围绕着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意识里,有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见证着时代的变迁,看着我们带着新生的自我专注向上攀登,走向我们最终的命运。

然而，这个命运的目的和顶点，如果不是其存在的事实，仍然是一个谜。从外行的角度来看，吸毒场景看起来一片混乱，而且确实如此，但从吸毒场景的角度来看，外行看起来同样可怜，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还活在肤浅的躯壳里。

它们断断续续地发光，就像装在不同电池上的灯一样，做梦也没有想到它们能像太阳一样发光，有一百万伏特的电流通过它们。至少，毒品可以唤起令人激动的情感强度，而即便只能片刻唤醒神的奇迹，这种体验也比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所有物质财富更加珍贵。当然，通过毒品来追寻这些知识的风险是值得的。事情必须变得非常糟糕，我才能接受我无法理解毒品所揭示的奇迹，而我所走的路是没有出路的。

Chapter 10: 游戏结束

回到伦敦，我们占用阳台的日子开始接近尾声，事情变得很疯狂。有人以为自己可以飞，从主楼的窗户跳出去死了，而且似乎有警车一直在那片区域盘旋。我们出门之前必须从前门往外看，因为警察经常会停下来搜查“当地人”。

某晚，我和一位年轻女士沿着阳台离开朋友的住处，她闻到新鲜空气后立马就昏倒了，这是我们刚才抽过强效泰国大麻后的延迟反应。那辆无法避免的警车

出现了，无情地向我们逼近，我不得不用一只胳膊扶着她，用另一只胳膊急忙撞门，正当汽车在外面嘎吱一声停住时，我们回到了屋里。

友好的本地毒贩正逐渐成为濒危物种，他们正被更加蛮横的人物所取代。我们的本地供货商就住在我这排的另一头，某天晚上，一些讨厌的家伙从后窗进来，挥舞着枪，为了他们的商业计划，把他修理了一顿。

这促使他躲藏起来，并给了我一个机会照顾这个地方一段时间，对此我以随意享用任何毒品作为交换。就像个糖果店里的孩子，我发现到处都能找到药丸和结晶粉末，而我在一种非常恍惚的状态中度过了一段梦幻般的日子，还有许多「门户乐队」的高分贝音乐。

然而，这是一间被包围的糖果店，警察在前面监视，赌徒们敲着门想要得分，而坏蛋们时刻在背后威胁。这很有趣，我的血液里有很多肾上腺素和其他的东西，但我开始觉得事情已经失控了。

我意识到自己吸毒变得越来越不顾后果，但把它当作对倒霉幻游的创伤造成的‘阻塞’的一种合理攻击，我仍然固执地想要打破它。每次我都要吃三四颗迷幻药，并在中途吸食可卡因，但是都没什么作用。我开始起飞，但很快就失去稳定和方向，与混乱的能量、根深蒂固的紧张和奇怪的现实感知斗争数小时，然后才能够重新控制行程，驾驭它进入一个稳定的高度。

一天晚上，亚硝酸戊酯一次额外的推进仿佛一夜之间永久解决了我的问题，当时我的心脏爆发出最可怕的一声巨响，然后似乎永远地什么也没有了。在那之后又有一次巨大的爆炸，一声刺耳的“咔-砰”，接着出现了很多激动的心悸，我的心脏才恢复正常。

有几次，我似乎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精神状态下，找到了正确的毒品组合，而一次真正强大的体验将开始建立，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显现出来；在某个时刻，它的稳定性和动力会动摇，我又会陷入痛苦的不确定之中。

我变得越加绝望，通过服用巴比妥盐和安非他命，痴迷于在放松和能量之间寻求完美的平衡；有时候，我把剂量加大到让我晕头转向的程度，几乎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解开我内心深处的紧张。在好的日子里，我相信自己会成功，而在糟糕的日子里，我觉得有理由用毒品来缓解痛苦。有时候，脑袋和下巴上的铁箍紧得让人非常痛苦和厌烦，使我只想把它吸出来，然后连续几天狂吃巴比妥盐。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几乎记不得了，还有些时候，我做了各种各样疯狂的事，即使对我们来说也相当离谱。

记得有一天玩‘星际迷航’，我们一个接一个蹲下来并强力呼吸，在换气时深长的‘倒吸一口气’，然后笔直的站好并绷紧身上所有的肌肉。这让我们像一盏灯一样熄灭，向后倒在床垫上，在一个完全令人惊奇的空间里，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忆迅速消退，然后慢慢地恢复意识。

我们都站成一圈，轮流上场，一会儿摔倒，一会儿又苏醒过来，不解地盯着天花板，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到队伍的后面。我认为这真是太愚蠢了，在我看来，这是整个吸毒风气的堕落征兆。LSD 和大麻一度几乎被当作是神圣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还会用其他东西，而现在可卡因，安非他命，巴比妥类药物，甚至海洛因都变得司空见惯，而吸毒体验的质量并没有随着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而增加。

然而，不知为何我无法失去信念——我会找到我要寻找的东西，即使我的一部分可以看出这是多么的疯狂。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确切的理由来解释，但经常发生了一些事情，似乎预示着未来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其实早在一切出问题之前，这方面的第一次经历就发生了，当时我猜这是LSD引起的，是灵性觉醒的一种象征性表现。事情发生在一次幻游结束时，天刚亮，我正准备去睡觉。我闭上眼睛，听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终曲，脑海里浮现出一幅惊人的画面。

湛蓝的天空在我的头顶上高悬着一个巨大的圆屋顶，顶上有一个大洞，从这个洞里飞下来的是一大群螺旋状的纯白色的鸽子。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惊讶地睁开眼睛，然后对自己感到恼火，以为丢失了这个景象。我再次闭上眼睛，却欣喜的发现它还在那里，于是满脑子都是它的美丽去睡觉了。

我没有明确的感觉这是对未来的展望，还是一种会影响我未来的憧憬。但它让我确信，某个根本真理激发了我在四周到处都看到的追寻，那么对此必定有某种解决办法。

接着是当我住在寮屋时，有一次去拜访我的前妻。我忘了为何要去，但她那时已经在积极参与巫术崇拜的‘白巫术’现场，而且有一刻她看起来相当困惑，并宣称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困惑的表情不只是因为留了长发，看上去像个流浪汉；当她解释说，她看到数百个女人向我抛花的景象时，我自己也很困惑！这在当时是相当令人费解的(虽然我后来才明白它的象征意义)，但它确实增加了一种感觉，即未来会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最后一件事发生在有一天我在伦敦市中心的牛津街，突然看到一个黑发女人眼里流露出神圣的爱。这些事情都没有多大意义，但它们帮助我相信我不是在白费力气。

与此同时，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严峻。有一天我在沿着阳台几扇门的一个地方打电话，碰巧遇到一个女孩子坐在那里哭，她面前的咖啡桌上有一大堆安非他命

粉末，长长的深色血液顺着她的手臂流下来。她一直在用这个速度来调整自己，她绝望的大喊着，哭着说速度不对，而且她无法摆脱这个情况。失败的快感不是她唯一的问题，因为她在她认为是一堆无用的粉末上做了一大笔投资。

我给她提供了另一种意见，并大方的提取了一条毒品来吸，接下来我知道的是，我完全飘飘然地飞了 24 个小时。我告诉她这个质量真的很好，也缓解了她对金钱的担忧，但让她震惊的是，她已经建立了如此巨大的宽容。

这也让我停下来思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直接注射到血液里，也没有影响到她。她看上去是个好人，看到她处于这种状态是很可怕的。这些暗示让我很担心，对未来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不高兴的是，我周围的人似乎没有什么超越吸毒经历的雄心壮志，或者，即使有，也基本消散了。我开始感到吸毒这件事是在瞎忙活，它的强度和同志友谊吸引了那些自由的灵魂，因为他们被一个残酷和令人窒息的物质体制所排斥，但是，它无忧无虑的视野却在日益恶化的生活质量中无情地缩小，越来越多的毒品产生的作用越来越小。

对意识的探索似乎越来越被搁置一边，六十年代的积极乐观主义正在变成沮丧和愤世嫉俗。“你所需要的只是爱”变成了“任何让你度过黑夜的东西”，人们开始把生活说成是一个拙劣的笑话，把神说成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骗子，他把我们抛弃，任凭命运摆布。许多人似乎在服用 LSD 时都遇到了麻烦，即使不能与我的“复仇之旅”相提并论，有些人不愿再忍受下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吸毒的人处于不同的水平，而且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体验。我的经验是，在我遇到的人当中，很少有人真正在寻找最深层的感受，而我也开始明白，即使是那些过去在追寻的人，也未必期望在毒品现场之外追求这一点。我

渐渐明白，我最初的 LSD 导师多年来一直起起落落，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吸食海洛因，他现在似乎正滑向另一个低谷期。我意识到他总是在寻求答案，但是他并不真的相信自己会完全逃离毒品现场，而认为这是为获得的经验值得付出的代价。

我非常能理解这点，因为进入神圣的领域是一种稀罕而珍贵的特权。它是一个相当排外的俱乐部，而我能明白人们很容易陶醉于这种隐藏的知识，逐渐变成一种执迷不倦的浪漫角色，就像一名殉道者般的心灵武士，准备冒着一切危险，再尝一次神圣之爱的滋味。

吸食海洛因的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把现代世界看作是一个恶煞，把吸毒的习惯当作唯一让它变得可以忍受的事情。一些人说这让他们感觉靠近上帝，但是我无法满足于一种可预见的，让人上瘾的化学快感。我确实试过几次海洛因，它的欣快感能让我立即从沮丧和痛苦中解脱出来，但它令人生厌的拥抱对我来说是奇怪的；这意味着我选择了放弃追寻，放弃了对自己的责任，而我还没有准备好那样做。我不喜欢那种想法，认为我们是残酷而毫无意义的生活中无助的受害者，我也不愿相信，没有毒品就不可能达到神圣的境界。

我不禁感到某种享乐主义的自我辩护正在进行，而毒品现场无休止的狂欢正变得相当疲倦和沉闷。这与早期毒品体验中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直接体验截然不同，我有时不得不摆脱一种奇怪的感觉，即我们所处的那种飘忽不定的快感正开始把我们变成生活后台的幽灵。

我还注意到，那些对求道没有任何想法或兴趣的人开始出现在这个场景里，而且直奔更硬核的毒品，寻找强烈和更有保证的快感。生活越来越像是闯入药铺，而不是在公园里谈情说爱，而且小道消息称，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的纠察队伍扩

充了，有时我觉得自己正变成某类城市游击队。这一切都与我早期在毒品现场经历的那种深沉和爱的本质大不相同。

在这个时期，我根本没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而是如此的沉迷于试图获得快感，以至于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经常是靠火星巧克力棒过活，我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都大大降低了。

我怀疑，如果事情没有改变的话，我很快就会永远离开我的身体。几年后，我的大妹告诉我，这段时间她梦到了一系列关于我的事情，她看到我躺在棺材里，每次在接下来的梦里，她都离我更近了，直到最后她直接朝下看着我的身体。我猜这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好像我正在追寻两种未来；一种神秘而奇妙，另一种严酷而悲惨，哪个对我的要求更大，还悬而未决。

与此同时，在日复一日的街头生活中，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在阳台生活的最后一章涉及到一个非常离奇的法律案件，我们中的一群人以像「D.DUCK」这样的名字注册了法律援助，而在出庭时看起来就像是木偶秀。这真的只是一个姿态，标志着寮居传说一个令人难忘的篇章结束了，但我们设法将驱逐令延迟了一个月，然后我开始寻找下一个住处。令人惊讶的是，当驱逐令最终被执行时，大批警察很满意他们终于突破了敌人的战壕，但除了一些顽固分子在屋顶上放烟火外，敌人早已溜之大吉了。

获得一间寮屋意味着变成为一处房产的实际占有者，并拥有前门的钥匙。法律相对不关心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是闯进来的，所以关键是要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进入房产，最好不要强行闯入，然后换掉锁。

房主的责任就是要证明他们的产权，并申请驱逐令，法律程序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有足够时间来寻找新的住所并重新开始。实际上，由于业主可能住在

任何地方，甚至是国外，所以通常要花上一段时间才开始驱逐程序。如果他们拥有很多房产，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意识到房产里有擅自占用者。

房东不在的情况很普遍，以至于我对使用这些空置的房子一点也不感到内疚。我们通常针对那些明显空置了一段时间的房子（通常空置了多年）。尽管如此，入住的时候可能还是相当伤脑筋，我还记得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一天晚上，我和其他几个同伙爬上屋顶，去查看一间房子的后窗，因为之前我们在前面容易的入口一无所获。我们试过的前两个地方和其他地方一样锁得很紧，于是我们开始考虑放弃。

不过，我决心要进去，于是铁了心用手电筒砸破了最后一扇窗户。那是凌晨两点，我们吓呆了，因为发出的可怕噪音在邻居四周回响；接着，紧张兮兮的等了很久之后，我摸了摸里面的钩子，讽刺的是，我发现窗户一直是开着的。然而这次寮居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业主们已经计划好了翻修工程。有一天，建筑工人来了并在我们的游戏中打败了我们。我们还没来得及请求增援，他们就破门而入，用许多肮脏、粗野的人和设备把这个地方填满了。

在贝克大街附近，进入三层楼高的伦敦洋房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爬上屋顶，沿着屋顶向前走，进入想要的住所的屋顶舱口。这些舱门的外罩基本上只是一个向上的浅盒子，搁在突出的舱口盖的木制侧面上。可以毫不费力的提起来，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阁楼下落到房子的顶层。

然而，再要出去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弄错了，落到一间已经被占的房子里，我们很难再回到阁楼。这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没有阁楼梯子，另一个是那天是我同伴的生日，他在出发前吃了一大块大麻生日蛋糕。

在他变成一个咯咯笑的果冻的那一刻，这个任务变得更加不可能了。即使我们爬了出来，我也觉得我永远不可能把他从屋顶上弄下来。我们最终找到了我们要找的房子，这所房子很好，只是它靠近 Balcome 街的包围，导致吸引了武装警察的突袭。

Chapter 11: 幸运微笑

生活还在继续，唯一明显的选择就是遵循鲍勃·迪伦颇具讽刺的建议“坚持下去，坚持下去”。然而事态的新发展已经出现，最早的暗示出现在前段时间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在内布沃斯举办的一场露天音乐会上。

在音乐会前晚，我花了大半夜的时间试图从围墙外溜进去，这太傻了，因为已经有个朋友给了我一张票。但和我在一起的两个人没有票，一个是阳台上的朋友，另一个是偶遇的一个颇有胆量的英国女孩，她刚搭便车从阿富汗回来。

我们第一次越过栅栏时，正好被开着路虎的保安撞到了；我们在长草丛中紧挨着地面，但是那跳跃的车头灯像狩猎的猎人追赶猎物般向我们逼近，我们被拖上车然后送出了大门。稍后我们发现有一个来自阳台的人在里面做保安，他让我们进去了，于是我们动身去找一棵适合的树躲起来，在那里我们喝着龙舌兰酒打发时间，直到大门清晨正式开放。

在这棵树下发生了两件值得注意的事：一是我收到了最小的妹妹寄来的明信片，她正在去印度的途中。随着夜幕的消逝，其他形形色色的勇士也加入了我们

的藏身之处，其中有一个我们在阳台认识的人。他从我的住所过来并带着我的信件，尽管我无法想象他如何指望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我。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我获悉我最初的迷幻剂导师去见了一位印度的瑜伽女士，而没有来克内布沃斯。错过一场平克·佛洛伊德的音乐会已经够不寻常了，而觐见大师的事也已经不在议程上好些时日，这似乎完全不合他们的个性。普遍的共识是：大师们都是贪财的骗子，他们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不寻常的事发生了，当我看到他们时问了这事，却发现他们在这个议题上出奇的谨慎。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有点尴尬，在谈论这件事之前，他们想要更多时间来评估自己在做什么。当然，这更加激发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决定逮到机会时要一探究竟。

一个周日的下午，机会来了，我得知这对饱学之士中的一位已经出发去见这位神秘的「瑜伽女士」。于是我追上她，经过一番劝说后，陪着她乘公交车到尤思顿，同行的还有我最小的妹妹，她刚从印度之行回来。结果我们要去的是一位我认识的印度哈达瑜伽老师的公寓，他一直在那个区为寮民提供免费的哈达瑜伽课程。但当走进他的公寓时，我遇到了超乎预期的事，这与我之前所完全不同。

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我预想会有一种安静神秘的氛围，但却遇到了一位非凡的印度女士，她似乎比我之前遇到的任何人都活跃十倍，正在用一种极其强硬的方式责备一位年长的锡克教绅士。当意识到周遭一切似乎都充满光明时，我的意外很快变成了惊讶，我感到巨大的灵性力量在这个房间里被支配。

我感到好像跌跌撞撞地从一段林荫小路，进入了一条宽阔的皇家高速公路，而且我有一种最奇怪的感觉，就是不知怎么的走进了圣经的篇章——仿佛圣经史诗中的一幕正在我周围上演。‘这肯定就像是碰到耶稣在市场上布道；我发现自己

思维混乱，既要面对这种体验的迷人的即时性，又要面对自己头脑中似乎正在产生的对宗教文献的恐惧。这一切似乎和我过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不同，尽管我说不出为什么。

正当我试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时，那位「瑜伽女士」让我走上前，并把手放在我身上。她的态度既开朗又直率，但我在她身上感到同情和关心。。

「这个人病了，」她宣布，这令我的戏剧性的登场非常扫兴，然后停顿片刻后说：「别担心，你会没事的。」

我感到一阵欣慰，并令我惊讶的是，我居然相信了她。接着，她要来一些水，有人给了她一个从水龙头里灌满水的玻璃瓶。当我注视她时，她转过身去，似乎在她身后的空中打开一扇门，展现出有点像「核反应堆」的东西，一种非常美丽耀眼的亮光，然后把瓶子放在这种赤裸裸的能量中过了一会儿，再次关上门，把它交给了我。

我被这一切的奇迹弄得眼花缭乱，并没有对此真的有质疑，但此后却一直在想，我亲眼所见的一连串物理事件是否真的发生了，或者我是否在更高层次上解释我所经历的事情。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直站在那里，一只手伸到窗外，「清理」我的精微系统，但我和这位最意想不到的「瑜伽女士」的第一次相遇还有最后一个因素。当她离开公寓时，她转过身来给了我一个飞吻，那是一种有趣的、顽皮的、嘲弄的动作，做的时候中带着某种天赋，完全符合一位来自加拉加斯的特别年轻女士的风格。

实际上还有两个最终因素，她给我的水有显著的效果——我回到寮屋时喝了一些，效果立竿见影。我觉得我只能描述：一匹强大的天马在我内在显现，同时伴

随一股同样强大的冲动想赶快上厕所。这最意想不到的一天的压轴戏，被证明是令人费解但有力的净化体验，就像马排便一样！

接下来几天我都感觉很好，于是依照习惯服用了些 LSD，试图站在更高的视角来看整件事。我经历了一场奇怪的幻游，初始的感觉和我在瑜伽女士面前的感觉很相似。我再次感觉到一种强大的灵性权威的存在，它与基督和圣经有着类似的联系，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我生命的某个新的深度，来自我很小的时候所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我开始意识到一股遍及一切存有的巨大力量，在每个层面上推动着改变和转化的基本进程，我还看到了一台伟大的宇宙机器在运转的惊人景象。它由许多色彩缤纷的生命能量组成，而且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处理物质，就像某种很了不起的神圣联合收割机一样。

我看到自己沐浴在一片金色的、乌托邦式的祝福中，然后被猛烈地抛过一个不断退化的实相画面构成的矩阵，进入到一个远离其田园诗般的中心的存在层。上帝之眼在地平在线出现了，形状像一个全视全知的天体，它围绕着地球的圆周旋转，朝着与行星自转相反的方向周而复始，并处理着从它下面经过的一切。我的人生故事像遥远的风景一样陈列在脚下，好与坏就像地图上的彩色国家一样并列在一起，有些地方被炸得粉碎，黑暗而丑陋。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幻游出来后感到非常沮丧。我又依照惯例参考了中国古老的「易经」，它似乎催促我回去见这位非凡的印度女士。接下来的一周还有另一次聚会，我原本打算去，却被各种正在发生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没有去成。

但是后来得知她向我问好，我很感动。于是决定等到下次有机会再去，那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了。我再次走进了一个充满光明和力量的房间，并又一次感到

一种奇怪的熟悉和认同感。Shri Mataji 是这位女士的名字，她所有的时间都在人们身上「工作」，她把手放在他们身体的不同部位，并要他们以各种方式参与，例如把手放在自己的身上、朝向地板或天花板，有时是通过问自己问题，或者是「念诵」各种灵性人物的名字。

听到有人把不同宗教与身体的不同部位联系起来，真是奇怪，但它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共鸣，让我不再怀疑，至少现在是这样。

在这些活动中穿插着一段生动的谈话，有问有答，还有来自 Shri Mataji 的有力评论，从高远的幽默到深刻的庄严。她出人意料地将欢快的东方神秘主义和圣经的庄严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动态的灵性，奇怪的是，它同时具有魔力和宗教色彩——在我的理解里，这些元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导致了非常不同的生活。

享受它是很容易的，但这种体验也很新奇，有时候我被 Shri Mataji 所说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我努力对这一切保持一种适当的不恭敬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她面前有一种让人安心和熟悉的感觉，我很激动再次被高峰体验所包围，即便这种体验的质量和我之前所知道的大不相同。

我之前遇到过其他人，他们似乎可以穿透实相的生命能量结构，并与之互动或操纵它，甚至我自己也做过这类事。但是每当我和 Shri Mataji 在一起时，好像实相本身的结构在我周围正被重新编织。感觉沉浸在丰富多彩的生命能量织锦中，它不断地被多种密度和频率的，舞动着的生命能量重新加工着，而且质量和卓越性每一刻都在不断增加。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在 LSD 幻游时看到的可能性矩阵，就好像在 Shri Mataji 的面前，有多种交替的实相正在被重新调整、重新组合，并重新被拉回到它们的

最佳潜能。一种基本的幸福感悄悄爬上心头，有一种清晰、放松和满足的感觉。

一开始我觉得这很尴尬，就好像我被洗刷干净后又换上了一套新衣服似的。

不过，这令人非常满足，并且可以变得非常幸福；而且我和 Shri Mataji 待得越久，这种状态就变得越深。我体验到一种孩童般的纯洁在内心生长，有一刻令人难忘的感觉自己好像是坐在一棵古树下的金童。

这有点像生活在仙境里，尤其因为这是在没有使用毒品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完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我一度看到明亮的，五彩缤纷的光流从 Shri Mataji 的前额射出来，色彩鲜艳明亮，美不胜收。这确实是一种高能体验，令人兴奋又令人担忧，好似我亲眼目睹了某种超级先进的技术在起作用。每次她看着某人时，这股神奇的能量就会迅速地迸发出来，然后在最后一刻突然放缓脚步，慢慢进入他们的身体。Shri Mataji 迅速转向我说：「(一个我不认识的词) 打开了。你没有权柄。」然后异象就中断了。

我没有质疑这样的事实，即在没有任何使用毒品的情况下(当然，除了我经常服用大麻之外)我在 Shri Mataji 面前有这些高峰体验。不知怎么地，我觉得这完全是自然的，尽管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第二次见面后，我意识到我已经失去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兴奋感，但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现在我又找回了这种感觉。我突然又感到乐观起来。我知道我有一座山要爬，但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克服它，即使这样做会很有趣，我对自己的情绪变化之快感到惊讶。

当我和 Shri Mataji 在一起时，一切都很好，但当我离开了在她面前包围着我的强烈能量场时，事情可能会变得很不一样。我觉得好像自己被某种灵丹妙药所填满，而一旦回到平时寮居的场所，就渐渐枯竭了。

起初,我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从高峰跌落下来,尽管不像吸毒体验那么明显。我注意到两者间存在显著的差别,一种是在这种状态下感受到的洁净、丝绸般平滑的舒适品质,另一种是吸食大麻或巴比妥类药物带来的疯狂快速的能量,或神智恍惚的镇静。我还察觉到,与 Shri Mataji 会面后,首度再次吸食这些东西时有一种奇怪的注意力缺失,一种意识麻木或丧失了敏感度,但这已经过去了,或者我不再意识到它了。

从第一次接触 Shri Mataji 起,有些事情就发生了永久的改变,我意识到一种精微的电磁能量在身体里流动。我在吸毒时曾有过类似经历,但现在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一个永久的特征,流动时弱时强,但始终存在着。

Shri Mataji 身边其他人好像也能感受到体内的生命能量,尽管他们似乎比我更能感知到更精微的感觉。我妹妹说是一股强烈,稳定而清凉的生命能量,就像一阵风或者清凉的微风。Shri Mataji 称此为「能量意识」,并说生命能量流动的感觉可能是凉或热,而这些来自体内能量中心的正面或负面的迹象,记录在特定的手指以及手上(和脚上)的部位,但是我还无法区别。

然而我可以观察周边人的反应,包括我那勇敢的妹妹,他们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种感觉。他们描述的不是一种习得或培养出来的敏感度,而是一种全新的感知,似乎是由自己的自由意志产生的。

有时我确实感到体内不同部位的疼痛和压力,这是来自脉轮更深层的暗示。她告诉我,我对能量的精微变化不敏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脖子底部的脉轮受损了,从我经常在肩脖、脖子和下巴感受到的剧痛和压力来看,这似乎完全有可能。

另一方面,我继续着我极为珍视的深刻体验。有时感觉就像一个出了故障的灯泡,在随机的忽明忽暗。前一分钟我还坐在那儿感到不适地发麻,下一刻地板

就变得像玻璃般透明，当一阵大风吹过房间时，我发现自己漂浮在一片水晶海洋的一朵精致的莲花上。

Shri Mataji 鼓励我们“利用”生命能量为自己、为彼此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但我唯一能做的实验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或者将我的双手朝向——人或物体上，并让精微的能量流流经我，同时期望最好的结果。

我发现当我这样做时，的确有些人能够意识到一股精微的能量流经他们，但我并不清楚实际在发生什么。之前我的确试过类似的东西，在 LSD 幻游时我已经感到能量的流动，但无法取得任何显著的效果——除了一个朋友开玩笑的指责我想要电死他之外——或者得出任何真正的结论。

眼下，我和 Shri Mataji 所说的精微敏感度依旧是隔绝的，还会在吸食前自得地给大麻发送生命能量。

一周后我又去拜访了 Shri Mataji，这次来了很多人。聚会从国王十字车站附近的哈达瑜伽老师的公寓，搬到了一栋复式公寓里，在一间办公室和理发店的楼上，位于尤思顿附近一个非常拥挤的小镇上。

就在我刚搬进来的那个寮屋小区的正中央，而且还有很多当地的寮民。在这次聚会上，关于毒品体验正确性的讨论变得相当激烈，“当地人”开始大声疾呼，声称毒品是好的，能让人兴奋。

Shri Mataji 的立场基本上是，毒品破坏了我们体内的精微能量系统，没有一个认真对待自己灵性升进的人还可以继续吸毒。这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脱离毒品，至少理论上是，但是屋子里只有一个人积极站在 Shri Mataji 这边，是一个已经出席的瑞士的求道者，许多人变得非常咄咄逼人。

Shri Matajil 一度坐了下来，环抱双臂，显然是一副关心而又绝望的姿态，我瞥见过她拥有的惊人力量，而现在她则表现出无助的痛苦，这两者非常的不协调。仿佛她的力量被个人自由的界限中和掉了，这个界限她不能也不会跨越的。她看起来像个被淘气的孩子所包围的母亲，于是我做了一个冲动的决定。我会花六个月的时间看看将发生什么。

「好，我会停止。」我说道，突然陷入了一种责备的沉默。

对于周遭一些人的怒视我感到很气愤。我觉得有自己有权利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于是我离开了，对生命的这个新阶段充满道德感与热忱，事实上，在我看来，烟酒算不上毒品，这让我感到些许安慰。

一周过去了，Shri Mataji 邀请所有人去她在萨里郡的家里做客，但不知怎的，我自愿等一个想和我们同行的尼日尼亚的家伙。我等了很久他却没出现，又在维多利亚车站和大家错过了。他们已经甩下我，搭上一辆火车走了，我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不切实际地追上去，因为既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只好孤身一人了。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宇宙不公平的例子，于是为了报复宇宙，我绕到一个朋友那里，把能找到的化学物质都吃光了。然而，这种自我放纵并没带来什么满足。我体验到的嗡嗡声似乎有些粗糙和压抑，它的强度也出奇地无趣。一些事情已经改变，我意识到我不再适应过往的生活了。Shri Mataji 已经使我心中潜伏了一段时间的疑虑和不满达到了顶点，我知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相信吸毒是明智的了。

在一两个星期内我过得很不舒服，抽着毒品却没有特别想抽的感觉。我们再次被邀请到 Shri Mataji 的家里，而这次我确保自己一定要到那里。我们到了赫斯特格林的一个乡村小车站后，沿着乡间小路走了十五分钟左右。一切看起来都很寻常且富英国风，尽管恰如其分的名字「神石」已在不远处。这所独栋的住宅

位于一个陈设舒适的死胡同里，我意识到，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这怡人的环境里会显得有多古怪，不知道那些躲在窗帘后面的人会怎么想。

到达后，我意识到这和之前遇见 Shri Mataji 的感受不一样了。我再次被一股强大的生命能量的气氛所包围，但那种顺滑宁静的快感离我而去了。相反，我感到胸口的紧张和焦虑，心脏也开始不规则的跳动。这引起了一种熟悉的翻腾感，这种感觉我已经挣扎了太多次，苦于无法保持平静和安然自处，我不断努力地去放松，以便在实相中获得稳定。Shri Mataji 立刻注意到了这点，并宣称我的心轮「阻塞」了，她想要处理它。接下来我知道的是，我正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她让我屏住呼吸几秒钟，然后她闭上了眼睛。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将用斜体字突出显示，因为对我来说，这标志着两种生活之间一个清晰的分水岭，一个是过去和毒品有关的生活，另一个是一种不同规则的自发的、高峰体验的开始。我喜欢用现在时态来描述，因为这样的体验总是以一种永恒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当下呈现出来：

我几乎马上看到了一个精微的身影从她身上升起，向前移动，仿佛要站在我身上。这是一个女人的样子，穿着阿拉伯服饰，头发被包裹着，但是整个形象具有古典风格，似乎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种族或历史时期。

这种布料不是任何可识别的面料，而是像她本人一样，完全由生命能量构成，就像电视屏幕上由银或白金像素组成的画面一样。我发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绝对纯洁的、原初的女性形象，散发出巨大的力量，还有极大的慈悲和圣洁。

我变得完全不知所措。我知道面对的是某种人格原型，觉得我认识她，但是这种景象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一刻也无法面对它。「我的天啊！」我想：「她不是

人类」。于是我低下头看了看 Shri Mataji 的脚。这里也没能幸免，因为不知为何，我好像看到了她的脚的 X 光片。

我可以看见她双脚的骨头，看起来是中空的，而且有一种原子的能量流经它们。我再次体验到我存在于圣经故事中的感觉，并发现自己思考着：「这一定就是耶稣的脚在地球上行走的样子。」，这并没有明显的理由。

Shri Mataji 双脚的尺寸在增加，变得越来越大。我感到自己被吸入到里面，进入了她双脚的空骨里，它变成了巨大的充满爱的管道，无限延伸。我感到十分安全、放松，慢慢开始意识到自己又一次坐在了 Shri Mataji 面前。她睁开眼睛，面带微笑。

现在，我感到一种不可能的喜悦在我身上被唤醒，还有一种迅速发展的认知与知识。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与宇宙的完成有关：一种从数百万年的宇宙睡眠中原始的觉醒。我的妹妹看着整个过程，后来告诉我，我看起来像一朵迎着太阳绽放的花朵。

突然，我感到 Shri Mataji 停止了这个过程。我分明感到她面带一种遗憾的笑容将我推了回去。我的快乐顿时变成了痛苦，我是如此接近如此美妙的事物！然而，我知道自己的身体还不足以支撑伟大的灵性高度，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胸口的焦虑和紧张已经完全消失了；我又回到了现实，但再次享受着那种难以捉摸、如丝般光滑的解脱。

这太难以置信了。我在 LSD 上挣扎了数小时的东西立刻就消失了，并让我感觉很好——我经历的体验是令人敬畏的。我还想知道和理解更多关于 Shri Mataji 的事，而我很确信一件事：我要留下来看看。

我意识到，她已经将我从沉溺于毒品狂欢期间的旧问题中解救了出来，而我也毫不费力地重申了我放弃灵性旅途中化学物品的援助。我知道这在她面前很容易做到，回到街头就是个挑战，但我真的觉得没有回头路了。我感到刚开始求道时的乐观情绪被重新唤醒，并尽可能地以最大的热忱和决心踏上这条新的道路。

接下来的几周里有一种迷人的感受，混杂着困惑、惊奇、不安和疑惑；这是意想不到的体验、新的信息，矛盾的想法与新的观念。尽管并不总是确定发生了什么，但我非常享受与 Shri Mataji 在一起，以及和我一起分享它的少数几个求道者，令人惊喜的是，许多性质深刻的对话都非常幽默。

保持了一种恒定的动态，Shri Mataji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演示「能量意识」的精微变化，同时还回答我们的问题，并对宗教的历史和进化的目的提出新颖的灵性观点。

生命能量会累积，直到我们所有人似乎都畅游在舞动能量的金色薄雾中。有时候，我刚开始会感到紧张、难为情，或被情感、精神和身体上的垃圾所「阻塞」——这些似乎是我从外面的世界积累而来的。但是，Shri Mataji 的出现更突显了这一点，然后这就会开始消散，我很快就会发现自已以一种令我惊讶的热情参与到活动中。

我并不是在幸福中飘浮，但确实觉得自己重新振作了起来，至少在一个基本水平上，能够在这个独特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我能感到一股强烈流动的生命能量，和一种令人安心的稳定感，但是在这种可喜的实相基础背后，我身体的不同部位常常感到紧张、疼痛和压力，有时会非常痛苦，尤其是在脑袋和颈脖处。有时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个一块巨大的创可贴粘在一起，但包围我的幽默、知识和慈悲足以弥补任何不适。

我们真的被 Shri Mataji 宠坏了，吃着丰盛的饭菜，睡很长时间的午觉，享受着令人陶醉的谈话，一直深夜。有一次，她给我做了世界上最神奇的头油按摩。她花了很多时间探讨我们的背景，还有我们求道的故事和西方文化中更不可能的方面，并经常对与我们有关的经历表示惊讶、恐惧和担忧。

Chapter 12: 风向之变

Shri Mataji 撰述的关于创造的故事，与我以前遇到过的截然不同。我挣扎了多年的拼图碎片会意外地滑到合适的位置，并突然变得明显起来，然而，她的一些令人惊讶的言论也会在我的脑海中引起怀疑和困惑。

她的视野范围和所描述的概念是相当惊人的。需要真正的意志力来客观地考虑它们，而在其他时候，她的话与我已形成的想法和观念发生冲突，并引起反对和愤恨。

当 Shri Mataji 讲话时，我读过的书籍和过去的吸毒经历有时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试图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时，就会产生怀疑和困惑。有时我会尝试和 Shri Mataji 讨论这些症结点，有时则只是把它们搁置一旁，以后再考虑，因为我明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掌握全局。

很难准确地回忆起发生在 Shri Mataji 身上的事件的发展过程，包括当时与她在一起的一小群求道者。在试图追溯这段旅程时，我会就我的记忆来描述她的话语。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当然没有做笔记，所以无法直接引用她的话。

Shri Mataji 始终将任何灵性议题与每个人内在的精微能量系统联系起来，并坚持认为，一种灵性状态的高度取决于这个系统的状况，或者更准确地说，取决

于我们维持和发展它的能力。她花了很多时候研究这个精微系统，并向我们展示如何亲身体验。

实际上，对于某个显然处于高灵性水平的人而言，强调这种实际的操作知识是很不寻常的。在我看来，大师们似乎总是有些神秘莫测，他们倾向于将权力和知识留为自己专有，同时散布涵义模糊的评论和神秘的典故，或者展示超自然的力量。这种「亲自动手」的方式和公开地分享知识似乎非常不同。

尽管如此，我一开始还是没有明白它的重要性，部分原因是我很难理解 Shri Mataji 的声明——她所展示的「生命能量意识」就是「自觉」。对我来说，这个术语意味着一切的终极目的，是涅槃、解脱、与神合一，而不是感觉很棒，以及在身上各部位体验不寻常的生理感觉。

我已经对 Shri Mataji 提及的能量系统有些了解——Chakra 和 Kundalini 的力量。「Chakra (脉轮)」是一个梵文词汇，意思是「轮子」，指的是位于脊柱特定位置的精微能量中心。「Kundalini (昆达理尼)」是另一个梵文的阴性词，意为「卷曲」。神的原初力量在印度教的传统里被视为是一种女性力量，而「卷曲」表示这种力量是潜在的；因此，「昆达理尼」描述了潜藏在人类身上的一种剩余的或潜在的神圣力量。(我知道，在许多文化的神话里，「神的女性面向」是明显缺失的，在史前时代广泛流行，但随着以男性为主导的物质社会的发展，却越来越被边缘化。它往往与内在的、主观的灵性体验相关，而不是集体的宗教组织和控制有关)。

我曾在 LSD 的幻游中经历过这个能量系统的一些高层体验，尽管这些事情非常奇妙，但它们往往神秘而出乎预料地表现出来，仍然难以捉摸，无法驾驭。

我将昆达理尼和脉轮与强大的魔法和奇迹联系在一起，把它们和身体上精微的感知联系起来似乎很平常，特别是我发现我对这些事情的敏感性一点也不好。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神奇的事情一直在发生：

Shri Mataji 演示了一种她称之为「鞋打」的技巧，她解释说，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将注意力从那些消极影响我们的人身上隔离开。她拿起自己的一只鞋，用手指在地毯上划出一个名字，然后用鞋底不停地敲打那个地方。就在我怀疑这种象征性的表演是否真的有必要时，地板突然变透明了，我发现自己凝视着地球的美丽图像，它在 *Shri Mataji* 鞋子下面的广阔黑暗的太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如此令人震惊的体验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不那么戏剧化的是，*Shri Mataji* 谈到的许多事情在我脑海中浮现出令人惊叹的美丽画面，让我联想到在 LSD 中经历过的事情，或者唤起我对它们的认识。

然而，这些幻象远远没有完全显现出激发它们的意识状态，尤其是当它们伴随着各种紧张和疼痛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发现了一座装满财宝的城堡，我试图从后门进去，结果被打发回来，头上还留下个肿块。然后挣扎着在外墙上搭建了一个摇摇欲坠的脚手架，却发现我只能无力地从窗户往里看。我怀疑我得爬下来，拆除脚手架，然后更谦卑地绕到前门去。

无法否认，即使在 LSD 积极的高峰体验中，我也对正在发生的事几乎没有真正的控制，更不了解可能遇到的问题，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除了存在着更高的意识状态之外，我从毒品体验里几乎没学到什么。与 *Shri Mataji* 的长谈、辩论和体验中清楚的表明：我在追寻「灵性实相」的过程中有些天真，而且，我曾达到的高度需要强大和稳定的基础和比我想象中更全面的方法。

Shri Mataji 直言不讳的表示，我的吸毒经历有多“高”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掌握这个精微系统，我将无处可去。她说，我还没有建立和维持我的自觉，而且也不理解它背后精微的基础结构。她指出，我甚至没有考虑过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我所吸食的毒品对肝脏和肾脏的生理影响，或者意识到肝脏在意识的质量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是灵性升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她说，毒品可以开启的体验领域不是针对人类的，无论它们看起来有多么吸引人。有一次，她把这种做法比作在一座由危险力量运作的发电厂进行幕后冒险，而不是在能源的预定用途上加以利用。

在其他时候，她谈到注意力会正从中心转移到过去的集体记忆或是对未来的憧憬，并警告我们那儿有很多精微的领域或维度，是死去的灵魂在投胎期间的存在之所。她说，这些并非全是高精神层面的，也有较低层次的，那里潜伏着负面和不满的灵魂。她说我们可能会迷失，被那些看似迷人但却无助于我们进化的东西所诱惑，实际上恰恰相反。

她告诉我们，灵性升进和头脑、与亡灵沟通，或看到光环、异象没有任何关系。中脉是一种纯粹的觉知，是在当下此刻扩展意识的深度和质量；它是无思虑觉知的冥想状态，以及直接体验脉轮的生命能量。她说，直到升进达至完满，我们才能看到存在的所有维度，因为那时它们将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我们会超越它们各自的现状。在此之前想把它们寻找出来，就是要从中心偏移，进入到幻象、混乱和分裂中。

我意识到 Shri Mataji 的看法是，人类的精微系统复制了集体无意识的形态，并有潜力与它的任何部分产生共鸣。注意力可以将人类意识开放到集体存有的其他维度，但是集体存有是单个整合的整体，而人类却不是。水滴必须与海洋融为

一体，但首先它必须成为一滴水，我开始明白觉醒的昆达里尼是如何将我们存在的所有维度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形象的。

精微系统、身体的、精神的、情感的以及灵性的存有，都必须被整合并转化成超越它们各自功能的东西。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传说中的第三只眼的确打开了，但不是投射到过去或未来；完全整合的精微系统才是它的镜头，而它仰望着神圣之地。

她说，我们对于灵性实相的困惑，被她称为「思维投射」的东西加剧了。而这就是「自我」的非凡能力，让它说服自己所相信的任何事情都是真实、实际、有效的。在她看来，这是一种基于一种想象的概念、一种真实的灵性真理，或一种主观体验的信仰体系，被修饰或叠加了头脑解释和假设，而这些解释和假设既没有独立的验证手段，也没有与精妙系统的积极联系。

它在一个古怪的人身上起的作用和在一个社会或宗教里一样所起的作用大致一样，而每个「思维投射」都能愉快于反驳其他的思维投射，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对的，而其他人都是错的。当然，这一切都很疯狂，但是我开始明白，在吸毒时我也一直做着同样的事。尽管我所发现的新的意识状态本身就是惊人的启示，但我仍然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们，并且受到读过的书和周围人的看法的影响。我以为我在那里学到了该知道的一切，却没有真的意识到，我自己选择的兴趣领域可能一直瞒着我。

那些有过一些神圣体验的人会知道，神话般的视觉之美是其奇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这是一种进入更高实相的觉醒，在这个实相中，感知和经验合而为一。所有的官能都被合一所吸收和超越，这个转变是完整的，它既是更高生命

阶段的开始，也是最后逃离幻象（maya）的危险，以及灵魂在物质世宇宙中萌芽的挣扎（maya：在印度教里，物质世界在实相中被认为是一个幻象）

我开始了解，Shri Mataji 正带着我们一步步经历我曾尝试在 LSD 上跳过的过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类层面的戏剧似乎是相对无关紧要的，自我的脱落和神性的开花是一个简单且自然的过程。

在更大的蓝图中，这是一个重要而短暂且不可避免的过程，就像孩子的诞生一样。Shri Mataji 解释说，如果脉轮处于完美的状态，整合和转化的过程可以立即发生，就像佛陀一样，但强调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有着悠久而辉煌的灵性历史。

类似的情况似乎也发生在使用 LSD 具有一定水平的求道者身上，尽管这样的经历让人兴奋异常，我却也开始意识到，长远来看它们可能并不是特别有帮助。可能 LSD 的作用是一把人造的化学钥匙，引发了自然而然的进程，而这个过程在高能状态下则是自然发生的。它似乎确实消融了自我，并允许更深层次的灵性存在显现；但不管它如何运行，我都怀疑这种体验的深度和质量大多取决于精微系统在前世已经发展的程度。

Shri Mataji 告诉我们，一些灵魂是天生自觉的，他们已经在前世获得了自觉，而且可以到达不同的灵性高度。她还说，通过之前的求道，这些灵魂的昆达理尼生来就已经觉醒，也就是说这个能量是活跃的，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升得很高，但这个过程还不圆满，而自觉尚未建立。她说，这可能会驱使强烈的愿望去追寻，因为这些觉醒的灵对神性和负面都很敏感，但没有一个自觉的灵的恒心和信心。

除此之外，或者与此有关，她谈到人类的进化进入了最后阶段，在这期间，许多灵魂接近于他们灵性命运的觉醒。而我开始明白，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在迷幻药时代和它的遗产中发挥作用。我认为问题的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内在的神性有

时可以在强大的迷幻药体验中觉醒和展现的轻松方式。从事物神圣的一面看，这个过程发生得如此自然，似乎容易得令人迷惑，但却没有从中学到什么。升进仍然是个谜，而下跌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自相矛盾的是，毒品体验的力量和得到毒品的容易程度，似乎渐渐破坏了整个灵性追求的灵性愿望。求道者被他们所推进的奇迹所淹没，而不是被激励去达到它们，而经验本身也因自我的倾向而贬值，把它看作是一种容易获得的和给予的权利，可以随意享受。

爱隐藏在分子结构中，这样的知识并没有阻止一些自我毁灭态度的发展。当自我经历了一次无所不在的 LSD 体验后重新断言，它可以认同集体存有并相信那就是上帝，有权随心所欲。例如，从商店里偷东西不会被认为是错的，因为所有东西都属于每个人。出乎意料和做梦也想不到的高能体验的影响，往往会使人轻视日常生活的世俗需要，这可能导致对其实用性缺乏兴趣和关注。

我开始明白很多原因，为什么迷幻药时代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可能会垮台。因为基本上缺乏知识，也不懂得维持精微系统的原理，以及随意假设我们当时的观念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我们也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高峰状态下是多么脆弱，以及我们可能做开心扉而造成的伤害；也很少考虑吸毒对精微系统和物质身体带来的长期影响。毫无疑问，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冒险进入的原始战场。记得几年以后，我在切尔西艺术学校的室内设计课上认识了一位年轻女士，她告诉我，在一次 LSD 幻游中她体验到无思虑的意识状态，而且凉风强劲地吹了好几个小时，但并不清楚该拿它怎么办，终于厌倦了而去寻找更有趣的事去做。

她还告诉我，她曾有一次和我很相似的经历，一个可怕的负面从另一个与她一起幻游的人身上扑向她。然而她却没有把它击退。‘它抓住我了。’她说（她是一个诚实的灵）。她没有详细描述（没那么诚实），只说那次幻游结束时她觉得自己好像被强暴了。

对于吸毒体验可能会存在一种非常人性的执着。我发现，尽管迷幻药带来了短暂的高峰和不可避免的低谷，但我对迷幻药驱动状态的认同却异常强烈。多年以后，当我开始自发地体验高峰状态时，我发现自己从内心还支持它们的感觉很奇怪。当这一切发生时，我可以感觉昆达理尼站在我整条脊柱内，我能通过渴望它来增加它的力量，就像加速一辆汽车一样。

Shri Mataji 说，当昆达理尼以强大的力量升起时，一种类似 LSD 的化学物质在大脑中自然显现。她同意古代印度在不同时期试验过类似的物质，但是在一个很不同的环境里，和近代漫不经心‘自由自在’的态度完全不同。她说几千年以来求道的形式多种多样，而这些东西属于遥远的过去，然而一直以来，进化过程一直在朝着一个阶段发展——所有人类都准备好集体意识的进化飞跃。

据她所说，时至今日真正的灵性知识只为极少数人所知。在印度，关于精微系统的鲜明知识一直是保密的，而且几千年以来，都是亲自由导师传授给徒弟。她说，在现代，梵文经典的广泛使用，加上那些失败的或被拒之门外的徒弟们的不光彩行为，都帮助创造了传统和仪式的大杂烩，而这就是今日的印度教。

她担心那些西方求道者只注重灵性权威、瑜伽士和大师们的外表。她会说：「你只是从一场基督教布道变成了一场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布道」。并告诫一些大师只对累积财富和影响力有兴趣，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操控他们的门徒。她说，

许多的求道者已经偏离或者被诱使离开了中心，并获得了一些不寻常的体验、力量和感知，这些看起来很令人兴奋，实际上却是进化的死胡同。

就我自己来说，我可以看出我是怎样强迫自己去体验的，并试图运用攻城锤的内省技巧来突破自我的层面，进入我的存有的核心。我甚至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却在没有任何理解或保护的情况下，把自己暴露于实相的未知维度中，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围绕着昆达理尼的主题有一个完整的神话，它似乎主要来自于某些类型的圣人或导师，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传说它是一种危险而不可预知的力量，可能以一种暴力和有害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几乎没有人能毫无畏惧地接近它。事实上，这是我一直困惑的事情，因为在吸食 LSD 与昆达理尼有明显接触时，我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

负面的或可怕的经历来自于个人的恐惧、其他人或是怪异而讨厌的附体，但是我与神秘的昆达理尼的连接，总是显示出绝对地美好、神奇和美丽。事实上，我觉得好像遇到了真实的、最内心的自己，而负面情况的作用则是把它赶走，把它埋在我内心深处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

Shri Mataji 本人非常坚定地认为，昆达理尼没有任何的危险和害处，并强调说，这些故事来自那些对此缺乏真正知识或经验的人。实际上事情远不止于此，后来她又更加深入研究这个主题，但同时，不管对我还是我周边的人，当然都没有产生任何显著影响。

我开始意识到，除了知道昆达理尼的存在之外，我对它的了解真是少之又少。我相信自己已经体验到它的一些表现，但还不知道它最深处的秘密。这让我突然想起，我甚至看到过昆达理尼号试图警告我，我的报复性的 LSD 之旅有危险，

我惊叹于高贵的眼睛蛇的神性之美，它从镜中向我猛击，而我没有意识到它的意义。它触发了强大的事件，但它们并没有没有固定在中心；即使是我最高峰的体验，似乎也大多发生在中脉的边缘地带。当然，我的精微系统并不稳定，注意力也还没有完全脱离人类的议程。

Shri Mataji 说，昆达理尼的觉醒应该是毫不费力的，并自发地从我们生命的最深处发生，它不能靠外在的思维、身体或情绪的努力来刺激。她说，昆达理尼是经由精微系统的中脉内一簇精微的最内层通道升起的，并穿过每个脉轮的中心到达头顶。

由此它将人类意识和上天无所不在的大能联系起来，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冥想或静观状态，她称之为「无思虑的觉知」，以及在体内体验到一股清凉的生命能量，像「风」或是身体上清凉的精微能量流，连同对中枢神经系统里精微能量中心的新的感官意识。她说，随着第一束昆达理尼在中脉扩展，这种体验会发展和加强，脉轮开始越来越多地打开，让它以稳定增长的力量流动。

在梵文文献中，昆达理尼本身被描述为太初之母的一个面向，它天生就存在于每个人内在，作为其灵性重生的潜能。Shri Mataji 把它说成是体现灵体的力量，在很多灵性传统里被描述为「生命的气息」或是「神圣的气息」：伊斯兰教的「RUH」，基督教的「圣灵」，或是印度教里从湿婆神头上流下的圣河「恒河」。「这是纯粹愿望的力量」她说：「当你忘掉了所有其他愿望，只想追求灵体时，它就会觉醒。」

她说，昆达理尼和精微系统内的脉轮设定了我们人格的整个基调，实际上是整个人生基调；并解释说，那些向往神的人通过他们愿望的力量，在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过程后，在灵性上得到成长。她将人的性格描述成这个精微系统的潜在特

质和状况的反映——昆达理尼和脉轮组成了灵魂的基本核心——在肉体死亡后，一次又一次的转世，逐渐觉醒到它的神圣本性。

Shri Mataji 将精微系统描绘成一幅生活蓝图，在这个蓝图中，能量中心具有与上天的特定属性产生共鸣的潜力，这些属性是进化的意识需要在它的灵性升进中吸收的。

我对脉轮所知甚少，大部分都是理论性的，来自书本和在 LSD 幻游中相当随机的体验，但在她的指导下，一个新的视角开始形成。我开始看到的是一个运转系统，而不是个别的能量中心，好似一个更高的实相状态已经转化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一个觉醒的灵需要吸收和建立的，有点像光分离成了彩虹中的光谱。

Shri Mataji 说七个脉轮里反映了神性的七个方面，并详细阐述了它们的基本原则。她说每个脉轮都潜在地显现出一个不同的意识特质和一种不同的祝福，而头部最顶端的脉轮，以一种超越所有这些的整体形式展现所有这些品质。她说：「在顶轮处除了祝福外，别无其他。」

她对这七层天堂的描述让我想到自己经历过的一些 LSD 体验，她对这些轮穴特质的解释，让人想起好似从多面珠宝中看到的美丽的精微视觉。我可以看到这些无数形式的可爱是如何通过灵魂的无限排列而显现出来，使每一个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美；让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特质更加光彩照人，并蕴藏着让无限伟大奇迹展开的潜能。

Shri Mataji 告诉我们，脉轮的能量原则既存在于微观层面，又存在于宏观层面，而且在演化的升进中扮演互补的角色。在微观层面，它们成就了个人的觉醒和灵魂的转化；而在宏观层面，它们推动了进化过程本身。她解释说，脉轮表达的原初力量显现在一切事物中，从物质的创造和组织到生命的进化，它不是抽象

的能量，而是在集体无意识的头脑中起作用，能自我感知的典型过程，有点像在计算机里运行的程序。

Shri Mataji 将这些原型描述为神性的特定面向，它的神圣完美形象反映在脉轮里，而且在整个历史的不同时空里，它已经以多元的方式进入人类意识。她说，在传统、民间传说和神话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准确描述，并在进化过程的演变中降世来起到关键作用，通过在人类集体心灵中逐一唤醒脉轮，在灵性提升中建立基本的里程碑。

我对 Shri Mataji 关于创造的故事非常着迷，她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化阶段，目的是揭示我们内在的精微能量系统。就像我们的每个细胞里都印上了整个身体的 DNA，她将每个人的灵魂都描述成太初存有体内的一个单独细胞，整个历史和创造的潜能都被编码在其中。整个事情的规模相当惊人，Shri Mataji 的话给存在的无限奥秘逐渐灌输的目的感，以及她对未来表现出的极大信心，都非常鼓舞人心。

我逐渐意识到，Shri Mataji 教给我们的生命能量意识可能比我最初想象的更有意义。她谈到这个精微系统作为一个功能工具，与进化过程紧密联机，并有潜力将人类的心灵调整到集体无意识的进化「程序」中。当然，这意味着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起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的进化以一个宇宙模板的形象展开，允许新生的神性存在的意识在不断的降世中发展。实际上，我毫不怀疑，我在更高维度的意识中体验到的一些神秘事情，具有达到这种“技术”水平的潜力。但过一段时间才接受，Shri Mataji 所演示的系统可能是高能体验的关键。

这部分是归因于我所处的环境，因为我对生命能量意识的敏感度从轻微到糟糕不等，可以转眼间从清晰和积极的感觉跳跃到沮丧和怀疑。还有一种很自然的

倾向，就是去质疑那些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然而，我可以看到，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它可以为生命的最终目的提供有形的证据，和一种完成提升到神性的实际方法。我慢慢意识到，它可能是只是通往天堂的阶梯。

它当然为迷幻体验中无法维持的高峰和灾难性的低谷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我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回到起点，但我宁愿从电梯底部由下往上，也不愿从顶部从上至下，从到目前为止的体验看来，这会是一个可喜的改变。

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精微系统的能量意识最初表现在神经系统最内层和最精微的通道中，而只是逐渐向外延展，以丰富情感、精神和身体的感官，并揭示神性的更大维度。她将精微系统描述为一个被设定好的工具，当昆达理尼被唤醒时，它会触发这个过程，并根据个人的能力和条件进行自我调整。她说，如果精微系统是完美的，那么昆达理尼有完全打开一切的潜力，或者启动一个增长、整合与转化的过程，更加缓慢地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她坚定地认为，昆达里尼的觉醒和生命能量意识引发了一场与集体无意识的可实验验证的对话，我们只要提高仪器的质量，就能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一探究竟，于是开始更多地关注我身体里的能量感觉。我尝试吸收 Shri Mataji 灌输的能量、信息和解释，并将其和自己内在的体验，以及周边人对此的描述串联起来。在这方面我很幸运，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我的妹妹，她是一个公正的证人。她的情况也比我好得多，对生命能量的感知也比我清晰得多。

Shri Mataji 告诉我们，双手对生命能量特别敏感，尽管生命能量也可以在脚上的脉轮点，或直接在身体的脉轮位置感受到。我们开始体验「生命能量意识」，透过把注意力放在人、地方或者物体上，然后伸出双手去看看我们能感知到什么。

每个手指、大拇指还有手的特定部位，已经被 Shri Mataji 确认与特定轮穴有关。她说，如果生命能量是积极的，就会感到一股凉风或者清凉的生命能量在手上和身体上流动；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会记录到各种负面的感受。她还向我们展示，偶尔可以看到昆达理尼在身上跳动，有时当它的上升被阻碍在某个特定轮穴时就会变得非常剧烈。

就我而言，凉风是特别难以捉摸的，我的确感到一股能量的流动，强度各不相同，但通常是热或温热的。我的妹妹常在手上感到一阵凉风，有时候甚至是一只手热，另一只手凉。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这是由于左手记录了左边的能量（情绪），而右手记录了右边的能量（思维和身体），如果它们被阻塞或过于活跃，这些通道就会变热。

Shri Mataji 解释说，左右脉的主要情感、精神和身体能量，是依靠脉轮在各自水平的特质来进化和完善的，而脉轮本身是依靠中脉的进化力量来维持的。

她说，通过这种方式，精微系统的演变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发展出新的精微程度，丰富并启发人类意识并驱使灵性升进。在左手或右手的某个特定部位的负面指示，暗示着与相关脉轮的特质有关的左右脉的能量出现了问题。感受 Shri Mataji 说的这些「阻塞」是种奇怪的体验。在不同的时间里，我的妹妹报告说她感到热力、麻刺，麻木和突然的刺痛，她说这些感觉在她特定的手指和手的某些部位非常明显。

我有时候也会感受到这些，很难传达这种电光般的直接体验，它有多么地具体和显著。有时感觉好像有个顶针戴在一个指尖上，或是一种不舒服的疼痛感会扎入手指骨深处，一直发展到指关节；在其他时候，我在手指或手掌则会感到突然的刺痛，这种感觉显然是明显的。另一种影响是一个或多个手指的不自主抽搐，

这种抽搐有时会表现出自己的生命，以至于它们会回跳回手掌，甚至似乎会绕着指关节打转或轻微旋转。有时整只手都会颤抖。

击中要害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感觉，而是一种真实感受，但我真正感觉到的是，我自己的生命在用态度戳我，并说，‘嘿，这是什么，我不喜欢它!’偶尔，也会在头顶处感到一种愉快的蠕动和刺痛感，彷彿脆弱的神经末梢在放松和打开。有些人对此感觉很强烈，甚至报告说感觉就像一个小动物在他们的头皮上移动。

虽然，由于我的可怜的敏感度，我早期对于「生命能量意识」的经验仅限于观察别人的反应，我感到有些困惑的是，有时候我尝试「工作」的其他人也感受到清凉的能量和他们脉轮中的感觉，包括和 Shri Mataji 的求道者团体无关的人。

这很有趣，因为它意味着某种集体表现在起作用，作用于他人的意识，尽管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清楚这一点。我根本有达到所需的稳定和敏感度来确定发生了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被自己「唤醒了昆达理尼」的人，他们的感受比我强烈得多，这让我很尴尬。

渐渐的我发现，一旦 Shri Mataji 称为「自觉」的过程发生了，它可以在根本独立于自我的层次上，在精微系统之间自发地进行沟通，有时，即使受损非常严重的系统也能‘传递这个体验’，并在别人身上启动这个过程。

Shri Mataji 花了很多时间教导我们如何在精微系统上「工作」，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对此有很多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感受哪个脉轮是热的、疼痛或刺痛，并通过双手将清凉的能量引导到身体相应的位置。

其中一种技巧是运用大自然的元素，例如双脚放在水里坐着，或将烛焰放在受「感染」的脉轮附近，直到精微系统凉化下来。她解释说，必须尊重脉轮的精微原理来维持精微系统，并教我们如何利用口诀来唤醒它们内在的神圣质量。

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的意识质量和幸福感有切实的影响，在别人的脉轮上「工作」，或者被别人「工作」似乎强化了这种体验，大概是因为这个过程是在集体层面上运作的，并增加了集体无意识的参与。

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某个难熬的日子，我坐着将双脚放入一盆水中，同时某人在我的精微系统上工作，就能在我的情绪和思想状态上制造相当大的变化。即使是我也可以感到热力、紧张和疲劳向下流到水里，我经常在 20 分钟后跳起来，感觉很不一样。

Chapter 13: 生于毫末

对脉轮的能量感知是一回事，但是辨别与之相关的精微复杂性是另一回事。

「生命能量意识」以及对其背后过程的全面认识，最终将迅速变成一个真正庞大的主题。

这本身并不是智力知识，反而更像一种对集体无意识的功能与价值的文化理解，随着我们对精微系统的鲜活体验的增长而被吸收和积累。我们能够将 Shri Mataji 教给我们的东西相匹配，一种是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反应，一种是在彼此身上观察到的效果，整个系统以一种自然的、有机的方式逐渐自己建立起来。实际上，纯粹通过冥想成长 and 深入内在知识是很有可能，但似乎少有人具有那种谦卑和简单。我们想要知道一切。

Shri Mataji 把她对我们的教导称为「Sahaja Yoga(霎哈嘉瑜伽)」，尽管这个术语很难表明它的潜力或普世性。「霎哈嘉」的意思是「天生的」或是「与生俱来」，暗示着某种天生的、自发的东西，而「瑜伽」的意思是「联合」。因此「霎哈嘉瑜伽」的意思是「与生俱来或自然而然与灵体或上天的联合」。在西方，「瑜伽」这个词已经成了身着紧身衣、做着复杂运动的亮丽女士的同义词，在众多与瑜伽的神秘性相关的健康和健身技巧中，很容易错过了霎哈嘉瑜伽的真义。

还有一个词是 Shri Mataji 有时用来形容她的工作的：Vishwa Nirmala Dharma，「普世的纯粹宗教」，这更能唤起人们对它真实本质的感受，但她对社

会观念和时髦的想法不以为然。对她来说：昆达理尼的觉醒是「霎哈嘉」，而自觉就是「瑜伽」，这就是她所说的。

对于霎哈嘉瑜伽的「背景」知识可以写很多，但是我这里不想涉及太多，因为在任何事情之前，自觉是关于直接的体验，对于整体情况的全面了解则可在以后进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生命能量的感知在脉轮上记录时，大量相互关联的知识开始发挥作用，一个简要的概述将会是这样的：

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人体内有三种主要的能量在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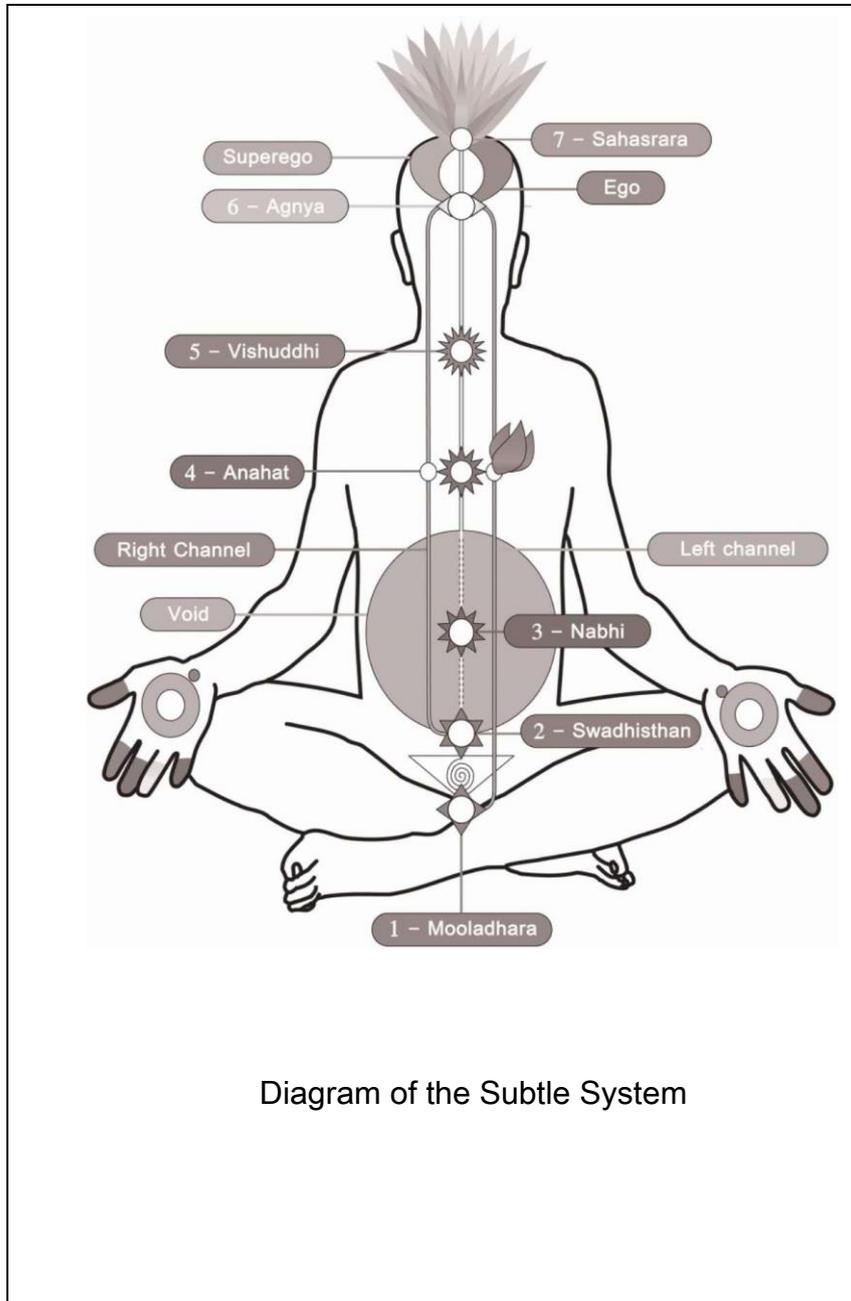
(1) 左边的能量（左脉—看图）从位于脊柱底端的根轮左边升起，并在位于前额的额轮越过到大脑的右侧。它维持着自性的阴性面和情感，以过去为导向，将记忆储存成为我们的思想制约。这种身份感产生于我们的潜意识，Shri Mataji 称为「超我」。

(2) 右边的能量（右脉—看图）从右边的腹轮（比左脉位于更高点处）升起，在位于前额的额轮越过到大脑的左侧。它以未来为导向，维持着阳性面、身体和智力层面并创造了计划和组织的理性头脑。这种身份感产生于 Shri Mataji 称为的「超意识」，位于大脑左边，被她定义为「自我」。

(3) 中间的能量（中脉—看图）进化、平衡，并补充左右两边的能量，是我们和集体无意识的连接。它的作用是自发的，不受思维和意识的控制。

她说，这个精微系统被包含在脊柱之内，脉轮通过脊柱内对应的神经丛，连接上身体、精神和情感的过程。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这个系统实际上是一层套着一层，中脉位于最里面，左脉覆盖在第二层，右脉在最外面。她描述，相比阳性的能量，阴性的情感能量源自于精微系统内更深和更直觉性的层面；供应左

边能量的是根轮，它的能量原理是纯真或无自我的觉知，而供应右边的腹轮的创造性能量则更加的思维和生理取向。



她解释了自我和超我的作用和反作用如何建立人格，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身份茧，它包裹着人的意识并使自我意识得以发展。从灵性角度看，它有效形成了一个宇宙蛋的外壳，庇护着进化的生命，直到昆达理尼让它萌芽和转化的时候到来。

Shri Mataji 将灵性开悟最简单的定义为意识到所有无意识的过程——她说，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来自于一个有生命的原始存在，并且仍然是它的一部分，这个原始存在，它已经构建了能量和物质形态的连续阶段，以按照自己的形象进化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我可以在直观的、主观的层面接受它。我知道，意识可以充分明亮的照耀来揭示它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令人震惊的神圣领域中的地位，就像电灯照亮一个黑暗的房间比蜡烛更明亮一样。然而，这些经验的本源、过程和实际意义仍旧是个谜。在 Shri Mataji 看来，这些事情既不抽象，也不神秘，她详细地讲述了这些事情。

为何这样一个难以想象、令人敬畏的存有，可能会想要以这种方式复制自己，或自己的某个部分，这是毫无意义的辩论，因为这个过程必须完成，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我想，除了自觉本身的奇妙和启示外，在人类层面上根本没有任何解释。

实相的层次似乎没有上限，正如我们所能体验到的幸福的质量和强度似乎是无限的，我毫不怀疑，这些答案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当然，我自己接近神圣的体验是，它只会引起惊讶、敬畏、惊奇、感激和幸福。所有其他的忧虑都像晨曦前的薄雾一样消失了。

Shri Mataji 把人类的神经系统描述成一个微观世界，按照一个巨大的原始存有形象在进化，它包含了一切存在的事物，并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她说这是一个在很多层面运转的能量处理结构，它在创世的最早阶段就产生了。她描述了创造

本身的基本动力,它是由神的一体被分离为两个基本原则所引发的。太初的力量,或阴性的原理,上帝之爱的精华,创造了宇宙的戏剧,而阳性的原理则是这场戏剧超然的原初静观者。创造本身就是祂们的孩子。

接下来,Shri Mataji 告诉我们,太初的力量分成三个伟大的力量,它们创造、维持并演化了随后的一切。(她说,这是「创始文字」或者「未动之弦」的表现,传说中的「OM」实际上有三个音节;「AUM」中的「A」显示维持的力量,「U」是创造的力量,「M」是进化的力量。)她解释,在这三个伟大力量的基本框架上,建立了原初脉轮七个特定的能量原理。这些是神性的七个特定面向,由原型或者是理想的原初「程序」所控制,它们管理和完善创造的过程,并按照原初存有的形象创造和进化新的神圣灵魂。

当然还有比这更多的知识,我已经大大简化了 Shri Mataji 对于集体无意识头脑的基础的描述。例如,她谈到了对左右两侧能量的全面控制的关键脉轮,以及位于头顶的顶轮上方的脉轮,但她并不鼓励我们关注这些事情,而要我们先建立基础。

她说,集体的存有,或者是集体无意识的头脑,在梵文里叫「Virata(宇宙大我)」,这个术语类似「巨大的人」或「如此广阔以至看不到尽头」。根据她所说,这形成了一个宏观的宇宙实体,包含了物质的宇宙本身,还有更多更多,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的能量意识的多维实体,直接关系到它在人类微妙系统中的微观反射。

当然,这种事情是无法思考的。头脑自然对假想的其他维度的实相不感兴趣,这些概念被限制在理论数学和物理的更奇异的领域,更别提在抽象的高能意识层面上的原型实体或宇宙结构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思维正在通过望远镜的另一端

进行观察，并受到时空中能量的静态“锁定”性质的制约。高能实相只有通过超然的经验才能真正掌握；事实上，如果这是进化过程的目标，那么关于更高层次存在的所有知识本质上将是体验性的。一旦我花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它似乎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们可能已经进化出了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过程来发出信号的精微系统的潜力。

更重要的是，Shri Mataji 说自觉的普遍本质意味着：自觉的灵的能量意识不仅和宇宙大我相互作用，而且通过这种联系，也与所有其他存在的事物相互作用。她告诉我们，自觉就像连接上一台计算机，而这台电脑相当了不起。我们成为意识，第一次能够知道集体无意识的绝对价值；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任何人或事上，都将这种能量记录在我们微妙的系统中。根据她的说法，一旦我们建立了自觉，我们就可以即时的知道任何或近或远的人的精微系统状况，并作用于他们的脉轮，就好像他们是我们自己一样。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生活在过去的人们的“生命能量”。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清理我们自己的系统，然后自己去看。

Shri Mataji 继续这样描述宇宙大我：

(1) 对应人类左脉的能量，是太初存有爱和支持整个创造的情绪，在梵文里叫做「Tamo Guna」。它包含很多维度和存在层、星体层等等，并形成了宇宙大我的集体潜意识，包含了在创造历史中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记忆。

(2) 对应右边的能量，是太初存有创造、组织和供给能量的情绪，在梵文里叫做「Rajah Guna」。它也包含存在的许多维度和层次，并形成了宇宙大我的集体超意识，充满了创造潜在未来的计划或愿景。

(3) 与中脉的能量对应的是太初存有让整个创造得以进化的情绪，在梵文里称为「Satya Guna」。它包含七个原初的能量中心或脉轮，由集体无意识头脑内的原型或神祇掌管，是每个脉轮表现出来的能量原则的理想展现。

总的来说，Shri Mataji 说，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完全整合的、自主的存在，它创造、维持和进化着生命能量，稳步地将其品质从简陋和粗俗提升到精微和纯净。它的每个层面和维度都在自己的参数范围内运作，同时与整体保持完全的整合。从空间/时间的角度来看，这些呈现出一面过滤的意识的不可穿透的镜子，或现实的层叠维度；而这个物质实对于来自更精微层次的感知来说仍然保持开放的态度。

集体无意识的整合觉知是简单的本质，是对一切事物的认知；同时，在每一个连续的分和复杂的层次上，知觉和开悟逐渐变得不那么精微和全面。

概括来说，在霎哈嘉瑜伽里，昆达理尼在脊柱底端的骶骨处被唤醒，并穿越中脉的脉轮，唤醒每个脉轮内在的精微特质。当昆达理尼穿过前额的额轮时，注意力从自我和超我中分离出来，进入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冥想状态，立刻达到无思虑的觉知，并成为当下此刻不执着的静观者。

当昆达理尼穿越头顶的顶轮，就与集体无意识无所不在的力量建立起连接，而生命能量意识和集体意识开始在中枢神经显现。同时，开始了一个内在的成长、整合和转化的过程，它的进度和完成度取决于主体的能力和情况。

许多其他相关的主题也被提及了。Shri Mataji 谈到了与脉轮特质相关的特定自然元素、稀有金属和宝石、地球上的位置、行星、一年中的部分时间，甚至是星期几（在英语里仍旧用天体或天神来命名）。她的演讲中对实相本质做过深入的阐述，每个轮穴都有特定的「花瓣」数或者能量功能，在中枢神经的相应位置

也有同样数量的副神经丛；她也对每个脉轮在生理和精微层面上的特质与功能，都进行了权威而细致的阐述。

古代的梵文文献描述了每个脉轮内不同的神祇或原型，所体现出来的一千个精微特质或力量，这些全累计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信息的数量是压倒性的，但是 Shri Mataji 并没着手以任何结构化的方式来解释它。当环境需要时相关主题就会出现，至少在一开始，她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必须在直觉层面被接受，并在时间和发展允许的情况下适应整体情况。然而，她所讲的权威和知识自有其分量，并与古老的真理和智慧产生了共鸣，似乎发自地球最深处发的回响。我逐渐意识到，印度古代经典的灵性知识，比在新世纪文化中流行的大部分肤浅产物要更加深远、深刻得多；而我也开始明白，我一直在以一种无可救药的狭隘方式，试图去实现一些非常伟大的目标。Shri Mataji 嘲笑能从导师那里购买口诀的想法，并严厉谴责了当时普遍使用的其他一些技巧。她引用了古代「瑜伽之父」帕坦加利的《瑜伽经》，说传统的灵性升进是一种强烈、专一、极其自律的努力，以清洁和掌握精微系统，这只有极少数具有非凡才干的个人能达到。根据她所说，即使在一个已经开悟的导师的指导下，升进也是个艰巨的主题，她这样描述传统的有志之士所面临的情况：

一个想要成为徒弟的人必须向一位导师申请，在师傅接受他之前，他（偶尔是她）的愿望和决心的力量要经过严厉的考验。然后这个弟子将经历一段漫长而严格的「学徒期」，目的是将注意力从世俗的欲望和野心中超脱出来，并建立对驱动他们的潜在能量系统的控制。

为有抱负的瑜伽士设计纪律的目的是为了平衡精微系统，并将注意力转移到脉轮的能量原理上。精神、身体和情感上的弱点必须得到解决，确定它们的根本

原因并清除缺陷。瑜伽、冥想、苦行、饮食、口诀和崇拜仪式都有它们的作用，但必须在一个已经自觉的导师的指导下使用，而他对徒弟的精微系统的生命能量要亲自了解。

导师通过指定练习来净化和加强脉轮来管理升进，而这一制度必须根据弟子的需要来量身定制。口诀等可以用来刺激特定的脉轮，但随着升进的进行，它们的使用必须进行调整，需要注意不同的能量中心。

大量的生命能量从导师的昆达理尼不断地流进弟子的精微系统，邀请内在沉睡的昆达理尼觉醒，而导师会协助它的提升并帮助建立脉轮原理，直到它穿过了头顶的顶轮，自觉建立了。

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即使在最高水平的求道者中，这也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成长和转化的过程发生时，胚胎期的神圣生命在萌芽后仍旧封闭在宇宙之蛋里。只有当这个过程完成后，一个新的神圣生命才出现，并觉醒进入到一个极乐与奇迹的超然领域。

她说，这发生在所有轮穴在顶轮——头顶上的「千瓣莲花」完全整合时。她同意这可以被描述为「神的自觉」，但是这并不是指变成神；更像是觉醒进入一个更高的世界，意识和神性由此合为一体，而神显然无处不在。

她说，对于一个像佛陀质素一样的求道者，昆达理尼的唤醒意味着立刻达到神的自觉，但对于大多数的有志者来说，这意味着要和无所不在的力量建立连接，并滋养精微系统，直到它发展出完全的潜力。她解释说，佛陀教导他的追随者不要相信神，因为他想要他们获得对神的亲身体验，而不是对此建立关于神的概念。她说，同样地，穆罕默德教导他的追随者们要避开他所生活的社会中盛行的偶像，

而相信上帝是唯一的。按照她的说法，灵性教育的大部分方式必须适应周围人的心态和他们所处的时代。

这种对灵性的描绘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乡巴佬进了城，发现需要大学文凭才能找到工作。我能从 Shri Mataji 的话语中感受到力量和权威，也能感受到她说话时那种纯洁和自制的程度，正是这种视角让我在水瓶时代的滑稽动作看起来明显不专业。预测似乎很无望，但 Shri Mataji 完全相信所有真正的探索者最终都会实现他们的目标。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地球上的求道者数量如此之多，她说，一个大的进化跳跃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它。「生命之树上的花朵很少，」她会说：「但现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到了。」

她谈到了人类通过集体进化过程的旅程，脉轮在无意识的头脑中一个个得到唤醒。她说，现在头顶的顶轮要开始打开了，这标志着大规模自觉的到来，和一个全新的灵性时代的开始。

我百感交集地看待这样的宣告。我在 Shri Mataji 面前无疑感觉很美妙，而我内心深处怀着极大的、几乎是愉快的满足，汲取了大量从她那里流出来的渊博知识。发现难以捉摸的拼图碎片重新拼在一起令人兴奋，但我仍然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感到非常震惊，有时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处理好漫溢在周围的一切事实。

当然这不仅仅是疲惫。我感到欢欣鼓舞的是，Shri Mataji 以令人愉悦而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了灵性矛盾，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根深蒂固的信仰、顽固的思想和既得利益集团是不会欢迎它的。我的一部分意识到，这种知识的代价将是责任，我不确定我是否想要它。尽管我经历了这么多，但我对追求的神话和通往开悟的灵性之旅的不切实际的理想感到很熟悉。我喜欢从物质世界的残酷要求中获得的自由，我珍惜我所获得的时间，来停下来思考生命的奥秘。

在我经历的所有事情中，很少提到我的弟弟和最小的妹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为他们都还有相当年幼的孩子，他们无疑会希望自己选择对此说些什么。

然而，当我们第一次见到 Shri Mataji 时，我的弟弟作为家里的老幺，正好长期不在家。他刚刚稳固了自己的第一间寮屋，并没有进行一段时间的深刻反省，而是充满了冒险的激情。他去见了 Shri Mataji，认为她很了不起，但当她问及他要做什么时他却有点不悦，因为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最终他决定，就如他说所的，想「在变成蝴蝶之前享受咀嚼树叶的乐趣」。

我可以理解这点，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尽管我非常明白我一直生活在边缘，并且不断地陷入幻想破灭和逆境中。我一直在寻找奇迹而且已经找到了一个，我告诉自己，如果它对我有一些要求，我就不能抱怨。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小男孩，当他划船去钓鱼时，却发现一条鲸鱼从身下浮出水面。我发现了比我期望的更多的东西，但我无法拒绝它；我觉得必须去检验霎哈嘉瑜伽，看看它是不是像 Shri Mataji 所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这和我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截然不同，而且我能看到 Shri Mataji 如何卖力地对她遇到的每个求道者「工作」。她会和他们交谈，倾听他们，找出他们的问题，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解释给他们听，同时不断地以永不失败的好心情工作他们的脉轮。而且，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没有人向我要钱。

Chapter 14: 梦境映射

最后，Shri Mataji 去了印度六个月。起初，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架燃油耗尽的飞机上的乘客。一直推动事件的动力突然消失了，但它的势头让我驶向未知的世界，不确定未来如何发展。

我脑海里还潜藏着疑惑：自己能在多长时间里维持不用毒品的状态。实际上我并不孤单，因为有妹妹作伴，但 Shri Mataji 在场时所产生的力量和深度，已经填补了生活中没有毒品后留下的空洞，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总有一天我会非常想念它们。

我还是住在寮屋，只是没有很多社交生活，因为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吸毒，很多人不认同我不再吸毒的事实，也不明白其缘由。对于‘找大师’是存在一些牢骚的，这让我觉得很恼火。我可以理解人们对大师们的谨慎和怀疑，但在没有调查和实验的情况下，对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置之不理，在我看来是愚蠢的。我失望地发现「怪胎」就和其他人一样，也会受到肤浅思想的制约。

和他们相处意味着把自己置于诱惑之中，从而会导致尴尬的谈话，我也开始注意到，我的精微能量系统似乎一点也不喜欢这种环境。

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惊喜地发现，我根本不是在埋头跳水。我感到一种看不见的、虚幻的“东西”使我精神振奋。生命能量的「电磁」流在我体内微弱地嗡嗡作响，尽管我并没有特别的快感，但我感觉相当稳定和冷静，并令人惊讶地乐观。尽管如此，我还是相当脆弱，有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踮着脚尖，走在高耸的、冻结的欲望之海之间。因为如果我犹豫不决，我所放弃的一切都随时准备冲进来，把我压垮。我尽量不去想这点，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集中精力过好每一天。

Shri Mataji 鼓励那一小群和她在一起的求道者在她不在的时候保持联系，我们同意每周见面一次。在遇见她之前，我们都是不同道路上的求道者，而且有着迥异的性格。实际上，我们不太可能打成一片，以至于我发现我们能互相联系是令人惊讶又有趣的，但我们的聚会却出乎意料地令人享受，并帮助我回想起我在 Shri Mataji 面前的感受。

另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是我有一张 Shri Mataji 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印度的一个普祭仪式上拍摄的，照片中她坐着，摆出冥想的姿势，左手水平向前，手掌朝上，右手垂直向上，手掌朝前。

在无意识的语言里，这意味着「我会保护你，滋养你的魂」。她给了我们每人一张，说我们应该在它面前冥想，因为它有强大的生命能量。这是我曾经体验过的，但一直都不愿意去实践，我想应该是出于某种程度的自我、制约和难为情，特别是有朋友和熟人在身边的时候。

我知道在这张照片面前冥想有显著的效果。我虽然感觉不到像妹妹那样的「凉风」，但我确实注意到我体内流动的能量增加了，对各种刺痛感、疼痛的敏感度有了精微的提高，深度感和平静感也相对增强了。

有时我也让其他人把双手对着这张照片，有几个人承认自己有刺痛感，还有一两个体验更强烈，特别是小孩子。我认为这是集体意识的另一方面，但我并没有想太多。就像关于 Shri Mataji 的很多事情一样，它让人困惑，但却凑效。

她告诉我们，过一段时间后就不需要这张照片了，但是刚开始它可以帮助冥想，而且在她离开后照片也确实起了作用。有趣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第一次持续体验到更高的意识状态，是偶然瞥见了一张 Shri Mataji 的照片引起的。然而，在 1975 年新年前夕，当午夜临近时，我一个人在寮屋里，静静坐在这张黑白照片前，房间里只有烛光，想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

要放弃毒品引发的实时强度并不容易，更不用说窥探生活的幕后的能力了。我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放弃了感知和经验上的优势，我不得不不断提醒自己：我的目标是有朝一日重新获得一切，甚至更多，而且是永久的。

几周过去了，我感觉自己慢慢「回到现实」。我理了发并找了份工作，尽可能在我父母家陪儿子。我冥想，经常去看电影，和我妹妹出去玩。我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就像是从飞机上俯瞰城市和走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的区别。日

常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需要的注意力越来越多，抽象的形而上的沉思退到背景中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惊讶地发现，自己对缺少毒品的新生活处理得非常好。甚至还停止了抽烟喝酒，并感到内在有些东西改变了，它正支撑着我的意志。实际上，Shri Mataji 刚开始就坚持认为，自觉表现出一种力量和超然，这让人们更容易抛弃习惯和癖好，但我仍然感到惊讶。

这并不是说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和清洁，才能感受集体存有的支持，有时也会被拖回到过往的情绪和思想状态中，必须努力摆脱它们。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摆脱掉它们，至少到达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我开始感到，这些负面的状态其实根本不是我的一部分，而是外来的一些东西，污染了我的精微系统。有时感觉就像是穿着别人的旧衣服，而令人不快的能量感知在我的手上和身上抗议。当我在这种事情上挣扎时的感受和我清醒时的感受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惊人的。

也曾有一次正面的体验给予我很大的鼓舞：

在我父母家的客厅壁炉里生了一堆火，火焰似乎呈现出一种仁慈、天然的纯度，它净化了我，也让我的意识更加敏锐。它似乎把我身体里的一切负面都吸走了，让我感到灵敏而警觉，满足但又非常清醒，就好像知觉被加快并赋予了一种新的清醒。有一种梦幻般的永恒感，一种丰富而近乎华丽的超然，而火焰成了室内唯一真实的东西，电视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喋喋不休的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童年时代那种自然朴素的神奇景象又回来了，一种充满活力和力量的原型让我不知所措。这个时候我对印度神话知之甚少，但我确信这就是罗摩，Shri Mataji 将其描述为存在于心轮层面的神性的一个方面。在《罗摩衍那》中，讲述

了这个降世神祇的故事，他扮演的的是一个高贵的王子，为了履行被欺骗了的父亲所做出的承诺，他接受被放逐到森林里十四年。

这只持续了片刻，但从那以后就一直伴随着我，这是一个宝贵的提醒：在火的精微本质中潜藏着一些神奇而神秘的东西。

Shri Mataji 离开的六个月慢慢地过去了，我热切地等待着她的归来，但我的期望多少有些困惑，因为她对我们的脉轮状况相当不满意，并狠狠训斥了我们。这让我明白，她认为自觉是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

她说明年可能会有印度之行，为此我一直在攒钱。但当她告诉我们，我们的精微系统还不适合和印度的同修见面时，我以为这次旅行取消了，于是跑到外面买了个很大的音响设备，这可能是我生活中唯一真正想要的物质的东西。如果我有现在这样的经历，我就会眼睁睁地看着事态发展，因为在我们脉轮上工作几周后，Shri Mataji 宣布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印度之行可以继续下去，我得重新开始存钱。

我们像以前一样被投入到同样密集的研讨中，运用生命能量、进行问答，还有长时间的讨论。我注意到，我并没有第一次见到她时所享受到的那种十分高峰的体验，但她在场的效果仍是巨大的。我常常觉得在她身边有一种巨大的空间感，她甚至能让一个小房间看起来像洞穴一样，每当我靠近她时，一种充满活力和乐观的能量感总会包围着我。

这感觉就像一道亮光穿透了我生命的每个角落，不知为何，这既突显了我的缺点，又散发着安慰和仁慈。我有时留意到，她在时会有一股难以捉摸的香味，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香水，仿佛来自一朵充满活力和魔力的鲜花。

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到达时，Shri Mataji 会用一种愉快的问候来帮助消除自我意识，而我马上就会感到内在的能量在起作用，各种各样的精微疼痛感都消退了，然后感到一种神秘的压力在我身体中央稳步向上推进。通常在她身边大约三十分钟左右，我就会觉得自己完全变了，我的身体变得轻盈、清澈、放松，我就会沐浴在一种孩童般的、金色的满足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在更深层的部分开始绽放，而当根深蒂固的问题开始清理时，有时候会感到不那么舒服。但与她相处过后，总能感到轻松和充满能量。「这就像做黄油，」她某次说：「搅拌在继续，而你有时会在底部，有时在顶部。只要有耐心，转变就会发生。」

我仍然不时体验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有时是在 Shri Mataji 面前，有时则不是，包括一段持续了几周的插曲，在那段时间里，我清楚意识到过去的时间和地点：

我穿着不同文化风格和历史时期的衣服，并且可以感受到身上的衣服、珠宝和武器的质地和质量。一段紧张的插曲让中国古代世界变得栩栩如生，持续了好几天。我甚至可以感到头顶的顶轮像一把中国的纸伞般打开了，散发着柏油般的芳香。我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是中国的，而 Shri Mataji 看起来像是一位美丽的中国神祇。当我告诉她时，她笑着说：「有时候你在我看来也像个中国人。」

她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来自前世储藏在我们的精微系统里的记忆，当昆达理尼解决脉轮中的问题时，我们可能会经历很多不同的事。她说，我们既不应该害怕，也不应该寻求这样的体验，但如果它们发生了，就保持在中间并静观它们。

其他的体验则是短暂而出人意料的：

我和 Shri Mataji 坐在她家里的餐桌旁，我看到她身上闪耀着太初之母的美丽表情。我瞥见了优雅的简朴和高贵的尊严，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深深吸引着我。一组精致的强大的力量或属性，被巧妙地“捆住”了，好像不需要放在一边的工作。

我和其他一些人一同坐在 Shri Mataji 前面一小段距离的地板上，当我瞥了她一眼时，立刻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意识状态。我变成了 Shri Mataji 的一个镜像，她非常平静的看着她的倒影。我感到无比的纯净，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缺失感，一种解放的感觉，我意识到物质世界总是对我的身体存在一种潜在的威胁，而这种威胁现在已经消失了。过了一会儿，我在美丽的金色光芒中飘浮着，处于一种幸福的、无形的状态，然后回过神来，有点吃惊地发现自己又坐在了 Shri Mataji 的面前。她对我微笑着说：「很好。」

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些很棒的梦。在一个梦中，我姐姐和我得到了亚特兰蒂斯的钥匙，开始寻找它。我们走进一幢大楼的门厅，里面挤满了一大群人，他们都在互相争论。“我们有亚特兰蒂斯的钥匙！”我们喊着，向四周挥舞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们穿过人群，来到大楼中央，那里有一台原子动力升降机。

钥匙打开了门，我们一进去，门就关了，电梯开始上升。它停在下一层，门开了，露出一个类似机场控制塔的控制中心。令人震惊的是，它被一个外星生物占据了，一个很像我在幻游中看到的长着红角的“犀牛人”的生物，我们和它打了起来。结果是不确定的，电梯继续上升到下一层，另一个奇怪的生物占据了另一个控制中心，我们也和它打起来。随着电梯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过程在其他楼层不断重复，直到我开始感到头晕。我的鼻子开始流血，一切都开始变白，我失去了知觉。

当我告诉 Shri Mataji 这个梦时，她说「这是你的喉轮」，指的是脖子底部的脉轮。我记得几个月后在印度，她在我的同一个脉轮上工作。当时我和她在一个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霎哈嘉瑜伽士，当时她让我过去并把手放在我脖子上。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在我的心和喉咙之间有东西向上推，接着开始感到一阵奇怪的头晕目眩。房间开始变黄、然后变白，我觉得快要晕倒了。我站在 Shri Mataji 面前，她坐在一张床边，我在她旁边的床上坐了几分钟，然后才恢复过来，尴尬地挣扎着站起来。「我无法拿走它，你会受不了的。」她说，并告诉我要等到我更强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强大的梦和「原子升降机戏剧」有类似的效果，发生在很久以后。在这个梦里，我躲在地下一个山洞里，我的母亲正在喊我出去。我抬头看了看洞口，看到日光下一个巨大的黑影，它开始慢慢地走过洞口。

它继续向前移动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时间，直到最后它的体积开始缩小，我意识到它是一条巨大的蛇。我扭动着身子从洞口爬了出来，发现自己也是一条蛇，尽管只是前面那个庞然大物的一小部分，和我一起出去的还有一大群快乐的小蛇。我回头看了看我们藏着的那个洞，原来是在一棵古树的树根下面，那棵树已经被炸成了一个树桩。我对我们能从这样的废墟中被救出来感到惊奇。

在一个最美好的梦里，我和其他一些客人来到了 Shri Mataji 的家，她邀请我们所有人到她的后花园去，那里长满了色彩艳丽的树木和植物，似乎绵延数英里。隔天我们真的去拜访了 Shri Mataji，她建议出去兜风会很不错，所以我们去了苏塞克斯的乡村，秋天五彩斑斓的色彩创造了我们周遭神奇的景致，我感受到前晚梦中经历过的强烈的似曾相识感。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继续和 Shri Mataji 在一起，主要是在她苏克萨斯的家中，以及我们之中的一对夫妻在尤思顿租的房子里；但我们也去了其他地方，包括 Shri Mataji 的侄女所居住的滨海维斯顿。无论我们在哪，不管是坐在海边，还是坐火车或地铁旅行，或是在维多利亚车站的格罗斯维诺饭店(Grosvenor Hotel)里吃黄瓜三明治，Shri Mataji 继续像往常一样说话和行事，几乎不考虑周围的环境，还经常和路人交谈。

尽管在 Shri Mataji 的陪伴下有很多的欢声笑语，但气氛永远不缺少深度，她不断努力，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轻浮，并逐渐灌输一种严肃和谦卑的意识。有一次，她带我们到她的花园里，在一个即兴的仪式上为我们浴足，把这两种特质灌输到一种几乎无法承受的程度。

她依旧非常实际地传授知识给我们，她所说的大部分都有关精微系统、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以及生理过程和身体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她说，许多身体疾病，或易受疾病的影响，都是精微系统问题的症状，因此可以得到相应的治疗，或者更好的是，在早期阶段进行诊断和预防。霎哈嘉瑜伽对身体、情感和心理问题的治疗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与灵性治疗的神秘“能量输送”截然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治疗是唤醒昆达理尼的一种自然副作用，因为昆达理尼自动开始修复仪器里的损伤和弱点，这样它才可以在最优水平上发挥作用。当精微系统的能量意识参与其中时，自觉的灵可以有效地在一个整体和全面的过程中自我疗愈。

Shri Mataji 详细地讲述了身体疾病，提出了多样的治疗方法、草药和对于特殊问题的冥想技巧。之后，她甚至描述了脉轮不仅对基因进行了编程，还改变了

它们的功能，甚至当精微系统在足够高的水平下作用时，可以制造新的基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治愈”并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尽管事实上我是最需要它的。在很多方面，我的注意力仍然在最高层面上，我对整体情况更感兴趣。

很多时候，Shri Mataji 谈及精微系统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它的运作如何被削弱或损坏，以及它如何可能被负面力量攻击。这是我感兴趣的，并发现这和她谈论的其他话题一样，是个精微、复杂和重要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有两种观点需要考虑，因为她对于维护精微系统的重要性所下的定义，与它可能受到伤害的方式密切相关。

基本上，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注意力调谐到 Virata 的进化“程序”，这反过来意味着尊重和维持脉轮的能量原则。她说这需要对「正法(dharma)」有所理解，她将之描述为灵体与生俱来的道德。

“道德”听起来有点吓人，还有点宗教色彩，我把它与伪善和抑制自发性联系在一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她所描述的“正法”，或“正确的行为”，与我从小到大所接触到地狱里的磨难有很大的不同。正法的另一个涵义是「维持」，而不是内疚和对未来的诅咒，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当下的意识品质。

我想，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基督教对正义的观点，但 Shri Mataji 详细描述的生活方式却更加直观、微妙和全面。它包括像饮食这样的内容，而且主要是学习把注意力向内专注在脉轮上，以及生活的精微之处，而不是向外受自我的干扰。

这花了一些时间，但我确实开始看到，我的一些态度和行为是如何影响我的思想状态和意识质量的，我通过一个不断尝试和犯错的过程来学习如何相应地调

整我的行为。渐渐的，我开始把它视为灵体的自然礼仪，一种尊贵和平衡的生活方式，与仪式或教条没有任何关联。

一般来说，正法的行为将注意力稳定在中脉，并建立起个人和社会行为的界限，防止右边的野心或者左边的欲望压倒自我和超我。更具体来说，这和脉轮与昆达理尼的精微特质有关，每个脉轮都表现出其基本原则的理想表达，例如，位于脊柱底部的根轮的纯真，位于腹部的腹轮的创造力，位于颈部的喉轮的不执着和集体性。Shri Mataji 没有将正法的行为描述成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每个脉轮相应特质的不同风格和表达有关，因为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它对变量都很敏感，可以改变它的参数。

她强调说，正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培养吉祥感，她说这是一个平衡和精微的人与生俱来的品质，但我们必须从经验中学习。她说，这和中脉有密切关系，是一种来自中央通道脉轮的神圣援助和支持的感觉。要知道什么时候某种情况对灵体有益，而不是对自我有吸引力；不管情况多么诱人或宏大，都要被「非正法(adharmic)」(违反正法，或者负面) 的事情所排斥；无论事情多么卑微或简单，都要被滋养和维护灵体的东西所吸引。

在霎哈嘉瑜伽的术语里，吉祥表现为一股强大的、清凉的生命能量流，以及一种纯洁、积极和乐观的感受。Shri Mataji 让我们铭记，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这是在我们的灵性升进道路上，识别并接受脉轮精微原则的关键。

口诀对于建立吉祥是个强大的工具，因为它们激发了脉轮中神祇的力量。然而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只有在昆达理尼打开顶轮后，当自觉的灵和宇宙大我之间通过无所不在的能量建立连接时，口诀才真正有效。她说，当神的特质被一个自觉的灵唤起时，集体无意识里的神祇会释放出能量，它们洁净并打开了脉轮。

她告诉我们，使用口诀的艺术是要知道何时以及哪些脉轮需要刺激，还有神的哪个面向需要为此而被唤醒。基本上，她向我们展示口诀强化了精微系统的弱点，保护和加强了脉轮，并增加了神性的显现，它抑制了负面情绪，并深化了我们内在的成长。

Shri Mataji 解释说，基本上有两种口诀，每一种都以特定的方式刺激了精微系统。有种子口诀，它包含了与特定神性特质的震动属性相共鸣的纯音。例如，「AUM」就是一个种子口诀。然后是梵文口诀，虽然梵文字母本身的发音原理和种子口诀相同，但它在在一个较不抽象的层面起作用，调用了脉轮中特定神祇的力量。

这个精微系统也可以对梵文口诀之外的刺激作出反应。有些祷文是有效果的；例如，主祷文能有力地作用于前额的额轮，它帮助把注意力从自我和超我分离开。其他方式也相类似，尽管可能不是那么强烈，例如使用 Shri Mataji 所说的「确定语句」。这意味着用母语，去请求、肯定脉轮中精微灵性原理的存在，同时将注意力引导到精微系统的相应部位。所有这些事情，就像霎哈嘉瑜伽的其他事情一样，可以在生命能量中体验到，并用来增加冥想的深度和质量。

Chapter 15: 机械幽灵

前面提到的都是深奥而精微的问题，对西方人的自我来说是陌生的领域。遗憾的是，我更熟悉的东西是不甚吉利的，尽管我对它的真实本质不太敏感。我认为与它的纠缠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是利用人类的弱点而繁荣起来的，但 Shri Mataji 担忧的是比这些更黑暗的行为。

我了解到，业力对自我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神来说是一个相对的、暂时的障碍，而在吸毒经历中，两者之间的混淆既没有被理解，也没有被尊重。现

在我开始明白，在这两种观点之间的阴影区，潜伏着我们不曾料到的危险，我们一直在池塘里戏水，确实有一些相当黑暗的深渊。

通常，Shri Mataji 告诉我们，进化的人类意识被局限在自我和超我的范围内，只要一个人过着合理平衡的生活，他的心灵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然而，她警告说，这层保护茧可能被诸如毒品、创伤、极端行为、降灵术和负面的制约所破坏，这可能会打开进入集体潜意识或超意识的各个层面的入口，使心灵容易遭受负面亡灵的入侵。当然，我们对这此有很多疑问。灵魂真的存在吗？它们是什么？为什么有负面的亡灵？那好的亡灵呢？灵魂出窍呢？

Shri Mataji 这样描述了在死后发生的过程：

灵魂（包含精微系统和昆达理尼，以及储存其内的最近和前世的痕迹）与它的肉身元素分离后，会在当下停留一段时间，见证自己肉身生命的结束、对其身体的处置，然后逐渐脱离它所生活的环境。

Atman（真我），或者说是灵体的反映，在死亡时离开心脏并与灵魂分离。这是原初存有超然而男性化的一面（神的父性面向），被 Shri Mataji 称为印度神祇中的「Sada Shiva(至高湿婆神)」，它是一切存有全视全知的静观者，是一切生命中重要的生命火花和意识。

在人类层面，这个原则似乎以一种特别完整的形式呈现，是「Paramatman(无上真我)」的一个完美的小宇宙的反映（至高湿婆神的原初形态），它在每次投胎时都让灵魂复活。Shri Mataji 说，自觉本身是一个靠昆达理尼和位于心脏的真我结合而触发的过程。

灵魂在死后退回到一个更被动的状态，被吸引到宇宙大我中和其生命能量状态相配的集体潜意识或超意识的存在维度。这些存在层面从低级和粗糙，到高级

和精微而不同，灵魂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反思它的灵性旅程，或受其欲望的折磨，尔后根据它的业力重新投胎转世。

Shri Mataji 解释说，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风险，Shri Mataji 解释说，因为进化的自我阶段是棘手的。她同意灵魂有完全的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是必需的，但也挖苦地承认，人类的自我可以突变成几乎任何东西。她曾说过：「只有人类才能将光明变为黑暗。」

她告诉我们，如果灵魂过度认同或执着他所遗留下的生命，就会徘徊在人类意识边缘并渴望与活人互动。她还谈到那些不满的灵魂，那些在生命中受苦的人，或者认同于各种人性弱点的人，并在死后仍受它们折磨的人，也差不多如此。尽管她把这些“附体”在活人心灵中的表现描绘成一种相对世俗的现象，但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是和日常习惯、欲望与执着有关，而不是戏剧性的心灵入侵。

在原始时代，活人和死人之间的界限似乎不那么分明，而人类长久以来的生活一直有亡灵徘徊在他们生活边缘。Shri Mataji 描绘这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拖累或累赘，如今仍与我们同在，变成了困扰社会的瘾君子、恐惧症、偏执狂和强迫症的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坚持认为许多人类问题的背后都有负面亡灵，我觉得不容易接受这个观点。尽管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有一次她甚至描述了一个头上带独角的亡灵，就像我曾经看到的一样。照理说，从接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精微的内在存有，而且它能在死后留存下来并重新转世，到接受灵魂的存在，可以干扰活着的人，这种跳跃并不大，所以我不确定为何刚开始我有那么多的质疑。

我想这也是我对太初存有的绝对的、先验的本性和自我的相对的、虚幻的存在之间的困惑的一部分。知道一堵砖墙是一种幻觉，这并不会阻止我撞到它时不

感到痛，而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在相对意义上，亡灵可能和我一样真实，并能在我成功驾驭幻象的诱惑前影响我。

我之所以难以接受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坚信，人类与神的疏远是由原始层面上压抑的情感创伤造成的。在内省式的毒品体验中，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这似乎也得到了支持——当深锁的紧张在 LSD 中被释放时，生命难以置信的美和深刻的简单就会展现出来。

我一直接受这一点，即使我知道积极的经验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努力释放压抑的感觉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我认为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不复杂的解释，符合神的本质的简单性，似乎有可能治愈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分裂，这是许多人类问题的根源。

当我和 Shri Mataji 在一起时，一种新的观点才开始慢慢形成。我喜欢感觉被压抑的感觉，因为它很简单，并意味着问题和解决方法都在我身上。我也知道其中至少有一些真理：当我再次感到完整时，只有太初存有的统一性占了上风。有搞恶作剧的心灵实体四处游荡，看起来是不必要的复杂而且比较世俗，更近似于充满魅力的基督教集会或唯灵论教会的活动。

然而，我的观点逐渐改变了，而且开始感到我总是试图反刍自己的过去，这让我陷入了一场不可能的自我斗争；而且尽管最初取得了戏剧性的突破，我还是被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摔跤比赛，身披自我强加的紧身衣，无法挣脱。（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包括自我和超我在内的整个认同感）。

Shri Mataji 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情况。灵魂中储存着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紧张，当然，还有对脉轮根深蒂固的原始冲击——但她认为这些是

当时普遍无知的负面后果；粗鄙的习惯、态度和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在没有意识知识或意图的情况下，伤害并降低了精微生命的敏感度。

这不是关于个人的戏剧，而是关于学习如何应对一个冷漠的环境，以及如何恢复已经麻木和变弱的敏感度。她说这个精微系统具有机制和反应，可以摆脱周围环境的负面影响，并加快其发展成熟。

这意味着，可以在静观状态下以一种超然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运用无所不在的神圣能量来洁净和刺激脉轮。实际上，是集体存有承担了责任，而不是自我，Shri Mataji 对此用她最喜欢的一则笑话做了说明：讲的是飞机上紧张的乘客试图通过把行李顶在头上来减轻飞机的重量。她的意思是，当最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自我交托给集体存在时，我们仍然依附于自我，并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这也阻止了个人对负面的认同，并消除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执着。这有点像脱掉脏衣服在河里洗，而不是试图穿在身上擦拭干净，这在处理情感和自我的问题上是一个相当大的优势。

不利的一面是要接受，我们容易受到破坏性心灵实体的精微入侵，而且我们处在一场冲突的前线，它发生在自然界的积极的进化力量和一切陈旧过时的事物之间。Shri Mataji 将 Kali Yuga——印度传统的“灵性黑暗时代”——描绘为意识品质的一个漫长的黄昏，在这期间，过去根深蒂固的习惯将阴影投射到每个光明的新生代身上，弱化和掩盖了其精微之处。

正是在这一古老的景观中，她描绘了这些亡灵的活动，过去那些不满足的阴影，通过活人的心灵来延续它们的欲望和痴迷来维持现状。

我只是慢慢地开始意识到，我在 LSD 上经历的许多痛苦和精神错乱可能是遭遇负面精神实体的症状，而不是我自己痛苦的证据。这是 Shri Mataji 所谓的

「错误认同」,在这种情况下 ,自我体验到亡灵的人格作为它自己进入心灵。如果她是对的 ,那就意味我让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一个无底洞般的痛苦之中。

好的一面是 ,我不必再与自己内心所认定的所有负面特征妥协 ,而想到神圣的进化力量在一代又一代的推动和对抗历史的重负 ,就令人欣慰。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清理脉轮 ,摆脱过去的包袱。

不过 ,这不仅仅是蜕去旧皮这么简单。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 ,心灵的捣蛋鬼有各种形状和大小 ,从相对无害的到具有破坏性的和堕落的 ;它们的活动范围从偶尔趁虚而入的心灵入侵 ,到深入渗透的自我 ,主宰了整个人格。

她向我们保证 ,我们通常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不受更极端亡灵实体的伤害 ,但她也警告说 ,可疑的灵修和致幻毒品会让我们接触到各种模糊存在维度中的亡灵的注意。她说 ,亡灵本身可能会产生极端的想法和超感体验 ,而求道者可能会因遭遇它们而迷失或偏离方向。

我可以理解 ,如果亡灵与它们所居住的领域的自然属性一致 ,它们可能很难被探索(或无意中暴露)的人类心灵所识别 ,尤其是在不熟悉的陌生或新的体验维度里。也不一定有什么方法来区分自己的感知和那些入侵的亡灵。实际上 ,亡灵的入侵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开悟或授权 ,或者产生一种更外来的身份认同。

在六十年代的灵性冒险中 ,人们的心理会接触到一系列全新的客户 :那些不满的亡灵们 ,跨越了古老的时间深渊 ,偏爱物质满足或古怪的灵修 ,它们在当时的先锋派中会觉得宾至如归。对某些人来说 ,满怀希望的困惑给生命的奥秘注入了超意识的意象 ,并将脉轮向外投射到如飞碟一类的物质领域里 ,把它们的原型或入侵的亡灵当作星际拯救者或外星人、外来生命或威胁。这是一个可以从一种超然的角度以一定的娱乐来看待的画面 ,但如果 Shri Mataji 所说的一切是真的 ,

那真的太悲惨了，因为这意味着很多人的梦想的幻灭和破碎，以及整个灵性升进的阻碍和颠覆。

Shri Mataji 告诉我们，那些不安的灵魂的主要倾向是为了避免转世和面对生命，尽管根据宇宙大我中固有的运行流程，他们迟早都要投生而且并面对他们的一些业力。她说，尽管如此，许多灵魂继续走极端，并最终在进化过程中完全突变；她描述自我和超我的这些怪异在人类神话中被象征为魔鬼的角。

在某种程度上，这最终证明了进化的自我阶段的自由，但 Shri Mataji 描述这样的存在只寻求放纵他们的欲望和野心，并将人类拉下来共享他们最终的厄运。她说，事实上，最强大的恶魔人物能故意的化身为人类，在世界上制造混乱和毁灭，希特勒就是如此。

她告诉我们，求道者们受到各种形式的攻击，因为他们形成了人类进化意识的先锋，而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消极的惯性，而这并不受欢迎。她解释说，我们的灵性升进不只是个人的事情，每个自觉的灵都代表了太初存有身体里的一个细胞，而它的个人旅程构成了人类集体解放拼图的一部分。

她说，正是自我的错误认同让我们所挣扎的负面看起来如此个人化。我们必须从自己的问题中抽离出来，并用一种客观冷静的方式来解决它们。从负面特质中解脱出来，常常被体验为一种分离感，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到“这不是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根本不需要在潜意识里挣扎。只要清理和平衡精微系统，并在无思虑的觉知状态下通过中脉提升，活在当下。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一切，我想，我最初的反抗表明，我并没有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成功地根除了自己的西方理性。所有这些关于亡灵的讨论有时会显得过于简单和天真，而事实上，Shri Mataji 经常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宏大的学术态度

不屑一顾（虽然只要她愿意，完全有能力这么做），这让我更容易产生怀疑。尽管如此，在这些事情上保持一种幽默感是很重要的，尤其这点是这些亡灵似乎欠缺的。

有些人似乎确实意识到了负面亡灵的存在，他们会感到易受伤害、困惑和威胁，尤其是在没有知识和理解的情况下独自面对情况时。其他人则可能会自以为是地谴责亡灵是邪恶的，并声称要把它们赶出去，通常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和可观的费用，但他们自己却被另一种渴望权力的幽灵附体。

当然，某些人积极地参与寻找亡灵，寻求死后生命的保证，还试图获得超自然的力量，或知道过去或未来。Shri Mataji 严厉地谴责了这类做法，并坚称认为，我们与它们互动会一无所得，也会失去很多。她坚持认为，高度进化的灵魂永远不会进入活人的心灵，因为他们尊重人类自由的分际。

她说，我们应该意识到，亡灵即便不总是阴险的，它们还是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还有很多喜欢出风头和好管闲事者只是想炫耀一下。她指出，至少是在它们的原点，这些灵魂与我们有同样的精微系统，并解释说，它们脉轮上的问题会与它们的宿主互相作用，有效地将它们的业力负担强加到入侵的精微系统上。

她警告我们，当它们脱离肉体时，这些实体以一种比活人更微妙的状态存在，并能通过后门进入我们的心灵，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操纵自我/超我，而且有时候完全控制了它们宿主的心灵，迫使他们做出越来越极端的行为。

在霎哈嘉瑜伽的练习中，这些心灵实体的活动被脉轮中的负面感受所暗示，在某些脉轮中比其他脉轮更明显。最常见的就是左腹轮，显示在左手的大拇指，通常会有一种特别讨厌和痛苦的刺痛感。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在这个脉轮

左边运作的圣原则是纯粹的知识，是关于生命能量意识的内在知识，她解释说，这个中心对亡灵特别敏感。

它们的出现代表了腹轮的创造本质被误用，被扭曲成幻觉、幻想和欺骗。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事实上，它们通常显得相当愚蠢。只是一些需要注意和避免的东西，有点像人行道上的狗粪。

在这个宏大的计划中，我认为这样的心灵残骸代表了人类的集体业力，拖着我们向神圣升进的后腿。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个人计划的事情，而且 Shri Mataji 一再警告我们，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些心怀不满的灵魂的注意。

她告诉我们，任何违背正法的行为都会招致负面亡灵的注意，而且这种行为越极端，风险就越大。自我想要的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吸引来自过去的志趣相投的亡灵，看起来，而吸毒和追求灵性知识也不例外。

她说，在这个黑暗时期，或者「无知的时代」，只有极少数人保留了真正的灵性知识的深度，许多求道者试图接近神或逃避人类生活的考验，而仅仅是退回到旁观者的状态。这基本上意味着把注意力从外部世界中抽离出来，深入到认知知觉的最内在本质；回到无所不知的太初存在的意识，从我们所有人的内心深处观察生命。

通过严格的纪律和顽强的毅力，似乎可以将注意力从感官中转移，并将其锚定在灵体中，逐渐将意识从物质的存在中提取出来，并遁入到永恒而警醒的静默中，窥视着生命的热闹鱼缸。然而，Shri Mataji 没有太多时间做这些事情，她似乎不认为集体存有的利益会因此获益，有时还把这类人称做「悬空的无用之人」。

她描述这是一种极端和毫无意义的策略，灵魂可能因此迷失在集体潜意识的流沙中，更不用说结交许多新的心灵朋友了。这在较低级类别的求道者中是很容易

易看到的，例如印度抽大麻的苦行僧，而我可以看到，这种「逃离心态」可能会成为进化的死胡同，有点像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从火车上跳下来一样。

Chapter 16: 与神同行

Shri Mataji 坚定地认为，不断进化的神性的全部潜能，只能通过阳性的灵体原理与阴性的力量原理在孩童的纯真原理中结合才能实现，这是一种超出人类想象力范围的潜在方法。据她所说，创造的唯一目的是通过精微系统的进化来孕育这个神话般生命，而接受任何其他的就是背叛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命运。

她说，宗教的真正目的不是照顾穷人，尽管它确实包含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法；而是为了唤醒了神性的无限财富并与人类分享。是为了让每一个自觉的灵都飞向永恒，留下一个普世的欢乐与满足的时代作为他们的遗产，留下一个田园诗般的地球，许多人会从这里追随他们，而这个时代的弊病甚至不会成为一个记忆。

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正法最根本的特质是纯真，这是在脊椎底部的根轮(Mooladhara)表现出的神圣面向。「Mooladhara」这个词的意思是「根的支持」，而她定义这个脉轮是形成精微系统的基础，是真正的「生命之树」。

她说，纯真本身就是一种强大和积极的力量，刚开始我觉得有点难理解，因为在西方，纯真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特质，被当做是幼稚或缺乏知识和经验。同样难以理解的是，Shri Mataji 断言，如果根轮得到清洁，纯真就能恢复。很难想象过去的沉重印记可以如此轻易地消失和遗忘，但我确信自己会反复发现自己在 Shri Mataji 面前就像个孩子，轻如羽毛，并充满了一种精微而金色的纯洁感。

我能看到，我们是如何没有自我的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纯真保持着完好无损。然后在一个完美而正法的社会里成长，在一个保护性的生命能量茧中发育，意识的质量受到脉轮的支持和保护。最终我发现，即使到了成年也可以保持纯真，因为它和无知大不相同。

许多质量必须在成年人格中成熟，但随着我对根轮的理解逐渐增长，我发现纯真是一个处处相伴的朋友。它就像一个特氟隆涂层，将注意力从自我中分离出来，是不为动机或计划所污染的单纯觉知，但这不是一种被动的超然态度——它是对精微系统的脉轮起润滑作用的油剂，是使火光明亮的氧气。

努力去理解像纯真这样抽象的特质，帮我意识到在集体无意识中扮演原型或神祇的角色是多么重要。祂们既是基本神圣原理的普遍基准，也是执行这些基准的强大工具，能够在超越理性理解的层面与心灵直接沟通。

我们可以通过体验一个原型的本质属性来超越思维概念；不是「嗯，我是在投射一个虚构的概念，它源自对 XYZ 的一种幼稚解释」，而是「哇！怎么会存在这样的力与美？我怎么能知道这一切？如此惊人的东西怎会如此熟悉？」

这是幸运的，因为被 Shri Mataji 称为根轮的力量和守门人的原型，对西方人的头脑来说再难理解不过了。这个原型代表一种永恒的孩童、没有自我的神圣状态，即印度教传统中所崇拜的「格内沙(Ganesha)」，它被描绘成一个长着大象头的人类小孩。

这是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但是受过教育的人显然会在此感到困惑，不得不采取线性的思维方式：人类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宇宙中，诸如此类等等。然而，永恒不是线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交汇于同一处，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都反映了来自更高实相的真理。也许我们可以允许，这样的图像可能代表一个集体潜意识的概念语言，它有能力让我们在自然界生命形式的万花筒中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创造力。

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大象象征着灵体的庄严和智慧，而大象的头表达了孩童永恒的纯真原理，它没有发展人类的自我。不管是否可能，格内沙的原型是存在的，而体验祂的本性就可以知道纯洁和吉祥是如此强烈，几乎无法承受。

我经过一番艰难才了解，在神圣的领域里，纯真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不存在‘立地成佛’；我的精微系统是受损而脆弱的，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而且我一路上常常绊倒和摔跤。已经有了很多的沉重打击，足以向我显示，没有根轮的认可，任何达到更高世界的企图终必失败。

另一方面，看看有组织的宗教，我们会对上帝和纯洁的想法有所排斥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人类是按照格内沙的样子塑造的，而这个原初孩童的纯真原型，在人类集体进化提升的倒数第二个阶段，以一个更加进化的形式显现为耶稣。她说，耶稣的降世标志着宇宙大我前额第六个脉轮的觉醒，而祂被钉上十字架则代表了自我的死亡，以及在灵性上超越了人类的物质存在。

她解释说，当这个脉轮打开时，自我和超我缩回，抑制了思维和情感活动，并在中脉的纯粹觉知中建立一个立足点；从而打开了通往头顶顶轮的道路，在这里灵魂和上天结合。这是一种精微的机制，对此我后来有了深刻的体验：

我发现自己注视着 Shri Mataji 前额中心的「额轮(Agnya)」，它已经变成美丽的金色，而我的注意力似乎不知不觉地在滚动，毫不费力地被向上牵引，进入一种顺服和解脱的极乐感觉中。当 Shri Mataji 的脸变成一个神圣的主教时，我充满了敬畏之心；永恒而珍贵，它就是权威、高贵、尊严、美丽和爱的本质。这是湿婆神(Shiva)的反映吗？还是我灵魂内在的神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进入了上帝的国度。

这将使耶稣的启示变得简单，他的降临带来了从业力中解脱的希望，并最终提升到神圣，但从人类短视的角度来看，它成为了一种号召，呼吁建立一个更为短暂的王国。Shri Mataji 说，耶稣体现了格内沙的纯真原理，这已经超越了性的范畴，但是试图在人类层面上执行这一原则是错误的。

回顾我自己的天主教背景，很明显，强制性独身的阉割禁欲不是纯真。我可以对那些真心想保持纯洁的人产生一些同情，但在一个高的灵性层面，性的冗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不能认为设计。在人的层面，极端的行为常常导致秘密的罪恶，并让宗教组织更专注于操纵人，而不是灵性开悟。基督教似乎已经被政治有效地劫持了，真知派被镇压，而基督从业力轮回中解放的启示，则让古老印度教知识的守护者难以辨识。

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像耶稣或者克里希纳(Krishna)这样的人格，体现了基本进化原理的原初原型，他们的降世在进化过程中扮演了精微系统展开的重要角色。不出所料，她说人类自我的理解远远落后于神的耐心进程；她哀叹这些慈

悲的神圣生命并没有被好好理解，大多数在活着的时候都受到虐待，而在死后也几乎没人理解他们(当然这样的生命是永恒的，但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是暂时以人类的形态降世)

除了中间的进化道路，她还谈到表现宇宙大我特质或「情绪」的原型，像是集体潜意识的支持力量和超意识的创造力量。例如，迦利(Kali)掌管潜意识，当她神圣的孩子受到威胁时会变得凶猛无比，但她对孩子们的爱却是无限的。我们在西方看到的形象是她对抗负面时的毁灭形象，但她的一千个名号中有很多赞美她是生命的快乐之源，是孕育万物的生命力，是大自然的芬芳和美丽的本质。

另一个是梵天，它表现了物质创造的神圣面向，依照印度教的传统，宇宙(实际上是众多个宇宙)反复地创造、扩张和收缩，以此来描述祂呼吸的循环节奏。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上天的这个特质通过腹轮(Swadhistan)表现出来，并在宏观层面上作为创造者和自然界的创造力，以及激发人类的创造性表达。

Shri Mataji 解释，许多脉轮的功能由男性和女性的原型共同掌管。她曾说过，在原初力量运作同时，阳性力量仍然在最高层面保持超然，但她说这些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颠倒的，阴性原理成为力量的源泉，而阳性原理是表达工具。

她说，这些女性化身与她们的男性同伴在重要的进化节点上同时诞生，但大多留在幕后，支持男性原型所展现的力量。她描述她们与男性化身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例如妻子、母亲、姐妹或者女儿，并详细讨论了她们扮演的许多角色，比如基督的母亲玛利亚，或者是克里希纳儿时的玩伴罗陀。

Shri Mataji 说，在进化过程中，这些女性化身在外表上是被动的角色，和太初之母在面对强大负面突变时的直接干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告诉我们，这在远古时代发生过很多次，因为在进化的中脉完全确立之前，人类的发展面临着

一些严重的挑战。这些事件在印度教神话里有所描述，并将女神刻画成一个全能者，她无比美丽，所向披靡，并在毁灭对抗她的邪恶力量时显得毫不留情。

在印度教传统中，梵天的伴侣是萨瓦斯哇地(Saraswati)——学习和创造艺术的女神。在梵文文献中，腹轮被描述为从脐轮出现的莲花，它是进化升进的宝座，位于中脉的太阳神经丛。Shri Mataji 说腹轮围绕脐轮做圆周运动，并在宇宙大我里创造了一个虚空，叫做「Bhavasagara(幻海)」或「迷幻的海洋」，物质创造就发生在其中。

根据她所说，这个「虚空」对应着人类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的一个缺口，这阻止了注意力从中脉上升，除非它被昆达理尼向上提升。她说，在昆达理尼觉醒前，注意力只能上升到左脉或右脉的最高点，而她认为这是许多灵性或宗教活动变得如此极端的原因之一。

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正是为了引领人类穿越迷幻的海洋，上天的另一个面向——导师原理(Guru principle)开始起作用。在梵文中，「Guru(导师)」这个词的意思是「去除幻象者」，她说这个原理同时作用于个人和集体的灵性升进。在集体层面，她说这是上天的一种干预，以此支持进化的进程；并谈到这个原型角色所具有的辨别能力和先知特质，通过诸如摩西、孔子、苏格拉底和默罕默德等伟大历史人物的教导表现出来。在个人层面，导师原理在获得自觉后特别有趣，正如 Shri Mataji 解释的那样，传统上的师徒关系结束了，透过对脉轮的生命能量的感知，这个灵魂实际上既是自己的导师，又是自己的门徒。

然而进化过程的完成过程中，拥有最终发言权的是心。Shri Mataji 谈到了心脏与顶轮或头顶「千瓣莲花」的直接关系，这很难用线性的方式来解释。她描述了一条特别的经脉或管道与之相连，不允许顶轮完全打开，除非也同样完全打开

心，那时生命的「宝座」或核心身份——灵体——从心而出，融入到顶轮的整合意识中，然后整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运行。

所有这些都是庞大、复杂和相互关联的主题的一部分，需要用章节而不是页面来详细解释，但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足以对 Shri Mataji 所画的画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Chapter 17: 印度之行

霎哈嘉瑜伽的生活继续着，我们消化了 Shri Mataji 给予的所有信息，而且我还经历了另一场个人的戏剧。我当时是市政委员会的一名园丁，自愿为一位不愿使用除草剂的同事喷洒除草剂。我们没有得到使用说明，也没有防护设备，我兴高采烈地喷洒着，没去思考嘴里的怪味，直到那天晚些开始感到不舒服。我躺在床上做了一个不断重复的噩梦，梦里我被困在一个村子里，村里每个人都死于黑死病；最后我醒了，感觉很难受，嘴巴和喉咙里全是水泡。原来我一直在用的「Paraquat」除草剂是一种非常致命的化学物质，接下来的六周我的情况很糟糕。

第一周我在医院里做了各种检查。喉咙里的水泡终于消下去了，但是我的腿肿得很厉害，更可怕的是，当我把手指按进去，凹痕会留在原处。过了一段时间我出院了，住在我们经常和 Shri Mataji 会面的尤思顿的房子附近，我坐在妹妹推着轮椅上，不时地回来做各种医学检查。Shri Mataji 来看了我好几次，并在我的脉轮上工作，轻轻按摩我肿胀的双腿，把肿块向下引到脚上。

她对除草剂表示厌恶，但说它「解决」了我体内的许多毒素，这些毒物来自我服用的毒品和酒精。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认为，我的身体最不可能受益的就是更多的有毒化学物质，但我认为这是因果报应，是为我的罪过付出的代价。如果是这样，我得经受再多一点的报应了，因为腿上的肿胀消失了，接着是肾结石和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疼痛。不过，我还是熬过来了，而且很高兴的是，Shri Mataji 觉得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尽管她说这样做非常危险。

当我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后，医院声称对于我的康复和病症同样感到困惑，并把我从一个部门转诊到另一个部门，我在那儿被穿着大白袍的专家们戳来戳去，还有一群感兴趣的学生在旁观。他们问了我很多关于工作场所的问题，以及在那里储存和使用除草剂的流程，当我回到工作岗位时，发现那里秘密地建了一个小型的保险库，以确保它的安全。

不管是医院还是我工作的当地部门，都没给我任何回音，或认定我的病症和除草剂中毒有关，这似乎很奇怪。但那是更加纯真的年代，我并没去追究。最后，医生想要给我全身上染色剂，再拍很多 X 光片，我刚生病时他们曾经做过，这时我也已经受够了，拒绝再做任何治疗，满意地认为 Shri Mataji 会照顾我。

这之后没多久，我们去了印度。Shri Mataji 在圣诞节前离开了，我们在一月初也跟着到了。在那里，我们待了三个月左右，和 Shri Mataji 还有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在旅行的同时，根据 Shri Mataji 的建议，我们还游览了一些丰富的印度文化遗产。

我们的印度兄弟姐妹有些担忧我们精微系统的状态，还有我们对于所有灵性事情的无知，但他们尽可能隐藏这点，并对我们充满友善和热情。他们其中有些

很有深度，我看到和我交谈的一个年轻人周边围绕着美丽的金色涟漪，这令我印象深刻。随着对印度瑜伽士的进一步了解，我们开始认识到他们对生命能量敏锐性的各种精微之处，以及他们彼此之间言行举止的方式。特别是我们注意到他们与 Shri Mataji 关系中所遵守的礼仪。

当然，我们对 Shri Mataji 有一种本能的尊重，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和她开玩笑和交谈，就好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我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方式让我们忽略了很多内在的深度和精微，并开始仔细思考，在一个所有脉轮完全被唤醒的人面前，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了「普祭(puja)」或「崇拜」。在普祭中，上天不同面向的力量和祝福会在特定的吉时被召唤，而且我们已经在自己的脉轮上体验到一些效果。现在，我们了解到更多普祭的知识，以及它能赐予的生命能量体验的新深度。而我越是意识到 Shri Mataji 的工作的精微之处，就越惊讶于她和伦敦那些不同背景的求道者打交道的方式。

甚至 Shri Mataji 的物质生活方式也与我们相去甚远。当时，她的丈夫是总部设在伦敦的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我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是 Shri Mataji 在这些圈子里活动。我认为，我想象中的崇高的灵性人物应该在某个山洞里过着苦修的生活，而充满活力的灵性事件可以发生在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里，这需要一些努力去接受。

Shri Mataji 告诉我们，实际上，她曾在社交中遇到的外交官和重要人物中寻找求道者，却没有成功，于是被迫在其他地方寻找。在印度发现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或一个高级公务员可能足够谦逊和简单，对（真正的）灵性持开放的态度，但我并不惊讶，Shri Mataji 在西方没有找到这类人。

Shri Mataji 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背景 ,在早期这是一个优势 ,所以她没有钱的需求 ;事实上 ,她常常为我们负担不起的东西买单。她慷慨并完全付出自己的时间 ,就像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一样。他们的慷慨令人十分尴尬 ,我们在印度的大多时候都要抢着买单 ,但没有成功。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在旅行结束前花完了钱 ,最后还从 Shri Mataji 那儿借了一些。当我们回到英国后 ,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也从来没要求我们归还 ,尽管我们为她做了些少量的工作 ,这理应是为了弥补这笔贷款。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沉淀在印度学到的东西 ,而一直到我们停留的最后 ,恐怕都让东道主感到震惊 ,但是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实在太喜欢印度了。我喜欢落满灰尘的棕榈树 ,和在五彩缤纷而嘈杂的街道上方 ,懒洋洋拍打着翅膀的乌鸦 ,和牠们粗糙刺耳的叫声。我喜欢壮丽的充满活力的日出 ,和白天密集的热力 ,以及无尽的全景式日落 ,还有夜空中星辰的无比光辉。

这是一片永恒的土地 ,有缓慢而古老的河流 ,人们生活在极为简单的环境里 ,有着难以置信的复杂仪式和信仰。表面上 ,印度教似乎是神话、传说和充满希望的迷信的辉煌混乱 ,但精微系统的知识在这里显露出另一种不同的生机。这显然曾经是一个非常高等的文化 ,即使在衰退中 ,它的遗产也令人印象深刻 ,但西方的头脑从来都无法理解它 ,对这点我并不惊讶。

我在灵魂深处真正觉得 ,在漫长的岁月里 ,这片古老的土地曾经见证了意义深远的灵性戏剧。它原始的、被太阳炙烤的景致唤起了深深的平安和满足 ,似乎极为陌生又无比熟悉。我们大多时候都是乘火车旅行 ,这是游览印度的一种绝佳方式。蒸汽机似乎非常浪漫 ,火车缓缓行驶 ,不时停下来 ,欢快地驶过令人惊叹的全景 ,蜿蜒穿过简单村庄的后花园。

三十六个小时的旅程并不少见，有时我觉得这种田园般的生活将永远持续下去。生活似乎是一场灵性探索的大冒险；甚至夜晚躺在火车的下拉木床上，我的脚朝向走廊，当有人走过时，我常常可以察觉生命能量的感受记录在双脚对应的脉轮位置。

刚到印度时，我们遇到了那个瑞士的霎哈嘉瑜伽士，十八个月前在尤斯顿的房子里，他参加了那场伟大的毒品辩论。他和 Shri Mataji 一起出席了冥想、公开集会和普祭，还有印度孟买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各个地方的瑜伽士一起。

接着我们和 Shri Mataji 分开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瑞士朋友回到了尼泊尔，他正在那里工作。我们以相当悠闲的步伐在全国各地旅行，参观了 Shri Mataji 建议我们应该看的地方，比如 在埃洛拉(Ellora)和阿旃陀(Ajanta)的浮雕石窟，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 *阿克巴宫殿*，还有 *泰姬陵*，然后我们又和 Shri Mataji 在 *德里会面*。

在这里，我们认识了更多的印度瑜伽士，并享受了另一轮的公开演讲和普祭，同时采购了很多东西。在霎哈嘉的活动中，我们大多时候都待在幕后，因为我们不想打扰印度瑜伽士和 Shri Mataji 共处时光，但她不时地叫我们出来，看看我们的进展如何。

从德里出发，我们前往加德满都，那是我们瑞士朋友的住处，先乘火车从贝拿勒斯(Benares)到巴特那(Patna)，然后搭短程飞机到尼泊尔。在这里，我们再次见到了 Shri Mataji，她正和那位热心的瑞士信徒待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周，就像在英国所习惯的那样，但也有野餐和观光。加德满都令人着迷，装饰着精美雕刻的木质建筑；在后街上漫步，有时感觉就像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时

光。Shri Mataji 会先走进一家商店，了解过所有当地的价格后再出来，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挥手示意我们都进去。当她提出店主给的价格时，店主陷入了沮丧。

Shri Mataji 离开后，我们和瑞士朋友再次道别，他盛情款待了我们，用严重不足的食品杂货预算把我们打发走。我们乘坐巴士沿着蜿蜒的尼泊尔的山路下山。惊叹于壮观的山景，我们在陡峭的山坡旁屏住呼吸，在博卡拉(Pokhara)的一座高山湖泊里乘坐独木舟划船。在尘土飞扬的印度，我们更多是搭乘巴士，住非常便宜的旅馆，还有很多辉煌的火车之旅，慢慢地，我们回到了德里，最终到了孟买，在这里和 Shri Mataji 以及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有了更多接触。

在孟买最后停留之际，我当初的「迷幻剂导师」的搭档加入了我们。一年来，她因为毒品被定罪，而无法从法国返回英国，我很高兴看到她，即使她已经和另一半分手了。整个旅程就像一次漫长而难以置信的梦，尽管好几次我都生病了，而我们的精微系统有时会被「感染」，当 Shri Mataji 清理我们的脉轮时，我们会因此被她狠狠地数落一番。

我从印度带回了很珍贵的记忆，特别是关于 Shri Mataji 的，像往常一样，从完全不可能的、滑稽的到尖锐深刻的。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间房子里，一个大秃顶的男人正在被「清理」，Shri Mataji 让一位印度女士把一些吉祥的红粉放在他的头顶上（这种粉末通常涂在额头上）。在最后一刻，那位女士被绊倒了，并把容器内的东西几乎全洒了出来，这很快就在他的头上堆成了一座鲜红色的金字塔。这种粉末非常的轻，因此他无法感知到它的存在；当他困惑不解地坐在那时，我们所有人包括 Shri Mataji 都笑出了眼泪。

还有一次在加德满都逗留期间，我们和 Shri Mataji 一起去山脚下野餐，一个当地的尼泊尔人告诉我们，附近住着一个隐居的瑜伽士。Shri Mataji 同意我们

去拜访他的隐居地，于是我们走到那里，发现他不在，便坐下来休息聊了一会儿，一想到那位瑜伽士将会出现，一场伟大的宇宙事件将会发生，我们都很兴奋。当他真的到来时，我们都很激动，他看起来名副其实并微笑着向 Shri Mataji 致意。

接下来是一段冗长而滔滔不绝的谈话，而我们完全不懂，我们困惑地看着和我们同行的尼泊尔男孩，他用手指在脑袋旁划圈，表明这人已经疯了很久了。Shri Mataji 立刻让他坐在自己前面，并把脚放在他背上，清理他的脉轮，并告诉我们，这个人实际上是天生自觉的，但是在这个斗争期(Kali Yuga)，他已经在孤独状态中疯掉了。我们都很沮丧，所有的宇宙期待都化为泡影，但我们还没看到这惊人一幕的结尾。

那个瑜伽士似乎很高兴地自己唱着歌，其他当地人都在围观，但是当我们要离开时，发现有人偷了 Shri Mataji 的钱包。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激动但又难以理解的谈话，然后一群热心的当地人开始追捕这个嫌疑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山坡上星罗棋布的房屋之间穿行，每一户人家都有新成员加入，这让 Shri Mataji 很是开心。最后，这个钱包被找到并归还了，在奖赏了发现者后，她问当地的孩子是否能来看她。很快，一群有兴趣的孩子聚集过来，Shri Mataji 一个接一个把他们叫到身边，提升他们的昆达理尼，并在他们确认能够感受到凉风后，给了每人一块钱。「Shri Mataji！」我们其中一个人惊呼道：「你不能付钱给他们自觉！」「我是太初之母。我可以做任何我喜欢做的事。」 Shri Mataji 笑着说。

从印度回到西方对精微系统是个不小的冲击。每一寸土地都被严格地分割为私人或公共财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无处不在的规章制度，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可怕的幽闭恐怖，街道上缺乏笑容的脸庞显得既无趣又沮丧。

最糟糕的要算是精微系统对西方世界的反应。我从印度带回的轻松愉悦的淡定心情，在伦敦拥挤的喧嚣中开始挣扎；一种熟悉的紧张和沉重感在我身体里蔓延，感觉有点像陷进了一个泥泞的池塘里。然而，并非所有东西都丢失了。我发现自己可以坐着冥想四十分钟而不会抓狂，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更脚踏实地，更能正常社交，更能欣赏普通人的奋斗和品质。

我们回来几周后 Shri Mataji 也到了，于是我又从泥泞的浅滩中被拽出来，进入更清澈、更深的水域，并进入了另一场马拉松：冥想、清理脉轮、问答和讨论。印度给了我们一种更深的理解和谦逊，我们与 Shri Mataji 的关系也加深了。我不再有「过瘾」的体验，但是常常可以感受到精微力量在体内运作，在她的陪伴下感到深深的感动。

我们继续享受着接近她的特权，并像宴席上的孩子一样沐浴其中，因为尽管神圣和深刻构成了她所做的一切的根基，但她总是用一种魔力般的方式和我们交谈，充满乐观和欢乐。发生了许多事情，包括对我而言非常特殊的时刻，单独和 Shri Mataji 在一起，陪着她一起外出租房，开车送她去见朋友或去机场接家人。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三个人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学生，我们决定在伦敦奥林匹亚举办的第一场身心展览会上发传单时，他跟进了一张传单。实际上，那张传单是我弟弟给他的，当时他还在忙着「嚼树叶」，但还是陪我们去了展览会。我们发传单时一直很羞涩，他取了一些，说了些带有「你永远不会找到像这样的地方」意思的话，并热情地发了很多出去。

后来，我和我的新阿尔及利亚朋友围绕 Shri Mataji 的房子走了一圈，指给他看那里的一些漂亮的神像，并没有意识到这对他（是一位穆斯林）是多么震

惊。幸好，他是一个深刻的求道者，并可以感受到这些特别的雕像散发出来的强大生命能量，还能够认出这些不同的形象是太初存有的不同面向。

接下来，我的那位「迷幻剂导师」再次出现了。一天晚上，我梦到了他，第二天他果然出现了，来尤思顿的房子见 Shri Mataji。在去集会的路上，我在出租车上跟她提到了这个梦。这趟旅程发生了一个离奇的转折，我们从维多利亚出发，当时出租车直接落在—群步兵后面，他们轻快地在路中间行进，于是我们沉着地跟着他们走了一段时间。仿佛他们是我们的—个仪仗队，Shri Mataji 和我都笑了，直到她一如既往地开始实际处理起士兵们的生命能量。「右脉非常糟糕。」她说。

我们抵达那所房子时，发现那位澳大利亚朋友正在等我们。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他了，对他的状态感到震惊。他遇到了各种困难，在他的寮屋里被—些讨厌的家伙打了一顿，它们认为他藏匿毒品，而现在，他服用毒品更多是为了逃避生活，而不是去探索。Shri Mataji 对他的情况感到不满。「现在是什么情况？」她问他：「上帝保佑国王吗？」我们的新阿尔及利亚朋友试图处理他的脉轮，但感到头痛欲裂，踉踉跄跄地退了回来，苦笑着承认，他现在绝对相信集体意识。

不久，这位迷幻老伙伴因肝炎而倒在了大街上，Shri Mataji 把他抱起来带回自己的房子，她的丈夫刚下班回来，发现—个半死的嬉皮士穿着他的西装，受到了惊吓。她让他在屋子待了几个星期，在他的脉轮上工作，并照顾他直到恢复健康。我在那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她丈夫的耐心开始消磨殆尽时，Shri Mataji 重新将我们塑造成油漆工和室内装潢师，并宣布我们将获得报酬，重新装修这栋即将出售的房子。

我们很开心地去做这件事，特别是当 Shri Mataji 来帮我们时，但我们并不是油漆工和装潢工人。墙上有很多细长的裂缝，于是我们努力把它们凿成大

的裂口，然后发现它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填补得多。这件房子最后看起来有点像一部灾难片的背景，尽管 Shri Mataji 和她长期受苦的丈夫都没有加以评论。不过，第一个看到这间房子的买家，确实带着怀疑的眼光问装潢者是谁。

另一个新成员是来自当地寮屋小区的一个女孩子，她出席过一次早期和 Shri Mataji 的会面。在见 Shri Mataji 之前不久，她就有过一次非常强大的自发的灵性体验，因为过于沉浸个人的强烈体验，以至于她没有意识到霎哈嘉瑜伽的许多含义。她去西班牙的一所马戏团学校待了一段时间，因为她对马戏团传统的古老象征感兴趣，但事情对她来说并不顺利，她失去了快感，变得失望和沮丧。

有一天我们碰到了她，聊过一会之后，她开始感受到体内的生命能量。在几秒钟内，她把自己的感受和 Shri Mataji 联系起来，意识到它的潜力后，立刻就带着一切加入了。在遇见 Shri Mataji 之前不久，许多人都有过深刻而自发的灵性体验。我现任的妻子来自波兰，当时她在波兰湖边也有过一次非常美妙的合一体验。这激发了她的求道以及尝试去西方的各种冒险，这在当时是不容易做到的。

有一天，Shri Mataji 让我陪她去伦敦西边的阿克顿，原来是去查验一间待出租的房子，评估它是否可能成为一所灵舍。有段时间她一直说，这会帮助我们在有纪律和冥想环境的灵舍里过集体生活。那间房子的主人是个印度人，是 Shri Mataji 自己联系找到的；她甚至付了押金，因为那时我们很少有人在工作。我们搬进去大约六周后，她在伦敦另一边的芬奇利路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于是我们又搬了过来，也是她在金钱上援助我们。

在芬奇利新灵舍的第一天，甚至对我们而言也非常的超现实，即便我们已经相当习惯了这类事情。房东是另一个印度人，他的装潢店就在我们新的灵舍下面。房东带我们看完房子，等他一离开，我们就着手清洁在那里感知到的过往的生命

能量；我的任务是拿着金属托盘，上面放着烧燃的木炭，上面撒些香旱芹籽。（ajwain，这是一种像种子般的香料）这种香料具有强烈的杀菌气味，以及温和的局部麻醉效果；它对于治疗喉咙痛效果显著，而且通常被认为是吉祥的，并可以用来劝退负面。

一般来说，我们会将少量的香旱芹籽放在几块热炭上，但对我而言，情况往往全有或全无，我拿了很多木炭，然后抓了大把的香旱芹籽放在上面，弄得整个地方四处飞烟，特别是选好的冥想室。我正准备结束，为了缓解头部和颈部一直存在的压力，便多吸了几口烟，这时看到一个神秘的身影在烟雾中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原来是房东，他居然回来了，尽管是印度人，但他对我们清洁生命能量的举动却毫无兴趣。他最后还是被劝走了，但这并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晚些时候，我们阿尔及利亚朋友的一位熟人来看我们，他想象力丰富，情绪不稳定，是个不寻常的人。我们在烤箱里放了些土豆，很快便留意到一股奇怪的化学燃烧气味，但并没有把这和炊具联系起来，我们搜寻了好一会，尝试弄清楚气味来自哪里。这位客人确信是东西烧着了，并警告说可能会蔓延到下面的油漆店，当他宣布要去打电话给某人征求意见时，我们松了一口气，可以暂时让他离我们远点。

然而没过多久，因为接下俩，我们发现两辆消防车在外面嘎吱停了下来，灵舍里挤满了消防员。这纯粹是一场好莱坞电影，满灵舍都是消防员，其中一个为了爬上屋顶用斧头打碎了一扇窗户，另一个则从消防车上照了一盏探射灯。最后，到处都充满了尴尬的气氛，燃烧的气味被认定是因为清洁烤箱的化学物质引起的。在这场混乱中，消防队打电话通知他的楼房着火了，惊恐的房东冲了进来，而他

脸上的表情简直是无价之宝。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还是他的房客，但我怀疑，直到大约一年左右我们离开后，他才真的再次安心。

Chapter 18: 踏上舞台

终于在夏末之际，Shri Mataji 通知我们举办公开会议的时候到了，这让我相当惶恐不安。她从来没有掩饰过这个事实，她在我们身上投入了时间和精力，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她希望尽可能和更多的求道者见面。

「神为你做了很多，」她会说：「你必须做些事情来作为回报，而你能为神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给人自觉。」

不久前，我们曾与 Shri Mataji 有过一次类似的公开会面，当时她致力在她丈夫走动的社交圈里唤起人们的兴趣，并受邀到剑桥的一个基督教团体发表演讲。我们和司机一起驾驶 Shri Mataji 丈夫的车到了那里，一路上我的妹妹就坐在前面 Shri Mataji 的膝盖上。

一到那里，我们就遇到了一群老人，他们显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 Shri Mataji 发表了一场非常有力量的演讲，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包括我们在内。当她结束演讲时，Shri Mataji 邀请她的听众们体验自觉，一位脸色苍白的牧师迅速站了起来。他对她表示非常感谢，激动得语无伦次，说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并且以极快的速度把他的教众赶出了房间。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Shri Mataji 好几次都因此大笑起来。

不过，一场在伦敦市中心对求道者开放的会面却大不相同，我对此感到很担心，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我个人很讨厌当众表现。我还担忧，在公开会议上，Shri Mataji 会面对那些无礼的求道者队伍。我几乎无法理解，她所存在的精微层面和西方人自我的愚钝好斗之间的鸿沟，但是一想到很多求道者发展出的愤世嫉俗，我就退缩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新时代神话中错综复杂的大厦几乎认为任何事情都是通往开悟的有效途径，除非它涉及到上帝、宗教或道德。

当然，在我作为一个求道者的旧身份中，我未曾片刻想过自己会去推销一种独特的或前所未有的灵性实践。还有关于感知生命能量的问题，随着我们对精微系统的敏感度提高，我们发现与其他人接触可能是一种折磨；特别是如果他们在求道路上尝试了一些比较可疑的做法时。事实上，在印度的一次霎哈嘉瑜伽会议上，当一对西方的嬉皮夫妇漫步进来时，我从那里消失了，Shri Mataji 发现这很有趣，但因为我一直都在享受一种美好而脆弱的精微状态，并不想去承担他们脉轮的负担。

经验告诉我，我的精微系统对于我所接触的人的生命能量是多么敏感。令人烦恼的是，尽管我无法良好地感受到来自他们脉轮的生命能量信号，但我的精微系统却对他们的严重问题有显著反应；有时还会发现自己被撞得很惨，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我在他们的脉轮上工作，并试图唤醒他们的昆达理尼，这种情况就会加剧。尽管我的精微系统的基本状况已经改善，但仍会被其他人的问题「感染」，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力量和静观来轻摆脱它们。

这可能意味着不仅被困在脉轮的负面感知中，同时负面情绪和错误认同也随之而来。当我为那些与自己有类似弱点的人工作时，特别有这种倾向，有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摆脱这些东西。Shri Mataji 告诉我们，随着我们的自觉状态加深，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难度会越小，而且学习静观其他人的问题也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我相当达观的接受了这点；实际上，我很乐于用这种方式帮助别人，但是我也很清楚，和求道者互动以及在他们的精微系统上工作，通常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要做脉轮清洁，而我也不确定，这样一场充满此类遭遇的公开会面会是什么样。

1977年秋天，我们在 Caxton Hall 租了一个大房间，在伦敦市中心维多利亚买区 Shri Mataji 和她丈夫的公寓附近，并在《Time Out》杂志上登了一则广告，这本杂志会宣传首都的娱乐和「新时代」的活动。到那里时我猜想是否会有人来，但惊讶地看到，门口有人源源不断的进来；不久，大约有两百人满怀期待地坐下来。我感到恐惧的是，Shri Mataji 让我们和她一同坐在舞台上，于是我非常尴尬地坐下，庆幸至少是别人而不是我去说几句介绍的话。

Shri Mataji 又一次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充满力量、活力与爱，再次让我大吃一惊。她的态度一直都自信而坚定，但我已经习惯了用一种相当随意和轻松的方式与她交谈。现在，她以极大的力量和决心在演讲，宣布自觉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神圣表现，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每个人之中。

她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当我感到生命能量建立好时，越来越多的不安让我的尴尬黯然失色，因为巨大的力量开始通过我的身体。到了让人非常难受的地步，坐着不动都很困难；我咬紧牙关坐着，滑稽地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更成熟，一般注意力在关注 Shri Mataji 的精彩演讲，另一半则像是严重的消化不良、慢性胀气和可怕的肌肉痉挛。

最后，一切都改变了，Shri Mataji 结束了演讲，我感到大厅里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片慈悲和吉祥的气氛中。然后她走下台，走到听众中间为他们工作。我们跟在她后面，没有时间思考，一下子就投入了充满活力的人海中。

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非常紧张，也非常精彩；很多有趣的人都在那里，Shri Mataji 几乎把时间用在每个人身上，和他们交谈并在他们身上工作，我们也尽最大的努力这样做。我似乎依旧更能意识到抽象和集体层面的事情，胜过对自己的精微系统的感知，但是我可以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流进我，我工作的几个人也感受到了「凉风」，或者至少在他们手上和身体上有一些生命能量的感知。

当晚结束时，一切都不一样了，感觉好像大厅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霎哈嘉瑜伽已经改变了轨道，进化成了一种新的东西。我们独自接近 Shri Mataji 的日子自此结束了，但我们并没感到嫉妒，而且很高兴能和其他人分享我们所有。很快便安排了在尤斯顿和芬奇利灵舍的后续会议，开始了一系列的研讨，就像我第一次见到 Shri Mataji 时所发生的那样，除了人数更多之外，我对这一切都有了不同的看法。

Shri Mataji 仍然亲自处理每个新来的人，而且下力很深。好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接一个的求道者问她问题，并讲述他们的心路历程，而她会探测他们的精微系统，并对她发现的问题表达关心。当她对自己为每个人所做的一切感到满意时，他们就会加入到笑嘻嘻的旁观队伍中，然后下一个人就会走上前。

分享一些求道者在见到 Shri Mataji 时所体验到的喜乐和启示是很美妙的，但其他人似乎更感兴趣发表自己或他们导师的想法，对生命能量意识一点也不开放。我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执着于曾经实验过的灵修和读过

的书，但是其中一些人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全盘接受教条和实践，而现在却为之辩护到底。

对于各种大师、作家和神秘技巧的实践者们，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以至于我们开始厌倦它，觉得让 Shri Mataji 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同样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繁重的。正如她重复对其中一些人说的那样：「如果你对这位大师如此倾心，为什么要来找我？」这种错误认知和「对抗性的制约」，可能超越了由西方社会的无知与无根起初产生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重量级「大师」的黑魔法而言。我们在这些人的脉轮中感受到的一些东西真的非常可怕，并谨记 Shri Mataji 的警告，在幕后有负面力量在摧毁那些求道者。在某些情况下，清除这类东西并建立精微系统的生命能量意识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战斗」的部分是一个不随时间消逝而消失的主题。在 Shri Mataji 面前的体验还是没变：气氛总是充满了生命能量，而这些动态的过程会在我的精微系统中发挥作用，令人感到疼痛，但逐渐将我转化成一种更放松和更精微的状态。然而随着参与的人越多，疼痛变得越来越明显，体验的深度也变得不那么幸福了。

Shri Mataji 解释说，当大规模的自觉被进化进程所触发，头顶的顶轮开始打开时，灵性不再是关乎个人的升进，而成了集体事件的一部分。她说，在过去，个别的瑜伽修行者和高水平的圣人都曾做过苦行或苦修，有意识地在他们的精微系统里解决人类的集体业力。她说，这些自觉的灵享受为集体利益工作，因为他们体验到的是更伟大的自我，他们越是无私地为集体生命工作，他们在神性的自觉里就升进得越高。

她解释，同样的事情今天也在发生，但结果略有不同。当意识的进化到达最后阶段时，事情就加快了；求道者不需要完善他们的脉轮就能自然得到自觉，但

通过触发别人的自觉来偿还债务。她说，许多人缺乏单独升进的力量，但是可以通过集体来维持，而唤醒别人的昆达理尼让我们自己的昆达理尼流动得更强，这反过来帮助我们深入和成长。每个新得到自觉的灵成为了一个工具，通过它，集体无意识可以在集体升进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而产生自己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开始的求道者比后来的人承受了更大的负担，但最终的奖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样的区别已经无关紧要了。

当然，我们在一起时生命能量场会变得更强大，而且当昆达理尼在我们工作的人身上被唤醒时，能量场会变得异常强烈。然而，集体业力并不是玩笑。新人的涌入似乎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创造了一个更强大的能量场，但矛盾的是，它也带来了脉轮内更强烈的负面感受，以及增加的惰性或对我们能量的拖累。

它是随着更多公开会议的举办以及更多求道者的加入而逐渐累积起来的，不再只是脉轮发热和刺痛的问题，而是他们所传递的思想制约、态度、习惯、恐惧和偏见的负担，更别说亡灵问题了。我发现，当我失去理智时，爱、平安和合群是一回事，而当原始自我的冲突之间只有真相存在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可是，他们都是特别的人，拥有崇高理想的深刻求道者，而我对他们都怀有极大的尊重。这当然是一个挑战，但是一个很值得面对的问题，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去帮助彼此。

当一位重量级大师的追随者突然涌入时，集体能量的负担变得特别显著。他们是认真的求道者，拥有深度和智能，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被骗了数千英镑试图学会如何飞行。当然这很荒谬，但充分说明了一些导师的操纵伎俩，他们脉轮的可怕状况令其信誉扫地。

我确实想知道，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蹦蹦跳跳，没有一个人真正起飞，这一事实是否可能成为我产生奇怪怀疑的理由，但那是在我真正理解他们所遭遇的事情之前。他们被告知，当负面亡灵被引入心灵时，他们所经历的疯狂的情绪波动、狂躁的尖叫和跳跃，以及癫痫般的发作，都是前世业力被释放的证据。他们只是过于轻信，以至于不去怀疑发生了什么，甚至不去想象这类‘古鲁’的动机；而他们对印度古老灵性传统的尊重和无知继续蒙蔽着他们，因此有深度的灵魂变得虚弱、迷失和困惑，而不那么敏感的人变成了任性的机器人。

这些求道者的状态令人相当心碎，但我们在尝试帮助他们时遇到的一些情况可能滑稽得离奇。当我们尝试提升他们的昆达理尼时，一切都乱了套，他们开始尖叫，跳起来大发脾气，迫使我们把音乐调到最大音量，以掩盖对邻居的叫喊声。我当时只抓住了其中一个，他试图从一楼的窗户跳出去。一天晚上，我们接到从医院急诊室打来的关于这个家伙的电话，最后不得不把他抬到车里去，在僵硬的紧张状态下，他盘腿坐成瑜伽的“莲花座”。

然而，他们的问题对我们轮穴的影响却一点也不可笑；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间，所有状态都被拉下去好一阵子。出于对他们的关心，我们愉快的忍受着，因为我们知道无意识在利用这些情况，在集体层面为很多其他求道者解决类似的情况。当然，我们也经常与 Shri Mataji 会面，不管有多沉重，她总是扛起一切事情，并勉励、激励和鼓舞我们继续下去。

于是我们继续着。我们在霎哈嘉瑜伽的会议上遇到了数百位求道者，并且了解了很多在求道路上发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霎哈嘉瑜伽士中结识了来自全世界的新朋友。刚开始，Shri Mataji 的公开会议在英国的不同地方举办，然后逐渐传播到欧洲、澳洲、美国和其他许多地方。大多数人要花一些时间才明

白它到底是什么，并以一种合理稳定的方式在生命能量觉知中安定下来；但也有少数人却能立刻意识到它的潜力，并利用最初的能量浪潮，一头扎进整个事情的真正深度。

昆达理尼的第一次觉醒通常是一种强烈的体验，但是如果自我想得太多，或开始怀疑、分析，并把一切都加以分类，就会在强度上变弱且减少。它并没有丢失，只是退回去以一种更迂回的路线来实现一个人的灵性解放。有些人意识到深刻的事情正在发生，但却对此回避，觉得这太难以应付了。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因为霎哈嘉瑜伽肯定不适合胆小的人，尤其是在那个时候，但我无法想象试图把它拒之门外。我的观点是，如果这是事实，那最终是逃不掉的，我想以某种方式知道真相。

当越来越意识到我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时，我能感觉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体内发生，并经历着更深的痛苦和挫折。在我第一次遇到 Shri Mataji 时，我的昆达理尼在喜乐和认同中强烈升起，某种程度上，这种高峰状态持续了两三年。通过和她长时间相处，我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支持。现在，随着霎哈嘉瑜伽士人数的增长，脉轮问题的集体负担增加了，而来自 Shri Mataji 的个别注意力已经减少，与此同时，昆达理尼似乎在为根除我的问题而努力探索新的深度。

对我而言，越来越明显的是，我在与朋友的 LSD 幻游中曾遭受沉重的一击，这对我颈部的喉轮和前额的额轮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的头部、颈部和肩膀都经历了巨大而持续的压力，很难表达这使人多么虚弱；感觉就像是一个巨人正在用手压碎我的头，把头的上半部往一边扭，下半部又往另一边扭，还额外还把他沉重的体重压在我的脖子和肩膀上。

这种压力并不是真的无法忍受，尽管当生命能量达到最强，而昆达理尼被强大的力量推动（例如普祭）时这种压力就会靠近。有时候，我会绑一条围巾在头上尽可能拉紧，因为这是唯一能让我松口气的方法，但只能让它保持一小会儿，因为它紧得我的头很快就发麻了。我冥想的时间往往取决于能忍受多久这种痛苦，因为内省似乎让它变得更糟，尽管事后我总是感觉更好、更清晰和更超然。

这些断层线深入到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很多紧张，让我的每项工作都变得紧张且加倍困难，尤其是社交活动。最糟糕的是公开演讲，也就是在会议上展示霎哈嘉瑜伽，我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折磨；事实上，我很惊讶自己竟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昆达理尼力量的有力证明，我可以从一个长期内省的旁观者，变成一次同时对六七十人演讲的人，后来甚至更多。在情感上，基本上我感觉是麻木的，少有喜悦的感觉，经常感到压抑和被过去的情绪所拖累，而且我还会对现实和想象中的拒绝或轻视做出夸张的反应。我经常看到自己因为一些可笑的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心烦意乱，有时甚至好几天。

我知道昆达理尼一直在努力治疗并强化我的精微系统，这缓和了我意识到的自创式的伤害，但相似的问题是它如何影响了我对生命能量的敏感度。我的颈部的喉轮的严重损伤，意味着我无法享受很多霎哈嘉瑜伽士体验到的精微感受，特别是手上的凉风和能量指示。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挣扎对我来说几乎是难以承受的，但我们所做的事情总有一种能量和使命感，让我坚持下去。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证据，说明吸毒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已经对我生命深层和精微部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这要花很长时间来修复。伤疤还在我身上。脉轮的弱点仍然对紧张情况有反应，但是紧张和压力变轻了，而且我可以追溯到它们的源头，并引导它们逐渐释放。我也能超越这一

点并感觉良好，有时连这种感觉都能超越，体验到在那些艰难日子里几乎不敢奢望的奇妙事情。

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很努力，尤其是 Shri Mataji。我们很少有私人时间和假期，很少有兴趣或精力去获取物质享受。我们做冥想，举行公开活动，清理脉轮，与 Shri Mataji 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我们还举办交流会、普祭和火祭。火祭是一种古老的拜火仪式，象征吉祥的原料被献给火，以洁净精微系统中特定部位的负面问题，同时唤醒上天的相关特质。如今，在霎哈嘉瑜伽里，火祭往往是短暂、强烈和非常享受的。这可是四个小时的事，可能非常艰巨，因为一个神祇的一千个名号每个都要用梵文和英文念诵，但对精微系统却有惊人的强大效果。

Shri Mataji 的演讲频繁且详细，并持续展示出一种无穷无尽的神奇能力，揭示出意想不到的精微知识的新深度。她仍然像以前一样迷人而深刻，尽管她不断强调我们应该努力深化我们的自觉，她常常很风趣，有足够的时间来欢笑。事情并不容易，但总是意义重大，而且从不无聊。我试着记住她对这个搅拌过程的描述，并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不可避免的诱人进步和恼人挫折的循环。

Chapter 19: 漫长旅程

当所有这些深层的能量物质在起作用时，每天的水平都在稳步提高，我开始在一个 20 世纪的世界里发现新的兴趣，这在过去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它的机制、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和材质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不一定喜欢它们，但我欣赏它们的创造性和复杂性，我想了解它们。过去的兴趣，如科幻小说和被遗忘一半的古代文明仍然存在，但我不再觉得时事完全无关紧要。

Shri Mataji 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社会，说我们有责任在物质、社会和灵性上做出贡献。她告诉我们，必须建立坚实的基础，对于生活环境要择优避劣，并在内心要保持自由，超越它的局限性。

回到社会习俗的道路上去冒险是很不习惯的。我对此有一种既吸引又反感的奇怪感受：虽然能理解在社会中获得体面的地位是很有用的，但又担心它会强加它自己的优先权，破坏对灵性的渴望。有点让人担忧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陈腐要

求多么快就再次得到肯定，它的价值显得多么令人信服，而神有时会显得多么遥远和可疑。

然而，上天还没有遗忘我。最初十年是艰苦的磨练，几乎没有给我很高的灵性体验。我的感受相对比较清晰，有时还可以达到一定深度的无思虑觉知状态。总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电磁电流流经身体。尽管如此，脉轮的能量指示和凉与热的细微差别并不太明显，而且总能感到体内的紧张。

没法从牢笼里逃脱。然而，一天早上，我醒来时突然感到异常警觉和精力充沛，于是坐下来冥想，感到如此平静而深入，以至于我没有注意到有多么非比寻常，接着就出门去工作了，几乎就像做梦一样。在意识到自己多么嗨之前，我一直坐在地铁里，然后体验变得越来越强烈。

我突然注意到，我正在「观察」车厢里的人和他們生活的世界，就好像我是站在物质世界之外的某个角度在观察它。我觉得好像自己是一只巨大的、超然的、无形的眼睛，静观着这个场景。有一种精微的视觉，对一切都有一种清晰或透明度，连同一种难以捉摸的闪耀，有如一种转瞬即逝的金色尘埃在四处振动。

突然，太阳在我心中闪耀，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对生命的热情，这是我多年来从没有过的。我感觉很好，再次充满活力，在漫长而光荣的时刻，我陶醉于灵魂中纯洁、神奇之美的重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应该去上班吗？或者呆在环形轨道上(伦敦地铁)转上一整天？

我真的不在乎；我开心只是这样存在着，所以不管怎样我还是去上班了。我意识到基督之灵像一种发光的、非凡的能量一样穿过人和物体。在某一刻，它从墙上反射到我面前，形成一个大天使长的样子，像满月一样闪耀，对着我心中的倒影，以极大的尊重和尊严的姿态向我鞠躬。

工作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坐在屋顶或阁楼上工作，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盯着，却能看到无数的东西。我再次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一种从难以想象的远古宇宙沉睡中醒来；还有一种蜕变的感觉，仿佛我是一只美丽的蝴蝶，部分已经从茧中显露出来，进入了一个充满能量和光的世界。

到下午早些时候，我感到这种体验开始逐渐消失，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倦意开始袭来我身上，一种强烈的睡意和湮没。然而，我无法轻易放弃这些财富，于是，用一股激增的意志与之抗争，让欢乐的火焰再燃烧了一会儿。倦意又回来了，我又把它赶走，但第三次受不了了，我接受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回到「人类空间」一点也不平静，这种转变也令人震惊地突然。不知从哪，一股钢铁般的压力攫住了我的太阳穴，一吨重的压力加在我的脖子和肩膀上，而思绪又回到了它惯常的活动中。我感到自己被摔回地上，而且我怀疑要过一会儿我才能再次下来，但一旦接受了这个事实，我又开始看到光明的一面。这是一段美妙的经历，持续了八个多小时，而且是在没用毒品的情况下发生的。看起来我绝对是在正确的轨道上。

随着霎哈嘉瑜伽士的人数增多，当面见到 Shri Mataji 的机会继续在减少。除了其他事情，她越来越多的在世界其他地方旅行并举办公开讲座，并花时间和其他国家的霎哈嘉瑜伽士相处。然而，很多时候我还是能看到她，因为建筑项目开始在霎哈嘉瑜伽事务中扮演起重要角色。我们需要灵舍和中心，而 Shri Mataji 总是选择需要翻新的房产，因为它们更便宜，也为霎哈嘉瑜伽士创造了一起工作的机会。这也让 Shri Mataji 有机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与我们互动，因为她喜欢参与这些项目；讨论计划和充满创意的想法，同时花时间四处走动，和在那里工作的人交流。她说，这些集体的努力帮助解决了我们脉轮上的很多问题。

整个建筑工程最初是由 Shri Mataji 的丈夫开始的，他是生活中天生的绅士之一(在他走动的圈子里，他习惯了更体面的行为)，他们在伦敦市中心的布朗普顿广场(Brompton Square)买了一套房子，为了这套房子的大型翻新工作，他提前支付了一些建筑工人。Shri Mataji 当时不在，工人们在工作结束前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Shri Mataji 问我们是否可以帮助完成，有大批的志愿者愿意，有的在晚上和周末来，或者休息日来，而我们当中的失业者投入了更多的时间。

我们在那一起工作真的很开心，有很多的时间和 Shri Mataji 在一起，还有很多吃茶点的休息时间，这和我们平常的问答环节，生命能量研讨没什么不同。Shri Mataji 总是具有惊人的创造力，不断地在设计 and 装饰方面创新。例如，她建议我把一个大饼干盒的侧面剪下来，把上面印有玫瑰图案的那一面滚出来，固定在一根木头上，再加上一些木珠，然后用它做一个模子，用它来生产石膏浇铸的装饰模子。我们在她的卧室四周都装上了这些东西，把墙壁分成了几块嵌板，其中一些嵌板上挂满了镜子和其他东西，另一些嵌板上粘着一种有图案的丝绸材料，就像墙纸一样。我们挑出粉红和金色的玫瑰，结果非常棒。它准确地捕捉到了弥漫在她家里的那种丰富而神奇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氛。

我们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让 Shri Mataji 的丈夫适应了越来越多的非传统人群，这些人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跟随他的妻子。世界上很少人能够忍受他所忍受的事情，尤其是他有一项备受瞩目的工作，而且根据传统，男人该是家里最重要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妻子远不只是表面上的家庭主妇，尽管他一直都知道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在此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住房协会，负责管理我们免费居住的空置房产，将其作为中心进行运营，直到必须归还为止。我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建筑工程中，

作为一名管道工开始接受培训，在我们所拥有的房产中，有大量的额外练习来安装临时管道和供暖设备。时间飞逝，我总是忙于工作，获得了管道资格证书，做冥想，参与霎哈嘉的建筑工程，参加霎哈嘉瑜伽的活动和交流会，会见求道者，而且随着霎哈嘉瑜伽的逐渐传播，我开始去欧洲其他国家参加集体普祭和聚会。

霎哈嘉瑜伽在早期是非常全面的，Shri Mataji 鼓励和启发我们，坚持我们要把自己逼到极限，以打破自我的态度和妥协，并建立我们所需的超然态度和纪律性，来强化精微系统的基础。这很艰难，所有这些工作的成果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是体验的强度或精微程度，还是霎哈嘉瑜伽士维持它的轻松程度。这也反映在现今许多人的昆达理尼初次被唤醒时的体验深度上。

另一项重要的活动是「印度游」，它成为了一种固定的霎哈嘉传统，通常在圣诞节期间举行两到三周。基本上，这是让全世界的霎哈嘉瑜伽士在印度相会的一个机会，大家聚集一堂，与 Shri Mataji 一同旅行和参加公开活动和普祭。

这往往是一次奇妙的经历，因为它创造了机会，可以在美丽的环境中认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瑜伽士，在一个集体团体中，体验不断的暴露于强烈的生命能量中。没有来自工作的干扰和分心，以及西方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我们有时候会变得如此嗨和清醒，以至于一个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都还能感觉良好；生命能量累计到一个令人惊讶的程度，许多脉轮的问题都可以永久解决。

不过，这并不是包办的假期，如果根深蒂固的问题浮出水面，事情可能会很棘手，而当你像我们一样经常偏离常规时，生病总是一个风险；但没有人介意，因为和霎哈嘉瑜伽的所有事情一样，所有的乐趣背后都有一个严肃的目的。

即使是印度游的行程也可能是个真正的挑战，一次特别的四十八小时仍让我记忆犹新。某个崇拜后的早上，我们在一处非常偏远的河谷露营处醒来(饮用水明显是泥泞的，有个人在他的鞋里发现了一条蛇)。「快！」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在一小时内打点行装到当地的学校去。」早餐被打断了，我们把行李扔到乘坐的巴士顶上，像往常一样，男士们抱怨女士们的行李箱重量，然后出发了。

到达学校后，我们被安排观看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体操表演，尽管表演时间很长。然后被送回巴士，开往附近的一个小镇。我忘记了接下来活动的确切顺序，但我们在电影院看了一部印度电影，参观了一家工厂，并在午饭前去河里游泳。我清楚地记得河岸上繁茂而奇异的美丽植物。Shri Mataji 捎口信来说，河里的淤泥有清洁的功效，于是我们玩耍了一会儿，用淤泥盖住自己并互相扔来扔去，直到看起来都像可恶的泥人，然后把它洗掉，在河岸边野餐。

接着我们又回到巴士上，在印度乡村炎热和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行驶，直到傍晚时分到达目的地后，我们立即加入了一群印度瑜伽士的行列，他们正等着 Shri Mataji 来参加一个公开活动。她来到时，乘坐着一辆用鲜花和棕榈叶装饰的牛车，热情的人们出现了，手里拿着嘈杂刺耳的乐器，他们引领着欢舞雀跃的队伍，在她前方挥舞着燃烧的火把。

这种兴奋很有感染力，让人很容易全心投入，于是我们也加入队伍，一路跳到附近的村庄。在摇曳的火把光下，纯朴的村落建筑有一种永恒的美，村里广场上的公众集会在树木庇荫和星光闪耀的天空下举行，同样风景如画。节目结束时，一群村民试图接近 Shri Mataji，我们不得不形成一道屏障，让他们一次只能过去几个人，在密密麻麻的人群前，我们互挽着手来回挣扎着。

大约在午夜时分，我们吃完饭，然后又坐了两三个小时的车，来到一座水坝附近的棚屋，在那里我们困了几小时。隔天一早正要吃早餐时，一个紧急召唤来了，又得跳上巴士，离开时，我们回头渴望着刚准备好的热气腾腾的大茶壶。一路铿锵匡啷，穿过迷人而又毫不留情的乡村风光，一直到深夜，凌晨一点钟时，到了海边一个散落的建筑群，在那里我们得知一个活动正在进行。

许多印度瑜伽士和 Shri Mataji 正待在「pendal」处（一个宽阔的、搭了轻便棚顶，四周开放的区域）。她跟我们所有人说了一会话，然后建议我们在睡前先去海中「泡脚」，以清理我们的脉轮，这样便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交流会，一共有几千名印度霎哈嘉瑜伽士参加。就这样，凌晨三点时我发现自己站在温暖的大海里，在灿烂的星空下，我感到彻底崩溃了，但却非常快乐，我的自我完全脱离了它惯常的舒适区。

参与霎哈嘉瑜伽就是要经历外在的集体活动和内在体验的一个变化过程。一天 Shri Mataji 告诉我们，是时候建立永久的中心和灵舍了，我们在剑桥郡买了一幢大房子后，一系列大型的霎哈嘉瑜伽建筑项目就开始了。

Shri Mataji 投入了大量资金，加上可以负担起捐款的人和那些无法捐款的劳动义工（当然有的两者都是）。我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努力工作，也有很多乐趣。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待在农村里，真的很享受。

我们已经很久没去那里了，发现屋顶和顶楼都是腐烂的木头，屋顶的重量开始把它所在的外墙顶部的大木梁推了出去。我们需要拆除整个屋顶，这是一个有两翼以及许多天窗的大型框架结构，得重头建造。我们不假思索就把它拆了。我们有两个木工，但是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更多人手，我们在澳洲的霎哈嘉瑜伽士当中发现了几名有经验的建筑工，于是他们飞过来接管了大批热心的学徒。

标准的做法是在施工过程中建造一个巨大的脚手架“屋顶”，Shri Mataji 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尽快地工作，她就会拖延降雨。我们竭尽全力，一周工作七天，连续约六个星期，到快结束时，连村子里的邮差都要我们快点，因为当地的花园需要一些雨水。

这是一次辉煌的经历；房子顶部好几处有大片的脱落，站在顶楼，有点像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周围是绵延数英里的美丽乡村。我喜欢夜晚躺在屋顶上眺望银河，因为远离伦敦的光害而显得非常清晰。

大约这个时候，我的弟弟又出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我以及最小的妹妹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因为我们俩越加了解到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而他却步上我们的后尘。然后，在我们第一次见到 Shri Mataji 大约十年之后，我们接到了他打来的一个有点语无伦次的电话，大意是说他嚼了太多的树叶，觉得已经来不及挽救自己了。当然，并非如此，但他的状态非常糟糕。幸运的是，我们进行的大型建筑项目是在一个相当偏僻的乡村，这可以给他一个地方远离他当下的生活，还有很多艰苦的体力活让他有事可做，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霎哈嘉瑜伽里变得越来越强壮。

我弟弟重新出现没多久，我就去了印度几个月，我觉得这很实时，因为这让他有机会在霎哈嘉瑜伽里自己稳住脚（我妹妹已经结婚，要忙于照顾几个孩子）。Shri Mataji 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但有家庭事务，还有霎哈嘉瑜伽的工作，加上为了支持她丈夫的工作，嗨要参加许多高级别的社交活动。为了回报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尽力帮她履行家庭义务，我欣然接受了去印度的机会，帮助她在普纳附近为她丈夫的退休建房子。

我去是希望抛下西方人的自我问题，并享受一种美好的、高能的状态，但是无意识有其他的考虑，让我陷入有史以来，最深层、最艰难的处理过程。这些生命能量当然难以置信的强大，但是它们的强度并没让我陷入狂喜——恰恰完全相反，各种可怕的东西从我过去的经历中浮现出来，而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折磨。我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却被自己的蝎子家族四处跟踪，我的灵魂不断地呕吐出我曾经做过的每一件愚蠢，疯狂的事情。

发生了各种奇怪事件。一天晚上，我梦到自己住在一间海边的房子里，一股巨浪把房子冲走了，把它完全淹没了。我突然惊醒，感到非常害怕，因为失去了所有的认同感——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漫长而可怕的时刻过去了，然后我想：「太愚蠢了，我就是我，我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当然这毫无意义，但我很满足于意识到这种基本的自我意识，当我的日常人格逐渐恢复时，我并不完全欢迎它。

在印度霎哈嘉瑜伽士的陪伴下，和这些负面的东西斗争是不愉快的。但是除了静观它之外，我几乎无能为力。当我和 Shri Mataji 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会很清楚，但是我讨厌当我靠近她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我知道她正在利用这种情况清理掉我精微系统里一些非常沉重的东西，但这并没有阻止我的糟糕感受。一些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对于这些不熟悉的问题敬而远之，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但其他人确实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提供了帮助。

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相比西方人有很多优势，因为他们知道精微系统、昆达理尼和神祇的传统知识，而且懂得什么是正法，也几乎没有内疚的概念（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有多么幸运）。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倾向于通过印度教的滤镜来看待霎哈嘉瑜伽，包括仪式主义和传统家族导师的弱点。

然而，许多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士的素质确实很高。记得有一天，我独自住在普内的公寓里，与内在一些特别恶心的东西作斗争。这时一个当地的霎哈嘉瑜伽士来拜访我。他是一个可爱而简单的人，之前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他和三个女儿同住在一间小公寓里，这套公寓基本上由几个小房间组成，每个空间和每件家具都可以对折起来，分为白天和晚上使用，而这是我去过的最令人愉快的地方之一。这个家庭里呈现出来的精微喜乐真的非常美妙。

当他到来时，我感到比之前更糟了，因为我知道他会感觉到我脉轮里出了什么状况，果真，当他进来时身体有些僵硬，我能发现他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几秒钟后，他开始了正常的交谈，表现得和蔼而友善，待了大约二十分钟。他一走，我就意识到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彻底清洁了我。我感到难以置信，好像穿着的一套肮脏旧衣服被换成了优质的亚麻服，于是我沿着路去买西瓜庆祝。

走着走着，我的心情越来越好，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是从头顶往上爬，向上和向外扩展，直到我成为一个大大的微笑漂浮在街上。这是生命能量意识所能做的一个惊人例子，我只是希望他没把太多的问题带到自己的脉轮上。这只是清理过程中的暂时缓解，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过程。顺带一提，西瓜曾经把我从不幸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它们刚刚上市时，我大快朵颐了一天，以致于不得不一直待在厕所附近而没出去看戏；后来得知这场戏是由一人分饰三角色，而且全是马拉地语，不禁由衷感激起来。

在印度的这段期间里，我跨越了许多人生的里程碑，其中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是受邀为一大群客气而感兴趣的印度人演唱〈耶路撒冷〉。

除了内心发生的一切外，我在 Shri Mataji 的房子里有很多建筑工作要做，我也很享受在印度的日常生活。我住在 Shri Mataji 在普内的公寓里，每天坐公

交车往返工地，晚上我会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下车，这样就可以在偏僻的街道里漫步，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喜欢流连于忙碌的手工匠、小商店、小房子和街市间，在随意挂着的灯泡的照明下，欣赏人们勤劳的活力和欢快的说笑。

在现场，Shri Mataji 亲自安排所有的事情，从设计建筑到雇佣工人，以及购买大量材料，在她没有出国参加霎哈嘉瑜伽活动的时候，每天都来监督进度。与往常一样，她的一切都很宏大，而且只比伦敦一栋相对普通的房子贵一点点，她建造了一座巨大的、设计独特的不规则建筑，有三层楼高，挑高天花板的大房间，外面还有阳台和回廊走道。她把外墙铺上不同形状的白色大理石的花砖，阳台屋顶贴上赤色陶土，房子完工时看起来特别可爱。我到那的时候，表面上是要做管道工，但最后主要是在给装饰品抹泥灰，就像在布朗普顿广场做的一样，只是规模更大。

Shri Mataji 从拉贾斯坦(Rajasthan)一座破旧的宫殿带了些石雕建筑素材，她把这些装进房子的正面，正好捕捉到了永恒的印度精神。她在这栋建筑的其他部分也延续了这个主题，首先要求我们制作模具，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混凝土和石膏来制作复制品，用在不同的地方。

楼上许多房间都有阳台，Shri Mataji 想把栏杆做成老式的哑铃样貌，我们在车床上做了一个木头的设计，然后用它制作成玻璃纤维模具，再用混凝土把哑铃铸模出来。我有六个模子，每个有两片，都用螺母和螺栓夹紧，但即使是加快速度，我一天二十四小时也只能浇铸三次，一天做十八个，而这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在哑铃操作之前，我一直住在普内，来回赶巴士，但是其中一个换模点是在凌晨两点，于是我开始在工地上过夜。

那里有五十个多名流动劳工，住在附近盖的简陋棚屋里，这些设施基本上只有一个户外的水龙头，所以我度过了一段有趣的时光。许多工人都是妇女，她们扛着大得惊人的砖头，或者将混凝土和水泥放在锅般的容器里，顶在头上。她们的穿著引人注目、色彩鲜艳的连衣裙，上面缝着小镜子和装饰品，这些东西她们都保持得非常干净。还有一些带着婴儿，她们把孩子埋在齐腰深的沙子里，以防止孩子在工作时走失。我感到很惭愧的是，尽管他们的生活很艰难，但还能互相有说有笑，而且在炙热的太阳下如此不知疲倦地工作。

我有一群帮手，其中一个跟住在附近水泵房的一对夫妇是亲戚，而我常常付点钱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在泵房里面有一个大约四平方米的空间，中间有个老式的大手摇泵。那里住着一位非凡的年轻女子，她和丈夫同住，每只手都有六根指头，看上去像神话故事里的仙女或精灵。

她有一种驯养的野性，与我所习惯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仿佛她的个性直接来自于大自然。那里也没有电——唯一的光来自于做饭的火，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从这个地方望去，白天是一幅令人愉快的全景图，但到了晚上，随着雨季临近，远山上空云层中的闪电美得令人难以忘怀。从整个世界上看，它似乎是众神带着神灯在云中移动。

雨季到来时，为几个月以来的炙热带来了可喜的变化，至少最初是这样。开始是非常戏剧化的，人们真地跑到街上手舞足蹈；很快所有的下水道都满了，道路变成了河流，深得足以让汽车开始失去牵引力。另一个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一周多的时间里，干旱贫瘠的土地就被绿色植物改变了。有几个缺点：到处都是泥巴，特别是从被困汽车的轮子上滚下来的，我们还得提防那些坏脾气的蛇从工地周边的洞里涌出来。

一天晚上，一场巨大的暴风雨袭来，我正睡在一楼的‘工作间’里。填充墙还没有建好，水平的水帘突然被风吹进了大楼。我一跃而起，裹着睡袋站在一根柱子后面，惊叹于暴风雨的威力。它的咆哮越来越大，瀑布开始从屋顶倾泻而下。

整个建筑开始摇晃，就好像它被吞没在一个巨大的，轰鸣的，漏斗状的雷鸣般的力量中，有那么一会，感觉好像什么都可能发生。我开始怀疑是否有龙卷风正在形成，但是风暴逐渐减弱，我站在干柱子后面尝试入睡，却毫无效果。第二天早上，一切都很好，除了一些新的小河谷，它们已经在房子周围新种植的土地上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临近我离开普内时，我开始从和过去恶魔的斗争中走出来，当我回到英国时，感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Shri Mataji 在看到我妻子时开玩笑道：‘我给了你一个新丈夫。’

如今，霎哈嘉瑜伽的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旅行时总有人可以拜访，有地方可以停留；当然，这通常包括协助当地的霎哈嘉瑜伽活动，这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了解他人和探索另一个国家的方式。即使当我近期回到香港时，也很高兴在那里见到一群蓬勃发展的霎哈嘉瑜伽士。

在早期，我们尝试去拜访和帮助一些国家摆脱困境，那些国家的少数霎哈嘉瑜伽士承担了沉重的生命能量负荷，这在一些地方仍然发生，当然，我们在挣钱养家的同时也必须做这些事情。有一次，我和妻子同时去了不同的地方帮助霎哈嘉瑜伽，她去了波兰，我则去了南非。我最小的儿子和我妹妹的家人住在一起，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则和我同行。（我的第一次婚姻的大儿子现在住在澳大利亚。）

开普敦很美，那里有一大群霎哈嘉瑜伽士。我在南非待了几个月，临近离开时，我们开车去了约翰内斯堡，沿路停下来给人们提供即兴的霎哈嘉瑜伽课程，

他们已经听说过 Shri Mataji 并邀请我们在那过夜，还把他们的朋友和邻居叫来和我们见面。那时，我已经或多或少克服了怯场的心理，并且可以应付公开演讲，但这仍然不是我最喜欢的职业。在德班，来自印度小区的热心人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公开会议，礼堂的音响设备极度地喜怒无常，当我站在舞台上，试图与想象到的最可怕的尖锐噪音抗衡时，带走了很多张在痛苦的困惑中的扭曲面孔的永恒记忆。

十六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相当勤奋地冥想并处理脉轮上的问题。我的状态起起伏伏，也经历了一些非常困难的时期，但霎哈嘉瑜伽在生命能量和个人层面上的集体支持是无价的，而我们总是能保持自嘲的能力。当脉轮更深层次的问题自行解决时，会有很多乐趣，我注意到我对精微系统的体验的质量在逐渐提升。体验到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冥想深度，而身体里的生命能量流也越来越强。然而，我很少感到流动是清凉的，而且我对脉轮的各种感觉的敏锐度，无论是直接在身体上，还是在手(和脚)上，都不如其他许多人。

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很早就到了 Shri Mataji 在布朗普顿广场的家里，我们很多人都在那里工作(那座房子是一个建筑工地)，我发现 Shri Mataji 到得更早，并且独自坐在一旁，她高兴地和我打招呼，然后问我的生命能量如何。

「把你的手朝着我。」她说。

「啊，天啊！」我想着并意识到目前的许多缺点。我伸出手，感到一股强大的生命能量流从她身上涌出来，但是几乎没感受到最重要的清凉。

「你觉得生命能量正常吗？」她问道。

「是的，Shri Mataji，但是有一点，嗯，温热。」我有点不自在地承认。

「没关系，」她笑着回答：「在这个国家需要一些温暖。」

我觉得她在说 ,毅力代替了完美是可以接受的 ,而爱和献身、纪律一样重要。

Chapter 20: 敲响天堂之门

在遇到霎哈嘉瑜伽之前，我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冒险，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因此对自己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并且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挫折。不过这也有帮助，我获得了一些更高意识维度的知识，而在经历复原的抗争过程中，学会了很多关于昆达理尼和脉轮的知识。许多人在遇到霎哈嘉瑜伽时，他们的精微系统相对完整，可以享受到自然而然的无思虑体验和生命能量意识，而没有认出它的真正意义或潜能。如果他们试图通过自我的头脑观念和思想制约来评估这种体验，而不是培育它的成长和发展，会很容易失去这种精微的连接。

我已经接受了 Shri Mataji 的主张，即我们必须在霎哈嘉瑜伽和人类命运两方面朝着集体灵性提升的方向努力。她说，她称为自觉的「第二个阶段」——公开的神圣体验的开花结果——将是一个广泛的集体事件，当我们准备好迎接它时，它就会开始显现。从进化的角度看，这当然比个人升进的自身利益更令人满意——就如耶稣所说：「最先的将要在后，而最后的将会在先」——但是我渴望回到在 LSD 上所知道的神话般的存在维度。

事实上，我几乎重新认识了这样的天国，但直到现在，除了一些短暂的插曲，我的意识已经基本扎根于日常世界。不过，它一点也不无聊，岁月如梭，我度过了一段充满挑战的美妙时光。我对这个微妙的系统的运作获得了很多经验和洞察力，我的生活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得到了丰富。

首先，当昆达理尼以任何力量升起时，往往会被卡在太阳神经丛的脐轮或是心脏处的心轮，这时整个系统似乎在混乱不堪中自我对抗。昆达理尼会在我的胃部或胸腔不规则的跳动，陷入一种强烈而紧迫的兴奋，我无法为她进一步的提升建立平静或稳定的基础。左右交感系统似乎与中间上升的力量在相互斗争，好像它们各自都在努力解决问题，结果是我始终没取得进展。

这是非常令人沮丧和难以解决的问题，让我想起了一只猴子把手卡在窄口罐里的故事。这只动物伸手进罐抓些食物，但若不放掉奖品手就拔不出来，又不甘心放弃，就这样被困住了。我必须学习将自我和超我从它们强迫性的日程中解脱出来，运用 Shri Mataji 教给我们的清洁技巧来处理精微系统，并让昆达理尼去治愈和强化脉轮。这是一个变化和转化的循环过程，需要耐心，但它是稳定和平衡的，而且在多个层面上自行发挥作用。它让我能去面对脉轮上的根本问题，而不被它们压倒，当我深入心灵深处时，我逐步了解到自己精微系统的优点和缺点。

昆达理尼是一直存在的，同时又难以捉摸。我经常可以感到生命能量在体内流动，不管多么微弱，但它可以更有力地表现出来，并且没来由地自己缩回去。当然总是有些原因的，关键是要发展精微的注意力来识别它。昆达理尼一旦被唤醒，很多东西可以对它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自我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的再教育。

实际上，自我是害怕并抗拒神性。例如，我注意到当我在较高的状态时，我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激动的颤抖，这种颤抖顺着我的脊背往上跑，但这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在更高的意识‘频率’中，这几乎是以慢动作发生的，而我可以看见，这是自我和超我对昆达理尼自发涌动的一种强烈反应。强烈的紧张感立刻压制了上升的能量，“颤抖”似乎是在自我重新获得控制之前，以闪电般的速度发生的一场相当大的斗争的症状。

我在建立脊柱底部的根轮的净度和简单时遇到了不少困难。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在这个脉轮中体验到积极的生命能量表现，当它发生时，既奇怪又令人愉悦——好像我的阴部开了一台空调！在身体层面，这个脉轮的「阻塞」表现为一种深沉而痛苦的疼痛，好像就在脊柱尾部的骨头里，有时会延伸到盆骨和大腿骨。在脊椎底部和手掌根处，也常常感到一种不舒服的刺热感。就个人而言，我的脚后跟也非常强烈地记录了来自这个脉轮的问题。实际上，在脚上和身体的特定部位，也可以体验到每个脉轮对应的生命能量，但通常没有这么明显。

当根轮被「感染」时，生活是很不自在的，容易感到无聊和自我意识，更别提还倾向于在周围的每件事和每一个人身上，读到性的细微差别和影射。简单的快乐——与自我的满足相反——是不可能的，自信心和自发性多少有些做作，而昆达理尼会一直下落或根本不会升起。这个脉轮有很多精微特质，其中大部分一开始就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我们第一次印度游的某天晚上，Shri Mataji 跟我们深入讲述了西方人的根轮问题。那晚我做了个噩梦，梦到我左手的掌根（此处记录了这个脉轮的能量感知）完全被吃掉了。留下一个大洞，露出骨头和一层层碎肉，就像悬崖峭壁上参差不齐的岩层。这是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来自太阳神经丛的脐轮的能量信息记录在中指上。我也能感受到这个轮穴的问题造成的各种胃部疼痛和剧烈的身体反应，包括胃不适、胀气、腹泻，甚至是呕吐。这导致了一段有趣但尴尬的插曲，当时我陪同 Shri Mataji 飞往意大利，她邀请我帮她挑选浴室用具和瓷砖，为她在剑桥郡(Cambridgeshire)的房子里正在进行的装修工作做准备。在飞机上，我坐在她的旁边，突然感到脐轮区域出现了相当壮观的活动，各种疼痛与压力的推动和起伏，开始产生一些引人注目的咕噜声。这个活动在整个飞行途中逐步升级，尽管飞机的背景噪音让声音减弱了。当然，Shri Mataji 没有提到它，我们照常讨论着霎哈嘉瑜伽里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

当我们达到米兰时，遇到了很多霎哈嘉瑜伽士，他们很快就和 Shri Mataji 离开了，让我坐另一辆车里跟在后面。到达 Shri Mataji 的公寓时，我发现她在深入冥想，还有满屋子的霎哈嘉瑜伽士，安静地坐在她周围冥想。我坐下来，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真，我胃里的交响乐达到了音量和艺术的新高度，在深沉的寂静中被极度放大，让我陷入了人生中最自觉的冥想。

当昆达理尼在这个轮穴被堵塞时，可能会发生激动而不稳定的搏动，这也是一种非常身体层面的感受，有时候在身上特别明显，无论实在前面的胃部区域，还是后面对应的脊柱附近。感觉有点像尝试站在流沙中，似乎是这个脉轮的缺陷所引起的不安和不满的缩影。然而，当脐轮被适当地建立起来时，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产生了一种广泛的稳定感、平衡感和满足感，以及一种倾向于能力和生活一致性的气质。

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腹轮与脐轮相关联，在环绕脐轮的幻海周围活动。在人体中很难精确定位，但是当问题被突显时，生命能量的感知会在盆骨和胃部

区域十分痛苦地表现出来。它记录在大拇指的位置，当感染很严重时，刺痛、发热、疼痛和沉重的麻刺感可以一直延伸到拇指丘。这个脉轮对我来说是个双重问题，因为我既对肝脏和肾脏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又与负面亡灵的幻觉和妄想纠缠在一起，这些全都在它的职权范围内。

我右脉的创造性思维和生理机能都被粉碎和耗尽了，注意力的质量变得迟钝和不安，左腹轮的纯粹知识被一堆杂乱的经验、读过的书籍，以及猜测和传闻所掩盖。我通过大量的印刷文字获得了很多信息，我发现从这些文字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事实、假设和信念。

我所关注的一切事情都与这个精微系统产生反应，把自己沉浸在一本书里好像是种特别强烈的方式。它似乎赋予一条通往心灵的内在轨道，我发现我的脉轮与我的自我对于文学质量的观点大不相同，特别是涉及灵性主题时。我可以把双手对着一本书——或者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上面——我能感受任何东西，从一股强烈的清凉能量流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感染」，我知道这些事情会以各种精微方式影响我。这也适用于音乐，也许在更小的程度上同样适用于电视和电影。

左腹轮的感染容易使心灵倾向于幻觉和幻想，而且难以摆脱。我发现，即使能在脉轮中感受到对它们的负面反应，也很难把自己从思维上认同的想法中解脱出来。自我的思维投射能力似乎包含了一种明显的不甘愿，去放弃它所认为的真实信念，以及一种顽固地执着于与它们的可信度成反比的信仰系统。一种不真实的幽灵常常潜伏在不平衡的灵性追求中，这和生命能量意识丰富，吉祥的本质大为不同，但有些人对两者之间的差异相当麻木。

副交感神经的缺口对应宇宙大我中的「迷幻海洋」，Shri Mataji 称之为「幻海」，来自这个位置的能量信息记录在手掌心外圈的位置。它也可以直接在围绕

太阳神经丛的区域体验到，就我而言，这可能会让我全身痉挛，尽管它们更常锚定在左边或右边。我主要是从精微系统的这方面开始熟悉负面反应的，一方面通过面对自己过去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一些遇到的求道者曾经实验过的更为隐晦和极端的实践。

幻海是导师原理的家园，与管理灵性升进所需的自律和平衡有关系，但它也显示了精微系统的生命能量觉知所赋予的对灵性实相的信心和确定性。它的正面特质是激发人们对灵性升进的热情，一种对苦行和纪律的简单享受，以及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有清晰的认识。

我的心轮和喉轮一样受损严重，甚至更胜之。多年来，我的心一直怦怦乱跳，这被证明是大量伤害的症状——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这些伤害因为我的复仇之旅所带来的创伤加重了。我的部分问题似乎是倾向于向人们敞开的太多，让自己在这个时代变得脆弱，而在这个时代，许多人的心都是封闭的，或者被沉重的思想制约所掩盖。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情感让位给了对神的爱，而无意识地混淆两者可能会产生戏剧性的后果。我总是孤注一掷，对拒绝的反应很激烈，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心轮最深层的面向是灵体位于左边的反映，这是维持存在本身的神圣本质的火花，而我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个原则，让自己陷入了生活中自我毁灭的极端。

Shri Mataji 告诉我，我的心轮的损伤如此之深，以至于我的自我能察觉到感受生死的能力。多年来，我在冥想中学会了如何平复我内心沉重的不安和紧张，但仍有可能出现轻微、焦虑和明显的随机性心悸。如果我足够深入，就能看到这些不确定的小波动发生在自我开始放弃控制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泰然自若地向生命和最深处爱敞开心扉——重建和太初存有的合一。有时会产生一种微妙的

联系，有时则不会，但一切很快又会归于平静。心轮记录在小指的位置，它的活动在情感、灵性和身体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心脏部位的疼痛有时可能如此剧烈，以至于让人担心会心脏病发作，而喜悦之情又如此强烈，以至于让人不禁流下惊讶的眼泪。

来自喉轮的能量信息记录在食指上，这个脉轮的情况影响手上所有脉轮的能量感知的敏锐度，这是我一开始就有的问题。在遇到 Shri Mataji 之前我就能意识到自己喉轮的紧张感，后来脖子和肩膀的压力变得很大。即使在那时，我也会经常意识到，由于脖子和肩膀的紧张，我经常会让自已保持绷紧的姿势，尤其是在开车、社交场合或工作时。有时，这种紧张感如此明显，似乎一直延伸到双腿上。

最不寻常的是这个脉轮有时会打开而让压力消失。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压力的缓解是惊人的，而它重新出现的方式也是非比寻常。刚开始它的重申可能是突然而戏剧性的，但渐渐的，这个脉轮以一种更精微的方式关闭了。我感到一股轻微的压力开始收紧颈部流畅的能量流，从两边往内挤。起初这似乎并不重要，只是一首歌里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当这种收缩增加时，它似乎会令人惊讶，仿佛它的消失是正常的，它的再现是陌生的，错误的。但当它再次出现时，压力逐渐增大，从肩膀到下巴形成一个坚固的块状物，紧紧地夹住太阳穴的两侧。我的喉咙也经常疼，这种奇怪的强烈感觉出现在情绪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就好像强烈的感觉被堵在那里。如果昆达理尼以任何力量通过喉轮时，我常常必须克制咳嗽的冲动，或咽下不舒服的感觉。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一般情况下不会痛苦，但同样难以忍受，它会让热泪盈眶，并有一种几乎无法抑制的想要逃避的冲动。

一个有趣的经历是，我童年时感受到的膨胀和收缩的波动意外重现了。这发生在某天冥想的时候，与记忆中摇摆于极大极小之间的感受完全相同，只是现在我清楚的知道到它来自喉轮。

来自前额额轮的能量讯息记录在无名指上。这个脉轮的问题在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中几乎无处不在，在所有过度的思维活动和自我的持续冲突中都很明显。头脑中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喋喋不休和注意力的不断转移，都是一种现代的精神错乱，是一种不断逃避现实的行为，一种对过去和将来的迷恋。这个区域的压力可以在自觉前体验到，但是在自觉之后，「阻塞的额轮」是一种明显的痛苦，昆达理尼的压力紧紧压在眼睛和前额后面，脑袋里面感觉好像被打结了。

许多传统的冥想形式为了让心灵平静下来，会让大脑想象宁静而积极的场景，但这仅仅触及了额轮的表面，因为它首先要负责产生思维活动。我发现，超越额轮唯一成功的方法就是，注意力集中到当下无思虑的觉知中，允许自我和超我的活动在昆达理尼通过时撤回。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除非第一束昆达理尼通过了精微系统最内层那条通道，并和无所不在力量的连接。即使是片刻穿过额轮也很难，但一旦做到了，一种自然的冥想状态就会自发的发生，哪怕只是暂时的。克服自我和超我的复杂性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并将无思虑的觉知建立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状态。

随着昆达理尼的扩展，我的冥想也深入了，更高的能量水平开始显现，额轮的紧张状态开始自行化解。眼睛不由自主的抽搐放慢了，它们不再拘谨的回避此时此地，而瞳孔开始在当下难以捉摸的紧张气氛中抖动闪亮。我的眼睛开始刺痛，当精微的神经微妙展开时，一种「切洋葱」的效果发生了，爱的泪花开始流淌。

当这种根深蒂固的紧张开始释放时，如释重负的感觉是美妙的，但是自我仍然回避它，试图往旁边看，随便找个借口就把眼泪眨掉。

位于头顶顶轮的生命能量感知记录在掌心，这个轮穴上的「感染」常表示一种自我中心或严重制约的人生观，特别是在涉及到灵性真相的地方。顶轮可能是我最初体验到最多生命能量活动的区域，有时在早期阶段，它是精微能量系统中唯一显现出生命迹象的部分。一般来说，当昆达理尼升起时，会体验到一股精微的清凉能量流从头顶升起；把手放在头顶上方，分明可以感到一股「凉风」在头顶吹。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之前，有些人会感到一股压力在头顶上方聚积，或者在能量流凉化下来前，感受到热力的释放。

每个脉轮和顶轮的不同部位相关联，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我可以感到整个头部的各种能量感受。令人惊讶的是，释放顶轮根深蒂固的压力太有感觉了。当麻木和受伤的神经恢复生机时，快乐和痛苦以一种令人深感满足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特定的压力点缓慢地出现又消失，冗长而细致的感觉触须舒展开来，在液冷的溶解和放松中流动。在其他时候，兴奋的漩涡和愉快的模式围绕着头皮旋转，涌出充满活力的清凉能量。

很多这些感觉都是自我和超我消失的症状，在顶轮开始完全活跃前，我必须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当这发生时，一切都会以最令人惊奇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我感到完全的自由、完整和圆满，所有的紧张以一种丝滑的轻松感从体内消失了。精微系统中一堆杂乱的小故障，奇迹般地恢复为单个而完全整合的仪器，精确地调谐到我周围感知的能量矩阵中。所有的脉轮作为一个整体在运转，一种单一的、全视全知的知觉焦点在我的存在中心打开了。这种可能性是无限的，但同时我也感到自己是完全开放而脆弱的——一股敬畏和兴奋的冲动在和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感和控制感在斗争。当这样的体验发生时，我的一部分仍然预期着痛苦和压迫。有时会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名业余的冲浪爱好者，我知道要建立真正的稳定还需要时间。

在这一切发生前，我不得不经历很多，但一路经历的很多事情又是那么神奇而有趣。宇宙大我的集体存有由无数美丽和奇妙的维度构成，而昆达理尼开始带我穿越其中的许多维度，大概是为了努力修复我对精微生命所造成的伤害。多年来，我一直忙于霎哈嘉瑜伽的日常体验，几乎已经忘了曾经知道的意识的更高维度。然后，出乎意料的是，当我再次醒来进入这些神话般的领域时，上天的奇妙喜悦就像一位久违的朋友又回来了。

这发生在 Shri Mataji 的生日那天。为了庆祝这个活动，我们举行了一场普祭，但我没有去，因为第二天我有一场考试，正在家里学习。我放下手头的工作休息了一会，经过一张新裱的 Shri Mataji 照片（是最近得到的）。没有什么特别原因，我停了几秒钟看了看照片。突然，毫无预兆的，那张照片好像活了过来，而我觉得自己好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了：

我的双眼感觉无比轻松，融合了一种幸福的能量，它弥漫在一切存在中，光以有形的流动穿过它们。我的视觉和一种精微的觉知新领域相融合，用一种轻如羽毛的触觉揭开了日常世界的面纱，穿透了它虚幻的本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瞥见了一个惊人的神圣实相，一种光明的存在，一种奇妙的极乐，它构成了这个物质存在的基础，但永远流动着，远远超出了我们知道的一切。

一种深刻的认同震撼了我，把我推向生命的核心。我知道我接触到了神圣，我迫切想要抓住这幸福，抓住这个如此意外显现在我面前的景象。然而，我无法抓住它不放，然后又放弃了。

在那之后，我马上又看了看 Shri Mataji 的照片，意识到有些东西在我身上仍然是开启或被唤醒的。我发现自己看着 Shri Mataji 前额的额轮。它变得美丽而金光闪闪，不知为何，我的注意力似乎在一种交托和解脱的幸福感觉中滚动或毫不费力地被向上吸引。

我看着 Shri Mataji 的脸变成一个神圣的主教，充满了敬畏；永恒而珍贵，权威的本质，高贵、尊严、美和爱本身。这是湿婆神的反映吗？—是我自己灵魂里的神性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

这几个瞬间触发了连续的体验流，在接下来的几天稳步达到高峰，并持续了几周，只是强度逐渐下降。一开始，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正在进行的灵性‘发生’，它开始在我体内开展。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注意到了一种精微的「灵性本质」，它似乎渗透到了我周围，还有一股让我回想起儿时圣诞节的神奇喜悦的潜流。起初，我以为这是我体验到这张照片的一种「后效」，但到了第二天，这种体验已经完全笼罩了我。这是我当时写的一些东西：

我在路上走着，感觉身体里好像点亮了一盏灯泡。在我内心和周围，对 Shri Mataji 的存在有一种清晰的印象，赐予我一种精微而深刻的轻盈和神圣感。

随着时光流逝，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难以捉摸的、超然的人格，在我周围的每个人、每件事中穿梭。这个永恒的原型人物具有难以名状的美，正从我看到的每个人眼中反射到我身上。我立马开始感到自己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去。

我不觉得自己和别人之间有任何障碍。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什麼可畏惧的，因为我被一种深刻的合一感所包围，它把一切都凝聚在爱的海洋里。看着街上其他人，我只看到一个顽皮的、神圣的人格，在每个人身上冲着我微笑。

我的心是敞开的，充满了喜乐。我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一名音乐家来表达这种喜悦。我开始对所做的每件事都感到欣喜若狂。我感觉与我的身体完全脱离了，但即使是最简单的动作，走路、坐着、吃饭、刷牙——甚至只是呼吸——都令人极为满足。

我感觉时间本身在变慢，或者也许是我在加速。我意识到自己的一系列形象在跟随和期待我的行动。我不确定哪一个是真正的我，但我很享受自己，所以真的不在乎。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空中留下金色的痕迹。

物质世界正在褪去、消融，变得越来越像神话或梦一样虚幻。我感到我正从梦中醒来。只有我所存在的灵性维度是真实的，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更强烈真实。

我意识到自己梦幻般的身体，不知怎的看起来很小，就在我的下方。我觉得死亡和离开我的身体将是无关紧要的，它意味着只改变一个存在维度到另一个维度。对我来说，这并不比在自己家里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更有意义，我觉得人的一生的确是很短暂。

我看到，灵体渗透并超越了物质世界，所有的物质都突然沦为虚幻的、千篇一律的「东西」，就像从飞机上俯瞰的云层一样。这个转变令人震惊，我逃离了沉闷而压抑的物质存在，而神圣的光辉之美在消散的时空之雾中闪耀。带着一种愉快的自由感，我意识到我已经把所有的过去、前世，以及整个进化史都抛到了身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奇迹，我意识到，在这个新的精微存有中，我的认同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强了。我察觉到我有一个精微的身体，感到幸福的放松，几乎就像我穿着柔软的丝质衣服。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尊严，戴着一顶美丽的皇冠，它有一种扇形从我的脑后放射出来，我意识到这是一种脉轮打开的表现。

我认出我的意识状态是个天神，一个来自印度神话的神仙。突然顿悟后，我意识到这是灵魂神性的一种更高或更精微的表达，而我对古印度经文中描述的准确性感到惊讶。

我感到纯洁而宁静。物质世界再次变得真实，但现在我似乎是从另一个维度去看它。一切看起来充满神圣之美，而且无比深刻。一只金色的眼睛漂浮在我面前的空中，我觉得自己见证的与其说是一场人类戏剧，不如说是一部神圣的童话故事。我看着身边的霎哈嘉瑜伽士，他们看起来都像是神圣的存有，如天神一般。就像进与了古代印度史诗中的一幕。女孩们看起来就像是天仙公主，前额点缀着美丽的饰品。

当在这个迷人的仙境中漫步时，我感到觉知正被进一步带向未知领域。我开始意识到一股气流或粒子流流经背部，在我移动时留下一条痕迹。我开始觉得好像我的肩胛骨长出了纤长的翅膀。

我经历了更多的变化，感到越来越幸福。我逐渐意识到一个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古老的神圣领域，一种存在于永恒深处的「神圣超文明」。那里似乎居住着神话般的不朽生命，它的起源和目的构成了一个比我们的物质宇宙大得多的故事的一部分，但它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它是压倒性的，令人敬畏的，但又如此熟悉。这是我的归宿，是我的灵魂家园。

渐渐的，我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拥有神圣而美丽的样子，以及永恒的知识 and 理解力。我有一双巨大和美丽绝伦的翅膀。我是一个天使！我看着其他的霎哈嘉瑜伽士，从他们每个人身上看到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层面，我看不到性别的差异，也许他们如此完全互补，以至我都分不清了。在灵体中，似乎

我们都是天使，沉睡在神的国度里，梦见这短暂的存在。这一切都太过了，但还没就此结束。

日复一日，我在不断变化的意识维度中穿梭。我在幸福中入眠，然后在幸福中醒来，凉风强烈流动着。日常世界似乎没有真正的实质，在我所看到的每一处，只看到内在本性的反映，就像从镜子里反射出来一样。我觉得自己正通过上帝的旨意被带上了一次旅程。每一天，每一小时，幸福都是不同的，它采用的每种形式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美。每一种状态都令人完全满意，而每一次新的极乐维度和启示随之而来，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好。

- 我是一个像佛陀一样的金色存有，从一朵莲花中浮现。我正在从一颗巨大的太初之蛋中升起，而周围都是令人敬畏的宇宙能量，在无数耀眼的模式中舞蹈，以庆祝我的觉醒。
- 我融入到海洋中，从我的眼睛游进游出，像一条鱼一样。一切看起来都是神圣的，一盏灯看起来也非常精致漂亮。地毯上的简单的图案让我感到一阵喜悦，并让整个房间都充满生气和色彩。每件物品似乎都带有造物主的印记。
- 我感到耶稣的存在，就像耀眼的太阳在内心闪耀，神圣而荣耀，比世上所有的宝石都要美丽而珍贵。我感到无比轻松，但充满了光明和力量，拥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和自信。一道美丽、柔和而明亮的闪电经过我，流向指尖。我觉得自己可以触摸任何人，治愈他们的任何疾病；我感到昆达理尼，原初的神圣力量在我体内升起，就像一座狂喜之山的顶峰，能让整个宇宙迸发歌声。
- 精致的花瓣在我体内绽放。我从一个秘密的，具有精微之美和喜乐的内在自己窥视着这个世界。一种永恒的纯真和纯洁充满了意识，我认出一个神圣的原型「人格」在内心显现。这是格涅沙，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吉祥

感，鼻子变成了大象的长鼻。我看着我的小儿子，看到他是多么天真无邪。我感到格涅沙的纯洁在心中升起，在他身上也是。他看着我。我们迷失在彼此的眼神中，在同样纯真的生命中绝对的合一。

- 我的意识就像一只雄鹰在上方高处翱翔，完全超然地俯视着，以一种轻盈、精微而又充满力量和尊严的存在蔓延于万物之中。我感到内在的昆达理尼就像一根精细而多股的金色绳索。
- 我感觉 Shri Mataji 以一位金色女神的样貌存在于我的脊柱。令人惊叹的美丽而简单的符号和图案漂浮在空中，表达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的神圣之爱与祝福。奇妙的图案超乎想象地迷人，建构出通往童话世界的魔法门。
- 我觉醒到庄严和高贵。看到脉轮像美丽的花朵般打开了花瓣。我的脊柱感觉强壮和充实，就像一个巨大而装饰华丽的图腾柱。一个充满活力的权威在我身上像闪电般噼啪作响。它似乎直接在我和周边人的脊柱间闪光，在深刻的灵性层面上与他们进行有力的沟通。

无数的意识状态来了又去，无法描绘。我不需要努力去体验事情——我尝试的时候它们就消失了。我常常清楚意识到 Shri Mataji 的存在。有时候，我觉得她的人格好像围绕着我，其他时候，我意识到她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好像正和我分享这些经历。

音乐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它有一种神奇的强度，能激发我内心深处的回应。几乎所有的音乐听起来都是一种喜乐，仿佛充满神性之美——一种神秘而原始的语言，它拥有自己的生命，它以语言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召唤出更高世界的本质。当物质世界融入一个神秘梦境时，只有音乐在之外的灵性领域产生共鸣。。

我在任何人和任何事中都看不到负面，美丽无处不在。只有现代建筑是枯燥无味的。我看到每个人都在他或她的人格中反映了神的不同维度，有一些人被特别祝福，能善用他们的才能，另一些人则利用它们谋取私利。大街上的人、电视上的演员或政客都是深刻的灵性人物，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真正本性。在自然的任何地方，在所有的人类关系中，在神圣的男性和女性原理之间，在光荣的尊严和无限的爱意之间，我都看到了永恒的诗意，因为他们致力于为他们的孩子——「天地万物」带来启迪。

一场皇家国事的盛大和庄严，反应了集体存有的力量和威严，它的富足，它的神圣之美，还有高贵的皇冠——一个自觉的灵开启的顶轮。许多想法似乎源自于集体无意识。传统婚姻庆祝的是婚姻的原始象征，以及建立一个新家庭的吉兆。即便是不起眼的圣诞树也代表着生命之树，它的光芒闪耀着脉轮的神奇之美，它的礼物象征着上天的祝福。

我不明白为何我感到如此纯洁，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仿佛所有的污垢都只是在蝶蛹的表皮上结壳，而我已化为一只美丽的蝴蝶，完美无瑕，无人触及。我意识到童年时代的所有的精力，纯真和喜乐已经被层层自我所遮盖。我终于可以真正地重新喜欢我自己了。

当我在希斯罗机场等朋友时，我喝了杯咖啡，一位陌生人来到我的桌旁，当他坐下来时，我抬头看了一眼，一股熟识的洪流扑面而来。这太离奇了，我之前从没见过这个人，但我就是认得他，他对我来说是绝对熟悉的。这就像在异国他乡意外遇见一位老朋友，这种感觉如此强烈让我差点脱口说了出来。我停顿了一下，告诉自己应该更谨慎地评估情势，生命能量似乎不错，我的脉轮没有记录到任何负面讯息。我可以看到他内心深处，就像一个美丽的、灿烂的、快乐的人，

微笑着向我招手。(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形容它。)我几乎笑出声来，但他自己一点也没有反应。

我决定试探一下，开始和他随便聊聊。他看起来非常不错，是个美国人，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似乎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看到他的人类意识孜孜不倦的认同他的自我，尽管他更高的存有是如此清醒，并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实在非比寻常。我意识到，当我在康沃尔遇到「梦中迷幻伴侣」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现在我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而他在人类层面却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与性有关的东西来此搅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看到，自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内在精微的灵性存有，即便一个人已经相当进化。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成长的环境和社会。我所知道的是，这种关系是永恒的，而且当我以无声的告别礼回敬他时，没什么可难过的。我觉得在十年或千年后再次相遇也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座巨大的空心建筑，我觉知到我存有中的所有脉轮。有些有弱点，但全都打开了。只有头顶的顶轮没有完全打开。我能看到脉轮的花瓣以及控制它们的神圣原型的反映。

我观看电视里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感受到了克里希纳的存在，祂在我内里观看着祂的人生戏剧。我把注意力放在格涅沙身上，祂的彰显充满了我的觉知。祂的神性和圣洁是一股令人陶醉的蜜液，让我陶醉。我感到无比纯洁，而这变成了一股幸福的洪流。

我把注意力放在 Shri Mataji 身上，我看到一股巨大亮光在远方闪耀。我的心已经打开了一点点，它发射出一股爱流。我感到一种回应的脉搏，来自一颗伟

大的神圣的心，它等待着，敞开着，把它的爱倾注到我身上。我窥视着顶轮。它充满了光明和一股几乎无法抗拒的 Shri Mataji 的存在感。

我看着 Shri Mataji 的照片。它已经变成了一面魔镜，反射着我内心的灵体。我对自己的内在之美感到惊讶，我的心像白雪般纯净，洁白无瑕，我感到越来越幸福。我是金色的，散发着光芒和无比美丽的色彩。

我看了一段 Shri Mataji 在公开讲座上的讲话视频。我对她说话时水晶般的透明度感到惊讶，还有她宣称的真理是多么明显，以及她的话语能在很多层面去理解。我感觉当未来的人们看到这些视频时，会完全不知所措，不明白现在怎么很少有人能认出她来。

我意识到头顶顶轮的改变和转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的感到生命能量和脉轮。光线从我身体各个方向射出去，而一种灵体的纯粹本质敏锐地穿透了我周边的一切。

我感受顶轮的花瓣，在一连串令人愉快、轻如羽毛的喷发中，在头顶处一个接一个地打开，直到整个顶轮开始打开，把一阵凉风倾注到我的身体里。有时我的头感到如此轻盈和清晰，彷彿上半部完全消失了，而我内心却闪耀着一股明亮的、金色的纯洁。我感到愉快而宁静。有时候是 Shri Mataji 本人，以一个天神的形象，从内心微笑地注视着我。

我的本性是内心深处的平静，一个宇宙戏剧的安详静观者。无思虑的觉知是我的自然状态。彻底的放松、完全的舒适，就好像我被一张柔软的生命能量的天鹅绒床华丽地缓冲了一下。我像大海里的一条鱼，无拘无束，被深深的宁静笼罩。

大约一个月之后，在另一个普祭日上（是顶轮普祭），这种流动的体验突然停止了。我只是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关闭了，然后就消失了。突然我又

回到了人间，然后我的脑袋、脖子和肩膀的沉重压力又回来了，虽然没之前那么猛烈。好些天，我都感觉很清晰、很平静，然后逐渐又回到了一个更熟悉的循环，在日常生活中与思想和生命能量做斗争。我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我经历了或被经历了某种深思熟虑的过程，但还没有完成。当然，这是自发的，超出了我的控制。

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我把这些经历写了下来，并把它拿给 Shri Mataji 看，看她是否有什么要说。「我想有时间来享受这些东西，」 是她的评论：「你的注意力有点左右移动，但足以固定在中间了。现在，我想跟你谈的计划在哪？……」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建筑的事上。她传达的讯息很明确：对，这样的事情在等着我们，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手头的工作上。

Chapter 21: 山中城堡

生活在继续，霎哈嘉瑜伽缓慢而稳定地发展着。金钱总是个问题，因为 Shri Mataji 坚持认为，不能因为唤醒昆达理尼或者帮助人们建立自觉来收钱，所以除了在我们当中募捐之外，没有办法为霎哈嘉瑜伽的项目筹集资金。我们主要是通过国际普祭上的捐款（与本地的普祭不同，国际普祭是 Shri Mataji 出席的场合，会有世界各地的人来参与）——多年来，筹集到的资金已经进入世界各地的各种霎哈嘉瑜伽项目。

在英国，剑桥郡的房子是我们集体聚会的好地方，但很快，我们的人数就发展得不够用了，1990 年 Shri Mataji 在意大利的山上买了一栋巨大的老宅，从这里可以俯瞰一个小村落，离热内亚(Genoa)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我们买了一个「大顶」的前马戏团帐篷，建在流经山谷的河流旁的土地上，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国际普祭就在那举行。我们并不住在旅馆，而是在大帐篷或自己的帐篷里，而且自己带食物做饭。

正如我之前所说，普祭的目的是为了唤醒我们内在的神圣力量，西方的自我很难与之联系起来，因为它习惯通过自身努力来达成目标。思维、身体和情感活动不再被外化，注意力被集中在内部，自我被降服，允许神性显化。这种‘崇拜’对很多西方人来说是有有点陌生的概念，但这是一种长期存在于人类中的本能，在古代的印度，这种本能被完善以祈求神的祝福。

在最纯粹的意义上，崇拜是一种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神性的方法，召唤脉轮中诸神的力量，并顺服于祂们所释放出来的生命能量。所需要的谦卑降低了自我和超我，并向神性打开心灵，附带说一句，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拒绝获得神圣的力量。

周末的普祭实际上非常有趣，帮助我们面对自己内在的各种问题，改变个人对舒适和私人空间的习惯，并教我们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的陪伴。普祭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参加的人数越多，生命能量的管道就越多，普祭也变得越强大。普祭通常在周末举办，接近传统或者最吉祥的日子，与上天的某个特定原型或面向相关，例如湿婆神、克里希纳或者耶稣。能量会在两三天内累积，直到普祭的高潮，体内的每个分子都在生命能量中闪耀，上千个精微的进程在脉轮中旋转。

普祭本身包括口诀和歌曲，许多都是梵文的，会向 Shri Mataji 献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吉祥物质，例如蜂蜜、酥油和水果，来召唤上天某个特定方面的祝福。它对精微系统的影响是强烈的，从极度不适到深刻的平安和喜乐，取决于个人脉轮的状况。不管我们的感觉如何，许多事情会在一次普祭中得到解决，到结束时，总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和集体的和谐感，整个氛围都充满了生命能量。往往是直

到周末过后，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才意识到自己升得有多高，而通常在之后几天一直都是如此。

当地的意大利人小区对整件事情有些困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许除了本地的牧师和他的几个亲信外，村民们很快就接受了让来自几十个不同国家的数百人在村子里四处游荡。当然，店老板对这种额外的习俗感到很高兴，而且多数当地人都很愉悦和友善，这是我无法想象会发生在英国的事。他们很惊奇，如此多的人，有时候是两千或者更多，能够以这样一种和善的方式共处，而事实上这些事情真的非常美妙。生命能量很强烈，冥想也毫不费力，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志趣相投的人们。

在我们称为「城堡」的 Shri Mataji 大宅里，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几十名志愿者在那里待了几个月。那是一幢很大的老宅，有四层楼，底部的墙有一米半厚。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用一把手提钻沿着内墙挖槽作为排污管；我们在房子周围建了一个新的排水系统，用一个附减速箱的 250 毫米管道把它引到山下，这是为了防止冲击村里的下水道系统和把当地居民的厕所吹走。

我在意大利的逗留始于典型的霎哈嘉风格。Shri Mataji 的车必须从伦敦运到意大利，我和另外一个霎哈嘉瑜伽士轮流把车开到那里。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我们到达勃朗峰隧道尽头的意大利边境；在那里，车上塞满了普祭的物品，它们不合意大利人的海关规定，尤其是我们带着许多礼物，这是 Shri Mataji 为从远方来参加普祭的霎哈嘉瑜伽士带的。

我们解释说这都是为了周末露营，海关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解释不以为然，我们被遣返回法国去拿极其繁琐的文书。B 计划是沿着边境行驶一百多英里，尝

试从一条偏僻的山路悄悄溜过去。我们计划当晚就在边防哨所附近安顿，并在第二天清早加入第一批车流，希望他们那时会放低警戒。

山上的道路非常陡峭，无比曲折，绵延数里，我们出乎意料地越过了边境哨所，在凌晨三点左右巧妙的隐藏在一个转弯处。由于车轮上过热的刹车冒出滚滚浓烟，我们尖叫着停下来，实在不能再更引人注目了。当我打开其中一扇车门时，一桶芥子油掉下来滚下了山，这也没有帮助。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被放行了，谢天谢地的驶进了意大利，随后把车停好，昏睡了几个小时。

我们在下午早些时候到了城堡并去见了 Shri Mataji，附带聊了一会后，她说有些事要我做。她给我看了她的浴室，并指着马桶——在一个有些凸起的壁龛上——说想把它移到另一个位置的地板上。意大利马桶的排污管出口是直接通到地板下面的，而且总是被埋在墙壁或地板里，这意味着我必须找到管道在哪个位置，然后把它从较低的浴室地面上挖出来，以便将马桶连接到新的位置。

「Shri Mataji，我不知道管道在哪。」我说。

「试试那里。」她指着一个特别的地方说。

「您想要我什么时候开始？」我问。

「马上。」她说，然后迅速走到门另一侧的床上睡了一会儿，离门大概有三四米远。

我站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和凿子，想着它会发出的噪音，笑着这个情况无法避免。Shri Mataji 直接睡着了（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这么做）。有时，当她要治疗那些有严重问题的人时，她会去睡觉，说在潜意识里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她会让他们把手放在自己的脉轮上，或朝向地板，或朝向户外，然后入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短暂醒来，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想到要试着在离她睡觉几米远的位置敲破水泥，我就感到畏手畏脚，尤其是在许多女士都蹑手蹑脚地低声耳语时。我试着在凿子上敲了几下，然后又敲了几下，我能安安稳稳地工作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直到大约十分钟后，我才开始拼命地敲起来。Shri Mataji 在几小时后醒了过来，就在我找到她让我去找的那个地方之后。

这是霎哈嘉瑜伽另一个特别章节的开始，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太多滑稽的事情，无法在这里一一记录，同时还有很多深刻的个人和集体经历。最终，村子附近的马戏团帐篷被一种更固定的结构所取代，人们可以在这里聚会，多年来，很多国际性的普祭都在那里举办，大概平均一年有五、六次。

霎哈嘉瑜伽士从全球各地来到这里，见到他们总是很愉快。不同的国家会负责特定的普祭，除了照顾普祭的仪式外，还有后勤安排，音乐和戏剧表演，做饭和上菜。娱乐活动会举办好几个晚上，包括世界级印度音乐家的表演，以及由‘主办国’创作和表演的音乐、歌曲、舞蹈和戏剧。

这些节目既有勇敢的业余爱好者，也有才华横溢的专业人士，通常具有不同寻常的原创性和创造性。我记得有一场充满活力的舞蹈，在西方古典芭蕾舞和印度传统舞蹈之间编排一个动态的舞蹈序列，绝对令人震惊。这是一个紧张又激动人心的时刻。城堡里的工作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最后一批人离开一个普祭后不久，先遣队伍就会开始到来，开始为下一个普祭做准备。

在最初几周里，电力供应非常受限，所有使用中的电力设备常常负荷运转。我们当中一些人晚上会在客厅里和 Shri Mataji 交谈，当一切突然变黑时，刺耳的砰砰声、研磨切割和钻孔的噪音也会戛然而止。她会继续在黑暗中正常说话，最终会有人找到断路器，灯又亮了，一两分钟后，又四处传来机械工具的合鸣声。

Shri Mataji 会经常叫我们进去见她，并分享世界其他地方关于霎哈嘉瑜伽的消息，或是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礼物，这些是她在旅行中买的。偶尔，她会邀请我们在深夜看电影，通常是印度电影。常常都是有趣或引人发笑的，但是有时候，我实在想睡觉，而不得不努力跟沉重的眼皮对抗，因为屏幕上满是长着大胡子、笑个不停的坏蛋。

那是一段非凡的时光，Shri Mataji 的许多形像依然生动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也许是最强大的一个，一天下午，她坐在自己的卧室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也许这是其中最有力的一幕。一团白色的尘雾从角磨机里倾泻而出，落在房间另一边的一扇门下面。灰尘稳定地上升到高高的天花板，从窗户透进来的光照亮了一片纯净的明亮的白色，慢慢地飘过房间，落在她沉默的身体上。。我刚走进去，景象是如此惊人，它的美如此之深以致于我一时间无法反应，尽管这些灰尘对她美丽的莎丽和房间里可爱的家具构成了威胁——也许是她完全的冷漠吸引了我。这是一幅惊人的景象。

在我刚开始待在意大利的一段时间里，我有另外一次很好的体验，是在一次普祭前的音乐晚会上开始的：

我正在聆听印度音乐家在普祭前晚的表演，并开始注意到对音乐的乐趣和欣赏的新水平。我意识到一种新的精微体验正开始发生，我感到一阵激动和期待。

声音变得越来越悦耳，直到每个音符似乎都在空中盘旋，就像闪烁着神奇欢乐的宝石。我看到它们在大马戏团帐篷顶端周围的高空中聚集成美丽的图案，绘织成一个神圣的魔法，把每个人提升到越来越高的灵性国度。

当 Shri Mataji 稍晚到来时，发生的事情绝对令人震惊。就像太阳在半夜出来一样。神性在我们中间突然显现，这无疑压倒了一切，而且是不容置疑的；无数的荣耀随着她的每个步伐倾泻而出。

我头顶的顶轮打开了，显现出一幅耀眼的神圣景象。我看见一个伟大的金色存有，它似乎在意识的许多层面上振荡，它的伟大和光辉超越了一切。我感到已经跨越了自己灵魂中神性的反映，进入了一个宇宙竞技场。

一团巨大而清凉的火焰在我心里默默地燃烧，它的生命本质和无限融为一体，一朵硕大高贵的莲花映入我的眼帘，就像一座雄伟的天空之城。关于它的一切，它缤纷的色彩，高贵的纯朴，它的本质，似乎是 Shri Mataji 人格的一种精微表达。

当晚余下的时光在深深的喜悦中度过。音乐闪耀着喜悦的光芒，这些音符像明亮的圣诞彩灯在永恒的魔幻背景下闪闪发光。我希望音乐能永远持续下去，时间越晚，我就越清醒。它的神奇在第二天普祭时回来了，尽管不那么强烈，而我还感到轮穴中的弱点被凸显。它徘徊了一两天才消失。

我在意大利逗留的期间，自然元素起了显著作用。夏天酷热难耐，但秋天开始下雨，有时似乎没完没了。这个村庄的海拔相当高，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住在云里，这似乎与城堡里的超现实气氛相辅相成。Shri Mataji 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生命能量逐渐增强，直到整个地方充满了能量。

然而，也不全都是祝福；人们通常会在最初的一两周内会感到惊奇，但随后精微系统中的弱点就会开始显露出来，与根深蒂固的问题发生冲突。这是我以前在印度经历过的，所以已经习惯了，无论如何这次都要轻松得多。有些人觉得太过头便离开了，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勇敢的面对现实。尽管我们待在那儿的目的是

严肃的，而且要做沉重的体力活，但那里的生活总是非比寻常，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错过。

很多时候我们的洗漱设施都有限，很多人晚上去河边洗漱，过后我们会在村子的「年轻人酒吧」(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光顾那里的都是有时间的意大利年长者)喝一杯卡布奇诺，然后打一场乒乓球。在这些常客中，有一名当地的警察，他经常把机关枪挂在椅子上，而自己则在其他桌子周围走动和人聊天。

河水非常冷，我开始都是先用洗发液洗头，这样我就会被迫下水把它洗掉。当冬天来临时，天气急剧变冷，但我们还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游泳，地面上的霜冻闪闪发光，蒸汽会从水里上升到冰冷的空气中。我的洗发技巧仍然有效，但即使是最快的沐浴也会让我的头完全麻木。

我们经历过一些真正的大风暴，包括某年最后一场普祭结束时，那绝对像是世界末日。风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几十个人不得不跳起来，按住大马戏团帐篷的撑杆，雨倾盆而下。一支舰队的鞋子(通常脱在外面)浩浩荡荡地从一条几分钟就形成的河流的源头的主要入口驶进来，在它到达之前，母亲们把熟睡的孩子从河道上拽了下来。

我们收到了城堡发来的求救信号，屋顶上的工作让部分屋顶敞开着，防水油布也在洪水中倒塌了，我们这些在那工作的人想尽一切办法爬了回去。外面漆黑一片，巨大的闪电照亮了一堵坚实的水墙。我看到有人开着一辆车，从漆黑的黑暗中冲了出来，猛烈地闪耀着刺眼的白光，雨点像针一样打在我身上，汽车轰鸣着开走了，我头朝下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钻了进去，双腿还伸在雨中。

在城堡里，一条瀑布从主楼梯上奔流而下，屋顶上接着有许多有趣的游戏，还有许多地方要打扫。到早晨的时候，河流变成了一股咆哮的棕色洪流，比原本

的流量多百倍，奔腾在山谷的整个地面上，巨大的岩石在喧嚣的暴力中互相撞击，发出的声音就像一个阴沉的巨人在磨牙。

城堡的多个部分都是为霎哈嘉瑜伽的活动准备的，并为 Shri Mataji 和她的家人提供了住处。瑜伽修行者和想要住在那里的家人也可以租到住处，这有助于支付大楼的维护费用。Shri Mataji 给所有在那里全职工作的人发工资；虽然这是我不喜欢的事情，因为我更愿意义务为霎哈嘉瑜伽工作，在几个项目上，她亲自召见我，坚持要我拿钱。

她还邀请了几位关键的员工在年底免费参加了印度之旅。在这次旅行中，我们乘坐租来的火车相对豪华地游览了印度南部，一切都相当悠闲。这就好像我们在干了很多苦力活后，得到了一份款待似的；我们甚至被安排在孟买一家五星级酒店过夜，当时我们的飞机错过了飞往马德拉斯的转机航班，我们对所有不习惯的奢华开怀大笑，看把眼前的一切都吃了个精光。印度之行结束后，我回到伦敦呆了几个月，然后返回意大利去工作，大约在 2 月份举行湿婆礼拜崇拜的时候，我又开始了高峰体验。

这一次我留意到，细微的感觉和知觉的变化发生在两、三天的时间里，但这一次的经历真正开始于湿婆神普祭。

在普祭时，我早期经历的神圣的父权形象再现了，然而精微的，仿佛就在我的意识边缘。现在它的身材长大了，它闪耀着如钻石般璀璨的美丽光芒，就像从天堂之门倾泻而出。

慢慢地，我注意到我对这个神圣形象的知觉开始变化。它开始被一种 Shri Mataji 的存在感所注入，普祭结束时，我意识到女性神性的一种美丽形式，表达了熟悉的 Shri Mataji 的人格本质。

第二天，尽管脑袋还感到些压力，但我还是觉得相当轻盈和放松。一股温柔清凉在我身体周边流动，好像有个洞漂浮在我头顶。它开启了一个绚丽多彩、美丽而喜乐的王国，照亮我的整个生命。

Shri Mataji 新的精微形象变得更加美丽耀眼，现在直接从这个天堂看到了我的心里。我感觉到她就在那里，对于认出她神圣本质我感到一阵激动——也惊叹于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亲切安慰——并在那一刻触摸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无边无际的爱。

那天剩余的时间里，这个辉煌的精微实相一直照耀着我。我的身体感到一切都是空的，除了在脉轮中闪耀的神圣特质——一种轻如羽毛的觉知之外，而美在我周围的一切事物中显现出来。我甚至被画笔上白色颜料的美给迷住了！一种绝对简单进入了我的生命，我感到一种完美喜乐的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里，Shri Mataji 神圣的光辉形象在我意识中盘旋，在深度和实质上不断增加。最后，当我和其他的霎哈嘉瑜伽士一起唱着赞美神圣母亲的传统诗歌时，她突然从我生命深处浮现，就像太阳从云端后面闯出来，我被一股神圣的美所震撼，这让我完全惊呆了。

所有的脉轮在如此炫目、神圣的壮观景象中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几乎难以承受——这是一个超越人类最疯狂梦想的宝库。当我的脑袋挣扎着想去理解所有的重要性时，我真的觉得它好像已经麻木了。

接下来几天，我毫不费力地漂着，注意力越来越深地陷入静默。我觉得我正变得像佛陀一样，永恒之门随着万物合一意识的增长而越来越近。

我像一个从宇宙之蛋中诞生的奇妙童子，一个无我的存在，凝视着原始的风景，在那里，神的阴性和阳性融为一体，同时空无一物，完整圆满。

我看到人类真的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有潜能从这个物质的坟墓中提升，变成比整个宇宙更伟大的东西。神圣的多重形象从神性中散发处理，似乎无穷无尽。我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平安和满足，并在千瓣莲花深不可测的蜂巢里欢快地流连忘返，啜饮着上帝之爱的珍贵甘露。

这些体验在经历了几周的起起伏伏后就停止了。搅动的过程在继续，但是曾经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精微存在状态现在似乎触手可及。每次我从幻象中醒来，不管多么短暂或者不完整，我对人类集体觉醒进入神性的信念都变得更加坚定。

许多其他的事情也指出了这点，因为多年来，集体的生命能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不再感到总是在一种普遍的惰性中挣扎。当这个重量开始提升时，霎哈嘉瑜伽士会更容易保持他们精微系统的状态，以及提升别人的昆达理尼，而新来的人也有更强的初始体验，并取得比过去更快的进展。

Chapter 22: 初出茅庐

然而，这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斗争，而 Shri Mataji 首当其冲，我看到她牺牲了一切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将我们的业力越来越多承担在自己身上。她曾多次说过，自己身体的唯一用途就是解决人类的问题，而她已经用令人心碎的方式证明了这点。

我怀疑她希望我们变得更能干，好让我们升进得更快。她一定很难理解，为何我们不能从镜子的另一面去理解一些简单而明显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她会实现她的目标，而我们最终会意识到她愿景中的实相。

霎哈嘉瑜伽最棘手的事情之一就是它所揭示的愿景的力量，而这对自我来说是很难应付的，尤其是涉及到领导和组织责任的情况下。随着我们人数的增加，Shri Mataji 任命一些人担任领导和协调的角色，在他们的国家组织霎哈嘉瑜伽活动，并在她和当地霎哈嘉瑜伽士之间进行沟通。这些都是困难而苛刻的角色，有

时会导致我们的朋友(自我)对自己的重要性和当前对其灵性理解的深度产生一种夸张的感觉。

有时,某种程度的故作姿态会悄悄潜入,着眼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而将霎哈嘉瑜伽的活动政治化,这可能会在我们集体升进的斗争中制造额外的摩擦。然而,Shri Mataji 总是对那些她要求承担责任的人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和尊重。在很大程度上让他们自由的按自己的想法去做,而且不会轻易地让他们退出。相反,她提醒我们要把注意力保持在内里去静观自我,包括我们自己和别人的自我,以及它们相互反应的方式。她会说:「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了。」而我必须承认,有很多次除了在前面讲话的那个人外,每个人都在分享这个笑话。

在霎哈嘉瑜伽的每个阶段,我的印象是 Shri Mataji 想让我们学会自立,并学着组织事情,委派和协调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对霎哈嘉瑜伽士的缺点或自负,她不鼓励我们去面对,而是把它当做一出集体的幻象戏剧去静观,让表演者认识到并成长,走出他们的问题,或者最终被他们的愚蠢所暴露。

她实现自觉的方式大同小异:她唤醒了我们的昆达里尼,满怀信心地相信我们会实现它,并耐心地原谅我们的错误。她常常痛斥很多更愚蠢、更具破坏性的人类行为,但总是在一个普遍的,集体的意义上。而对于那些当面和她说话的人总是彬彬有礼。

我花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自己在霎哈嘉瑜伽里是多么自由,一旦意识到做错了很多事情,我的自我就会转眼间从大声的自我辩解变成内疚的自我谴责。。这在霎哈嘉瑜伽里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障碍,被称为「左喉轮」,与喉咙底部的脉轮左侧有关。Shri Mataji 告诉我们,除此之外,这个脉轮还代表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并在人类人格中产生了一种伟大和自尊的感觉。

她解释说，自我越是越过正法的界限，它就越长越大，以埋藏日益减少的自我价值感。当自我要面对自己时，这一切都会得到报应。这在西方已经被证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西方人自我的庞大地位，以及西方文化和神圣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加剧了它的严重程度。当然，这在更传统的文化中就不那么明显，尽管这些文化也有其他问题，比如深切认同由来已久的习俗，而这可能相当的僵化或荒谬。

Shri Mataji 有时候对人会很严格，偶尔会过问他们很多问题。我自己的经验是她很少这样做，而且总会基于某种原因，尤其是那些她特别关心的人。她的当务之急总是为了解放内在的神性，这有时可能与自我的设计截然相反。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霎哈嘉瑜伽不是为那些虚弱的人所设，这在早期尤其明显，当一些人面对他们可以或不愿意面对的考验时就会放弃。

当这发生时，少数人会怨恨和批判 Shri Mataji 和霎哈嘉瑜伽，我对此很难过。但是幻象是一个很美妙的事，一个人不需要偏离太远就会迷失道路。然而，对实相不断变化的感知会让人兜个圈，然后带着新的力量和理解重新回到这条路上。有些人已经离开霎哈嘉瑜伽很长一段时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后，带着新的活力回来。有些人因为微不足道的理由离开，他们的批评和抱怨仍然微不足道。其他人过得很艰难，那些我关心过而仍在关心的人，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见到他们。

又过了几年，变化和转化的周期才把我再次带出幻象。这是一次非常强大的体验，让我非常确信事件的发展势头正在增强。这个景象的规模是令人敬畏的，它揭示了整个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辉煌、卓越的未来先驱，并确认了我们存在的真实故事还没有开始。

这种感觉持续了好几天，感到某种东西从我的内心深处升起。它突然出现，没有任何征兆。我心里有个巨大的痛苦，让我立即以一种非凡的方式与「自己」分离开。令我惊讶的是，我看到一幅自己的漫画，一个运行着一个可笑的程序，有着固定姿态和重复程序的机器人。我感到一种真正的震撼。这一团可怕的疯狂不可能是我！不，这不是我。但我又是谁？或者我又是谁？

下一刻，我意识到我是自由漂浮的，一种无限无形的纯粹喜乐的存在。我看到的是我的「自我」，或者说是那个自以为是的有限存在的「自我」。几乎是同时，立刻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我意识到自己正看着一种包围着我的外壳的内表层。有一块外壳已经脱落，让我开始意识到之外的无限空间。它就像一个美丽的神圣种子或一个奇妙的宇宙蛋的外壳，我已经从旧的存在中挣脱出来，变成了一种新的，美妙的东西。

好几个小时，我一直处于一种没有自我的状态。(在这期间，我不太清楚我在哪或者我在做什么，只记得当时的一些感受。然而，我似乎已经做了我需要做的事情，比如开车或是和人交谈。)在某个时刻，我体验到自己在一栋建筑内流动，好像电流流经电线系统一样。我还有种令人振奋的体验，就像一个小小的、单独的意识点，可以自由移动到任何地方。就像 3D 万花筒里的一个活生生的像素，这些舞动的图像构成了现实的外表，在空间里快乐地移动，跳着无忧无虑的康加舞，随机成为万有的一部分。我看到格涅沙无处不在，无形却又充满形态，一个多维的存在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在三维空间中显现，但却拒绝任何我试图去掌握它的尝试。生活是绝对简单、纯粹而强烈，每个人都有一颗巨大的喜悦之心在深处舞蹈。

最初的体验强度逐渐减弱，但是接下来几天继续在流动。我感到强大的情绪，我的感情以一种我从青年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复苏了。它们如此强烈，以至于有时我发现很难相信我二、三十年没见过的朋友们不会走进家门。

我觉得这是霎哈嘉瑜伽真正的显现，是 Shri Mataji 一直谈论的全部潜能。昆达理尼和脉轮就像一台充满动力、润滑良好的机器在运转，而且生命能量意识突然变得惊人。我能在自己和他人的脉轮中感受到一切，仿佛精确到数字的程度。工作时，我发现很难集中精力在别人对我说的话上，因为我太着迷于他们给我的感觉了。

口诀像魔法般运作，梵语的原始韵律与精微系统的能量融为一体。当我说话时，我可以听到声音的力量在共鸣。声音从房间的墙上反射回来，好像言语穿越了时空，渗透到更深的实相里。我只需要念一句口诀，就可以释放出一股洪流般的能量，使我好几个小时都在深层的冥想中。这就好像，这就好像我多年来一直试图驾驶一辆汽车在泥泞中行驶，却突然撞上了坚硬干燥的柏油路。我只要把脚踩在油门上，用我所希望的所有力量加速就行了。

深刻的体验毫无预兆的发生了。我坐在 Shri Mataji 的照片前，身体的下半部立刻就变凉了。过了一会儿，上半部也全凉了。我意识到这只是昆达理尼升起时，躯体的一个前奏，它像一条庞大、庄严而高贵的金色眼镜蛇般升起。当它碰到头顶时，我触及到了永恒，一堵无思虑觉知的围墙降下来。冥想的状态坚如盘石，绝对超然，仿佛整个世界都悬浮在玻璃上。我感到我可以敲击它，而它就像钢铁一样回响。我可以退后到身体之外，站立在天父，阿拉，至高湿婆神的国土上。这真是太棒了。

我在一个 DIY 商店旁转悠，仿佛通往更高世界的大门在我头顶的空中出现了。这是一种幸福存在的维度，直接出自《SAUNDARYA LAHARI》（「美丽的洪流」之意，一部描写女神特质的古老梵文作品）。我感到内在有一种无暇、柔软、金白色的纯净，格涅沙的存在。是祂将我和这个更高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我觉察到我的精微系统是一个梯子，我需要用它爬上这个天堂，当我到达时，这个暂时必须的身体就要被抛在身后。我感到一把光辉的幸福之伞在头顶打开，金光闪闪，色彩斑斓，好像注入了真的宝石。

一条缓慢而宽阔的生命能量流正从我的脊椎上流淌而下，头顶的顶轮突然打开得如此宽广，仿佛用最一种最难以置信的方式把自己翻了个底朝天。我立刻变成了圣灵浩瀚海洋的一部分，圣灵以巨大的潮汐从我身上涌出。这几乎就像喜剧电影里的一幕，有人打开了一扇充满水的房子的门，除此之外，这绝对是一种深刻而辉煌的体验。我和 Shri Mataji 的人格本质合一了，在灵体的流露中与她并肩而行，流进周围人的眼睛深处，然后进入到永恒。

当一个客人走进房间时，我微笑着和他打招呼。感觉自己更像一只半孵出的天堂鸟，一种由生命能量、羽毛和花瓣构成的令人愉悦的混乱。让我惊奇的是，一束金光从我心里射出，进入了我问候的人体内。我不知为何期待有一束互惠的射线返回，但回来的是一整套关于这个人脉轮的信息，连同附带的身体、精神和情感感受。我感觉自己像个卡通人物，无意中吞下了对身体来说太大的东西。我大吸一口气，笑容一时变得有点僵硬，但接着我感到脉轮开始解决这些问题，我感到高兴。一两个小时，一切都解决了，我感觉恢复了正常。

我走在家附近的人行道上，感到一种令人陶醉的喜乐开始弥漫整个身体。好像整个世界充满了幸福，它从皮肤上所有的毛孔渗透到我体内。我为自己的存在

而欣喜若狂，我所居住的街道上的日常景象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当我把钥匙插入前门的锁上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个神奇童话中的人物，过着完美而极为充实的生活。

在沉睡中，我梦到一座幸福的大山。它是一团巨大、永恒的火焰，充满光辉和祝福，一股散发着白光的清凉火焰。这是永生的绝对承诺。我大叫一声，跑过去把双手放在山脚下。那股光是纯洁的，神圣的爱，我的双手与它的表面融合。一股神奇的力量流入我的双臂，把我身体里的分子变成了一种极乐而神圣的物质。我立刻清醒过来，笔直地坐在床上，兴奋地大喊大叫。

像之前一样，音乐变得绝对神奇，但这次我对它的质量更加敏感。我真正喜欢听的流行歌曲并不多，有些似乎和电视节目是同一个水平的，它们似乎大多非常愚蠢或很暴力。西方古典音乐令人愉悦，而印度古典音乐却别具一格，它显然和上天是协调一致的。塔布拉鼓的基本节奏和太初存有的一体产生共鸣，而西塔琴晶莹透澈的音符，直接在我内里创造出特定的欢乐曲调。与其说是在听乐器，不如说是乐器在演奏我，在我精微系统内创造出一种美妙的旋律感。

我看着 Shri Mataji 走上艾伯特音乐厅的舞台(这是我们在哪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之一)，她似乎变成了一个巨人，为了适应突然变小的礼堂不得不弯下腰来。她的身体是一个无限的灵性宝库，我知道如果能向她敞开心扉，她就会用我能拥有的一切神圣财富来充实我。然而，我只有一小部分向她敞开着，急切地想要吸收一些无比充裕的灵性祝福。我感到敬畏却又难过；这就像看到一股美丽的喷泉流出珍贵而闪亮的泉水，而正消失在沙漠里。

无思虑的觉知是一个持续而安慰人心的伴侣，一种强烈的合一感包围了我，将我和周围的环境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爱的垫子里。我看到普通人感觉到这种合一

性并被它吸引，它的存在唤醒了他们内在的善良和简单。他们忘记了日常的干扰，开始自发地谈论更深层的事情。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深入到周围意识海洋中，日常世界的事物变得越不具体，实相的基础似乎就越加坚实。

持续不断的幻象游戏戛然而止，就好像我把脚踩在流动的水里，踩在坚硬的岩石上。这里，是万物的轴心，住着全能的神圣之母，她是实相本身的基础，在她存有的中心是一片金色的和平，那里的所有一切都极为纯洁和充满祝福。在这里，奇迹似乎司空见惯了，我看到原子结构可以通过注意力来操控。它使现代科技和医学看起来可悲地原始，但我只有短暂的兴趣去注意它，因为我正觉醒进入一个永恒的神圣实相，具有难以置信的奇迹和美，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它是完全令人震惊的，无法想象的辉煌，一个永恒的，神圣的存在，它像蝴蝶死去的蛹一样，将物质世界剥离。完全和太初存有合一了，拥有惊人的美丽和令人敬畏的力量，我看到太初之母不朽的孩子们将从自己的宇宙之蛋中升起，把启蒙运动在这个地球上的传播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当他们飞向永恒时，单单是他们翅膀振风产生的生命能量，将在这地球上创造一个几千年的奇迹时代。

我总把灵性升进看成是爬山一样，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非常努力的过程，随着我努力爬得越来越高，我也在不断进步（也常常往下滑）。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我的「自我」必须去完成的事情。现在，当我沐浴在与神合一所带来的无限美丽中时，我记起了 Shri Mataji 的笑话——人们在飞机上用头顶着行李。我要做的就是让昆达理尼流动，并为它给予我的一切感到无比喜悦和感激，因为当我和万物合一时，一切都是神圣的。

很难相信，如此美妙的事能可以是真的，尽管 Shri Mataji 总是说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在整个过程中，自我似乎并没有任何作用。冥想、纪律和注意

力有助于这个过程地进行，而对灵体的渴望是必不可少的，但最终的结果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一个足月的孩子被逐出体外一样。。

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平衡感。我有时的确会倾向左边或者右边，变得昏昏欲睡或烦躁不安。但总体而言，感到专注、精力充沛、没有思虑，警觉和积极，都是正常的，由昆达理尼来维持是毫不费力的。即使当我没有深入到令人惊异的体验中，我还是意识到无所不在的力量有个统一领域，在我的内心和周围嗡嗡作响。

我意识到之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普祭的时候，但是从没完全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或者如何保持它。现在维持起来很容易：我所要做的只是渴望它。我看到我可以开始进入这个状态，尽管脉轮中还有未解决的问题，就像我在经历最初的自觉阶段时一样。但是现在，尽管感到我的一些业力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而无法摆脱，但我感觉这些「感染」是尚未脱落的宇宙之蛋的一部分，并不真是我的一部分。

灵体正是实相的基石：在永恒的高耸的悬崖脚下，它仍然是时空的终点。这个物质世界是虚幻和短暂的，自我是虚构的，而这个肉身是我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Shri Mataji 看起来像一个活生生的奇迹，她闪耀着一种完美而光辉的美。在她内里有一种无限深刻的威严，在她的话语和动作中，隐约闪耀着神圣的光辉。她声音的音色与爱和力量产生共鸣，令人几乎无法承受。但我知道，我的注意力对她存在的真实本质渗透的很少。她极为迷人，永远让人陶醉。

Shri Mataji 也在我身上显现了：我的头发，我的脸庞，我的双手感觉好像都变成了她的，随着昆达理尼力量不断地增长，她在我的内心揭示了不断更新的祝福和美丽的新维度。当我看着 Shri Mataji 的录像时，她的每个表情、身体的每个动作，以及她说的每句话都让我完全着迷。我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试着捕捉她向

身边的瑜伽士投来的敏捷而充满爱意的一瞥。我可以看到她有多么爱她的孩子，看到这种力量以如此温柔的方式表达出来，真是不可思议。

另一个启示是瑜伽士自己。我为他们感到无比自豪。当我在录像上看到他们和 Shri Mataji 在一起时，我对他们充满了爱。我看到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看到我们将如何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工作，正如我们神圣的本性所显示的那样。我笑得很开心，也有些害怕，猜想我们是否真正理解普祭时召唤的巨大能量。我记起在我求道的日子里，认识过的许多美好的人，勇敢的，迷失的灵魂，他们看似无望地追寻着爱，当我知道我们的梦想真的可以实现，这个破碎的世界将被重新整合时，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然而，我仍然意识到，我的精微系统还无法完成转化。我的一半卡在正努力摆脱的宇宙之蛋里，一半卡在外面。强烈的情感在我体内流动，常常让我流泪。我为无法挣脱束缚而流下沮丧的泪水，为等着我的美丽而流下喜悦和惊叹的泪水。当我感受到神圣母亲不可思议的爱时，我像婴儿一样哭了。她是一片纯洁无暇、充满极乐的喜乐海洋，是天神的灵丹妙药，是所有珍宝中的珍宝。她的触摸充满了爱，她的礼物是无限的力量和不朽。

我知道我需要完全的顺服，才能被她的爱所净化和改造，但是我不能。我无法忍受与她分离，却又无法接近她。我不能与她同在，我不能将自己沉浸在她的爱中。有一次我在孤寂中完全崩溃了，但我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完全了解神圣的造物主。尽管被抛入到如此惊人的意识维度中，我仍然能够感到我脉轮的问题。我渴望能够将它们交托，融入到极乐之中，但是我知道时间还没到。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消逝，我感到通往上天的入口再次关闭。我可以感到光环一个接一个关闭了，就像穿上了一层又一层旧衣服。尽管如此，我还是享受

着逐渐消逝的壮丽，直到最后一刻，就像看着美丽的日落。还有最后一个启示，当我驾车穿越美丽的秋日乡野时，对大地母亲的爱突然涌起，随后就消失了。

霎哈嘉瑜伽的愿景和目的并不小，也不是那些致力于建立它的人的动机和奉献。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霎哈嘉瑜伽士已经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更高的体验，这个过程开始很缓慢，但正逐年加速。然而自觉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力，没有必要大发议论、付任何钱或「加入」霎哈嘉瑜伽才能参加这个过程。

过去的数千和数百万年里，为了准备最终的集体觉醒，大多数的工作都已经由上天和圣人、圣贤和瑜伽士完成了。现在只需要去体验自觉，保持精微系统的清洁和平衡，允许内在的转化过程发生。当然，以其他自觉的灵的为伴更容易维持这种状态，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而往往是在唤醒其他人的昆达理尼时，它的真正的潜力才变得清晰。

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集体的生命能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越来越多地体验着昆达里尼的自发显现，常常没有完全理解它的本质。只需要一点知识和支持，它就能开花结果。很多人只是把双手对着 Shri Mataji 的照片，就能体验到昆达理尼的觉醒，而信息可以在互联网上分享；当然，全世界都有很多志趣相投的人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和体验。

Chapter 23: 爱的徒劳

然而，我们还没有脱离这条荆棘之路。当一个人在幻象之外时，嘲笑它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它变化的围栏里挣扎时，就一点也不是玩笑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迷失的，常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许多人在他们发现自己身处的这个残酷而荒谬的世界中是多么勇敢地挣扎着。然而 Shri Mataji 的观点是，我们所面临的大部分残酷和愚蠢都是自食其果。毫无疑问，我们正从长期无知的时代发展到一个充满科技奇迹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里，最具科学头脑的人可能会在其有序的自我意识之下隐藏着深刻而神秘的缺陷，或者在追求个人抱负时表现出凶残的狡诈，并认为这些缺陷与他们对现实的理解无关。

不难看到，科技的进步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情感和社会的成熟度。当然，在把我们的意识从超我的制约中拉出来时，理性思维起了积极的作用，否则，或者，如果它没有继续承担创造的命令，它也会这样做。。 Shri Mataji 说，即使是这样，

我们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无知和黑暗中走出来;我们把所看到的一切都合理化，以此作为逃避的理由，但我们仍然受到我们不理解的力量左右的驱使。

她强调，理性思维只是我们的能力之一，它可以为系统带来平衡，操控物质世界，和对未来做出选择。但是，在这个系统本身屈服于进化过程的繁盛之前，我们还是个混血儿；既不是完全肉体的生命，也不是完全灵性的生命，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从她的角度看，我们无疑已经变成了极为聪明而成功的毛毛虫，特别是当我们吃了附近的大部分树叶时，我们就有点漏掉了重点。

很难知道应该先从哪条线索入手，去解开 Shri Mataji 所描绘的人类事务的复杂网络，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她发现的人类自我无止境的变化莫测。我想她主要想说两点，一个是我们一直低估了自己作为求道者的价值，而我们的命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伟大和光荣得多。这是我可以同意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的经验。另一件事是，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容易接受。

Shri Mataji 谈到了西方生活方式中除了不可持续增长和全球的不负责任之外的主要陷阱，以及在幕后起作用的强大的破坏性力量，以及对真正灵性的广泛而深刻的无知。她描述了一些在我们看来相当无害的日常行为，与精微系统至关重要的特质之间，存在一些惊人的关联和矛盾。根据她的说法，我们一些最随意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信仰，与脉轮的基本原则相冲突，并否认了这些脉轮所维持的精微的意识深度。此外，她还告诉我们，这个精微系统相互关联的性质意味着，一个区域的缺陷会破坏其他方面的运作，除非它所有的部件都被正确配置，否则就不可能全面地生存下去。

有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属于一个伟大文明失落的殖民地。其中一位旅行者远道而来，指出我坐的那个箱子是台计算机，晾在上面的电缆是电源线，上方有幅村落首领图画相框是视频屏幕——更不用说学习上网和处理计算机病毒了。我最初很惊讶，比如 Shri Mataji 强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质量和稳定的重要性，不只关乎我们个人幸福，也和我们个人与集体的灵性升进有关。她高度重视我们在生活中建立的基础，并不断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感情上的戏剧和干扰会破坏我们在更精微层面取得进步的努力。

在努力实现这些优先事项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接受她的建议：让我娶了一位来自波兰的年轻女士，她已经加入了霎哈嘉瑜伽。Shri Mataji 觉得对我来说，找个伴侣和儿子一起建立一个家是很重要的，他当时还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我的未婚妻当时处境困难，因为波兰政府不愿更新她的护照，她在英国属于非法居留。

自从遇见 Shri Mataji 以来，我对男女关系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思考这个问题不容易。我能明白这样的安排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我也非常想为儿子营造一个家。我也清楚自己过去并没有选择最好的伴侣，但想到要娶一个和我没有感情瓜葛的人，我还是很不舒服。要放弃浪漫的理想是很难的，尽管我正开始理解 Shri Mataji 对于男女关系的务实态度，于是我坐下来，试着在冥想中思考这个问题。

我感到我的自我有点生闷气，因为它不会开始一段浪漫的冒险，但过了一会儿，我进入了一个更深、更精微的状态。我在左脉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吉祥感，它安抚了我混乱的情绪，而且一股清凉、幸福、融化的感觉流淌到我的心轮右侧。

我顿时明白自己的潜意识赞同这段婚姻，尽管仍感到有点恐惧，但我决心放手一搏看到会发生什么，就像我在霎哈嘉瑜伽中做的其他事情一样。

当时波兰还在「铁幕」后面，我们在结婚时冒了一点险，除了过期护照，我的准新娘还有一个丈夫在加德满都失踪了；是一个来自西德的朋友的朋友，他去波兰娶了她，这样她就能够获得去西方旅行的证件。她成功离了婚，没有人发现她是非法移民，我们也经历了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在登记员也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就结婚了。我的新婚妻子在椅子上跳上跳下，在头上挥舞着结婚证书，庆祝她的成就；而我则试图尽快把她和我不知所措的父母赶出房间。后来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内政部的措辞严厉的信，但从此之后我们就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想，从本质上说，正法是生活的全部，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自我。Shri Mataji 坚持认为，最终只有与神合一才会满足我们追求完美的愿望，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很好，但应该平衡并合乎正法。她支持婚姻，因为它代表了集体对结合的认可，象征着上天男性和女性面相关系的深刻本质。她还说，我们创造合乎正法的家庭是很重要的，好让自觉的灵能够诞生并茁壮成长。

我经历了很多对于爱情的自我反省。我认为首先要认出，原型的神圣形式和脉轮的精微特质是我们的范本，它们在无意识里塑造出合乎比例与美的审美理想，而我们一直在他人的身体形态和性格中寻找这些美的表达。每个脉轮都反映了神的许多光辉面向，无限的可爱景象可以照耀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人灵魂深处的美丽和辉煌。

然而，我知道这些独特质量并不总是像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为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动机和愿望，而它的自我并不一定反应了它的内在本质，同时，幻象变化出的海市蜃楼会制造出各种错误观念。Shri Mataji 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

想要享受别人的美，我们必须先找到自己的美；而且我们可以做到这点，不是试图占有其他花朵，而是通过汲取维持生命过程本身的汁液。她解释说，生命的质量取决于注意力的品质，而注意力应该浸没在灵体中，以维持反映在我们身上的生命之树。

渐渐的我发现，如果我的注意力是洁净而集中的，那么精微系统的能量就可以被保存和集中在内，减少自我的外在干扰，深化并拓宽中脉，从而打开脉轮，丰富意识的质量。相反，当注意力与自我一致时，能量就流失了，因为它不断地消耗在把欲望和野心投向外在的世界。一旦注意力开始脱离自我的欲望，就会越来越明显地发现，通过获得社会地位、物质奖品、集体认同，或靠认同于宗教、国家、阶级、部落、种姓，甚至是街头帮派等来寻求自尊和体验质量等内在品质。而最伟大的质量，神圣的爱与美，是通过它在别人身上的种种反映而被寻求的。

Shri Mataji 对我们所沉迷的一系列浪漫的迷恋完全没有兴趣，说这是不真实的且具有破坏性。失败或被背叛的爱情造成的连续冲击，损伤了精微系统的重要方面，让它变得迟钝。在她看来，我们正把我们对神的原初欲望投射到外在世界，从所有我们遇到的人身上寻求完美和满足，把我们的信仰投入到和我们一样有缺陷和脆弱的灵魂上。那些对接连不断的欲望对象的迷恋和着迷，是受到他们所反映的神性原型的驱使，而不是个体本身。

她解释说，坠入爱河的强烈程度可能是另一个人所代表的憧憬引发的，但它激发的却是与神合一的强烈渴望；而她将西方社会中「浪漫救赎」的神话，描述成在灵体祭坛上的毁灭性祭品，是市场力量充分利用的祭品。她并没有说人们不能以一种正法的方式深爱彼此，只是很罕见，也不是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东西，尤其如果我们追寻的是神。

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如果一对夫妻的精微系统已经进化到高度的精微程度，而且是纯洁和平衡的，那么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互补，还能一起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合一状态。不过她说，即使是最理想的体验也可能只是短暂的良辰美景；除非为了更大觉醒的一部分而生活，否则最终也会被失败和悲伤所冲淡。当然，在不太完美的情况下，伴侣关系也可以相对良好；令 Shri Mataji 担心的是，为了追逐自己的幻想，不停地从一个伴侣跳到另一个伴侣。她鼓励我们在未来的伴侣身上寻找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之外的特质，并且要信任生命能量能为一段关系的真实潜力给出更可靠的信息。

Shri Mataji 鼓励婚姻作为家庭生活的稳定基础，但重要的是对婚姻的态度与承诺的深度，而不是婚姻制度本身。当然，一个人不需要有一段感情或拥有一个家庭，才能获得自觉上的进步，但家庭生活所创造的丰富生活和自我牺牲的奇特组合，可以学习并解决很多事情。而且从父母的角度来重新体验童年的痛苦，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显然是在生活中获得真正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由的单身状态也有它的好处，尽管自律可能更加困难，也更加有必要，但更容易走极端。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个人和社会行为中的正法分际，并将一生奉献给追求内在的灵性成长以及人类的集体解放。

霎哈嘉瑜伽士对包办婚姻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选择，或已经有了霎哈嘉瑜伽之外的伴侣，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有一个和我们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志向的伴侣是很重要的。然而，Shri Mataji 不鼓励我们在自己之间寻找男女朋友，从而不断分散注意力。总的来说，这是一件让我们感到舒服的事，尤其是对女士，因为这让社交和灵性上的互动变得容易，而不需要经常受到异性的挑逗。相反，当

霎哈嘉瑜伽士从世界不同的地方聚集在印度或国际普祭时，她会建议那些以前不一定见过面的夫妇，在生命能量的基础上举行婚礼。

她赞成异国间的婚姻，因为她说这有助于消除不同国家和宗教之间的障碍。那些想结婚的人会提交他们的名字，而通常有很多夫妇会在霎哈嘉仪式上一起结婚。然而，在举办民事婚姻前或在任何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拒绝提议的伴侣或取消这种安排。否则，一些瑜伽士会自愿选择结婚。

Shri Mataji 关注的不仅是个人伴侣关系中沮丧和失望的恶性循环，还包括所有这些破裂关系对整个社会的稳定、素质和前景造成的影响。我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学会了处理各种关系的混乱，即便更深层、更精微的感受已经麻木和减少。但 Shri Mataji 担心的是，这给西方社会中日益虚弱和困惑的人们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伤害，并对各个层面的意识质量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她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在一个非正法的社会中可能发生的退化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体失去了与整体的凝聚力，开始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行动，集体注意力逐渐被颠覆。

也许在人类的日常经验中，最接近神性的是爱，其核心是性和生殖的激情和神秘。它的力量和魅力是无与伦比的，它强大的动力是繁殖——一个重要的进化机制；但在它所能包含的矛盾体验的范围内，它是独一无二的，从充满爱和魔力，到堕落和虐待狂。看来，无论性爱与爱情多么脱离，它都能保持一定程度的感官强度，尽管它的质量可能会令人悲伤地下降，但对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他们能感受到更多的唯一方式。

Shri Mataji 对于西方社会的性爱观点非常简单而务实。她说，它全发生在我们脑子里，但在表现上我们却很欠缺；而当我的精微系统开始洁净时，我意识到我们从来没有理解过有关爱和性的游戏规则。在酒店房间里上吊自杀是完全没有

必要的，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自我对强烈感情的束缚。我重新发现了一些在吸毒初期就知道的事：性爱只是暗示了神圣幸福的真正强度。对某些人来说，服用 LSD 的性爱可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快感高度，但我们却错过了彩虹脚下的那罐金子。

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性生殖是由脊椎底部的根轮调节的。她描述它是唯一位于脊柱之外的脉轮，这个脉轮在自觉前可以在中枢神经系统体验到释放的「Prana」或神圣能量。即便如此，在性高潮期间，只有一小部分神圣的力量被释放出来（但足以鼓励我们去生育！）在她看来，爱与性的质量、强度和一致，以及更重要的灵性升进本身，所失去的神奇要素是纯洁，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纯真。

她说的不是华特迪斯尼式的理想主义，而是灵体高能维度与生俱来的纯洁。Shri Mataji 描述说，纯真是一种没有自我的意识状态，是神性自身就具备的一种强大特质，它在微观和宏观宇宙层面依靠根轮显现和维持，由此形成了精微系统和整个创造的基础。她说纯真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一切事物的基础，而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各方面都恶化。事实上，她坚持认为我们的生活质量已被大大降低了。根据她的说法，自慰一点也不健康，而我要加一句，试图暴力地压制这类事情也不健康。问题是，在这个黑暗和蒙昧的时代，我们的意识是粗鄙和发育不良的。而我开始看到，在一个平衡、最高水平的正法社会里，**存在的灵性完整性**——喜乐和满足的深度质量——是这样的，在一段成熟的成人关系外，对性的需求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是西方人的头脑无法想象的。

从圣经的意义上来说，这不是关于伊甸园的「堕落」——而是 Shri Mataji 所说的关于进化的自我阶段的一个寓言，以及通向自觉旅程的必然命运。它更多的是与我们所处的文化和时代的精微性（或其他）有关，与保持注意力谐调到脉轮

的神圣质量的知识 and 意志有关。正法也不是一切的要义，追寻也很重要，因为自我有一种明显的自我满足的倾向，并固执于它的感知和生活目标。

Shri Mataji 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已经存在先进的文化，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的生活水平高很多，尽管在进化的早期阶段，更多的脉轮尚未在心灵中展开。根据她的说法，实际上这成了一个问題，因为他们已经发展出了非凡的超意识力量，使他们成为品格上的楷模，并且战无不胜，但却阻碍并转移了人们对进化过程的注意力。她描述说，克里希那的降世大部分都是为了致力于结束光荣但骄傲和顽固的武士阶级的统治，进而在生活中建立一种意识——与神合一以及生命中集体存有的游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开悟的最高突破是在自我最粗俗的时期（到那时，它大概已经失去了保质期，并且为了自身利益而变得太过自满！）她会笑着说，莲花必须从淤泥中生长出来，而圣人们曾在古代预言过，集体自觉的繁盛会发生在斗争期(Kali Yuga)最黑暗的时刻。

「你必须要在混乱中寻找真理，」她说：「并接受考验。」

在她眼中，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对自己的真正本性和目的无所觉知，陷入了我们不理解的危险中。我知道，性爱的质量和自发性是一个健康和放松的人格标志，强迫性和破坏性的性行为是精神错乱与痛苦的症状，但我对她的话仍然有些困惑。我曾一度认为性压抑是万恶之源，但西方迅速发展的性“自由”日益堕落的本质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走向开悟的迹象。现在我努力调和平衡与抑制、自发性与放纵间的差异，而且更糟的是，还发现自己不得不考虑一种更加险恶的冲突。

Chapter 24: 危险联络人

Shri Mataji 谈到了一场对纯真的无情攻击，这是一场更宏大、更古老的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战斗是神圣的进化力量与累积数千年的负面突变之间的斗争。这是她以前泛泛地谈过的事情，但是，当她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时，她说它最危险的表现形式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东方。当然，性的质量和功能以及自我的弱点，一直都是人类发展中潜在的致命弱点，但是这完全是不同的顺序。

她已经告诉过我们，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中，已经存在一场持续性的集体运动，将注意力转移到未来取向，精神/身体的「太阳脉」，透过极端的苦行寻求超意识的力量。她也说过很多次，任何极端的人类行为都会在左脉或右脉内产生一种势头，这种势头迟早会朝相反的方向摇摆。根据她的说法，在个人层面，这个东西能累世显现出来，而在集体层面，则会在社会中代代流传。她说，至于古代印度

极端右脉的行为，则是创造了一种反应性的冲动，走向极端的性放纵，产生了性力派的风潮，用数不尽的性交配偶来装饰它们的庙宇。

不幸的是，性力派的修炼没有止步于人类的体验，他们继续尝试，并将人类意识和神之间的关系性爱化。这种罪过的破坏性潜力在西方人看来并不明显，但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对于灵魂接近上天所需要的无私纯真而言，通过性力修炼唤醒昆达理尼的尝试与此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这本是一种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我想可以这样描述，这是试图将一个粗糙低能量的功能层面，强加到另一个极为纯洁、高能量的功能层面上，但这还没抓住这种联系令人发指的本质。要理解昆达里尼的纯洁无瑕与进化过程中的垃圾和废弃物的庸俗本质之间的巨大差异，就必须去体验它——想象一下游泳池里的含油污水，把它提升到一个相当大的功率。它所涉及的远不止是存在于高能量水平的性的冗余。

不管性力派当初的教唆者多么无知和天真，以这种方式对抗昆达理尼的纯洁性，似乎已经引起了一些特别令人讨厌的意识突变。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这些行为已经成为抵制和敌视神性的主要焦点，一种古老的、恶意的仇恨一直困扰着人类的集体心理。

她说，它们构成了练习黑魔法的基本信条，纯真遭到破坏而导致堕落，这玷污了脉轮中的神圣原则，导致神祇撤回了注意力，并在心灵中造成一个真空，而负面亡灵可以通过这个真空显现。我在服用迷幻药的早期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将其解释为压抑的性行为带来的集体痛苦和挫败感。我没有意识到潜藏在它的普遍亵渎之中的阴郁的不满，也没有意识到它对爱情死亡的色情颂歌的阴险本质。

Shri Mataji 告诉我们，这是关于唤醒昆达理尼的「危险性」的故事源起，因为如果人们尝试通过性力修炼唤醒昆达理尼，可能会发生一种激烈的反应，这不

是由昆达理尼，而是由根轮的纯真原理格涅沙制造的。她解释说，这个强大的原型控制着通往太初力量的纯洁无邪的入口，而这种行为是祂不能忍受的。她说，他可能会在体内产生恶心和颤抖，以及一波又一波的高温、寒冷和疼痛，这些症状通过左右交感神经系统在情绪和身体上表现出来。根据她的说法，这甚至可能发生在那些天真的企图者身上，他们遵循自认为是开明和真诚的人的教导，却被格涅沙的第二手或第三手探测到这样恶劣的能量。

Shri Mataji 描述，右脉所累积的负面或超意识的业力，也在人类历史上起到相当毁灭性的作用，却在一个不那么精微的层面上。她描绘了集体超意识的粗糙层面，其中包含了无数野心勃勃、狂热和暴力的灵魂，他们在混乱和仇恨中茁壮成长，以破坏正法的和平与稳定为乐。他们形成了自我的号角，就像性力派的性堕落形成了超我，而在两者之间，他们给人类的命运投下一道黑暗和罪恶的阴影。

她说这个沉重的集体负担包括了许多憎恨爱与纯真的负面亡灵，它们不断地贬低和摧毁爱与纯真；她也提及我们在物质社会中是如何被操纵和利用的，在这个社会中，正法的分际不断被打破，进而制造了震惊、新奇和刺激。当然不难看到，我们的生活中逐渐失去了纯真和吉祥，即使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接受 Shri Mataji 所描绘的画面中更为险恶的一面。尽管如此，随着意识质量的改善，我开始看到，许多本身看似相对无害的东西的确正在助长对灵体的颠覆和压制。

即使是在相当普通的娱乐形式中，我也注意到这点，例如当某些朋友放了一部相当「中庸」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特技和特效，那时我碰巧正在体验一种高度精微的状态。通常我会很开心地和他们一同观看，但突然间我无法相信它的暴力和野蛮，那些动作多么的残酷无情，还有那些噪音似乎震耳欲聋。我无法真正地看屏幕，因为我觉得这些图像会打破我所处的美丽状态。并不是说我看不了——

我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欣赏那部电影，但是我知道如果这样做，我正在享受的微小体验就会消失，而这比电影有趣得多。于是我离开了房间，又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自我会让我们变得多么麻木不仁。

通过愉快的告诉我们生活是一场随机而无意义的过程，科学并没有帮上忙，也没有告诉我们精神病学是遵循弗洛伊德的阴谋诡计，而不是荣格的精妙和深度。典型的情况是，自我可以提出存在无限个随机的、毫无意义的宇宙是明智而现实的，并相信在创造后面有一个智慧的目的是愚蠢和荒谬的。这让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去理解任何事情，也让我们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Shri Mataji 谈到社会中的集体趋势，即认识到个人行为的微小变化是影响整体方向和动力的模式的一部分，在负面力量破坏集体能量和凝聚力的情况下，正法的价值观是如何维持它的。在与她的长谈和辩论中形成的画面是：上天的阳性和阴性面之间总是存在一股吸引力，但在多个不同层面上保持着非常协调的相互作用，以二元性之舞来自我维持。在人类社会中，它的运作有点像一组复杂电路中电源的正电位和中性电位。两性之间的电势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激发社会行为，但它需要通过一个精心调整的制衡矩阵来维持人类生活的稳定与和谐，并丰富和发展意识的质量。不断寻求让这个电势短路所带来的戏剧效果毫无意义而且具有破坏性。

Shri Mataji 说，这就是为何尊重灵体的关系感在一个正法社会里很重要，因为它允许社会交往不受自我设计的影响，尤其是在恋爱或性的纠缠不适当的情况下。她觉得，在任何情况下追求冲动的欲望都极具毁灭性，尤其是以牺牲已经建立的关系和责任作为代价。她坚持认为，合乎正法的家庭单元是重要的，不仅是

因为它反映了创造之源的原型力量，还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保护茧，让孩子的灵性精微之处得以在此展现，而随着进化历程接近圆满，这点变得越来越重要。

她告诉我们，伴侣关系不仅仅是追求自我导向的需求和欲望，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不仅会伤害我们，也会伤害我们所生活的家庭和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行为会削弱社会和家庭精微关系网，并破坏集体的体验深度和质量。她把家庭比作是物质结构中的原子，在这结构中，一个家庭的正法和凝聚力的瓦解会释放激进的自我意识，从而破坏其他家庭成员的稳定，这是一种破坏性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事态升级。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要在残酷的压力下寻找幸福，当然是很困难的。当灵性是一个神话或一个妄想，自我的激情自由奔放，正法和纯真的观念可笑，妥协占主导时——没有人会太过深入地观察别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害怕必须更密切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自我就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周边的环境，当它受到冲击与颠覆，使其符合普遍的意识水平时，积累了一层又一层的人工化身份。身体、思想和情感分裂成独立而敌对的派别，于是灵魂在混乱中游荡，尽其所能寻求安慰。

当然，很少有人会直接跳进最糟糕的自我毁灭行为中，但我明白，缺乏真情实感和西方社会的节日气氛，会如何诱使我们忽视谨慎，越过越来越多的界限。在一个缺乏纯真和正法的社会里，真爱的空间很小，许多失意的灵魂似乎注定要去追求情感满足的空虚梦想。如果情感创伤很深，性就会变成强迫性的，情感会被下流的兴奋劫持，爱和欲望交织成一首没有回报的渴望的诱惑之歌。

当性在人类意识的镜头中赫然出现时，Shri Mataji 描述它是人类人格中最不重要的方面，从神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机制，在进化的自我阶段结束时变得基

本上是多余的。然而，在这方面转移自我的注意力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且从一开始就证明了一种正法生活方式存在的重要部分。它让注意力保持在中央，自我和超我得到平衡，意识得到洁净，让生命以一种既快乐又满足的方式生活，并与进化过程保持一致。

在一股一尘不染的美丽洪流中，最终展开双翼的神话般的神性存有，既非阳性也非阴性，但这种内心的最高欲望只有来自我们生命的最深处才能实现；那就是昆达理尼的纯粹愿望。Shri Mataji 警告我们，试图通过不安的人性中自我部分的支离破碎的反映，来抓住这种难以捉摸的自我强度，是在人类事务的悲剧喜剧中走得更远，从而离神性的实相越远。我们在爱情和迷恋上的挣扎，与色欲和欲望的斗争，在镜子的另一边看起来非常不同。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迷失的，愚蠢的灵魂，情感上的瘾君子，被自我所编织的幻觉之网所困，追逐着暂时的征服或获得，或沉迷于情感痛苦的精致悲剧中。

自我对他人的不真实投射的反应往往似乎比真实事物的反应更强烈，我认为，因为自我的神话往往充满了潜在的痛苦或未被满足的原始需求。我想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把西方的新自由看作是现代的、开明的，并且没有考虑到当代生活的短暂泡沫，与人类进化的故事相比，它与时尚、自我的弱点和人造的内城环境有更多的关系。

每一代人都坚信自己比上一代更聪明，这似乎是自我的「从众本能」一个相当常见的功能，这是一种注意力持续时间短的综合症，对当今社会的态度和抱负的一种无可置疑的认同。每一种文化都包含了一种基本的集体惰性——抵制深刻变化和变革；这是自我的一种共同约定，包含了它的所有化身：从博学的、野心勃勃的或教条主义的，到浪漫的、自我放纵和无政府主义。科学家们在同行中争

得声名显赫，宗教学者在古籍翻译的细节上吹毛求疵，政客们追求廉价的声望，而消费者们则争抢他们的战利品。人类充满激情的戏剧似乎是在心照不宣的界限内进行的，它遮蔽了纯粹智慧的慧眼，而一种选择性的盲目坚持认为，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

「一般来说，人们判断事物时更多地是根据外表，而不是根据事实。」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几百年前写道：「所有人都有眼睛，但少有人具备看透本质的天赋。」自从他愤世嫉俗地描写人性的弱点以来，似乎没有什么改变，自我认知仍然肤浅，我们的意识质量仍然很差，我们的知觉也因岁月的痕迹而变得暗淡无光，就像古老的建筑物上嵌满了污垢。。

很难将意识与自我区分开来，而自我的议程和外来的心灵访客之间的差异可能很小。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各种不满的灵都可能潜伏在西方社交聚会的幕后，而灵体之光越暗淡，他们就越发会出来捣蛋。我们还是要花一段时间来适应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可能有时会爱上鬼魂，或者鬼魂爱上我们，尽管这个名字的电影很受欢迎。有趣的是，Shri Mataji 说《人鬼情未了》中描述的事件在很多方面都相当准确。根据她的说法，不满足的灵魂会精心策划我们的欲望和情感，甚至通过不同的人类宿主来进行互动，这并不罕见。

我对这类事情第一次真正的洞察是在某一天，出乎意料的，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女性亡灵正通过一个同性恋同事的目光注视着我。他是个不错的人，我和他很友好，但显然不是同性恋；事实上，直到这件事之后我才发现他的性取向。我只是看到了这个女性亡灵是如何通过他的个性表现出来的，以及他是如何认同它的。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体验，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潜意识的显现；因为，尽管我及时意识到这种非物质的实体可以通过人们的心灵来行动，随着我变得越来越中脉，我

可以在脉轮中感到生命能量的反应，并感知到亡灵的存在，而不是看到它们。有时，它们也可能与一种奇怪或难闻的气味有关。

问题是，根据 Shri Mataji 所说，这些想要和活人互动的不满灵魂并不是好莱坞中的男女主角，它们本质上是软弱的、有缺陷的灵性存在，而且她再三警告我们，满足它们的梦想和抱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开始看到打破正法的模式是如何让心灵受到各种诱惑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会破坏灵体的品质。当基础被粉碎时，个性坚强些的人会因此挣扎，而较虚弱的人则更快屈服于各种古怪的亡灵的欲望。这点在西方社会中较为混乱的方面似乎尤其真实，因为过度的放纵、不受限的性行为和兴奋情绪，就负面亡灵而言这正是医生所要求的，特别是在不必担负结果或责任的情况下。

很明显，在一个违反正道和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任何感觉都会被性爱化，而性爱化的感觉会使他们更容易被自我所钟爱的把戏所影响。一旦性冲动的浪漫追求的强度和完整性成为驱动冲动的原始水平，就难以逃脱了，尽管它的本质经常是不确定的和强迫性的重复。我们似乎和过往许多失败的社会没有差别。堕落似乎在不断地自我改造，通常是打着自由的幌子，而西方生活方式的自决和激进化将个人的奇想置于家庭、社会责任和进化过程的利益之上。

LSD 已经向我显示西式梦想正是如此：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梦，我们注定要从中觉醒。进入一个更高的现实。相反，我可以看到，我们对未来的超级科幻式幻想是自我创造的海市蜃楼，因为自我相信它必须创造自己的命运。那些自以为是、强化生物性能的反英雄主角，我们想象他们可以在银河系里玩转，这是一种经典的超意识投射，一个白日梦，认为我们聪明的、自我放纵式的物质生活方式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我们当然正从自我的长眠中醒来，而且有一种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但是也存在一种身份危机，因为物质幻觉对自我来说就是家园，而对新生的内在神性则不是。我们正试图用理性头脑把自己从无知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而理性头脑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自我授予自己没有责任的权利和自由——「天堂鸟」尝试起飞，却仍然幽禁在宇宙蛋里。

最终，无论我们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似乎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自我的游乐场里转移注意力或寻求超越自我。对此，Shri Mataji 坚持认为，人类的个性必须反映出精微系统中阴性和阳性能量的原型平衡，并维持脉轮的正法特质。她说，这是不可能妥协的，因为精微系统必须反映出宇宙大我的形象，进化的“程序”才能完全参与，整合和转变的过程才能发生。

对于强烈认同与正法相悖的生活方式的自我而言，这可能意味着艰难的选择。对于情感和性欲的无休止追求，无论对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会造成问题，尽管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不同的思想制约和错误认同需要对付。最终，自我的神话相对于昆达理尼而言是肤浅的，而且，除非个性特别极端，否则自觉在完全投入之前可以被逐步体验和评估，每个人都有一条同样长的绳索。然而，我们必须自由选择，因为唤醒昆达理尼的纯粹愿望必须是发自内心而真诚的，而灵体的绝对境界必须全身心的追求。

Chapter 25: 天堂之战

认为我们可能被麻烦或痴迷的亡灵附体的说法并不流行，而且对现代人来说是种诅咒，虽然有很多西方人相信亡灵存在。一般而言，似乎有一种混合了相信和怀疑的奇怪信念在运作。一种观点认为，亡灵是不存在的，并且相信它们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愚蠢的；而另一种则认为它们确实存在，而相信它们是有益的。无论以哪种方式想要克服这种根深蒂固的态度，都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管它接受什么样的世界观，自我的自身认知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唯一的共同之处似乎是都不了解人类内在的神圣本性。

唯灵论的拥护者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心灵附体对精微系统的影响，至少短期内是如此。近来，西方国家对死者产生了一种夸张的敬畏之情，几乎任何可以感知到的亡灵，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被赋予了神秘的智慧和善意。有时候，似乎每隔一个新时代的信徒都有某种灵媒跟随作为灵性指导。也许是过度害怕唯物主义的自我的死亡，而造成了这种崇拜。现代人很难想象有独立于肉体的意识存在，我认为灵魂被看作是死后生命的可靠证据，即使一个人奇怪地全神贯注于人类事务的细枝末节。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一直和那么多不安和狡猾的亡灵的精微系统打交道，那些卷入招魂术的共生灵魂关系中的灵媒似乎能够持续一段时间，而不表现出任何

负面的精神、情感或身体症状。同时，在一个自觉的灵的生命能量意识上，他们的脉轮却记录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东西：巨大的热力、麻木感，剧烈的刺痛和疼痛。也许这些亡灵正是为了利益，让他们发挥作为管道的功能，尽管看到一些关于长期影响他们幸福的统计数据会很有趣。也许这样的灵媒拥有强烈的个性，或者在真正的灵性意义上是不敏感的，所以可以更长时间的抵抗负面能量。因为我常注意到，那些敏锐而有深度的求道者，比起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同伴们，似乎更容易因毒品和不靠谱的灵修影响而受苦。

活人与死人之间似乎存在着广泛的互动，大量的这些亡灵徘徊在人类意识边缘，寻找机会来传播他们的兴趣。他们的意图可能是相对善意的，也可能是彻底的破坏，但即使是最无害的，也会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精微系统中，转移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如此，但对日常意识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的意识并不是特别精微，注意力都专注在艰难的物质生活的需求上。我们也习惯了非正法以及灵媒干预的影响；世俗的、不吉祥的和古怪的事情并不少见，而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正错失了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活。

六十年代的能源爆炸给饱受战火摧残的战后世界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有一段时间，我们似乎站在了一个全新的意识时代的边缘，但是它在挫折和绝望中盘旋而下，变成了虚无主义的玩世不恭和物质主义的自由竞赛，现在看来，这些正在创造一个完全的灵性荒原。在各个方面，对心灵环境似乎都有一种缓慢的负面侵蚀，意识的整体质量慢慢退化为一种破产的道德倦怠和一种空虚的自恋。

从表面上看，这些负面亡灵的影响可以在诸如浪漫的吸血鬼神话中——它与寄生亡灵的活动非常相似——以及在许多西方国家愚蠢的万圣节庆祝活动（现代的大脑太聪明，不害怕这种原始迷信）中看到。在上层社会，品尝大胆的新体验所

带来的自我兴奋与负面亡灵在颠覆一个新系统时带来的激动交织在一起。而且非正法的行为变得越极端，对纯真的掠夺似乎扮演的角色就越突出。大概，这就是恋童癖的根源。

回顾那个迷幻剂的时代，我的感觉是，它在一股充满理想主义的乐观主义浪潮中开始了，这种乐观主义似乎势不可挡，充满了司空见惯的高能量体验，而一个开悟的新时代的到来似乎是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的。突然，一切都结束了。梦想破灭了，但要一段时间才意识得到；它最热心的使徒们努力保持火焰熊熊燃烧，成千上万的人仍然聚集在它的旗帜下，而它却缓慢无情地分崩离析了。

在我吸毒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试图通过尽可能完全和诚实的向彼此敞开心扉来重新变得简单和自然。我们分享的经历比我们之前知道的任何东西都要更加丰富和深刻，但它却打开了我们无法理解的奥秘，并且迷失了方向。我怀疑我们要感激来自前世积累的灵性财富才有很多的高峰体验，而我们不知道这种灵性遗产的枯竭有多么快。我也毫不怀疑，我们打开了集体潜意识的闸门，让居住在那里的不安分的灵魂像病毒大军一样涌入我们的精微系统。右脉的超意识亡灵也可能起作用，但是这种极端人格已经通过战争的残酷和毁灭，对几百万人的精微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对和平与爱的渴望则与此背道而驰。

在某些方面，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观点，尽管它足够准确。许多因素似乎联合起来从根上切断了“反主流文化”，而大部分的负面影响似乎已经被位于太阳神经丛的脐轮吸收了。很多的毒品，包括酒精，似乎已经对这个轮穴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它所维持的身体器官的毒性作用。

SHRI MATAJI 描述脐轮是一个复杂的脉轮，它位于人类事务的中心，不仅维持着人格的平衡和稳定，也保持了意识的质量，以及生活中的平安和满足感。

它形成了一个人的重心，通过它的十片花瓣，或者说是副神经丛，显现为正法的十个基本原则，奠定了一个人性格的基本分量和重量。她还描述脐轮是进化过程的基本动力；在自然界中产生对食物的原始欲望，在人类中逐步将此提炼为对住所，家庭，社会凝聚力和文化的渴望，并最终变为对灵体的渴望。

在印度教中，脐轮的进化原理是由 VISHNU 代表的，他的力量或配偶被崇拜为 LAKSHMI——财富和繁荣女神。按照典型的人类方式，这种神圣的质量已经被转化为一台假想的提款机，将物质财富分配给求助者。SHRI MATAJI 告诉我们，好运的确是脐轮祝福的一部分，但是它最重要的回报是在生活中所赋予的稳定感和满足感的质量和深度，以及它在一个正法的家庭中（在集体层面，则是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里）创就的丰富多彩的和平与和谐的织锦。

一种和上天和谐一致的理想生活可以优雅而庄严的表现出来，这对西方人的自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而不是一个充斥着朋友，敌人，和欲望对象的竞争世界，灵体会感知到一场上天的戏剧，其中太初存有扮演着很多不同的角色，而这场集体戏剧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神秘的体验。每一天的生活将成为一首生动诗歌的神奇演绎，具有活力，深邃而又充满超然之美。

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LAKSHMI 的力量体现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受到高度尊重的地方，而且在家庭的各个层面都是养育和维系的源泉。她说，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个角色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不能产生现金。目光短浅的野心似乎已经把有关脐轮的很多事情都撕得粉碎，而吸毒和酗酒更是让脐轮雪上加霜，所有这些事情合在一起破坏了生活质量。

我开始意识到，在我作为一个流浪者的凄凉生活中，上天的富裕和吉祥本质根本没有一席之地。这和贫穷毫无关系，因为在印度，我见过最贫穷的家庭邀请

我们到他们的寒舍，那里的气氛充满了生命能量和热情好客。我想象中的与物质主义的分离(基本上)导致了一种基本的存在，仅仅提供了获得快感所需的基本要素。这种环境过滤掉了生活中所有的稳定和庄严，与脐轮的援助和支持是对立的。

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毒品体验可以在一个人的光环上炸出洞来，并为负面亡灵制造入侵心灵的机会，她说这些闯入者喜欢把那些寻找神圣的人拖下水。她说，这种袭击比这更具体，并且在亡灵附体的古老编年史里揭开了新的篇章，在印度传统上被称为 bhootavidya，或者叫‘死人的假知识’。

她说，这是一种发展的很好的巫术，它运用压制和控制亡灵的方法来显灵和控制他人的心灵。她说，各种各样的人都在使用它，他们有意或者无意的操控着亡灵，但是从印度来到西方的一些导师是这种手艺的大师。她告诉我们，他们编织了一套通灵的把戏，利用古老梵文典籍里的浮夸引语吓住了那些相信他们的求道者。

这些老谋深算的操纵者似乎能够投射出令人信服的错觉，并在他们的跟随者中引发压倒性的情感反应，就像那些经历过虚幻的浪漫迷恋的人。然而，他们无法唤醒脉轮的能量觉知，而这仍然是建立他们灵性凭据的唯一的独立方式。他们似乎也无法隐藏其密宗本质，某种形式的淫乱往往成为他们教义的一部分，否则不端性行为的谣言就不会不时浮出水面。

我想，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迷幻剂场景的瓦解，随着我们的精微系统逐渐被污染，无情的将我们排除在高能体验之外，一种愿景分散了成无数的灵性追求。上天对我们的努力无动于衷，对我们天真的攻击和痛苦的退却同样漠不关心，就像我想象的那样，原始的海岸看着第一批生物从海里挣扎着爬上陆地。然而，不知何故，我没有把自己无法达到神或者生活质量的退化和自己的行为与无知联系起

来。似乎不可能的是，让我接触到如此神奇的事物的毒品体验会毁掉我。这是一个令人困惑和沮丧的局面，而我也能理解那些指责上帝，并在痛苦和绝望中转身离去的人。

在对 MAYA 的看法上，我确实很天真，它比我想象的要精微得多。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只要意识到这种物质存在是一种幻觉就够了，而我当然被更高维度的意识的闪现弄得眼花缭乱，以至于无法质疑我努力体验它们的本质。在复仇之旅之前，我不曾相信尝试探索内心世界会伤害到我，而后来我绝望到什么都想去尝试。回顾过去，这种高能体验本身的压倒性本质是危险的，因为它无法抗拒，而我们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它那完美无暇的美丽，直到被烧成碎片。

当然，最明智或者更加幸运的迷幻剂探索者们，在一次或者几次的深刻体验后停下了脚步，并感到他们的生命因所得的洞见而得到丰富。可能还有很多待发现的地方，但所达到的稳定性和经验已经足够补偿了。尽管这并不妨碍对这种体验的感知和理解，被更加精微的制约和错误认同所覆盖。

我认为，对毒品体验的伦理正当性的最后致命一击是化合致幻剂的到来，它完成了从意识探索到过度享乐主义的下滑。毒品领域的犯罪分子的入侵发展了企业家的倾向，并开始创造一种新的和更多样化的产品。毒品被量身定制来引发‘派对快感’，提高身体能量和情绪强度，这样人们可以感觉很棒并舞蹈数个小时。这些毒品能够加强一种集体认同感，但是一种相对肤浅的方式，并把在一种任何人都可获得的体验中提升自我，而不管他们人格的深度和质量如何。

富人和名人似乎只对增强自我的威力感兴趣，而在低端市场，极端的调制品带来一种精神愉悦的强度，在贪得无厌的欲望狂欢中摧毁了人的个性。我现在的感觉是，毒品现场的趋势与六十年代的原始精神背道而驰，它是故意精心设计的。

伴随着神性的高贵合一与狂喜，人们意识到，对这种状态的无意识的深层渴望一直存在于人类之中，而且服用各种毒品和发酵啤酒都是一种粗糙的尝试，目的是为了寻求舒适和满足。我想，如今我们意识到需要一种更加高级，更有活力的生活，而现代世界的灯红酒绿和技术奇迹似乎可以保证这一点。但是年轻人的兴奋和乐观情绪，不可避免的会被无情的金融机器，破裂的情侣关系的不可估，以及意识质量的逐渐恶化所侵蚀。

我们用酒精来安慰自己，或者试图用毒品来重燃激情，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进一步削弱自己的力量或本可企及的更高高度。化合致幻剂的假冒活力欺骗了我们，我们被它的轻松舒适所引诱，就像蛇钻进了捕蛇人的口袋。

在六十年代，高能量体验的力量当然产生了影响。它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响，动摇了社会习俗，震惊了物质世界；但这个帝国做出了反击，为宝瓶座时代的消费者打造了专为设计师打造的必备时尚配饰。我有时认为，我们创造的世界甚至比它之前麻木不仁的帝国主义还要肤浅。

与任何人进行深层次的交流都是困难的。在传统社会中，只有赚钱和政治正确才会被严肃对待，谈论宗教是禁忌，而其他的一切都是笑话。在‘反文化’中，遵循生活中任何一条道路的自由是必须的，质疑任何生活方式或灵性追求的可信性是禁忌，其他一切都是阴谋。

追求者们似乎已经放弃了他们曾经达到的高度，无可否认，在重量级大师们所关注的地方，他们有正当的理由，退回到一个充满渴望的、童话般的世界里，那里有水晶、草药、色彩斑斓的瑜伽练习和神秘能量。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定没有价值，但与灵性的真正潜力相比，它们是次要的活动。实际上，一些新世纪的活动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涉及到通过左右交感系统盲目的引导能量，并能直接进

入我们爱管闲事的亡灵朋友手中。很少有人意识到，求道者可能容易受到未知因素的伤害。

SHRI MATAJI 对于人类经验的看法总是相当发人深省。她把进化历史描绘成一幅巨大的全景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度过了极其短暂的一生，而且很难认识到我们行为的长期后果。根据她的说法（尽管在不幸的约翰列依身上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业力不是实时的，但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行为后果储藏在我们的轮穴里。

她说，我们可以自由的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只可能暂时的逃离业力，因为幻像的戏剧是在永恒不变的背景下上演的，而我们是在自己的精微系统的尺度上被裁决的。这似乎是一个艰难的处境，但这似乎是我们为自由选择命运所付出的代价。根据 SHRI MATAJI 的说法，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忏悔过程，因为她所说的正法不是以好坏来衡量的，而是作为维护和驾驶飞机所需要的参数，并且说业力不是报应，而是无知和疏忽的自然后果。她说，我们从后果中吸取了教训，我们的行为在随后的人生中将被从左摆到右，如果我们在进化，就会逐渐的接近向上螺旋运动的中心，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向下摇摆到越来越极端的情况。

这个精微系统似乎可以吸收大量的惩罚，但表面上几乎没有明显的效果；只有当我们试图扭转局势时，这种影响才会变得明显，而我们似乎能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侥幸逃脱，直到达到某个临界点，然后事情开始变糟。我们似乎常常被困住了，到了一定的年龄的就僵化成一个固定的个性，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改变，只有等待死亡来解脱我们，给我们另一次机会继续自己的命运。

所有这些显然没有在一般人的自我世界观中占多大比重，因为自我通常都陷入了日常生活的挣扎，没有考虑它存在的深刻真理。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并

不是真正的坏人，并认为有点淘气不伤大雅，尤其是当别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如果我们越过这条线，就会被闪电击中，我们会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行为对这个精微系统的累积影响还没被认识到。然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想飞到童话般的宇宙领域，但与灵魂和谐共处在任何层面上都是非常令人满足的，可以防止大量人类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一个建立在轮穴的精微原则上的价值系统，既可以提升生活的质量，又能逐步消除自我的破坏性特质，它们正在滥用和污染我们这个星球的财富和美丽。

我认为，业力的慢动作后果反映了更高意识层次的时间尺度上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关于自我的蜉蝣样的存在。当然，我偶尔也注意到，当有东西让我从高能状态跌落下来时，我会在脉轮中感到‘感染’，而不会感到我的存在状态会马上改变，然后会看着整个过程在数小时或者数天内慢慢的倒塌下来，直到意识状态完全消失。相反，在一个更高的世界里觉醒片刻，可以让在那停留几个小时，几天或者几周，而我只会慢慢的‘回到现实’。同样，灵性历程有节制的步伐需要毅力来深化自觉，因为在这些活动结出果实前，需要大量的冥想和对脉轮的关注。

尽管这些影响可能是渐进的，但它们是累积的，而且每一年都有一种增长的势头。在早期，我们享受着 SHRI MATAJI 的陪伴，这种孩子般的放纵，发展成了一种更专注于我们对自己的提升责任的认可。SHRI MATAJI 说，最终，每一个灵魂都会根据其精微系统的状态被裁判，但她总是强调自觉在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所带来的积极潜力。

通常，她都热情洋溢的谈到灵性上的成熟所带来的喜悦和满足。她确实提到了不平衡和非正法可能造成的不幸和疾病，但对于很多灵性传统中所包含的关于未能发挥我们灵性潜能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她却不那么愿意透露。我的印象是她

不太喜欢谈论这个话题。SHRI MATAJI 有时让我想起了一个焦虑的母亲，她担心她的孩子们不得不面对无情的现实法则。她确实说过，那些不愿进化的人会最终丧失进化的机会，并且偶尔还给予更多不祥的警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真理的显现；她曾经说过；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它可能会破坏很多东西。’

主要问题似乎归结于一点：负面的心灵突变和进化力量之间的斗争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精微和更加内化，这些古老的敌人现在正在人类的头脑中交战。SHRI MATAJI 说，上天很容易毁灭负面的人或灵媒，但‘自由意志’确实意味着完全自由。根据她的说法，人类对于负面亡灵的欲望和野心的认同，意味着上天的子民在一场宇宙大戏中已经有效的成为了人质，在这种情况下，上天不能直接的介入。

她说，现在俱卢之野的战斗[在摩诃婆罗中描述的史诗般的战斗，克里希那精心策划了毁灭统治印度文化的武士阶级]正在人类大脑中进行。如今，自由意志的原则似乎要求新兴的神圣生命自己来进行最后的战斗。

这场战斗发生在很多层面，有很多的伪装。即使是灵性上的本能也被用来对抗自己。每个灵魂都对神性有一种天生的愿望，但是头脑却努力创造自己的愿景，根据它的特定理解来诠释真正开悟者的教义，并声称拥有和控制它们。对过去的痴迷也不局限于肉体的欲望；狂热的宗教似乎也很多产，并困扰着它们灵性继承人的心灵和头脑，而进一步强化了教条和偏见。再加上自我的部落心态，以及它倾向于将宗教热情和对物质和政治的野心纠缠在一起，这给普遍的灵性和谐带来了灾难，并导致了无法言说的偏狭和残酷，更不用说意识进化中的一个相当大的缺陷了。

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权威人士和布道者，与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前者采用了一套固定的做法和信仰，后者则相信他们所听到的。在神性的国度里，没有人是清醒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常情况下，学生的生命能量要比师父好，并且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灵性渴望正被劫持。纷争和激情被激起，于是我们彼此对立，信仰针对信仰，宗教反对宗教，狂热对抗狂热。

不幸的是，这是一场我们似乎在梦游的战斗，我们变得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几乎没有坚定的立足之地，而自我中心的种子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一连串的灾难。我们当然是在竞相破坏这个生态系统，它让我们在贪婪的狂欢中生活，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地球的运转一直被一种游戏心态所忽视，这种心态以人们可以想象的最愚蠢的方式，把我们奇迹般的存在视作理所当然。

问题不只是我们为自己制造的困难；也是集体存有的忍耐力和耐心的极限。生命在每个层面都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并且有它自己的韵律与和声，如果它被污染和忽视了足够长的时间，意想不到的反应就会在自然界中积聚起来，并在它们身后传播灾难。SHRI MATAJI 解释说，地球不是抽象的有机盖亚，而是一个具体的原型实体。她是太初之母的一个面向，掌管着生命的创造和进化，而她天生的日常功能可以与集体无意识的更高功能自发的相互作用。

太初存有随着昆达里尼的力量增长被激发，当我们无意识的真我和生活环境互动时，内在和外在世界的界限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普世的交流和年轻人对跨文化的渴望反应了新兴的集体意识，积极的发展，但是与进化的自我阶段的残骸纠缠在一起。似乎我们越接近集体意识，我们的业力就越多的反映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随着古老的地球家园对于我们不负责的破坏性行为的愤怒逐渐增加——或者也许是强有力的暗示，是时候打破自我的外壳了。我们需要担心的不只

是这个活生生的地球，从亚原子领域到最强大的星系乃至更远的地方，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太初存有无处不在。如果它愿意，可以用无数的方式玩弄支撑我们的精微力量平衡。它甚至存在于我们内心最深的想法里，而且不断地在我们自以为聪明的复杂的阴谋、虚荣和野心中耍花招。

我们一直顽固的无视这一点，我们生存在一个巨大的集体存有的忍耐中，其议程与人类自我的日常关注相去甚远。尽管它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尺度上运行，但它的耐心是由它的目的决定的——Shri Mataji 显然担心，如果我们没有从愚蠢的痴迷中醒来，就会有后果。尽管她的容忍度在下降，但为了她所照顾的神圣灵魂，大地承受着自我的罪过，SHRI MATAJI 告诉我们，虽然新兴集体存有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随着这种力量的建立，对自我施加了一种无意识但巨大的压力。对神的抗拒才是问题所在：大自然的进程在集体无意识中自发地改变和流动，如果能向它屈服，我们也能如此。

我有一点经验：即使是上天的力量和威严的部分显现，也能影响到装备不良的心灵。海啸来自于内在，而人格在惊慌失措中瓦解；它所知道的一切都颠覆了，并且无处可逃。我感觉，‘最后的审判’可以像一个母亲的爱抚般温柔和慈悲，也可以像暴风雨一样残酷无情。最终，只有顺服才能拯救灵魂的健全，但是顺服的能力是一种不易获得的祝福。

西方人的梦想似乎已经大放光彩，并且开始进入一个崩溃和衰退的时期，尽管小说仍然认为一切都可以解决，而无限的增长会继续下去。事实上，我怀疑，它已经做的太过了，金融、通讯和运输系统如此平衡和相互依赖，关键领域的意外故障可能会给每个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似乎没有从银行业的惨败中吸取什么教训，而大家的脑袋仍然被牢牢的埋在沙里，大概因为它无法想象泰坦尼克号会

真的沉没。然而，唯物主义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场灾难。一定数量的物质发展并不是坏事，而很多问题只是源于自我对物质财富的认同，认为它是安全感和自我实现的原始来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将人类变成了物质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人。而且，我怀疑，直到我们成年之前，物质的最精微秘密才会显露出来。

发现我们并不是最高的生命形式，或者我们的存在可能潜藏着责任和期望，也不一定是令人担忧和压抑的。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以太初存有为基础，这种认识可以改变心灵，而物质主义的瓦解可以是一种积极的转变，如果我们认识到，灵性实相的迫切萌芽正在突破这些裂缝。如果把价值系统转移到意识的丰富上，我们就可以站在永恒的坚实基础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们变成了一份令人敬畏的遗产的继承者，完全的超越了这个物质的存在。

Chapter 26: 奇比科幻

霎哈嘉瑜伽仍然是个谜，因为它尚未臻至完全成熟，而它真实的本质还在继续展现。自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每个灵魂都是独特的，个人发展的速度也因人而异。在自觉所启发的成长和转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霎哈嘉瑜伽士处于不同阶段；这和在霎哈嘉瑜伽里所待的时间长短，或者可能扮演角色的重要性都没有多大关系。

最终，生命之树必须结出果实——灵性转化必须发生，而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霎哈嘉瑜伽的大门为所有人开敞，有些人带着某种与集体无意识的价值观相悖的动机和弱点进来，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而且所有这些都可以在集体的生命能量意识海洋中。灵体宽恕了很多错误，然而那些无法或不愿放弃负面的错误认同的人，最终可能会被要求在一段时间里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或者到别的地方碰碰运气。

看到霎哈嘉瑜伽被冠上邪教的污名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包含的是一群迥然不同而随心所欲的知识分子，以及抑制不住的灵性叛逆者，尽管我们的个性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愿景深度和能量意识联系在一起。我想，世界上任何新的灵性上涌之力，对已建立的秩序将是一种异教，对其后代将是一种宗教。西方人的脑袋缺乏真正师徒关系的传统，只能根据自己的物质价值观来判断；在某些情况下，它的观察可以足够准确，但它却很难想象，在散布于这个世界的灵性民间传说里，能在它的神话形象中找到一枚真正的花朵意味着什么。

建立霎哈嘉瑜伽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特别在早期，已经出现了过度行为，更别提偶尔碰到些自大狂——考虑到一帮充满激情的求道者和如此具有潜在爆

炸性想法的强大组合，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我是否听到了来自未来的孱弱笑声？是的，我知道现在还时尚早。恐怕，我们的后代会将我们更多看成是一群充满希望的业余爱好者，而非我们有时想象自己是高尚的先驱者，但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求道者们不得不承受的可怕现实。

一些在霎哈嘉瑜伽中承担组织或者代表责任的人出现了问题，这两类人既有高才干，也更有官僚思想。因为「自我」在自觉后需要时间才能减弱，有时在其统治结束之前会变得更加精微和狡猾。作为 Shri Mataji 和其他霎哈嘉瑜伽士的中间人，一直都是个困难而苛刻的角色，一个人的弱点和虚荣心会受到额外压力，有时会导致问题。

幸运的是，随着瑜伽士内在体验的深入，这个职位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了。霎哈嘉瑜伽真正的中流砥柱一直都是由普通的瑜伽士来代表，他们保持着一种讽刺的幽默感，并且在能量意识层面争取高标准，同时与他人分享自己所得。这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和生活中那些反感喜乐、自然而然和纯真的事情做斗争，有时搅拌过程更像在混凝土搅拌机里搅拌。

从外表看，很难理解霎哈嘉瑜伽，因为它的价值是从精微系统中学习而来，而它的活动旨在增加能量体验的强度和意识的质量。一直存在一些批评针对 Shri Mataji 和她的工作，人们很容易详细的驳斥它们，但我只想说，相对而言，在霎哈嘉瑜伽里筹到的钱非常少，而且已经花在世界各地的霎哈嘉瑜伽项目上了。有趣的是，事实上，西方人的自我很满足于崇拜那些无情的商人和嗜钱如命的名人，而它竟会在这点上找碴。事实上，学习霎哈嘉瑜伽完全有可能不需要任何费用，甚至光盘、书籍等都可以在必要时借到。

同样的，霎哈嘉瑜伽也建立了国际学校。其目的是试图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机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让他们成长和发展，远离他们在西方社会中所遭受的破坏性的胡说八道。也许只有看到印度乡村孩子的眼中，那具有魔法般的惊奇和纯真后，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忘记整个西方的「少年自我综合症」——个人和集体层面上诸多麻烦的根源——这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力量的诡计。然而，每个霎哈嘉瑜伽士在这点上都能自由选择：我把我第二次婚姻的两个儿子送到印度的霎哈嘉瑜伽学校学习了两三年，我妹妹一个孩子也没送去，而我的弟弟只把他的一个孩子送去了一年。

我所有的儿子都长成了优秀的年轻人，当然远比我以前更平衡和成熟。老么在花了几年时间出去游历后，目前仍然在念大学，而他的哥哥已经完成了学业，目前正在澳洲、纽西兰和亚洲背包旅行。我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一个具有深度和洞察力的灵魂，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旅行，而且比我更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当他想要时，可以很好的感受生命能量，并相应的和霎哈嘉瑜伽进行接触。年轻的两个对生命能量感知也很敏锐，但是他们还年轻，可以把很多东西视作理所当然。我希望看到他们安定下来，加深对霎哈嘉瑜伽的体验，但是这需要他们自己来决定。

2004年，我在意大利的一个普祭上正坐着听 Shri Mataji 的演讲，当时我突然有一股奇怪的感觉。她正在谈论爱，说爱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关键，爱真的就是一切。她讲话的方式让我想到了一天将结束时美丽的日落，我意识到自己感到很难过。「啊，不！」我突然想：「好像她在跟我们所有人道别。」普祭是强大的，我的情绪逐渐消融于能量的海洋中；我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但很难对任何事情感

到难过，因为许多自觉的灵的轮穴在我周围嗡嗡作响，充满了能量。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重要的感知，久而久之便把它抛诸脑后了。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断断续续的报导说，Shri Mataji 正患有一些不明的健康问题；但是来年我开始听到正在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事情，而她现在「不讲话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见到她本人，而当我看到她时，显然「不讲话了」是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她已经不在那了：她似乎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周边的环境，眼睛不断地以一种明显随意的方式转移着焦点，而她的身体似乎被痛苦和不适折磨着。

这真是让人震惊和极度痛苦，而且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我已经意识到，多年来 Shri Mataji 一直在让她的身体承受大量的「Tapasya」，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苦行，试图在她的轮穴上解决我们精微系统的问题。实际上，我意识到，她在早期对我们有更高的期望，而且似乎逐渐开始重新评价她对我们升进的方式，减少了坡度，延长了我们预计解放的时间尺度。

我悲伤的想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她已经放弃了，去了别的地方呢，还是牺牲了一切来加速这个过程呢？有她在场的生命能量当然非常强大，但是缺乏她平常人格中那种洋溢的喜乐和精致的芬芳。我完全清楚，Shri Mataji 的灵性人格的存在远远超越了肉身的层面，而且她在很多场合说过，她对身体的唯一用途就是解决人类的问题。然而，这与我曾经想象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而且在人类层面很难去处理。我可以想象，耶稣的门徒在祂被钉上十字架时的感受，他们一定很困惑。

然而，经过深思，许多伟大的灵性人物都是用人类看来似乎奇怪而又不幸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罗摩、克里希纳、耶稣、佛陀，以及苏格拉底和默罕默德。

德，他们在世的日子都有一个痛苦的结局。最初，他们的灵性境界也不是显而易见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教导才真正开始在集体心灵中产生共鸣，并由他们在集体无意识中所代表的基本真理来维持。

我的最好猜测是，Shri Mataji 正在额轮（位于前额）解决问题，人类的注意力在这里真正被卡住了，在这里，存在着自我和超我的碎片，存在着人类精神的所有疯狂，在这里，灵魂最绝望地依附于它对这个物质存在的认同。一位瑜伽修习者跟我说，当他经过 Shri Mataji 身边时，在她的凝视中他看到的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原初孩童的茫然困惑；而且当我看着她的动作和表情时，越来越确定他是正确的。这就像目睹着盲目的人类挣扎着唤醒自己神圣本性时的痛苦和困惑；仿佛她把自己完全沉浸在集体生命诞生的阵痛中。

Shri Mataji 的人格深度一直都难以捉摸，毫无疑问，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在发生；当然，霎哈嘉瑜伽士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情景，就是他们所有的理解、弱点和错误的认同都会被考验到极限。围绕她的幻象一如既往的强大，实际上是更强大了，而我们仍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清晰度还未建立起来。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能量体验的集体场从没像现在这样强大，而人类的命运正奔向某个高潮，这种感觉一直在增强。

就她目前的身体状况，Shri Mataji 正在由她的家人照顾，他们感到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保存和继续她的工作。然而，他们是普通人，从没真正理解霎哈嘉瑜伽。在这方面，Shri Mataji 的一个孙子表现出了一些希望，但时间会证明一切。我想，他们身在此山中，沐浴在 Shri Mataji 所创造的充满能量的环境中，从没认出她的人格真正深度和广度。

目前，霎哈嘉瑜伽士觉得需要和 Shri Mataji 见面，并且享受集体能量体验的强度和成就，而 Shri Mataji 的家庭也热切希望她参加普祭，所以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一样的。Shri Mataji 在多大程度和什么水平上默许了这点，我并不确定；我想，这出戏剧会继续下去，直到达成开悟。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的霎哈嘉瑜伽士都有深刻和精微的个性，并且保留自己的建议，维持精微系统的发展，随着事情的展开来评估情况。

并不是所有的霎哈嘉瑜伽士都达到了这样的理解深度，这是真的；有些人更加认同于右脉的倾向，把它看成是一个线性的物理过程，他们关心的是为未来建立组织和物质层面的建造。而其他的左脉人士可能不愿意接受一切都已改变的现实。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似乎是由人类完全认同 Shri Mataji 的身体形态的习惯造成的。很多的霎哈嘉瑜伽士都因为她的身体存在而感到安慰，并且满足于享受普祭上的集体生命能量，并等待着她「再次讲话」。少数人可能对这种情况感到有点过于舒适，而 Shri Mataji 的家人尽力来用社交应酬来填补这个空白。

不只是 Shri Mataji 的家人容易受她周围的幻象影响。在霎哈嘉瑜伽中，有一些具有文化倾向或者个人偏好的人，他们将神性的神秘也传递给他们的家人。从而以一种相当有趣的方式完成了幻象的循环。明辨力是这场游戏的名称，它运用了一个自觉的灵所能支配的所有官能来严格评估。当自觉的灵相遇时，通过集体意识产生的强大灵性环境在自觉的早期阶段是无价的，但内在体验的发展是等式中同样重要的一部分，对集体活动的过度依赖有时会分散或冲淡必要的内省。

Shri Mataji 确实有时会走出她目前的状态，有时候讲话，有时候坐着观察，没有互动，但在很大程度上，她仍然退出了与外界的接触，还有一种风险是以同样的旧方式继续行事可能会拖延灵性成熟的进程。我一直觉得，重要的是要记住，

霎哈嘉瑜伽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本身，尤其是在当下。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看到了过去 Shri Mataji 组织活动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所习惯的一切都烟消云散，而事情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

一些人的确把霎哈嘉瑜伽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他们遵循自己的本能直觉去寻求真理和光明，而在整个历史中，我们的头脑已经习惯于将上帝置于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位置。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将会被赋予的巨大的灵性财富；但最终乌云会散去，阳光会普照大地。另一些人似乎没有真正领会灵性升进的概念，用方便和妥协消磨时间，很乐于参加普祭和享受生命能量，但不愿意去面对和解决自己更深的问题。

Shri Mataji 坚持完全的个人自由，这总是在霎哈嘉瑜伽中创造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而周围还有一些我行我素的人，他们因为不那么无辜的理由而避免面对自己，具有超意识的人卡在额轮层面，他们追求领导地位并试图将自己对霎哈嘉瑜伽的看法强加于人。另一些则对真正的自由感到紧张，并试图施加各种程度的组织和控制。最终，这些人会走投无路或超越自己的局限，但没有经验的瑜伽士可能会误入歧途。在霎哈嘉瑜伽里，与过往的负面遗产的斗争与任何地方一样多，但变得越来越精微。

即使是收集和保存 Shri Mataji 生平的实物纪念品，她的讲话记录和作品，她用过的东西以及她给的礼物，在某些方面都只是相对重要的。它们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有不可思议的能量，但是 Shri Mataji 是一切；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比我们在这个肉体化身中所知道的要多得多——最终将会直接在内在体验到。

在最近的一次普祭上，让每个人都感到很惊讶的是，Shri Mataji 确实做了一场强有力的演讲，在演讲中，她有力的讲述了成为一名导师意味着什么，以及实

现了这一目标的人将面临的变化。然而，这是一次引人注目的例外。很难传达 Shri Mataji 的非凡个性，以及她对心灵影响的持久共鸣。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要想摆脱它是不容易的。她展现了如此多的力量和知识，如此深的爱和慈悲，以至于如此耀眼的光芒似乎不可能退缩。渴望它回归到它最熟悉的形式是很自然的。我们怀念的并不是一种坚强而威严的个性，而是一种非凡的感觉——有时当她说话时，整个宇宙都在与她共鸣。

不过，Shri Mataji 一直对我们抱有很大的信心，就像我们对她的信心一样，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而且往往是逐渐显现出来的。她可能在某个时候摆脱她选择承受的负担，但同时也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工具，而且我们有很多她深入讲解霎哈嘉瑜伽讲话的视频记录。至少在目前，这取决于我们。

Shri Mataji 一直都是一个非凡的人，是大自然的一股力量，而当我最了解她时，她是那样的难以捉摸和捉摸不透，正如她是如此充满活力和深刻，尽管她对轮穴的情况和改善一贯都是实际而勤奋的。与此同时，和她在一起总是充满乐趣，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并在她周围世界的最微小细节中获得快乐。她的话可以在生命的每个方面强有力地运作，特别是当她在公共场合讲话时，尽管灵性和自我的观念之间的巨大鸿沟可能会让西方人很难理解她的愿景。

她提供的很多信息实际上被低估了，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很多都留给听众的辨别和明辨力。即使是看似轻松或者偶尔的评论，对有心人来说，也蕴含着一股含义微妙的潜流。当然，她的话可以在很多层面去理解。如果没有经历过更高层面的意识水平，我就不会意识到她提到的一些事情，毫无疑问，这些意义仍然与更高的维度产生共鸣。

她很少遵循头脑在生活中勾画的可预见的线性路线。例如，一位建筑师在讨论霎哈嘉的建筑项目时，可能会对 Shri Mataji 在讨论设计方案中相互冲突的元素时做出的一个明显不相干的偏差感到不耐烦或困惑。可是，过了四十分钟，经过许多曲折，才发现理想的解决方案正好是她第一次提到的。

这些日常现实和集体无意识感知之间的差异，有时会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显现出来。我记得多年前在开普敦遇见了一位优秀的年轻女瑜伽士（大家知道的这类人中的女性）她做了一个生动的梦，梦中发生了一系列具体的事情，让她感到非常不安。让她感到担心的是，这些事现在在日常生活中一件接一件的发生，间隔一周左右。我告诉她，我认为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她可能正好在睡眠中进入了一个高的意识状态，并从一个不同的感知层面瞥见了生活。这可能是一种超意识的表现，因为这是面向未来的，但在某种程度上，集体无意识本身包括了潜意识和超意识的领域，而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只有当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或者一个人刻意寻求这些体验时，才有理由担心；然而，这确实表明，从更高的意识层面来看，对日常生活可能存在非常不同的看法。

一个更显著的例子是发生在 1985 年英国布拉德福特市火灾后的第二天，Shri Mataji 在一次普祭后发表了讲话。她说足球体育馆的灾难非常可怕，人群中一部分人袭击了另一部分人，许多人因此丧生。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因为我知道这些死亡是由一场意外火灾造成的，但几周后，比利时足球体育馆发生了灾难，那里发生了 Shri Mataji 描述的袭击事件。这让我起了鸡皮疙瘩，因为我意识到，对集体无意识而言，这两件事情在时间之外是有联系的，海塞尔体育馆看台上的暴力事件反映在布拉德福特的熊熊大火中。

Shri Mataji 在普祭时不断产生强大的能量场，让轮穴好几天都嗡嗡作响，但她却很少公开展示她所使用的力量。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上天的潜能是巨大的，而且如果她选择这样做，可以有很多方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她在集体范围内唤醒灵量的方式；因为，无论是少还是多，能量意识的「凉风」总会在她面前要求得到自觉的大多数人身上显现，而在印度我见过成千上万的人得到自觉。这在古老的梵文文献里被描述为神圣母亲的力量之一，因为宇宙大我的太初灵量是她的面向之一，这是霎哈嘉瑜伽士给她这个称号的原因。

太初之母的很多方面都在「SHRI LALITA SAHASRANAMA (女神的一千个名号)」里有描述，其中最伟大和最神秘的一个是 Shri Mahamaya，「最伟大的神的幻象和困惑的创造者」。这是对神圣母亲最伟大和最纯洁形象的称呼；她是创造了宇宙大我的太初力量，是她创造了集体无意识的伟大原型和整个创造。她被描绘成万物的本质，除了她自己的方式外都是不可知的，并且是二元幻象的最终源头和仲裁者。她既是是终极的避难所，又是求道者和进化过程的捍卫者。

我的体验是，Shri Mataji 总是作为一面镜子，反映出我的恐惧、疑惑和弱点；它们会回看着我，而有时候在她的凝视下，我会局促不安。然而，这是一面镜子，它的背后是一片生命能量的海洋。同时，我感到无数的精微能量在我的精微系统中运作，净化和抚慰着我。当然在很多层面，有一种「错觉和困惑」的光环围绕着 Shri Mataji。她的举止可能看上去会很谦逊，这有助于我记住偶尔在她身上瞥见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威严和力量。她保持了一种本质上的简单，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迂回的，特别的转向抽象的，深刻的，而这可能会挫败复杂的头脑，考验求道者的谦卑和真诚。最终，她的目的是为了加深灵性的体验和理解，而当自我试图将理性和秩序强加于轻松的自发性和幽默的误导时，它可能会绝望地挣扎。围绕

Shri Mataji 发生的事以各种不可能的方式上演，诀窍在于静观这场戏剧并从中学习，而且随着经验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开始享受上天的精微幽默。

那么，Shri Mataji 是一个原型的化身，是圣母的化身吗？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发现的。毕竟，霎哈嘉瑜伽都是关于内在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提供给每一个人的。唯一的代价是一点点谦卑。这不是现代的自我容易思考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无限深度的模板可以被人类意识所探究，而且它总是在别人身上寻找自己的缺点。当然，宇宙原型的表现形式是有范本的，但只有安全的扎根于过去，并在社会现状的妥协和抱负中舒适地确立下来，这些范本才会受到欢迎。

Shri Mataji 在霎哈嘉瑜伽里的角色无疑是一个母亲。毫无疑问，她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强大而重要的角色，但是，从每个人的角度来看，她一直都是在幕后给予爱和支持，同时教导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她最迫切的讯息一直都是我们必须自己成长。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她已经强调了在她所教导的霎哈嘉实践和技巧的范围内操作。虽然有许多与霎哈嘉瑜伽有关的奇迹般的治疗、不太可能的巧合和不太可能的事件，但这些都在于霎哈嘉瑜伽修行者所从事的地方显现出来；它们并不完全和 Shri Mataji 本人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除了能量意识的精微表现外，她并没有演示神秘或耸人听闻的力量，而是叮嘱我们要对自己的潜力有信心。换句话说，虽然对她的灵性孩子来说，她的角色一直是母亲，同时她也一直是个理想的自觉的灵的活生生的例子，并向我们表明，她在此生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我们都能成为。

很明显，霎哈嘉瑜伽的动态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焦点从对 Shri Mataji 身体干预的依赖，转向了我们内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和实质性的东西。好像

我们被迫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体验她的人格 ;但是熟悉事物的既定势头需要时间来控制 ,而且很难区分内在发生的事情 ,是对接近 Shri Mataji 肉身的无意识反应 ,还是其他霎哈嘉瑜伽士的集体刺激。当然 ,和其他自觉的灵的集体体验总是很重要 ,但是 Shri Mataji 不必亲自在场 ,而且随着深刻的内在体验的增长 ,它可以在更小的聚会中得以维持。

就我个人而言 ,对这些变化的确认再深刻不过了。它发生在两到三周的高能量体验中 ,之前是一个强有力的戏剧性的梦。在梦中我是一个孩子 ,碰到了一个强大的生命 ,我认出来是「死神」或「死亡天使」。这是一个巨大的、令人敬畏的男性形象 ,一个战斗天使 ,他的盔甲和武器都沾满了战场上的鲜血。他抓着我的手 :

「你必须和每个人道别了」他说着 ,俯视着我。

「再见了 ,各位」我说 ,有点担心但出乎意料的坚决。

「干得好」他说 ,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花了几天时间猜想这是不是我的死亡预兆 ,并且在某种程度对它充满了期待 ;然后我意识到 ,当我被意外的抛进高能体验中时 ,我从某种深深的自我依恋中解脱了出来。一天早上 ,当我下车拜访一个客户时 ,我的灵量以惊人的力量升了起来 ,毫无预兆 :

我突然意识到头脑中的自我和超我。它们似乎包含了一个精致的金丝矩阵 ,其对称性在随机位置上被某种加厚的结或者障碍物所破坏。同时 ,其中一些会被以闪电般的速度和精度爆发的精微能量击中 ,就像一连串的激光攻击 ,它们瞬间就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好像莫名其妙地被这些「结」卡住了 ,或被拉了回来 ,有点像一个伞兵被困在树上 ,而这些「障碍」已经被释放的足够让我自由滑行了。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只是另一次瞥见了令人困惑的神性「技术」在运转；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怀疑它，因为一股巨大的能量柱正从我体内升起，如此广阔，似乎比我的身体还要宽广。到达顾客的前门时，我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的意识和一个更大的真我融合在一起，渗透到周围的一切。[为什么我要继续我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很正常——自然发生的高峰状态非常不同于吸毒兴奋时可能出现的使人丧失能力的定向障碍]。

我的「真我」充满了我进入的每个空间，而我安详地漂浮在办公室和房子周围，尝试微笑着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周围的人偷偷的扫视着上方和周围的人，感觉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在发生，但却无法弄明白是什么。而且当我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时，我更大存有的意识就会消退，变得更加边缘化，而当我停止工作时。它又再次涌现回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把车停好，并享受着乡村的景致。

我正在一个水龙头下洗手，看到水里充满了光。我坐下来吃一段饭，突然变成了一个小男孩，正要吃妈妈为我准备的一顿饭。我被食物中弥漫的强烈情感所吸引，我是多么清醒的意识到这是我母亲做的，食物的营养多么能表达她对我的爱。我曾经如此深入地探索过这种体验，这真是不可思议。我惊奇地发现，单纯的纯真和屈服比我挣扎着经历的所有原始的尖叫和“遭遇”过程更能揭示我的内心世界。

奇怪的是，我的母亲这么年轻，看起来就像个小女孩，而且她非常的爱我。她的爱就像醇厚的美酒或醉人的甘露，芬芳四溢、强烈而专注，为我的幸福而努力。渐渐的，我在那股爱中发现了一种纯粹的灵体精华，一种闪耀的意识，渗透到它的边界之外。这是清晰的、闪烁的意识，没有颜色或形态，但蕴含着强大的

美与辉煌的精髓，就像一片液态钻石的大海。原始的纯洁交织着无瑕的爱意，天父的伟大灵体和全能的圣母合二为一。

一群巨大的、古老的生命通过我的双眼望向这个世界，他们是令人敬畏的知识和力量的化身。我知道他们是神祇。坐在开放式的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我越来越沉浸在平安和宁静之中。放手是一件毫不费力又无比满足的事情；就好像一根单线轻轻拉开了我的人格模型，就像一件羊毛套头衫的针织行一样。最后，渐渐的，我的人类身份完全消失了。

只留下一个纯粹的、中空的存有，一个清澈的水晶容器，圣灵在其中流动，绝对的寂静通过它的正中心稳步上升。我低头看我的手，它变得完全透明，好像是玻璃做的一样，充满了光。有东西在我脑袋里松开了，最后一次充满祝福的释放，突然，令人震惊的是，Shri Mataji 跳进了我。这是我的体验。这令人震惊，好像她从我的上面的某个地方「下载」了自己。

当我感到她进入我的存有时，我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在一个漫长而令人惊讶的时刻，我变成了 Shri Mataji；完全纯洁，弥漫着祝福并充满了光明和力量。突然我知道了一切，而我所有的轮穴就像某种神圣的武器一样开始运作，以巨大的力量释放着生命能量。最后一丝自我的反应；我对这一切的力量和规模感到震惊，如此强烈的能量会对我周围的人有什么影响。我从这种体验中「跳」出来，呆呆的坐在桌前，尝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慢慢的，这种体验又加深了，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当我的自我消融时，我看到所有的轮穴在顶轮合为一体，而我体验到这是 Shri Mataji 进入了我的存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觉的过程已经圆满，并且已经完全显现。

当然，我之前体验过 Shri Mataji 在内省的反映，但远没有这么完整和充满活力；也许，当她把我提升到幻象之外的那一刻，我瞥见了未来。我在霎哈嘉瑜伽里所经历的很多高水品的意识，实际上最初都是「变成」Shri Mataji 开始的，而且她以很多不同原型的形象出现，开启了进入新的存在维度的大门。

对于那些想到这种压倒性的体验就感到害怕的人，要么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这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要么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我要说的是，似乎很少有人必须经历我经历过的那种宇宙之环。我想，这是一份遗产，是我在过去的糟糕的日子里对自己造成的深刻而精微的伤害；也许，昆达利尼只能在它们被创造的同样的高能量层面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当我体验自己更大的真我显现时，它是一个温和而精微的过程，只是慢慢的加快了步伐；敬畏和惊奇依然存在，但就像遇见一个老朋友，一个熟悉而又安慰的存在；这个场景更像一个感恩的孩子被礼物所包围，而不是一个顶着大风攀登的登山员。

无所不在的力量通过每个自觉的灵或多或少显现出来，而在更高的意识状态中，喜乐和美丽在一种合一的状态下被体验，这使得自我的所有区别变得同样多余。在霎哈嘉瑜伽里，集体意识是基于所有自觉的灵的总和的能力，不是通过任何等级的精英。每一个自觉的灵在这方面都是平等的，而且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不管是新手或者可能缺乏经验的人。我非常尊重他们所有人，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多么努力建立自己的自觉，多么艰难的保持更高生活的梦想。用化学方法充电的野孩子可能会嘲笑霎哈嘉瑜伽士的稳重步伐，因为他或她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在赛跑，但霎哈嘉瑜伽士正在学习如何控制和维护车辆，很快就能超过他们鲁莽表亲的冒烟废墟，并一直加速。

好吧，我想这就是我故事的结尾了，这一个漫无边际、不完整和未经教育的故事。它的目的在于描绘一幅辽阔的图景，而我已经花了太长时间才走到这一步，具体内容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愿望来填写。

老实说，我希望这本书是别人写的。我这一生受了很大伤害，甚至还在继续伤害我自己，而我并没有特别享受以这种方式敞开自己。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不出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且我已经尽我所能做到简单和真诚。

在某种程度上，灵性体验变得无法描述，试图这样做似乎毫无意义。我想，在灵量把碎片拼凑起来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这么多破碎的方式，经历了许多过程，其中一个好处是至少我能描述这段旅程。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灵魂在努力寻求真理，而我愿意把我所写的奉献给你们每一位。我希望你的旅程可以引领你走向上天无瑕的喜乐和美丽，去到在神话般的创造之歌中自我消融的狂喜。

*Shri Mataji 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辞世了，于是我们有了自己的答案，这取决于我们。霎哈嘉瑜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很多混乱仍在继续，但深刻的体验却在不断增加。世界正蓄势待发，准备迎接巨大的变革和剧变，而一些伟大的东西正在混乱中崛起。对我来说，这个时代反映在我做的一个强有力的梦里，而在一封来自一个霎哈嘉女瑜伽士的电子邮件中，她描述了一次 Shri Mataji 不在场的第一次集体普祭时的感受：

在梦中，Shri Mataji 要求每个人为克里希纳的节日建造一座巨大的寺庙。（克里希纳是掌管喉部喉轮的原型，除此之外，它还代表了宇宙大我的集体意识）。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它的主体结构已经到位，既是 Shri Mataji 的家，又是一座公共建筑。Shri Mataji 本人在那指挥事务，一如既往的光芒四射、充满活力和

鼓舞人心。这栋建筑的大部分内部建筑都已经预先建造好了，它的大部件突然被一大批一大批的大卡车运来，使我们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在原地轻松地重新组装它们。尽管这个过程的工业效率很高，但是所有的建筑部件都质量上乘，做工精美，包括精美绝伦的雕像、装饰性浮雕和雕刻精美的家具。许多的雕像都是克里希纳的雕像，用大理石手工雕刻而成，金光闪闪，色彩艳丽。已经为我们的福利、舒适的设施和我们的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有人来教我们跳舞，所以整个施工过程就像一场巨大的音乐舞台剧，或者是每个人都参加的大型传统民间舞蹈。

在关于普祭的电子邮箱里写道：「最后部分是普祭结束时的 AARTI(AARTI 的意思是「光」，指的是将装有燃烧樟脑的装饰性金属托盘供奉给神的仪式。)
“坐在前排的几个人端着 aarti 的盘子，但很多人开始走上前来，女士们，男士们，互相碰碰肩膀，成为 aarti 的一员。我没有打算上去，但是有东西推着我，也让我走上前。大家都彼此靠近，右手放在前面人的肩膀上。很多很多人都加入了，几乎是每个人。我们都唱起了 AARTI。(一首同名的传统歌曲) 而生命能量是惊人的，我真的觉得我们都变成了一堵墙，一个庞大的身体，而 Shri Mataji 通过我们的合一完全在我们之中显现。我真切的感到她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样子，而我们变成了她的身体。她真的存在于我们之中。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感受，关于爱，神圣的爱，情感和爱的泪水涌到很多人脸上。Shri Mataji 在那里是那么深邃、那么明显、那么神圣。」

